武俠世界

南北殲仇記（絶代天驕故事集）　高皐・著

夫妻至近，父女至親，如今他竟然逼瘋妻子，視女兒如陌路人，倫常乖張，莫此爲甚，他究竟爲了甚麼？

一個讀聖書，青雲得路，官至知府的朝庭命官，竟然與江湖人物交往，這已經令人不解，最後他一變而爲江洋大盜，並是本書主角的殺父仇人，這又是爲了甚麼？



$4.00

第25年

39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介紹高皐一部精心作品——絕代天驕故事集：「南北殲仇記」。是一篇集倫理、恩怨、儲仇、俠情……等結構而成的巨鑄，題材不但中肯正確，內容也道盡湖海中的詭詐陰謀事迹。講述一個官至知府的朝庭命官，他竟然倫常乖張，逼瘋妻子，視女兒爲陌路人，經常與江湖人物交往，後來竟然一變而爲汪洋大盜……箇中內情，曲折離奇，究其眞相，耐人尋味，誠屬一部不可多睹的佳作，敬請先睹爲快。

＊＊　　＊＊　　＊＊

雲劍飛的民初「追捕」故事集，篇篇題材獨立，部部精采非常，是叙述民初時代中國各地匪盜橫行，猖獗跋扈之驚人事迹，幸然當時出了一位追捕名手——蕭原，他絕不放過悍匪不法所爲，窮追猛打，不止不休。今期刋出該故事集之「虎口拔牙」，精采絕倫，請參閱今期第33頁。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西門丁的湖海驚魂錄「活死人」，這個故事集內容是專以詭異、恐怖、懸疑爲主題，詫異事件之發生層出不窮，驚心蕩魄，恐怖觸目。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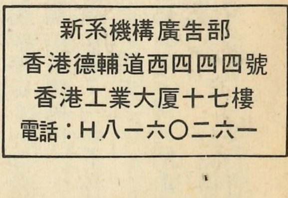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39期
（總號127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絕代天驕故事集

南北殲仇記

文·高皐
圖·可飛





探親不遇

冰雪漫天，寒風在山林間發着尖銳的怒吼。

在關東，這是一個冰雪封山，行人裹足的季節，除非家有要事，誰願意出去喝西北風？

但在千山脚下，靠着遼東灣的一邊，却有一匹瘦馬在伶仃的行走，單調的蹄聲在曠野中不斷的响着，令人有一股落寞的感覺。

馬上是個二十出頭的英俊少年，他穿着一身老羊皮袍子，似有不勝風寒之感。

千山山脈伸入渤海，形成「遼東半島」，復縣接近半島的尖端，是一個交通發達，商業繁榮的縣城。

在復縣以西，面對「長興島」的海濱，聳立着一幢古老輝煌的建築「碧海山莊」。騎着瘦馬的少年，就是到山莊來的。

受聘西席

他在復縣寄宿一晚，翌晨天剛破曉就策騎西行，直奔碧海山莊，當夕陽西下之際，那幢古老的莊院巳經遙遙在望了。

此時他經過一片丘陵起伏、遍地蒼松的森林，夕陽晚照，投射在這冰雪覆蓋，古木森森的叢林之中，景色原巳顯得悽迷，如果再來一股異聲，胆小的不嚇個魂飛魄散才怪。

那是一聲輕笑，接着一記冷哼，騎馬少年巳衣不勝寒，異聲驟然入耳，不由連打兩個冷顫。

他停下坐騎，流目四望，除了白雪蒼松，任何甚麼都沒有瞧見。

他輕輕嘆息一聲，暗忖：「這當眞是時衰鬼弄人，莫非我白日遇鬼！」

白日不見得遇鬼，但說不定會遇到山精木客，好在騎馬少年出身武林之家，習得一身不俗的武功，這股異聲還嚇他不倒。不過，無論他武功多高，必然鬥不過精靈鬼怪。

不管怎麼樣，這片松林絕非善地，總以儘快離開爲宜，於是他左手一提韁繩，雙腿在馬腹上猛的一磕，瘦馬一聲長嘶，奮蹄就向林外衝去。

馬匹馳去不及五步，兩團白光忽然迎面襲來，騎馬少年揮掌擊飛了一團，另一團却擊在馬身之上，雖然它只是一團雪球，但以來勢勁急，衝擋之力頗爲强大，瘦馬承受不了這强力的一擊，在一陣跳躍之後，終於一跤摔倒下去。

騎馬少年雖是穿着雪裘，身手依然十分矯捷，在馬匹被雪球擊中之時，他便用蹬飄身，躍落地面，並未受到半點傷害。

他雖然沒有受傷，但馬兒却爬不起來了，而且無故遭人戲弄，也是令人難以忍受的，縱使當眞遇到山精木客，也要鬥他一鬥。

因此他雙目圓睜，大聲怒叱道：「不管你是人是鬼？走出來讓少爺瞧瞧。」

「嘿嘿……有種……」

一股令人毛髮悚然的笑聲，由左前方傳了過來，騎馬少年循聲一瞧，霍然發現了一名身着白袍的漢子，立在一株巨松之下。

此際遍地冰雪，大地變作一片銀色世界，這人又是穿着一身白袍，在視綫不太清朗的傍晚，的確不太容易發現。

現在騎馬少年瞧到了戲弄者，而且證實他不是山精木客，於是怒哼一聲道：「爲甚麼？朋友。」

白袍人冷冷道：「沒有甚麼，這只是一點忠告。」

騎馬少年道：「怎麼說？」

白袍人道：「你是外鄉人，當地很多事你是不會明瞭的，到碧海山莊應聘對你並沒有好處，聽我良言相勸，回去吧。」

騎馬少年道：「你是誰？爲甚麼阻止我到碧海山莊應聘？」

白袍人道：「你不必管我是誰，只要聽我的話，回去。」

騎馬少年不解的問道：「我爲甚麼要聽你的？」

白袍人道：「因爲你還年輕，死了有點可惜！」

騎馬少年面色一變道：「你是在威脅我？」

白袍人道：「我說過，這是忠告。」

騎馬少年道：「如果我不接受呢？」

白袍人哈哈一陣狂笑道：「那你就不能怪我，接招。」

他們相隔在一丈以外，白袍人雖說叫騎馬少年接招，騎馬少年並未小心戒備，因爲他瞧出白袍人空着一雙手，要出招也得先將距離拉近才行。

但白芒亘空，勁風震耳，騎馬少年方自一呆，巳被一股强勁的力道震得飛了出去。

這一掌挨得不輕，但還不致奪去他的生命，他緩緩由地上爬起，用衣袖抹去嘴角的血跡，劍眉一揚，瞅着白袍人冷冷說道：「你太過份了吧，朋友，咱們無怨無仇……」

白袍人踏前幾步，笑笑道：「你現在回頭還來得及，希望你不要逼迫我再度出手！」

騎馬少年雙目暴睜，兩縷凌厲的煞光一現即隱，顯然，他是在極力的隱忍着，如若當眞動手一搏，白袍人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只不過白袍人似乎吃定他了，如果他堅持要去碧海山莊，生死一搏只怕很難避免。

正當雙方劍拔弩張之際，一股尖銳的呼聲忽然傳了過來，道：「熊兒，你又在惹事了！回來……」

聲音剛剛入耳，白袍人巳然倒縱而起，一閃之間便巳失去踪跡。

騎馬少年散去的凝聚的功力，搖頭一嘆道：「這是從那裏說起，那白袍人爲甚麼不許我去碧海山莊？」

這是一件無頭公案，除非找到白袍人要他說明，縱使想破腦袋，也不可能找到答案。

想不明白只好不想，而且暮色已經逐漸籠罩山林，再不走就得摸黑了。

好在瘦馬已經爬起，情形似乎並不太糟，於是他牽着馬兒，踏着積雪向碧海山莊奔去。

× × ×

碧海山莊是一幢古老的建築，佔地頗爲廣闊，但見亭台處處，大廈千間，一眼望去，黑壓壓一片，只是有些地方已經傾圮，這幢建築的主人似乎已家道中落。

騎馬少年剛剛走近院門，呀然一聲，院門已經敞了開來，一名身着黑色短襖的彪形大漢當門而立，他向騎馬少年打量一眼道：「你是誰？做甚麼來的？」

騎馬少年雙拳一抱道：「小生梅英，是來應聘的。」

短襖大漢啊了一聲道：「你就是梅公子？今年還不到二十歲吧？」

聽口吻，短襖大漢是認爲梅英的年紀太輕，感到有點詫異，本來嘛，他是應聘來當碧海山莊大小姐的老師，爲人師表必須講究儀態，像他這點年歲，說甚麼也不像老師。

梅英明白短襖大漢的心意，只是淡淡的說道：「賈管事呢？請你代我去通報一聲吧。」

短襖大漢道：「好的，公子請進。」

他接過梅英手中的韁繩，將瘦馬拴在院裏的樹幹之上，然後微微一笑道：「公子請稍待，我這就去通報賈管事。」

待短襖大漢離去之後，梅英縱目打量這陌生的環境，院中亭台水榭，花木扶蘇，是一個極具規模的園庭，可惜花木令人有一種荒涼的感覺。

這還不算，最使梅英感到不安的是，那草木亭台之間，似乎籠罩着一股陰沉沉的壓力，好像其中隱藏着一種危機似的。

也正在遊目四顧之際，身後忽然响起一聲輕咳，及擰轉身形一瞧，只見八尺之外立着一名身着青袍，面目削瘦的老者，正是碧海山莊的管事賈天祿。

雙拳一抱，梅英施了一禮道：「見過賈管事。」

賈天祿踏前兩步，哈哈一笑道：「梅公子辛苦了，外面很冷，咱們進去再作長談。」

梅英道：「好的，賈管事請。」

梅英與碧海山莊的賈管事原來是素識，勿怪他會來此地應聘，不過他們相識並不太久，現在才是第二次見面。

梅英是江南人，他到關東是探親來的，但却探親不遇，盤纏用完，在舉目無親的環境之中，他遇到了賈天祿。

這是客棧的張老闆介紹的，因爲他發現梅英是一個飽讀詩書的少年，而賈天祿奉命給碧海山莊的大小姐找老師，他們才有這番遇合。

自然，賈天祿曾經面試過梅英，結果十分滿意才聘他作碧海山莊的西席。

他們併肩進入一間古色古香的大廳，一名年方二八，長像清秀的青衣小婢立即奉上香茗。

賈天祿對青衣小婢道：「小玉，叫柳大娘準備酒菜，我要給梅公子洗塵。」

小玉道：「是。」

她正待轉身出廳，賈天祿又叫住她道：「哦，小玉，是了，西廂的客房準備好了麼？」

小玉道：「早就準備好了。」

賈天祿道：「好，妳去吧。」

待小玉離去之後，賈天祿微微一笑道：「莊主跟大小姐有事出莊去了，大概還要三五天才能回來，公子先住下來，如果有甚麼需要，可以告訴小玉，或是直接告訴我都可以。」

梅英道：「多謝管事。」

賈天祿道：「本莊環境優美，風景壯麗，是一個讀書養性的好所在，閒暇時公子可以到處玩玩，至於公子的束修暫定爲每月五十兩白銀，我會叫小玉按月到賬房領交公子的。」

梅英道：「多謝。」

賈天祿道：「本莊莊主姓徐名拱辰，處事威嚴，不苟言笑，大小姐徐小珣美麗大方，但有些驕縱任性，這些都是要請公子鑒諒的。」

梅英道：「好說，小生只是守住自己的本份，倒也沒有甚麼。」

他們說到此處，小玉來請道：「稟管事，酒席擺在迎波樓，兩位請。」

迎波樓是西側的一個別院，留連其間，可以觀賞遼東灣內碧波萬頃，與山光水色的無限風光，此時雖然夜幕已張，但那點點漁火，也別有一番情趣。

在飲食中，一股扣人心弦的異聲忽然傳入耳鼓，梅英不明白這是甚麼聲音，神色上不由一呆。

賈天祿面色一正道：「梅公子，本莊還有兩點禁忌，希望你能夠遵守……」

梅英道：「請管事指示。」

賈天祿道：「年輕人多半會好奇，好奇雖然不能說是一件壞事，但絕對不是好事，所以今後你無論聽見甚麼，或看到甚麼，希望你不要問，更不能管！」

梅英道：「是。」

賈天祿道：「本莊二廳所後列爲禁地，今後你的足跡只能到達二廳，超越這個範圍，只怕會有不便……」

梅英道：「小生記下了，管事還有甚麼指示？」

賈天祿道：「沒有了，有機會咱們再聊，小玉，送梅公子去安歇吧。」

梅英立起身來道：「多謝管事的欵待，小生告退。」

他的居住之處距離迎波樓並不太遠，有起居室，書房，臥房，盥洗間，生活起居倒是方便得很。小玉一一爲他指引，最後指着床上的被褥道：「這些都是新的，公子看還需要甚麼？」

梅英連聲道：「多謝姑娘，不需要甚麼？」

小玉道：「既然如此，小婢告退。」

梅英道：「姑娘請。」

小玉走後不久，適才在迎波樓聽到的那股異聲，又隨風飄了過來，它像困獸怒吼，也像一個人被掐着脖子，在作垂死前的掙扎。

此時夜闌人靜，萬籟俱寂，忽然聽到這股怪異的聲音，不只是驚心動魄，也令人有着恐怖之感。

數日跋涉勞累，梅英身心兩疲，但他躺在床上却沒有絲毫睡意，他覺得這座碧海山莊，似乎隱藏着不少神秘，譬如那異聲是甚麼？二廳以後爲甚麼列爲禁地？還有那攔路找碴的白袍人，爲了阻止他前來碧海山莊，不惜煞手頻施，要置他於死地，這又是爲了甚麼？

這些都是難以理解，不合情理的怪事，賈天祿偏偏向他提出警告，叫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他能做得到麼？

賈天祿說的對，年輕人都是好奇的。但爲了滿足好奇不惜蹈危履險的大有人在，豈是片言警告所能阻止的。

梅英年歲雖輕，却也異於常人，他不會盲目衝動，但也不會放棄滿足好奇，以及追查眞像的願望，反正來日方長，總有一天會被他抓着機會的。

此後一連三天，他除了吃睡別無他事，所見到的山莊人員，也只有賈天祿，小玉，及四名照顧莊院的家丁。

在第四天的傍晚，微風不揚，海平如鏡，只有幾條漁船迎着落日餘輝在近海作業，但見烟霞滿目，漁舟唱晚，這景色實在迷人極了。

「觀海」也是人生一樂，除了極目千里，一望無際，使人們的胸懷遼闊壯大之外，有時風雲驟起，魚龍變衍，那像山嶽般的巨浪，也能使人驚心動魄，梅英是一個胸懷奔放的少年，對海自然有一種特別的偏愛。

此時他步出莊院，走向海濱，耳聽漁歌，投目天宇，全身有着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現在正在退潮，有些原本在水面之下的礁石已經露了出來，梅英一逕走到落潮之處，選了一塊較高的礁石坐了下去。

他在靜靜的觀察，默默的欣賞，一坐半响，絲毫沒有移動。

也許他觀海觀得太出神了吧，身後忽然飛來一塊巨石他竟然沒有查覺，好在那巨石並非砸向他的身體，否則他這條小命只怕就要擺倒在這裏。

嘭的一聲巨响，巨石落在他身後的海水之中，强大的衝力激得水珠四飛，他首當其衝，自然弄得像落湯鷄似的。

海邊沒有山，自然不會有落石，那麼這是有人在作惡作劇了，是誰明尋他的窮開心？

他剛剛由礁石之上站起，身後已傳來銀鈴一般的笑聲，及擰身擧目一瞥，不禁神色一呆。

她們是兩位美得出奇的少女，一穿青，一着紫，一般都是亭亭玉立，生得一張閉月羞花，我見猶憐的嬌靨，只是紫衣少女神色冷峻，青衣少女笑靨迎人，是她們的最大不同之處。

適才投石激水，濺得梅英一身的必然是兩名少女的其中之一，因爲海灘之上除了她們別無人在，不過好男不與女鬥，所以梅英不想追究，因而跳上海灘，逕自向山莊走去。

「站住。」

梅英剛剛走出兩步，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冷峻的叱喝，他呆了一呆，站住了，却沒有回過頭來。

「甚麼事？姑娘。」

「你打從那兒來的？」

「有告訴妳的必要。」

「除非你想找死，否則就得乖乖的回答。」

「別這麼兇，姑娘，女孩子太兇了會找不到婆家的。」

「小琪，廢了他！」

他們雙方這一陣唇槍舌劍，梅英始終沒有回頭瞧看，不過他知道說話的是紫衣少女，只有她那副冷漠無情的神色，才會說出如此兇狠的言語。

現在他轉過身來了，別人要廢了他，性命攸關，他不能太過大意。

小琪就是那位青衣少女，她原是笑靨迫人的，此時竟然滿面殺機，一步步向梅英的身前迫來。

梅英心頭不禁一懍，暗忖：「想不到這麼兩個嬌滴滴的少女，竟然會身負上乘武功。」

他由小琪的眼神瞧出她是一名高手，雖然他不見得鬥她不過，却不願讓人瞧出他的底細，因而雙手連搖道：「慢點，姑娘，君子動口不動手，何況妳們也不能欺負一個外鄉人！」

小琪似乎不願意當眞動手，聞言果然停下了脚步，不過她却不敢擅自作主，因而以目光向紫衣少女請示。

紫衣少女女略作沉吟一會，道：「小琪回來。」

小琪道：「是，小姐。」彈身一躍，去勢若風，一閃之間，便已回到紫衣少女的身側。

紫衣少女目如冷電，向梅英瞥了一眼，道：「你是外鄉人，跑到咱們這兒做甚麼？」

梅英道：「小生是受聘到碧海山莊來當西席的。」

紫衣少女啊了一聲，接着抿嘴微微一笑。

她面上的殺機消失了，這莞爾一笑，百媚俱生，連美麗的晚霞也幾乎爲之黯然失色。

梅英見過女人，沒有見過如此艷麗的少女，也瞧過女人的笑，却沒有瞧過如此銷魂蝕骨的笑靨，因而他呆了，傻傻的瞧着紫衣少女，目光說甚麼也收不回來。

這樣瞧人是不禮貌的，尤其對一個陌生的少女，令人不解的是紫衣少女並沒有怪他，她那嬌艷欲滴的粉頰，反而映上一抹紅暈。

「小琪，咱們回去。」

她緩緩擰轉嬌軀，踏着細碎的蓮步，帶着小琪走了，直待她們的身影消失，梅英才快快的收回目光。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梅英乍睹國色，自然要魂不守舍了。

× × ×

「公子，賈管事來了。」是小玉來向梅英招呼。

梅英道：「快請。」

賈天祿進來了，先是一個哈哈，才關切的詢問道：「還住得慣麼？梅公子。」

梅英道：「多承關心，住得慣。」

賈天祿道：「那就好，哦，莊主及大小姐回來了，明早就開始上課吧。」

梅英道：「好的，小生是不是應該拜見一下莊主？」

賈天祿道：「莊主身體不大好，不太願意接見外人，反正來日方長，待以後有機會再說吧。」

梅英道：「管事說的是。」

賈天祿道：「公子早點歇息，老朽告退。」

送走賈管事，梅英也就上床就寢，剛進入迷矇之際，一股尖銳的吼叫聲，又將他的睡意驅走。

他擁被坐了起來，一絲衝動幾乎使他要循聲探視一個究竟，但想到賈天祿提的警告，只得將衝動壓了下去。

不能前往瞧着，但禁不住不去遐想，他覺得這幢碧海山莊太神秘了，整個莊院似乎籠罩在一片陰影之下。

那尖銳的吼聲之聲，會不定時的鑽入耳鼓，它像獸吼，像猿啼，也像一個垂死之人的掙扎，實在恐怖以極。

這一晚他沒有睡好，只是打了一個盹兒就運功調息，接着一直坐待天亮。

早餐之後，小玉前來稟報道：「公子，小姐派人來請你了。」

梅英道：「人呢？」

小玉道：「在外面。」

梅英步出西廂，見門外穿堂之上立着一位一身翠綠的姑娘，由於她背對西廂，所以瞧不出她的長像。

梅英輕輕哼了一聲道：「姑娘……」

綠衣姑娘緩緩擰轉身形，梅英擧目一瞥，竟然忍不住啊了一聲。

莫非綠衣姑娘生得太惡？還是美得驚人？不，因爲她是小琪，昨晚在海灘上曾經見過的，那麼紫衣少女必然就是小姐了，這倒是巧得很，也有點興奮，也有些不安。

小琪嬌聲一笑道：「怎麼啦？公子，不認識我了？」

梅英定了一下神，說道：「雖然認識，只是有點意外。」

小琪撇撇嘴道：「意外，哼，瞧你一臉的聰明像，原來，好啦，咱們走吧！」

小琪言外之意，是說這並非意外，昨晚海邊邂逅，他應該想到她們是誰。

其實這怎能責怪梅英，他對此地環境不熟，弗能知道除了碧海山莊，外人很少來到這片海灘上散步。

他不想分辯，啞然一笑之後，就隨着小琪來到一間藏書極豐的房間之內。

他見到了紫衣少女，還是昨晚的那副裝扮，所不同的只是她的神色，昨晚面凝嚴霜，今日花嬌柳媚，神韻之美，簡直叫人意亂情迷。

不過他是老師，君子不重則不威，他不得不表現得莊重一點。

「咳，小姐，我姓梅。」

小琪噗哧一笑道：「梅英，是咱們山莊的小老師，咱們小姐姓徐，閨名小珣，年方一十七歲，你呢？小老師，你也不太大了多少吧。」

氣氛原有幾分生澀的，被小琪這麼一鬧，立刻輕鬆了起來。

徐小珣低顰一笑接着瞪了小琪一眼道：「死丫頭，胡說些甚麼？老師請坐。」

梅英道：「多謝。」

待小琪獻茶之後，梅英開始詢問徐小珣以往的課業，女孩子嘛，並不以文章博取功名，讀書只不過選擇性之所好而已。

徐小珣喜歡詩詞及歷史，書房中的陳列，也多爲詞源詩律，二十一史，以及歷代詞人詩人的作品，收藏得倒是十分豐富，好在梅英腹笥頗豐，對詩詞也極有素養，教這位女弟子有如發蒙振落，倒也不必費多少氣力。

教讀的時間極爲輕鬆，每天只有上午兩個時辰，每月還有兩天休假，逢到初一十五就不必上課。

這是一個十分理想的優差，碧海山莊雖然有些令人疑慮之處，但以事不關己，梅英還是待了下來。

× × ×

這天是初一，風和日麗，長空如洗，梅英於早餐之後離開了山莊，他是想到附近的鎮上走走。

鎮集在山莊的東北，相距約莫十里遠近，以梅英的脚程，不必半個時辰就可以到達鎮上了。

他走出不足五里，忽然脚下一窒，因爲前面小徑之上被人堵住去路，要過去就得費一番口舌。

其實他一見此人的背影，已經知道是存心找碴來的，費口舌不一定就能夠過得去。

因爲他是白袍人，梅英初到的那天傍晚，就幾乎傷在此人的手裏，想不到他寃魂不散，此時再度現身找碴。

梅英並不怕事，只是不願節外生枝，惹來一些無謂的糾紛而已，人家既是放他不過，他不得不面對現實。

他緩緩踏前數步，道：「閣下是等候小生麼？」

白袍人猛一旋身，雙目神光暴射，向梅英瞥了一眼道：「不錯，本大爺正在等你。」

此人濃眉大眼，身材魁梧，目光清澈如電，應該不是一個邪惡之人。

梅英向他瞧了一眼，然後咳了一聲道：「究竟爲了甚麼？閣下，咱們素昧平生，你爲何一再找碴！」

白袍人道：「不爲甚麼？只要你離開碧海山莊，本大爺包你長命百歲。」

梅英道：「閣下這是强人所難了，莫非你對碧海山莊存有不良的企圖，怕小生破壞你的陰謀？」

白袍人怒叱道：「你敢出語侵人，小心大爺廢了你！」

梅英冷哼一聲道：「閣下這是存心欺侮外鄉人了，好，你劃下道來吧。」

白袍人雙目暴睜，緊緊盯着梅英道：「敢情朋友深藏不露，俞子函幾乎看走了眼。」

話落招出，一記雙撞掌猛襲梅英的雙肩。

此人掌力帶風，內功極具火候，出手走的是是剛猛路子，每一招都像鐵錘撼山一般。

梅英不願硬接，因而連續讓了他五招，但白袍人俞子函的攻勢逾攻逾猛，强勁的掌力震得沙飛石走，完全是一派拚命的打法。

梅英原以爲雙方並無恩怨，只要讓他知難而退，倒不必使他過份難堪，現在他明白這是婦人之仁，對不講理的人，只能狠狠的給他一點教訓。

於是當俞子函再度一掌攻來之際，他用煉魂手一把扣到對方的腕脈，同時暗運功力，抖手一揮，俞子函那龐大的軀體，便像稻草人一般的飛了出去。

梅英緩走步到他的身前，冷冷道：「起來，姓俞的，別裝死狗。」

俞子函絕對不是在裝死狗，他只是內腑受到重傷，一時爬不起來而已，因爲只要被煉魂手扣到脈門，必然受到內傷，梅英自然知道這些，但他不願就此放過姓俞的，無故找碴必有原因，他要弄個明白。

「姓俞的，咱們素不相識，但兩次找碴，要將我置於死地，這是爲了甚麼？」

俞子函由地上爬了起來，用毒怨的目光向梅英投下一瞥，道：「你想知道！」

梅英道：「不錯。」

俞子函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等將來你去問閻王爺吧！」身形一轉，逕向一條林間小路走去。

梅英估不到俞子函身負重傷，態度還會如此狂傲，不由勃然大怒道：「想走，只怕沒有這麼便宜。」足尖一點地面，身形投空而起，右掌倏的一伸，五指如同鋼鈎，猛抓俞子函的後心。

這一招梅英是含怒而發，來勢急如閃電，帶起一股厲烈的罡風，不要說俞子函業已身負重傷，就算他還未受傷，他也逃不過這一記煉魂手的痛擊。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一團黑影忽然由斜裏闖了過來，他一把抓着俞子函的衣領，飛身逃出一丈以外。

梅英雖在氣惱之中，並不想當眞傷人生命，因而一個千斤墜穩穩的停下身形，然後雙目一抬，向那位黑影瞧去。

她是一名黑衣老婦，雖是白髮如霜，臉色却紅潤以極，顯然，她必然是一位前輩高人，梅英縱使身負絕學，也不敢掉以輕心。

此時黑衣老婦已經喂過俞子函幾粒療傷靈丹，這才瞅着梅英道：「少俠是法輪門下。」

梅英道：「咱們就事論事，請前輩不要將話題扯遠了。」

黑衣老婦道：「這個——咳，犬子雖然不該幾度騷擾少俠，但他並無惡意。」

梅英冷哼一聲道：「他沒有惡意却要置在下於死地，如果有惡意豈不要將在下碎屍萬段了。」

黑衣老婦一嘆道：「法輪門下，武功絕代，犬子的武功縱使再高一些，又豈能傷得了少俠，日前少俠初來之際犬子不自量力，曾經向少俠找碴，少俠雖是不屑計較，老婆子却已瞧出少俠身負絕學——」

梅英道：「所以妳才出聲喝止。」

黑衣老婦道：「是的，今天他趁老婆子不防悄悄溜了出來，唉，這是他自作自受。」

梅英道：「好啦，過去的事在下不願再加追究，但令郎找碴的原因必須說個明白。」

黑衣老婦道：「請少俠原諒，咱們實在不方便說。」

梅英估不到這對母子會如此固執，連番找碴却不敢說明找碴的原因。

他在沉思之際，黑衣老婦母子已經悄悄離開了現場，他瞧到了，但並未阻止。

他不想以武力强迫他們就範，縱使能夠勝得了黑衣老婦，她不說又能怎樣？

一聲長長的嘆息，他再擧步向鎮上走去，但却意興闌珊失去遊玩的興趣了。

這個鎮集名叫「舊復縣」，原是復縣縣城的舊址，因而居民頗多，是一個極爲少見的大鎮。

梅英在鎮上打了一個尖，買了一點應用的物品，也就回到山莊來了，人生地不熟嘛，無論鎮上多麼繁榮，他都不會留連下去的。

× × ×

這是一個陰暗的夜晚，虎虎北風帶來極重的寒氣，按說碧海山莊的人們，應該擁被高臥，進入夢鄉才對，事實上不是這樣，至少梅英却無法入睡。

他受聘爲碧海山莊的西席，到現在還不足十天，但這短短的幾天之中，他已經發覺許多疑點，再加上日間俞氏母子的無故找碴，更加重了神秘的氣氛。

此時那尖銳而又恐怖呼號，一陣陣鑽入耳鼓，如此悽厲的寒風竟然掩它不住。

梅英無法再忍受了，他掀開棉被，躍下床榻，用一塊手帕蒙着半個面孔，由後窗穿了出去。窗後是一條走廊，前通庭院，後達二廳，梅英認爲由屋面上行走比較妥當，因而一逕向前面奔去。

他奔行雖是快捷，耳目可沒有閒着，剛待由走廊躍進庭院，忽然脚下一窒，閃身避入牆角的暗影之中。

原來他聽到一絲衣襟帶風之聲，必然有人經過，他不便被人發現，只好事先躲藏起來。

他沒有聽錯，的確有人來到庭院，那人是由外向裏翻牆而入的，而且輕捷巧快，落地無聲，一身輕功顯得頗爲高明。

此人一身黑衣，身材修長，一頭蓬飛的亂髮，幾乎遮蓋着他的面孔，梅英的目光雖是銳利，仍然瞧不出他的長像。

惟一可以瞧出的是他的眼神，由髮隙間射出的眼光，顯得極爲銳利。

那麼此人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一身內力必然精純無比。

梅英並不在乎這些，黑衣人縱使武功高强，如果交上了手，他不見得就會輸給對方，可是他加面色一變，嘴唇一張，幾乎叫出聲來。

莫非他忽然瞧到什麼恐怖之事？

不錯，他的確瞧到了一件駭人聽聞之事，雖然不算恐怖，却也怪異以極。

黑衣人原是一個身材修長的漢子，誰知道錯眼之間，他竟然變成一個駝子，而且老態龍鍾，步履蹣跚，向林蔭之中緩緩走去。

他是駝背賬房萬軒，小玉曾經爲梅英介紹過，想不到駝背賬房還是一位武林高人，而且駝背是僞裝的。

現在梅英的興趣更爲濃厚了，碧海山莊是一團霧，一團謎，要發掘之處如此之多，怎能不叫他大感興趣？

只不過他的心情也有幾分緊張，因爲在這麼一個複雜而神秘的環境之中，只要稍有疏失，就可能前功盡棄。

他正在沉思之際，一股輕微的脚步之聲忽然由身後傳來，待他有了警覺，已經來不及躲避了。

這就是一項疏失，一子之誤，可能全盤皆輸！

好在此時他並非躲在暗影之中，否則當眞要百口莫辯了。

他緩緩吸進一口長氣，使心情平靜下來，然後從容舉步，向院中一座八角亭走去。

他知道有人跟來了，却不便回頭瞧看，待到達八角亭，他故意嘆了一口氣。

「怎麼啦？小老師，有甚麼事這般煩惱？」

「啊，是妳……」

他擰轉身形，發覺跟來的竟是徐小珣主婢，這實在太意外了，一位嬌寵無比的大小姐，爲甚麼會深夜不寐？

徐小珣撇撇嘴道：「怎麼，是有點意外？」

梅英道：「的確，在這般時辰……」

徐小珣道：「那又怎樣？你呢，爲甚麼也不睡？」

梅英回答道：「我？唉，一個離鄉遊子嘛，面對冷月孤燈，難免會興起幾許鄉愁……」

「鄉愁」，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像他這點年紀，一般人通常還在父母蔭庇之下，他却流離異鄉，寄人籬下，在蕭蕭寒夜之中，怎能不引起鄉愁？

徐小珣雖是一個嬌寵無比的大小姐，却也有她不足爲外人道的一面，她是具有幾分野性的，具有野性的姑娘，她的感情也比常人較爲豐富。

因此，她同情梅英的遭遇，野性收斂了，以無限溫柔的語氣道：「你想不想回去？我帮你！」

梅英搖搖頭道：「我沒有家……」

徐小珣道：「這話怎麼說？你不是在想家麼？」

梅英一嘆道：「鄉愁有很多種，我只是感懷身世，情難自已罷了。」

徐小珣道：「原來是這樣的，你的老家在那兒？還有些什麼親人？」

梅英道：「我家在杭州，親人就只有一個姑母了，聽說她老人家嫁往錦州章家，我這次來關東就是來找姑母的。」

徐小珣道：「沒有找到？」

梅英搖搖頭道：「沒有詳細地址，這還不跟大海撈針一樣！」

徐小珣道：「那你就待在咱們這兒吧，只要，只要……咳，以後再說吧，我要歇息了。」語音一落，擰身就向房屋走去。

這位大小姐雖是感情豐富，但她也有顧忌，話說到節骨眼裏，她就不再說下去了。

梅英瞅着徐小珣的背影皺了一下眉頭，再停留了一會，才緩步返回臥室。

他打消了本晚探查山莊的行動，因爲他已經被徐小珣主婢發現，如果再發生什麼意外，他就很難洗脫懷疑了。

再說，她們主婢是不是對他起了疑心還很難說，人心難測嘛，何况女人原本就是多疑的。

好在翌日還是跟往常一樣，徐小珣的神色並沒有什麼不對，只是在課程結束之後，她提出了一項要求。

「小老師，午餐之後陪我去釣魚，好嗎？」

像她這麼一個野丫頭，會有耐心釣魚，實在令人難以相信，梅英雖是心有所疑，仍然隨口回答道：「好，去那兒釣？」

徐小珣道：「太公台，當年姜子牙釣魚的地方。」

梅英微微一笑道：「只聽說姜太公釣魚於渭水，幾時釣到遼東灣來了？」

徐小珣說道：「那好辦，咱們今天釣魚之後，就把太公台改作梅英台，你看可好？」

梅英道：「不敢當，要改就改作小珣台吧。」

他們談笑之際，小玉來請開飯，飯後小琪小玉分別揹着魚簍魚桿，由徐小珣領頭，逕向一處偏僻的海灣奔去。

這兒是一條狹長的石峯，伸出海面約莫三十餘丈，兩側驚濤拍岸，濺起無數水珠，形勢壯觀以極。

他們走到石峯的尖端，在石塊之上坐下，徐小珣雙手向膝頭一抱，目光烱烱，瞧着梅英道：「這地方好不好玩？」

梅英道：「好地方，一峯獨秀，極目千里，聽驚濤巨浪擊岸，看落霞孤鶩齊飛，神仙境界，不過如此。」

徐小珣撇撇嘴道：「無論甚麼事，一到你們文人嘴裏，必然會編出一套美麗的詞兒。」

梅英笑笑道：「咱們不是來釣魚的麼？開始吧。」

徐小珣道：「釣魚？那多煩人，叫她們兩個丫頭釣吧，哦，昨夜好像聽你說此次來到關東，是找你姑母來的？」

梅英道：「不錯，我是這麼說的。」

徐小珣又問道：「你姑母嫁往錦州章家？」

梅英道：「我娘臨終時是這麼告訴我的。」

徐小珣哼了一聲，說道：「錦州在遼東灣的對面，距離咱們這兒遠得很，你居然能够弄上碧海山莊的西席，神通倒是不小啊！」

梅英淡淡道：「這也沒有甚麼，錦州距離這兒只不過一水之隔，只要有一葉扁舟，倒也方便得很，至於小生這個西席麼，濫竽充數，實在慚愧得很，妳要是不滿意，明天我就捲舖蓋走路。」

徐小珣櫻唇一噘道：「誰說我不滿意了？只是……咳，替你担心罷了。」

梅英一怔道：「替我担心？這話怎麼說？」

徐小珣白他一眼道：「還要跟我裝呆賣傻，我問你，你會不會武功？」

梅英心頭一慄，一時思緒亂轉，却想不出自己在那裏露出了破綻，不管怎麼說，看來是瞞不過她了，只好暗凝功力，沉着應變，同時淡淡一笑道：「妳這一問，我倒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徐小珣哼了一聲道：「會就會，不會就是不會，別跟我耍花招！」

梅英道：「我如是說不會，妳必然不會相信，我如果說會，但莊稼把式上不了台盤，其實讀書習武，旨在强身報國，這並沒有什麼稀罕，妳問這個做甚麼？」

徐小珣一嘆道：「好一個堂皇的理由，可惜你却犯了一個大錯，不信你回頭瞧瞧。」

梅英依言回頭一瞥，發現三條人影像狂飇般的向石峯奔來，領頭的竟是一再向他找碴的俞子函。

現在他明白徐小珣適才說話的含義了，敢情他力鬥俞子函之事，並未瞞過這位碧海山莊的大小姐。

不管怎樣，事到頭不自由，人家既已找來，必有一場惡鬥，只好先解决姓俞的事再說。

來人身形如風，很快就到達丈外之處，俞子函以毒惡的目光向梅英投下一瞥道：「跳下去，姓梅的，也許大海淹你不死，可能還有一綫生機，如果要咱們動手，你就連全屍都得不到了！」

俞子函是梅英手下的敗將，居然敢氣焰迫人，逼使梅英跳海，那麼他必然仗恃帶來的兩位帮手。

不錯，這兩人的確不好惹，全是當今武林拔尖的人物。

他們是一僧一道，年齡都在五十出頭，和尚身材高大，滿面紅光，手中持着一柄沉重的鐵杖，內力必然十分驚人。

道長身材修長，貌如古松，一派仙風道骨的模樣，手中持着一隻鐵拂塵，是一種特殊的外門兵刄。

和尚名一善，道長叫拂雲，他們焦不離孟，走在那裏都在一起，而且行爲怪僻，喜怒由心，因而江湖上稱他們爲「空門雙怪」。

梅英並不認識他們，却聽過他們的名頭，此時一見，很快就猜出他們的來龍去脈了。

面對兩位名震江湖的高人，梅英的神色依然十分平靜，他只是輕輕哼了一聲道：「姓俞的，你幾次迫我離開碧海山莊，又不肯說出理由，你倒是說說看，這究竟爲了什麼？」

俞子函嘿嘿一陣冷笑道：「我叫你離開是給你一條生路，現在——嘿嘿，你只有死路一條了，勞勞駕，兩位前輩。」

勞勞駕是對空門雙怪說的，話一說完，他便向後面連退五步。

一善和尚踏前幾步，道：「不必磨蹭了，梅施主，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子，施主何必要問理由？」

梅英哈哈一笑道：「好一副悲天憫人，勘破生死的口吻，大師果然不愧是一位佛門敗類，出招吧，大師，小生習得幾手降妖捉怪的絕活，你可得當心一點！」

空門雙怪名噪武林，他們足跡所至，一般人都得禮讓三分，估不到像梅英這麼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伙子，居然敢罵他是佛門敗類，還能不激起他的殺機！

一聲震天怒吼，鐵杖挾着駭人的勁風攔腰橫掃而來，這一杖之威，有如急雷撼山一般。

這位前輩高人，居然對一個赤手空拳的晚輩搶先動手，就算他舉出千般理由，也不會爲世人所諒解的。

自然，他不必要求任何人諒解，空門雙怪原來就是這副德性。

爲老不尊，必然會引起晚輩的反感，梅英少年氣盛，焉能不激起他的殺機！

只不過鐵杖是重兵刄，這攔腰一掃，力逾千鈞，他自然不敢用手臂去招架！

不敢招架只有避讓了，但石峯的寬度不過五尺，鐵杖威力所及，籠罩了一丈方圓，這叫他往那兒避讓？

於是他點足彈身，向空中拔了起來，同時一把撈着小玉手中的釣桿，身形還在空際，釣桿便已揮了出去。

釣桿只是一根細竹桿，就算讓它抽一下，以一善大師那身超凡拔俗的功力，只怕連搔癢都不會過癮。

雖然如此，一善大師還是不願讓它抽着，被晚輩抽一鞭子，豈不丟人現眼？

因而一善大師左手倏伸，以電光石火的速度一把抓向釣桿。

他抓着釣桿了，可惜他把握不住，在他的感覺，那不是一根竹桿，而是一柄鋒利無比的鋼刀，這猛力一抓的結果，他的四根手指，連帶一半手掌消失了，錐心蝕骨的劇痛，使他痛哼出聲，冷汗也由三萬六千根毛孔之中滲了出來。

他迅速將血止着，忍住痛苦目光一抬道：「你是法輪門下？」

梅英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只要你們划下道來，小生奉陪就是。」

一善大師道：「不，咱們認栽，牛鼻子，咱們走。」

他們說走就走，翻身一躍，沿石峯狂馳而去。

梅英沒有阻止空門雙怪，但却幌身一躍，攔住俞子函的去路道：「別忙着走，朋友，咱們還需要好好的聊聊。」

俞子函面色一變道：「咱們已經認栽，你還待怎樣？」

梅英道：「一個人忍耐是有限度的，咱們素昧平生，閣下却接二連三的找碴，今天你要是不作一個明白的交待，我絕不讓你活着回去！」

梅英的話俞子函相信，名滿武林的一善大師都接不下他釣桿一擊，他要留下姓俞的生命，只不過是舉手之勞。

俞子函害怕了，但他却以乞求的目光，悄悄向徐小珣投去。徐小珣原是在冷眼旁觀的，此時她的蠔首竟然默默的垂了下來，守在徐小珣身邊的小琪却輕輕哼了一聲，以鄙夷的目光，向俞子函投下一瞥。

這些都沒有逃過梅英的觀察，他也沒有進一步的追問，只是靜靜的等待着，看下文是如何的發展。

他等待的時間並不太久，徐小珣忽然蠔首一抬道：「放他去吧，小老師……」

她代俞子函求情，那麼他們之間必然有什麼關連了，人不親鄉土親，至少他們是在一塊土地上生活着的。

因而梅英不再追究，他將身形讓過一邊，放了俞子函一馬。

自然，梅英需要明瞭的，徐小珣必然知道，否則她如何代俞子函求情？

那麼如果梅英向她追問，她就不能不說，因爲是她要求放走俞子函的，但梅英並未追問，他將釣桿交給小玉，道：「我想歇息一下，告辭。」身形一轉，逕向山

莊奔去。

徐小珣櫻唇一張，似乎想叫住梅英，却沒叫出來，只是瞅住他的背影嘆息一聲了一聲，揹起魚簍，向梅英的身後追去。

道：「小玉！去，他需要伺候！」小玉應

小琪道：「小姐，想不到梅老師的武功如此驚人，剛才那和尚說他是法輪門下，法輪門究竟是個什麼門派？」

徐小珣道：「聽說數百年前，江湖上出了一個法輪神僧，他以法輪九轉神功，破折神刀，及煉魂手行道江湖，他一生降妖伏魔，從無三合之敵，足跡所至，羣魔斂跡，在江湖上建立了不少善功，小老師適才所使的武功，必然就是破折神刀。」

小琪道：「可是他並沒有用刀嘛。」

徐小珣道：「破折神刀並不是刀，只是一種武功的名稱，它可以用徒手及任何兵刄使出，功效與神刀一劈並沒有什麼兩樣。」

小琪道：「原來如此。」

徐小珣道：「記住，小老師會武功之事，對任何人都不得提及。」

小琪道：「是，小姐，不過咱們可以不說，但保不住別人不說！」

徐小珣道：「只要不是咱們說出的，別人怎樣咱們就管不了那麼多了，走吧，我也要歇歇。」

碧海山莊　危機四伏

月兒由雲端裏鑽出來，在大地上洒下一片清澈明媚的光輝，這是一個美麗的夜景，梅英却將他自己關在房裏。

忽然，房門上傳來篤篤幾聲輕響，一股嬌音同時響起，道：「開門啦，梅老師，小姐來看你了。」

梅英啊了一聲，立即打開房門，讓徐小珣及小琪及小玉進來。

待小玉獻上香茗之後，徐小珣揮揮手道：「妳們都出去，我有事要跟小老師聊聊。」

當小玉小琪退出房間之後，徐小珣向梅英瞥了一眼，接着輕輕咳了一聲，說道：「我不知道你是法輪傳人，當眞委屈你了。」

梅英道：「好說，小生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委屈。」

徐小珣略作沉吟道：「我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梅英道：「不要緊，你說吧。」

徐小珣道：「以公子一身所學，放眼天下，應該是無往不利，如果說你是貪圖碧海山莊這點微薄的束修，只怕不易使人相信！」

梅英道：「妳是說我來碧海山莊是別有居心了！」

徐小珣面色一正道：「公子，請不要把小珣當做外人，我是想帮助你。」

梅英淡淡一笑道：「請問，妳如何帮助我？」

徐小珣一嘆道：「你是法輪門下，身具無上玄功，但無論你功力多高，在碧海山莊你必然討不了好去。」

梅英道：「哦，看來碧海山莊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了？」

徐小珣道：「我說的是眞話，絕對不是危言聳聽，離開這裏吧，公子，帶着我一道離開。」

梅英愕然道：「妳說甚麼？帶着妳一道離開？」

徐小珣道：「是的，我跟你走。」

梅英雙目大張，緊緊盯着徐小珣的粉頰，幾乎懷疑自己聽錯了，但那副堅毅的神色，湛然的目光，都說明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但他却大惑不解的道：「爲甚麼？小珣，嬌生慣養，錦衣玉食，天堂一般的生活，妳還有甚麼不滿足的？」

徐小珣哼了一聲道：「物質並不是生活的全部，我相信你一定明白，帶我走吧，梅英，你縱然對碧海山莊有什麼企圖，你是不會成功的。」

梅英道：「如果妳願意帮我呢？」

徐小珣搖搖頭道：「我的力量十分有限，只怕帮不了你的忙。」

梅英道：「那妳就不必管我了，夜色巳深，妳回去吧。」

徐小珣道：「不要擋我，梅英，我願意帮你，只是怕力量有限，會躭誤你的大事。」

梅英道：「妳當眞願意帮我？」

徐小珣螓首一垂道：「你應該相信我，我是誠心的，只是……」

梅英道：「只是怕力量有限，帮不上忙？」

徐小珣點點頭道：「碧海山莊的大事我不能過問，有幾處禁地我不能涉足，所以……」

梅笑道：「我明白了，不過我並非對碧海山莊有甚麼不利的企圖，只是尋找兩個仇家而已。」

徐小珣道：「你認爲你的仇家在碧海山莊？」

梅英道：「那倒不一定，但任何一個可疑之處咱們都不能放過。」

徐小珣問道：「你是說碧海山莊有可疑？」

梅英說道：「不錯，碧海山莊與神嶽帮交往密切，並經常有黑道人物在此地出現。」

徐小珣面色一變道：「此話當眞？」

梅英道：「自然是眞的了，否則我會到這兒來浪費時日？」

徐小珣道：「神嶽帮也是黑道？」

梅英道：「他們一向以白道自居，但却與黑道勾結，橫行江湖，無惡不作，年前咱們在宜興給該帮一次沉重的打擊，他們才銷聲匿跡，不敢公然爲惡了。」

徐小珣撇着嘴道：「你們敢打擊一個橫打江湖的帮派，必然有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你說你是孤兒，哼！原來你都在騙我！」

梅英道：「我沒有騙妳，小珣，我的確是一個孤兒，如果不是大門主收養我，只怕早巳流落街頭，變作餓殍了。」

徐小珣道：「不要介意，梅英，我是說着玩的，你那大門主是甚麼人？他的心腸眞好。」

梅英道：「這個……以後如果有機會，我會給妳引見兩位門主的，但現在不方便說。」

徐小珣直：「那就不必說了，你的仇家是誰總該告訴我吧？」

梅英道：「這個當然，他們一個姓桑，一個姓烏，姓桑的原是黑道總盟主常一郎的部屬，江湖上稱他爲蟒鞭桑九，姓烏的人稱斗大才子烏雲，是安徽附近各省的黑道霸主。」

徐小珣道：「這兩個都不是等閒人物，可惜我對他們毫無所知。」

她說話之時面色平靜，目光湛然，這說明她並未說謊，而且她曾經聲明過，碧海山莊的大事不許她管，還有一些禁地不容她涉足，她不知道桑九及烏雲，應該是眞實的，那麼梅英的任務是受到阻碍了，如果鎩羽而歸，怎麼向二門主稟報？

因而愁容映上了他的面頰，眉峯也皺了起來。

徐小珣輕輕咳了一聲道：「梅英，姓桑的他們究竟跟你有什麼仇恨？」

梅英說道：「他們殺了我二門主的全家……」

徐小珣長長一吁道：「原來不是你的仇家……」

梅英面色一整道：「妳錯了，我是二門主的部屬，也是二門主的弟子，他老人家待咱們兄弟親如骨肉，他的仇家自然就是我的仇家。」

徐小珣道：「原來如此……」

她沉吟半晌，忽然面色一肅道：「我可以幫你，但你必須答應我一項要求。」

梅英道：「是交換條件？」

徐小珣白他一眼道：「別說得那麼難聽，你應該爲我想想。」

梅英道：「哦，說明白點。」

徐小珣道：「我爹徐拱辰，是一個讀書之人……」

梅英問道：「慢來，妳爹當眞叫徐拱辰？」

徐小珣道：「不錯，你知道我爹？」

梅英道：「這個……咳，妳先說說，妳爲什麼願意跟我走？」

徐小珣幽幽一嘆道：「我爹原是一個個性開朗，和藹可親的人，但自前年開始，他的性格突然改變，變得孤僻，粗暴，酗酒，最可怕的是連親情也不顧了，我娘被他逼瘋，我雖是他的親生女兒，但長年很難見他一面，縱然見到了他也是惡言相加，非打即駡，這樣的環境我怎能待得下去！」

梅英道：「除了妳娘瘋了，妳爹還受過什麼打擊？」

徐小珣道：「沒有，咱們家財萬貫，財寶如山，享盡了人間的榮華，還會有什麼打擊？」

梅英面色一肅道：「小珣，我有幾句不中聽的言語，希望妳不要見怪。」

徐小珣道：「我不會怪你的，你就說吧。」

梅英道：「三十年前，白山黑水之間，出了一個功力絕倫的獨行劇盜，他專刼貪官污吏及土豪劣紳，貧苦的良善小民受其惠者不知凡幾，因而江湖上博得一個俠盜之名，後來他金盆洗手，在某一個山明水秀之處隱居起來……」

徐小珣道：「你說這些必有用意，莫非……」

梅英道：「是的，因爲那位俠盜名叫徐拱辰。」

徐小珣呼的一聲跳了起來，道：「你胡說，他絕不是我爹。」

梅英道：「不要激動，小珣，我也不相信妳現在的爹是俠盜徐拱辰。」

徐小珣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梅英道：「小珣，俠盜刼富濟貧，活人千萬，豈是一個逼瘋結髮妻子，漠視父女親情之人，妳想想，這其中豈不是另有玄機？」

徐小珣大聲道：「不，不，這不是眞的。」

梅英握着她纖纖玉手，以無限溫柔的口吻說道：「你冷靜一點，小珣，我也希望這不是眞的，但咱們不能推翻眼見的事實。」

徐小珣嬌軀一側，倒向梅英的懷抱之內，一串串晶瑩若玉的淚珠，忍不住奪目而出。

梅英輕輕撫着她的秀髮，柔聲安慰道：「不要傷心，小珣，來，擦乾眼淚，哭多了會損害妳的美麗的。」

他扶她起來，再掏出手帕替她擦乾淚水，然後微微一笑道：「小珣，今後怎麼辦，妳是不是已經有了腹稿？」

徐小珣搖搖頭道：「我心裏亂得很，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

梅英道：「我倒有一條綫索，不知道妳是否同意？」

徐小珣道：「甚麼綫索？你說。」

梅英道：「有一天晚上妳帶着小琪在院中遇到我，還記得這件事麼？」

徐小珣道：「記得。」

梅英道：「在妳們出現之前，我瞧到了賬房萬軒。」

徐小珣道：「你是說萬駝子？他有時候晚上睡不着，見到他沒有什麼稀罕。」

梅英笑笑道：「如果他的駝子是假裝的呢？」

徐小珣愕然道：「此話當眞？」

梅英道：「自然是眞的了。」立將當時所見，向徐小珣作了一番描敍。

徐小珣錯愕半晌，道：「走，咱們去找他。」

梅英道：「如果他不承認，來個裝聾做啞，一問三不知呢？」

徐小珣道：「這個……」

梅英道：「所以咱們不能這麼去找他，必須來個人贓俱獲！」

徐小珣道：「怎樣人贓俱獲？」

梅英道：「他在山莊假裝駝子，一出院門就恢復本來面目，咱們如果暗中跟着他，說不定可以得到意外的收獲。」

徐小珣道：「如果他不出莊呢？」

梅英道：「他絕對會出莊，咱們只是拿不準他出莊的時間而已。」

徐小珣道：「那怎麼辦？咱們總不能天天不睡覺的守着他！」

梅英道：「是的，不過咱們今後只要留點心，總有一天會讓咱們碰着的。」

徐小珣搖搖頭道：「不，這樣太消極了，咱們要採取主動。」

梅英道：「哦，妳說該怎麼辦？」

徐小珣道：「距離萬軒住所不遠之處，有一間堆集傢俱的庫房，叫小琪收拾一下，咱們入夜以後就住到庫房裏面去。」

梅英道：「這不好吧？一旦被人發現

了……」

徐小珣櫻唇一噘道：「怕甚麼，除了我爹，誰敢管我的閒事？」

梅英道：「當然不會有人管妳，但事情一經傳開，會影响你的清白的。」

徐小珣哼了一聲道：「我都不怕，你怕甚麼？小琪……」

小琪應聲入房，道：「小姐，咱們要回房去？」

徐小珣道：「萬駝子住所不遠之處有一間庫房，妳知道麼？」

小琪回答道：「知道，裏面放的全是傢俱。」

徐小珣道：「明天妳跟小玉去收拾一下，咱們要到裏面暫住幾晚。」

小琪一怔道：「小姐，這爲甚麼？」

徐小珣道：「不要問，照我的話去做，這件事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尤其是萬駝子。」

小琪向梅英瞥了一眼，道：「知道了，小姐，其實……」

徐小珣道：「少說廢話，咱們走。」

徐小珣主婢走了，梅英也打發小玉去歇息，但他却思緒百轉，久久不能入睡。

他到碧海山莊就任西席，是白山老樵賴一回替他安排的，他是二十八宿中的梅三郎，梅英只是他的代名而已。

當然，他是有任務的，因爲白蠟門二門主南北還有兩名殺父毀家的仇人漏了網，他們是蟒鞭桑九，及斗大才子烏雲。

經白蠟門全力追查，發現這兩個人可能落脚在碧海山莊之內，但是對這個名頭並不怎樣响亮的山莊，白蠟門却有一些顧忌。

所謂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鬥，碧海山莊與現任的薊遼總督是姻親關係，白蠟門不得不愼重一點。

這是白蠟門的顧忌，也是梅三郎不敢輕舉妄動的原因，可是他現在忍不住了，山莊的後進秘密太多，縱然冒點險他也應該去作一番探查。

於是他換上一身黑衣，臉上蒙上一塊黑帕，然後推開後窗，像貍貓一般的穿窗而出。

此時大地一片沉寂，只有寒風虎虎，在發着呼嘯之聲，這對夜行人來說，倒給予不少方便。

不過他還是小心翼翼，沿途隱蔽行藏，輕登巧縱的向後進撲去。

由二廳往後還有五重屋宇，一眼望去，只見到黑壓壓的一片，要想在這兒尋找甚麼，實在不太容易。

他正在遲疑之際，一條黑影來勢若風，由長與島方向朝山莊奔來，如非他偶然回頭瞧看，自己的行藏很可能因此敗露。

梅三郎立即藏身暗影之處，注意此人的行動，但見他直奔山莊，由屋面上長驅直入，待到達第三重的屋面，那看似一片沉寂的房廊，突然湧出五名勁裝大漢，人影流轉如風，迅速將來人包圍起來。

這五人只是莊院的暗卡，竟然具有如此高明的輕功，梅三郎瞧得心頭一懍，行動上格外小心起來。

不過此時倒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因爲五名暗卡全被來人引出，防守上自然出現了漏洞。

他當機立斷，身形貼着屋面，竄上第三重的屋脊，再度在陰暗之處潛伏下去，這是他的謹愼之處，他要瞧瞧那位闖莊者的結果，再選擇下一步行動的目標。

但這一眼瞧出，他竟然心頭一震，連背脊之上也感到一股涼意。

敢情適才那位闖莊者，及五名現身攔截的暗卡，倏忽之間竟然失去踪跡。

當然，適才梅三郎在尋找藏身之處，是疏忽了對這般人的監視，但是他們那像鬼魅般的行動，仍不能不使梅三郎大爲警惕。

至少那五名暗卡必然已經回到了他們的原位，在五對（或許更多）目光監視之下，他幾乎有點動彈不得。

他正在遲疑之際，一條人影忽然由天井中冲霄而起，他目光一掃，便已瞧出正是那位闖莊之人，這是一個不能放過的機會，因而一揚手，一塊瓦片已然激射而出，那人的左脚剛剛踏上屋簷，忽然脅門一麻，眞氣盡洩，便一頭栽倒下去。

這一意外的變故，使碧海山莊掀起一片混亂，梅三郎不敢再作停留，藉混亂之便悄悄的溜了回來。

待穿窗進入臥室，他才吁出一口長氣，現在總算安全了，縱使天下大亂，也跟他扯不上半點關係。

這不是梅三郎怕事，只是在沒有查出桑九及烏雲之前，他不願暴露身份而已。

翌日一切如常，碧海山莊平靜得瞧不出半點波動，早餐之後他再度來到書房。

在山莊，梅三郎有兩塊自由的小天地，除了他歇息的臥室之外，就是這間書房了。

但當他跨進書房之後，立即感到氣氛太過嚴肅，可能會發生什麼意外，因爲管事賈天祿滿面嚴霜，帶着兩名勁裝武士守在書房，大小姐徐小珣不見芳踪，只有小琪一臉愁容的站立在書房的一角。

這自然是東窗事發了，他不明白這般人何以會懷疑到他的身上？

雙拳一抱，他向賈天祿行了一禮道：「管事早，有事麽？」

賈天祿冷冷問道：「昨晚你到那裏去了？」

梅三郎道：「昨晚？小生在睡覺，那裏也沒有去。」

賈天祿哼了一聲道：「分明有人瞧到你出房去了，你敢跟我裝瘋賣傻！說實話吧，梅公子，念在你是初犯，咱們會從輕發落的。」

梅三郎淡淡道：「你越說我越不懂了，甚麽初犯慣犯的，莫非昨晚本莊遭到樑上君子的光顧？那好辦，小生除了臥室別無藏物之處，賈管事可以前去搜查。」

賈天祿身後的勁裝大漢之一，突然跨前兩步，右手倏的一吐，一把扣着梅三郎的腕脈。

此人身手不凡，出招頗爲快捷，但無論他身手多高，梅三郎只要使出煉魂手，他必然會丟人現眼，不過小不忍則亂大謀，因而梅三郎並未作絲毫反抗。

「哎……你這是做甚麽？快放手！」

梅三郎現出一副痛苦的神色，他似乎無力掙扎，彎着腰，身子幾乎就要蹲到地上去。

賈天祿道：「放開他。」

勁裝大漢放開梅三郎的手腕，同時退後幾步，梅三郎揉着手腕，道：「想不到你們會這麽不講理，簡直是侮辱斯文，請你稟告莊主，我不幹了！」

賈天祿歉咎的抱拳一拱道：「你聽我說，梅公子，本莊失去一件傳家之寶，只要是昨晚住在莊上的，誰都不能脫掉嫌疑，連大小姐都被傳去問話了，公子自然無法例外……」

梅三郎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好在他也不是當眞要離開此地，因而故作無可奈何的道：「好吧，待此事澄清後小生再作打算。」

賈天祿道：「梅公子果然是明白人，在下告辭。」雙拳一抱，帶着勁裝大漢匆匆奔出書房。

待他們去遠，小琪才噘看嘴道：「賈管事，哼，小人得志，竟敢目中無人，我眞替小姐叫屈。」

梅三郎道：「小姐當眞是被莊主叫去問話了？」

小琪道：「是的，按說應該回來了，公子請坐，小婢跟你沏茶。」

梅三郎道：「多謝。」

小琪捧來茶壺，附着梅三郎的耳根悄聲道：「公子好做作，他們當眞以爲你不會武功呢！」

梅三郎嘆口氣道：「騙得過一時騙不過永遠，遲早我會跟他們放手一搏的。」

小琪搖搖頭道：「這般人如狼似虎，其中只怕還有些武功不凡的高人，公子人單勢孤，我眞有點替你担心。」

梅三郎微微一笑道：「不必担心，只要能够查出二門主的仇家，任何逆難我都不會在乎，哦，小珣回來了。」

的確是徐小珣回來了，瞧她那副鐵靑的神色，可能受到不少窩囊氣。

小琪迎上去道：「怎麽啦？小姐，老爺怎麽說？」

徐小珣哼了一聲道：「連爹的面都沒有見到，還能怎麽說？」

小琪說道：「小姐，妳只怕有一年多沒有見到老爺了，我總認爲好像有點不對頭！」

徐小珣略作沉思，然後嘆口氣道：「梅英，你說呢？」

梅三郎道：「這就要看以往的情形了，一年以前令尊對妳是不是也很難見到一面？」

徐小珣道：「不，我爹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他只有我這麽一個女兒，一年以前爹跟我娘和我，那一天不都聚在一起？誰知……唉，他竟突然變了……」

梅三郎道：「這就難怪小琪要疑心了，哦，適才不是妳爹有話要問妳麽？妳爲甚麽又見他不到？」

徐小珣道：「我被阻在大廳的廳門之外，只聽到各人的聲音，沒有見到爹的人影。」

梅三郎道：「你能確定那是你爹的聲音？想想看，往日是不是有甚麽不同？」

徐小珣道：「沒有，也許當時我太激動了。我要見爹，要進入大廳，他們不肯，因而跟他們鬥了起來。」

梅三郎道：「他們是誰？」

徐小珣道：「是一高一矮兩名身着錦袍的老者，據說是爹新近請來的護院，但身手高得出奇，舉手投足之間，就讓我動彈不得。」

梅三郎道：「一高一矮兩名錦衣老者，莫非是那兩個老魔頭？」

徐小珣道：「是誰？你認識？」

梅三郎道：「不認識，我只是聽到江湖傳說……」

徐小珣道：「哦，是怎樣傳說的？」

梅三郎道：「據說四十年前，江湖上出現了一對惡人，他們一個叫殷魑，一個叫魏魖……」

小琪啊了一聲道：「那有取這種名字的？這多可怕！」

梅三郎微微一笑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取個怪名字算得了甚麽？」

徐小珣道：「後來呢？你說嘛。」

梅三郎道：「聽說這兩人同樣喜穿錦袍，同樣喜歡殺人，兩人的武功也一般的高不可測……」

徐小珣道：「他們是師兄弟麽？」

梅三郎道：「不，他們原是互不相識的，有一次在巫山武會之上相遇，竟促使他們成爲異姓的兄弟……」

徐小珣道：「哦，是怎樣促成的？」

梅三郎道：「他們瞧不慣武會主持者那副君臨天下的狂態，因而打了個賭……」

小琪道：「打甚麽賭？」

梅三郎道：「賭殺人，看誰殺得最多誰就是老大，後來殷魑赢了，但魏魖的成績也不太差，他們因爲惺惺相惜，也就訂爲生死之交了。」

小琪哇哇大叫地說道：「因爲比賽殺人而惺惺相惜？公子，你這形容不太恰當吧？」

梅三郎笑笑道：「江湖上都是這麽說，我只好人云亦云了。」

徐小珣憂容滿面道：「梅英，要是那兩個錦袍老者當眞是殷魑魏魖，那該怎麽辦？」

梅三郎神色一肅道：「這的確十分麻煩，不過，我想還不至難倒咱們，只是妳爹……」

徐小珣心急地問道：「我爹怎樣？你快說。」

梅三郎道：「錦袍雙魔是一對絕世魔頭，她爹竟然能够使喚他們……」

徐小珣啊了一聲，一股熱淚幾乎要奪眶而出，良久，她才幽幽一嘆道：「梅英，你說我該怎麽辦？」

梅三郎道：「我看只有逼迫妳爹露面的一個法子了。」

徐小珣道：「你鬥得過錦袍雙魔？何況，他們人多勢衆……」

梅三郎道：「也許我鬥不過這雙老怪，但我可以討取救兵，咱們先不談這些，妳說，妳爹問了妳一些甚麽？」

徐小珣櫻唇一噘道：「還不都是你，除了你還能問些甚麽？」

梅三郎道：「妳爹懷疑我了？」

徐小珣道：「整個碧海山莊，只有你是一個外人，出了事自然第一個要懷疑你了，不過他並沒有問出甚麽，當時我吵着要見他，他沒有時間詳細盤問。」

梅三郎沉吟半晌道，「小珣：午餐之

後陪我到鎮上逛逛，好麼？」

徐小珣點點頭道：「好，你是要討救兵？」

梅三郎道：「是的，不過要請小琪幫忙。」

小琪道：「我能麼？公子。」

梅三郎道：「妳只要按照我的話做，一定可以成功。」

小琪道：「好的，公子請說。」

梅三郎道：「別忙，待會到了路上我再告訴妳。」

徐小珣道：「你是怕有人監視你？」

梅三郎道：「莊主既然對我起了疑心，今後我的一切行動，只怕都逃不過他們的掌握了。」

語音一頓，接道：「有一個姓俞的妳可相識？」

徐小珣道：「你說的可是望霞山莊的少莊主？」

梅三郎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望霞山莊的少莊主，只知道他名叫俞子函。」

徐小珣道：「他是我姨娘的兒子，咱們自然相識了，你是怎麼認識他的？」

梅三郎當即將俞子函數度找碴的經過說出，然後以懷疑的目光向徐小珣一瞥道：「我有點弄不明白，咱們素昧平生，他爲甚麼不許我留在碧海山莊？」

小琪噗哧一笑道：「我知道。」

徐小珣嬌叱一聲道：「妳敢胡說，看我不剁掉妳的舌頭！」

梅三郎微微一笑道：「妳不必說，我已經明白了。」

徐小珣面色一紅，但却坦然的揚了一下頭道：「其實……咳……並沒有不可告人之處，妳說吧，小琪。」

小琪道：「是這樣的，望霞山莊的俞表少爺，跟咱們小姐是一塊長大的，他們雖是青梅竹馬，但個性並不相投，及年齡漸長，雙方的差異更大，後來由貌合神離，逐漸視同陌路了，這本來沒有甚麼，誰知那位俞表少爺竟然遷怒外人，變得暴戾乖張起來了，只要是年少英俊的男子，他都不許來到碧海山莊……」

梅三郎微微一笑道：「這位俞少莊主太過份了，他要是再敢找我，我會狠狠教訓他一頓的。」

午餐之後他們立即上道，徐小珣只是向小玉交待了一聲，並未受到任何阻攔。

出莊三里遠近，就是一片廣闊的田疇，徐小珣向四週瞥了一眼道：「說吧，梅英，這兒不會有人偷聽的，說說咱們如何討取救兵吧？」

梅三郎說道：「鎮上有一間日日春酒館……」

徐小珣道：「知道，日日春是咱們鎮上最好的酒館，莫非……」

梅三郎道：「在酉初時分，日日春酒館之外，會有一個賣山楂糕的姑娘，小琪只要將這個交給她就行了。」

那是一件封好了的信函，裏面不知道寫了些甚麼，外面却一個字都沒有，只繪着一枚白蠟釘。

徐小珣接過來交給小琪，道：「這件事簡單得很，只要去買幾塊山楂糕，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小琪道：「如果賣山楂糕的姑娘不只一個呢？」

梅三郎道：「這位姑娘有一點與衆不同之處，她的衣襟之上插着一枝特製的白蠟花。」

小琪一怔道：「白蠟花？是白色的臘梅麼？」

梅三郎道：「不，白蠟花像一隻短小的毛筆，筆身爲白色，筆尖是紅色，十分醒目，一望便知。」

小琪道：「我明白了，啊，小姐，妳瞧。」

徐小珣瞧到了，但却面色一變，接着目露殺光，像是見到生死強敵一般。

原來身前十丈之外，有一叢一人多高的竹林，林邊一字排開五人，擋住他們的去路，這五人是三男二女，徐小珣只認識其中的一個，他就是望霞山莊的少莊主俞公子，也是她的表哥。

其餘四名男女年歲全都不大，依徐小珣的推測，那兩名姑娘好像大一點，但也不會超過三十。

望霞山莊的主僕，每一個她都認識，而這四名陌生男女莫非是俞子函請來的高手？

徐小珣見識過梅三郎的武功，知道他身手之高在江湖上頗爲少見，再加上她跟小琪，俞子函不只是枉費心機，還可能落得一個灰頭土臉。

但……

「小珣，不要管我，無論發生什麼事，妳們只能旁觀，千萬不要插手。」

這是梅三郎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徐小珣提出的要求，她不明白梅三郎何以如此，因而神色爲之一呆。

她這一遲疑，可就發生了意外，梅三郎被兩名少年圍攻，而且遭人擄刦而去。

梅三郎身負上乘武功，他竟然毫無防衞之力，別人一記巧妙的擒拿，他就成爲階下之囚了。

是人家武功太高，還是他故意失手？

不管怎麼說，梅三郎失手被擒，徐小珣主婢絕對不能坐視，因而小琪一聲嬌叱，飛身就向那般人撲去。

她的身形剛剛撲出，徐小珣便已出聲叱喝道：「小琪！回來。」

小琪脚下一窒，扭頭詢問道：「怎麼啦？小姐，妳瞧梅公子他……」

徐小珣道：「望霞山莊不會將他怎樣的，咱們回去再說。」

× × ×

望霞山莊背山面海，規模不如碧海山莊，但却頗具山川形勢之勝。

進門是一個大院落，一條白石小徑，通向前廳的石階，兩側亭台水榭，蒔花處處，佈局頗爲不俗。

適才擄刦梅三郎的是朱傑祁雲，另兩位姑娘是水火二妖，全是自己人，他當然要假裝被擒了，他被引至大廳，見到了他的主人白蠟門的二門主南北，他立即雙拳一抱，一躬到地，說道：「屬下參見二門主。」

南北微微一笑道：「辛苦你了，目前的進度如何？」

梅三郎擧目四掠，發現大廳之上除了二門主南北，還有白山老樵賴一同、紅猴易曙、花豹王勇、雷電水火四妖，及二十八宿中的全部兄弟，這些都是他生死與共的袍澤，他當然相信得過，但在座的還有俞老夫人，俞子函，及一名年約五旬的陌生人，他就不得不有所顧慮了。

南北知道梅三郎的心意，因而微微一笑道：「俞老夫人及俞少莊主你必然都已認識，這位姜蘭舟先生是俞少莊主的舅父，現在任職於薊遼總督府，大家都不是外人，有話你但說無妨。」

梅三郎想不出白蠟門何以跟望霞山莊扯上關係，但他又覺得不便詢問，只得應了一聲，道：「稟二門主，屬下無能，迄未發現蟒鞭桑九，及斗大才子烏雲，只不過碧海山莊問題很多，似乎隱藏着不少神秘。」

南北說道：「哦，你瞧出了一些甚麼來？」

梅三郎道：「屬下剛到碧海山莊，管事賈天祿就向屬下提出了兩點警告，一是二廳以後不得涉足，二是聽到怪聲不得過問……」

俞老夫人問道：「梅少俠，請恕老身插句嘴，少俠可曾聽到什麼怪聲？」

梅三郎道：「聽到過，好像是女人的尖叫之聲。」

姜蘭舟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二姐，我忍受不了，我要去找那人面獸心的姓徐的。」

俞老夫人道：「別衝動，蘭舟，咱們找過他，而且不只一次了，結果呢？不是一點用也沒有！」

姜蘭舟憤然道：「咱們總不能讓大姐過非人的生活袖手不管！」

俞老夫人長長一嘆道：「同胞骨肉遭難，豈能袖手不管，但箇中情形太過複雜，不是咱們的能力所能了斷的，冷靜一點，蘭舟，南門主既已答允幫助咱們，我想很快就會獲得結果的。」

姜蘭舟坐了下去，他雖是氣憤難平，却不得不接受俞老夫人的忠告。

南北向梅三郎點了點頭道：「你說下去。」

梅三郎道：「屬下任教碧海山莊快滿三個月了，曾經幾度要求拜候徐莊主，但都未能如願……」

接着，他將發現賬房萬軒是個假駝子，山莊三進以後是禁地，不只是戒備森嚴，而且經常還有神秘人物出入，以及大小姐徐小珣被錦袍雙魔拒於門外之事一一說出。

南北聽完梅三郎的敘述之後，扭頭對賴一同道：「一同，咱們可能找對地方了，晚間我想去瞧瞧。」

賴一同道：「咱們知道的還不夠多，似乎不宜打草驚蛇。」

梅三郎道：「稟二門主，屬下對碧海山莊，還有兩點懷疑。」

南北道：「哦，你說。」

梅三郎道：「據徐小珣說，其父徐拱辰原是一個極端慈愛的長者，對她這位獨生愛女，更是千依百順嬌寵無比，除非徐拱辰因事外出，他們父女之間必然會時常聚在一起，如今她三五月甚至一年半載才能匆匆見到乃父一次，這已經不可思議了，更令人詫異的是，一個慈愛的長者，竟會逼瘋他結髮的妻子，這似乎有些不近人情……」

南北點點頭道：「你說的對，如果不是徐拱辰因爲某種原因而性情大變，就是碧海山莊已經落入別人的手中了。」

賴一同又說道：「主人判斷的是，目前黑白兩道隱跡多年的高人正紛紛出山，原本是平靜的江湖，突然呈現風雨欲來之勢，這般人必然有一種脈絡可循，也一定有一個落脚之處，碧海山莊僻處海隅，對面又有一個長興島，地理上再也理想不過了。」

梅三郎說道：「不錯，屬下也在懷疑夜間來到莊上的黑衣蒙面人，很可能來自長興島，只是弄不明白他們爲甚麼要如此神秘。」

姜蘭舟道：「這個問題十分簡單，因爲徐家世代簪纓，徐拱辰當過一任知府，像他這麼一個名滿鄉里的官宦之家，怎能跟黑道魔頭扯上了關係呢！所以非神秘不可。」

南北點了點頭道：「聽姜先生這麼一說，我倒想起一個辦法來了，碧海山莊既然不敢明目張胆的與江湖人物來往，咱們何不針對它的弱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

姜蘭舟道：「如何攻法，請門主再加詳示。」

南北道：「第一：咱們斷絕碧海山莊對外的連絡，使他們陷於混亂；第二：咱們相機分闖碧海山莊及長興島，但以誘敵爲主，不可深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咱們要設法救出姜大姑，以便查出其中的眞相。」

梅三郎道：「救出徐夫人也沒有用，她既然神智不清，對咱們只怕很難有什麼幫助。」

賴一同道：「不，石小紅姑娘與風妖去查證俠盜許洪宸的下落，八成就要回來了，只要石姑娘回來，徐夫人必然看手成春。」

姜蘭舟一怔道：「俠盜徐拱辰？你們弄錯了吧？賴大俠，舍親無論怎樣不肖，也不會淪爲盜匪！」

賴一同微微一笑道：「姜先生不必緊張，在下說的俠盜是姓言午許，不是雙人徐，名字的寫法也有差異，不過俠盜許洪宸與令親之間，是不是眞有甚麼糾葛倒是難說得很，但在未得證據以前，誰都不能枉下斷論，因爲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事實往往跟想像是有距離的。」

聽賴一同的口吻，白蠟門似乎對徐拱辰也存在了頗多懷疑，這也難怪，原是一個書香門第，爲甚麼會跟江湖黑道發生牽連呢？

姜蘭舟想不透其中的原因，但是他相信南北不會魯莽行事的，也就不再說甚麼了。

南北環目一掠，向他那些部屬瞥了一眼道：「簡讓率領十名弟兄，跟隨易曙窺探長興島，但要小心謹愼，步步爲營，賊人擁有不少是絕世高手，咱們千萬不可大意！」

紅猴易曙及簡讓一起躬身道：「屬下遵命。」

南北又說道：「雷電水火四姊妹負責營救徐夫人，但要裏外呼應，不可孤身涉

險。」

雷電水火四妖應聲道：「謹遵二門主示諭。」

南北道：「花豹王勇率領餘下的二十八宿，担任截擊進出碧海山莊之人，只要他們知難而退，出手不必太狠。」

花豹王勇道：「屬下明白。」

待分派完了任務，南北也向兪夫人姊弟告辭，他是住在望霞山莊，那是東偏院，一片精舍，滿院花香，景色倒是不俗。

待夜色降臨之後，紅猴易曙等都先後出發了，東偏院中就只剩下南北及賴一回笑姑三個人了。

北風怒吼，天寒地凍，夜間的氣溫顯得無比的冷酷，一般常人此時早巳縮在炕上，窩在被中了，偏偏南北無法入睡，只是瞪着滿窻的寒月，連眼皮都闔不上來。

最後他乾脆掀開棉被，着上衣履，然後拉開房門，緩步向院中走去。

忽然，一陣叱喝之聲由後院傳來，夜深人靜，聽得清晰無比。

南北呆了一呆，暗忖：「這是怎麽着，莫非人家找上門來了？」

他正遲疑之際，賴一回及笑姑巳先後奔來，他們一同傾耳細聽，先前還在叱喝，此時巳經動起傢伙來了。

賴一回忙說道：「主人，望霞山莊只有兪夫人母子會武功，咱們得趕緊前去瞧瞧。」

南北道：「好，咱們走。」

他們騰身撲上屋面，向看後院急馳，待到達院中一瞧，原來是五名蒙面人正在圍攻兪夫人母子。

這五人三高兩矮，兩人使劍，兩人使刀，全都具有江湖罕見的一流身手，最高明的是一個使鐵筆的，此人不只是招式精奇，筆帶勁風，只要一招攻出，必然會使兪夫人手忙脚亂。

兪夫人母子的功力，也堪稱上乘之選，但敵人個個武功了得，而且他們是以寡敵衆，情形自然不太樂觀。

南北瞧清了院中的情勢，立即發出一聲清叱：「住手！」

這一聲叱喝有如九天驚雷，搏殺的雙方全都心神一震，不由一起停手倒退了五步。

兪夫人抬頭一瞥，見來人是南北，她那原本懸起的心也就放了下來。

南北目光流轉，向五名蒙面人哼了一聲道：「各位蒙着面孔是見不得人了，如果我要你們報個字號，你們一定不敢，是嗎？」

使鐵筆的蒙面人道：「別太自滿，姓南的，你那『絕代天驕』只能到別處去唬人，咱們兄弟還不致將你放在心上！」

南北道：「賢昆仲必然是武林高人了，何不說出來讓南某見識見識？」

使鐵筆的蒙面人道：「閣下如果答允一項約會，在下告訴你倒也不妨。」

南北道：「哦，什麽約會？」

使鐵筆的蒙面人道：「死亡約會，你敢不敢？」

南北淡淡道：「說吧，什麽時間，什麽地點？」

使鐵筆的蒙面人道：「明晚二更，瓦房店飛來峯見。」

南北道：「好，在下當準時赴約。」

使鐵筆的蒙面人道：「咱們是兄弟五個，你只能一個人前來，如果你不敢咱們也不勉強，但自今以後，你那絕代天驕的名號就得讓給別人了。」

南北說道：「好，我依你，你可以說了。」

使鐵筆的蒙面人道：「劍門五煞，閣下應該有過耳聞，告辭，希望閣下不要遲到。」

賴一回哼了一聲道：「慢點走，朋友，據在下所知，劍門五煞是幾位响噹噹的人物，你們這般藏頭露尾，如何能夠使人相信？」

使鐵筆的蒙面人道：「要如何才能使你相信？」

賴一回道：「摘下你們的蒙面黑帕讓老夫瞧瞧。」

使鐵筆的蒙面人道：「你認識咱們兄弟？」

賴一回道：「不認識，不過根據江湖傳說，老夫自信還有那份辨識之能。」

使鐵筆的蒙面人微作遲疑，終於緩緩的摘下蒙面黑帕，其餘四人也同時將黑帕摘了下來。

使鐵筆的冷冷問道：「閣下認出來了麽？」

賴一回道：「認出來了，聽說劍門五煞以殺手爲生，賺了不少兩手血腥的黑心錢，這回是誰僱你們來的？」

使鐵筆的道：「你認爲我會告訴你？姓賴的，你太過不知自量了。」

賴一回目射煞光，冷哼一聲道：「劍門五煞惡跡如山，老夫今天廢了你們，也算爲江湖積了一點善功，接招！」話落招出，抖手一掌向使鐵筆的拍去。

使鐵筆的哼了一聲，右臂一吐，鐵筆指向賴一回的掌心，左臂斜插，筆尖猛襲賴一回的脅門。

他這一招雙式，連攻帶守，使得俐落之極，但賴一回的功力原本極高，如今又習得煉魂手及破折神刀，那裏會將劍門五煞放在心上，只見他身形一旋，右掌一翻，倏忽之間，巳然一把扣着使鐵筆的左手脈門。

他是存心要將劍門五煞擺在這裏，這招煉魂手巳經使出了八成眞力，待一把扣着對方的脈門，眞力便以排山倒海之勢衝去，使鐵筆的心肝五臟立被震碎，鮮紅的血水一起由七竅湧出。

賴一回鬆手放掉屍體，雙眉一挑，衝着另四人道：「該你們了，是一起上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劍門四煞想不到他們的大哥竟接不下賴一回一招，而且死狀如此之慘，雖然他們明知技不如人，但以老大的慘死，激起了他們的兇性，在一片怒吼之中，雙劍雙刀一起向賴一回撲去。

笑姑一聲嬌叱，白蠟槍吞吐之間，迫得兩名使刀的倒竄而回，接着他們就分作兩起搏殺起來。

劍門五煞能够替別人當殺手，一身功力必然不俗，也許他們是惡貫滿盈了吧，居然不知死活的找上了絕代天驕，其實不必南北親自出手，在賴一回及笑姑的手裏，他們只怕連十招都撐不過去。

南北適才沒有阻止賴一回出手，現在他也只是負手旁觀，不過他却以傳音向賴一回及笑姑道：「留下活口，我要知道是誰僱他們的。」

賴一回笑姑不負所望，果然在十招之內擒下劍門四煞，同時制住他們的穴道。

南北向他們瞥了一眼，道：「朋友！咱們談一項交易，告訴我是誰僱你們的，我保證饒你們不死。」

他語音甫落，忽然銀芒亂舞，無數暗器挾看破空之聲，向他們激射而來。

這是敵人的伏兵，也是一樁令人懊惱的意外，他們在手忙脚亂之中，有點自顧不暇，所幸他們功力够高，沒有一枚暗器能够傷到他們，只不過劍門四煞可就變作箭靶子了，這兄弟四人幾乎每人身中十枚以上的暗器，那裏還有活命的機會。

這陣突襲來得急，去得也快，當賴一回笑姑及兪夫人母子騰身屋面追尋之時，竟然連一個人影都沒有找到。

好像賊人的目的只是殺人滅口，他們不願意讓劍門四煞說出實情。

追不看敵人，只好回到院中，賴一回向劍門四煞的屍體瞥了一眼，道：「主人，咱們的敵人十分可怕，老奴有點担心易大俠他們……」

南北道：「不錯。」語音一頓，回顧兪夫人道：「老夫人請多保重，在下要到海邊瞧瞧。」

兪夫人道：「咱們母子不碍事的，南大俠請。」

南北雙拳一抱，點足騰身而起，帶着賴一回及笑姑逕向海邊奔去

查探虛實　途中遇襲

晴空如洗，星光明滅，今晚倒是一個好天色。

無論天色如何美好，要到長興島就必須具有渡海的工具。

這是紅猴易曙遭遇的第一個困難，不過這個困難並沒有當眞難住他，因爲他知道附近有一個漁村，海邊有幾艘漁船，有船就能渡海，自然難他不住了。

二十八宿之中，有兩名水功了得的高手，他們是錢彬及趙歡兒，易曙要借重他們的長才，現在果然有一展身手的機會了。水功好的多半會駛船，錢彬趙歡兒也是駛船的能手。於是他們上了一條較大的漁舟，悄悄向長興島駛去。

此時的東北風頗爲勁急，漁舟並未使用風帆，依然快逾奔馬。

待駛到半途，長興島巳遙遙在望，易曙對把舵的錢彬道：「錢兄弟，咱們不要驚動島上，找一個隱蔽之處靠岸。」

他語甫落，船底忽然傳來一聲巨震，一股水柱同時標入船艙。

趙歡兒首先發現那股水柱，他正待設法堵漏，船底竟然連續幾聲巨响，幾股水柱一起冒了出來。

趙歡兒大吃一驚道：「不好，有人在水裏鑿船。」

錢彬大聲道：「各位不必慌亂，木舟縱然灌滿了水也不會沉下去的，要緊的是防備水中賊人的偷襲，咱們只要用一隻手抓住船舷，另一隻手對付賊人就不碍事了，歡兒，咱們下水去鬥鬥他們。」

此時船艙仍在急速的進水，眼看要不了多久全船就要沉入水中了，錢彬不再遲疑，向趙歡兒說了一聲「左邊下去」，兩人一左一右，一起扎進海裏。

他們入水之後，立即發現五名水賊，左三右二正分別向他們撲擊，這般人全都手執魚槍，以十分俐落的手法，向他們射了過來。

魚槍是水中作戰最爲犀利的武器，雙方相距又不足八尺，如今以數隻魚槍同時鑽射，除非身具超人的水功，躱避將十分不易。

錢趙二人的水功雖然高明，但因距離過近，只不過眨眼之間，魚箭便巳到達，此時如果想躱，必然會自陷危機。

他們知道躱不了，因而當機立斷，向魚箭展開了反擊。

白蠟門的兵刃是白蠟槍，但在水中作戰，白蠟槍就很難派上用場了，因爲槍桿太長，在水中運轉頗爲不便。

其實也這沒有甚麽，二十八宿全都習得「破折神刀」及「煉魂手」兩項絕代武功，他們的一雙徒手，比寶刀寶劍還要管用。

向趙歡兒迎面攻來的是三隻魚箭，一前兩後勁射而來，他一記破折神刀，毀掉了前面的一隻，跟着雙掌齊吐，後面的兩隻也被他輕易的抓住，同時雙掌向前一送，魚箭以驚雷掣電一般的速度倒射而回。

圍攻他的三名水賊，絕未想到會發生如此不幸的意外，他們方自一呆，魚箭巳由兩人的前胸貫革而入，另一名想逃，但脅下一麻，巳經被追來的趙歡兒制住了穴道。

他這面獲得全勝，錢彬的搏殺也告結束，那兩名水賊全被生擒，他們打了一下招呼，便提着俘擄一起冒出水面。

此時整個漁舟巳經沉入水中了，船舷幾乎與水平相齊，錢趙二人將俘虜的頭部靠於船舷之上，道：「易大俠，水賊一共五個，咱們殺了兩個，擒到三名活口，易大俠要不要問他們的來龍去脈？」

易曙道：「兩位兄弟辛苦了，我正要問問他們。」

語音一頓，扭頭向最近的一名水賊道：「你們是那兒來的？」

「長興島。」這名水賊倒是乾脆得很，一口氣就答了出來。

不過他接着又哼了一聲道：「長興島的人是不容許別人欺侮的，你們居然敢於前來窺探，還殺了咱們兩名兄弟，哼，簡直不知死活。」

這種口氣就有些不對了，自己身落人手，竟然也敢如此狂傲，可見這般匪徒平日是如何的橫行江湖，魚肉鄉民的了。

紅猴易曙微微一笑道：「這麽說貫島主必然是一位絕代高人了，他是誰？」

水賊道：「震天掌東門驥，朋友，你開罪得起麽？」

紅猴易曙愕然道：「海天雙煞，他們還沒有死？」

水賊嘿嘿一陣冷笑道：「咱們島主及副島主健朗得很，你們毀了咱們巡海五使者，倒是死無葬身之地了！」

紅猴易曙啊了一聲道：「這當眞抱歉

，想不到你們五位還是長興島的高人，有一點我還不明白，長興島距離這兒如此遙遠，你們是泅過來的？」

水賊道：「這個麽，你就不必管，如果你們不想死，快放了我們及早將船駛回去。」

紅猴易曙道：「放你們？可以，不過在下十分好奇，你說說，你們島上除了正副島主，還有什麽高人？」

水賊哼了一聲道：「想摸咱們的底？我看還是免了吧，單憑咱們正副島主，你們還能討得好去？」

紅猴易曙說道：「我說過，我只是好奇。」

水賊道：「那簡單，你到島上去瞧瞧不就知道了麽？」

紅猴易曙道：「你不肯說？」

水賊道：「咱們島規森嚴，每個人知道的只在他職司範圍之內，所以不是我不說，因爲我不知道。」

簡讓道：「易大俠，咱們先設法改善目前的處境，其他的事以後再說吧！」

紅猴易曙點點頭道：「錢兄弟，咱們這艘船還能夠使用麽？」

錢彬回答道：「能，只要塞住幾個漏洞，將艙裏的水舀出來，漁舟就會浮起來了。」

紅猴易曙道：「艙裏水深，只怕還要麻煩兩位。」

錢彬道：「這沒有甚麽，易大俠不必客氣。」

他跟趙歡兒找了一些破布，身形一滑，便像魚兒一般的鑽進艙裏。

經過一陣忙碌，漁舟終放升了起來，易曙瞧了一下天色，道：「咱們得加點勁兒，否則天一亮上岸就很困難了。」

簡讓道：「易大俠說的是，咱們立即開船，這三名水賊呢？也帶着他們？」

紅猴易曙道：「廢了武功，丟在艙裏就是。」

簡讓連續點出三指，廢了三名水賊的武功，然後震開他們穴道，叫人用繩索將他們綁在桅桿之上。

約莫過了個時辰之後，一片黑忽忽的山嶺已然橫在眼前，這自然是長興島了！還有十幾二十浬的水程，他們就可以登岸了。

立在船頭的趙歡兒忽然驚吁一聲道：「易大俠，有船來了。」

易曙擡目一望，果見三點黑影正向他們迎面而來，此時雖是夜晚，但月光映水，視綫頗爲清晰，加上他們目光銳利，自然瞧得十分明白，那是三艘雙桅烏篷巨船，正拉滿風帆，以快逾奔馬之勢，向漁舟衝了過來。

錢彬道：「易大俠，我跟歡兒下海去弄沉他們兩艘，剩下一艘就不足懼了，不過當大船向漁舟衝撞之際，咱們必須搶先攻上大船，以避免被它震落海裏。」

紅猴易曙道：「我知道了，你們要小心一些。」

錢彬點了一下頭，隨即向趙歡兒打了一個手勢，兩人一翻身便已經潛入海中去了。

三艘巨帆原是併頭前進的，但在三十丈以外，左右兩艘忽然起了騷動，行船的速度也慢了下來，這自然是錢趙二人鑿船成功，易曙不由吁出一口長氣。

剩下的一艘巨帆依然乘風破浪，急逾奔馬，向漁舟迎頭撞來。

紅猴易曙道：「各位兄弟，咱們先以白蠟釘招呼他們，然後搶船！」

他說話之際，來船已然靠近，易曙一聲淸叱，白蠟釘如雨點一般，向大船上的人影射去。

夜間視綫較差，防禦暗器十分困難，加上白蠟門下手法奇準，這一陣釘雨，已使大船上造成極大的傷亡。

當兩舟猛撞之際，紅猴易曙等已經騰身撲上大船，身形還在空中，白蠟釘再度出手，展開第二次的攻擊。

大舟上原有三十餘人，在白蠟釘兩度攻擊之下，剩下的已經不足十人了。

這般刼後餘生者，却有兩名頗爲棘手的人物，其中一名爲居三界，是長興島的五大護法之首，另外一名是島主東門驥的二弟子金銓，一身功力已獲海天雙煞的眞傳。

據江湖傳說，在北方，有一個「渤海毒龍居三界」，是一個極端恐怖的無情煞星，此人使用一柄鐵槳，縱橫七海，殺人無數，只要是在海上討生活的人，沒有一個不聞名色變。

紅猴易曙剛剛踏上大船的艙面，一股剛陽絕倫的勁風忽然攔腰掃來，他心頭暗暗一懍，急忙點足彈身，旁移五尺，才險堪堪的避過了這一記猛襲，及旋身擧目一瞥，只見一名身材高大，虬髯倒捲的威猛老者正手提鐵槳，惡狠狠的向他瞪視着。

紅猴易曙雙拳一抱道：「閣下是渤海毒龍居大俠吧？久仰！」

居三界冷冷道：「你就是白蠟五獸中的紅猴易曙了，咱們河水不犯井水，你們爲甚麽到長興島來找碴？」

紅猴易曙道：「找碴？居大俠誤會了，咱們是以禮拜山，想不到却遭受貴島的無情痛擊。」

居三界哼了一聲道：「以禮拜山？嘿嘿，就在這般時辰？」

紅猴易曙道：「這不能怪咱們，所謂近水知魚性，近山知鳥音，咱們沒有見過海，更不知道長興島的確切位置，不得不早一點動身，就算到達貴島天沒亮也不要緊，咱們可以等待天亮後再拜山，難道這有什麽不對？」

居三界哈哈一陣狂笑道：「好理由，咱們這些部屬的命怎麽說？姓易的，納命來吧！」鐵槳一揮，呼的一聲，又是攔腰一擊。

此人槳沉力猛，易曙不敢以白蠟槍硬架硬接，只得撤身避讓，再相機反擊，只不過艙面的空間有限，避讓就有困難了，而且艙面之上還有幾對在作兇狠的搏殺，他能夠回旋的空間自然更屬有限了。

經過幾次艱難的避讓，易曙打定了一個冒險的主意，當鐵槳以泰山壓頂之勢向他的頭部劈來之際，白蠟槍忽然以電光石火的速度點向鐵槳。

噹的一聲脆响，鐵槳被震開兩尺，居三界雖是沒有被震退，他的行動却爲之一窒。

够了，這短暫的一窒就是易曙所希望

的，他抓住那稍縱即逝的寶貴時間，三枚貫注了破折神刀功力的白蠟釘，已像閃電般的飛了出去。

在這般情景之下，縱然是海天雙煞也難以逃過這一刼數，居三界這條毒龍自然難以倖免了。

一陣扣人心絃的慘嘷，渤海毒龍倒了下去，鐵槳在艙面砸出一聲巨响，這場驚險萬狀的搏殺也宣告結束。

此時全船的戰鬥均已停止，白蠟門獲得輝煌的勝利，長興島三十餘人非傷即死，其中還有兩名極不平凡的人物。

渤海毒龍居三界連中三枚白蠟釘，每一枚都擊中在要害之上，他自然活不成了，惟一留得命在的是金銓，簡讓手下留情，只是制住了他的穴道。

其實戰果最輝煌的應該是錢彬及趙歡兒，他們每人弄沉了一條大船，才使易曙等輕鬆得到勝利。

現在他們兩人也來到易曙的大船之上了，雖是全身濕淋淋的，精神倒是毫不委靡。

易曙雙拳一抱道：「這次多虧了兩位兄弟，如若讓他們三艘大船向咱們圍攻，勝負之數就很難預料了。」

錢彬道：「這是咱們應該做的，易大俠勿須客套，現在咱們怎麽辦？是直駛長興島，還是回去再說？」

易曙道：「長興島擁有不少黑道高人，島主海天雙煞更是兩名十分可怕的魔頭，咱們人單勢孤，不必去冒這個險，還是回去請示二門主再作後計。」

於是仍由錢彬把舵，乘風破浪，駛回原來的海灘，大船剛剛靠岸，兩條人影忽然急馳而來，及近前一瞧，原來是二十八宿中的畢破虜及崔範。

紅猴易曙躍到岸上，說道：「畢兄弟，二門主在那兒？」

畢破虜道：「二門主在碧海山莊，特命咱們兄弟在海邊等候易大俠。」

紅猴易曙一怔道：「這麽說咱們已經控制碧海山莊了？」

崔範道：「莊裏一個人都沒有，那裏用得到控制。」

紅猴易曙道：「會有這等事，他們人呢？」

崔範道：「誰知他們躲到那兒去了，走吧，咱們見到二門主再說。」

他們帶着金銓進入碧海山莊，暗影中忽然閃出兩條人影，原來是朱傑及李育仁，紅猴易曙道：「兩位辛苦了，二門主在那兒？」

朱傑道：「二門主就在後院，易大俠請。」

後院是碧海山莊的精華所在，重門疊幃，廻廊百轉，一連經過五進房屋，才到達它的心臟地帶。

在一間陳設古樸，十分廣大的廳堂見到了南北，易曙雙拳一抱道：「稟二門主，長興島戒備十分嚴密，而且早已發覺了咱們，如非錢彬趙歡兒兩位水功高明，咱們幾乎栽在那裏……」

南北說道：「不要急，坐下來慢慢的說。」

紅猴易曙說完經過，天色已經黎明，雷電水火四妖及笑姑弄來了早餐，只好塡飽了肚皮再說。

飯後南北叫梅三郎將俘虜金銓提過來，此人約莫三十七八，一張蒲扇般的大扁臉，嵌着幾點細小的五官，不能說是太醜，却能叫人一見難忘。

南北向他瞥了一眼，道：「閣下是東門島主的二弟子金銓？」

金銓道：「不錯，請問，咱們長興島跟白蠟門河井不犯，你爲甚麽無故向咱們找碴？」

南北微微一笑道：「你說錯了，閣下，找碴的是貴島，並不是咱們。」

金銓哼了一聲道：「你們夜間想偷襲本島，被咱們發現之後，你們竟然行兇殺人，本島死亡三十餘人，你還說是咱們找碴！」

南北冷冷道：「莫非這遼東灣是你們的私產？」

金銓道：「那倒不是，不過你們意圖偷襲本島却是事實。」

南北道：「甚麽事實？一條小漁舟就能偷襲貴島？再說海道縱橫，到處可通，難道咱們就不能去別處？」

金銓道：「這個……」

紅猴易曙道：「二門主，咱們雖是自衞殺人，却與長興島已經結下仇恨，姓金的是島主東門驥的二弟子，咱們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殺了省事。」

易曙江湖閱歷十分豐富，他已瞧出金銓有些怕死，故而才向南北提出這麽一個建議，語音一落，再傳音對南北道：「此人可能怕死，咱們不妨嚇他一嚇。」

南北點點頭道：「殺一個就少一個敵人，這話不錯，來人啦，給我拖下去。」

金銓聽說要殺他，不禁面如死灰，吶吶半晌道：「二門主，我不是你們的仇人，你怎能濫殺無辜？」

南北道：「咱們殺了你們很多人，你不恨咱們？」

金銓道：「他們是他們，我是我，這有甚麽好恨的。」

南北道：「話是不錯，但我不能就這麽放了你，除非……」

金銓忙說道：「除非怎樣門主但請吩咐。」

南北道：「其實也沒有什麽，我只是想問你幾個問題，是生是死，就要看你的回答了。」

金銓說道：「門主請問，在下知無不言。」

南北道：「有兩名江湖劇盜，一個名叫蟒鞭桑九，一個名叫斗大才子烏雲，這兩人你可認識？」

金銓道：「蟒鞭桑九在下不知道，斗大才子烏雲却是素識。」

南北道：「哦，烏雲在長興島？」

金銓道：「不，烏雲改名萬軒，是碧海山莊的賬房，因爲他經常往來長興島，所以在下認識他。」

梅三郎失聲道：「原來萬駝子就是斗大才子烏雲，屬下竟當面錯過……」

南北道：「你原本不認識他，這不能怪你。」

語音一頓，接道：「金少俠，碧海山莊於一夜之間人去樓空，你可知道他們去了那裏？」

金銓道：「這個……」

花豹王勇大喝一聲道：「怎麼，你不願意說？」

金銓急忙搖手道：「請不要誤會，在下的確不知道他們去了那裏，不過……」

南北道：「不過怎樣？你說。」

金銓道：「在下只能提供一點綫索，不知道對是不對。」

南北說道：「你說吧，不對也沒有關係。」

金銓說道：「聽說連雲寨主慕容屏跟徐莊主的交誼極深，也許徐莊主是去了那裏。」

南北道：「連雲寨是在連雲港麼？」

金銓道：「不，連雲寨是在千山的摩天嶺上，當年薛仁貴征高麗，曾經大破摩天嶺，就是這裏。」

南北沉吟半晌，問道：「貫島跟碧海山莊不是來往密切麼？他們爲甚麼不去貫島？」

金銓道：「敝島與碧海山莊的確時有往還，至於他們爲甚麼不來敝島，在下也弄不明白。」

紅猴易曙哼了一聲道：「姓金的，你當眞想死！」

金銓心頭一震道：「在下說的是實話，也許家師會明白其中的原因。」

南北道：「貫島除了令師，還有一些什麽高人？」

金銓道：「還有師叔東門驍，四將安昌年、裴振山、蘇射、淩雲，家師親傳弟子，除了在下，還有大師兄井開泰、師弟余書香、牛仲平、蕭采，及山龍海鯨兩隊，各有武士兩百餘人。」

南北道：「好一個龐大的組織，連雲寨有些什麽高人，你知道麼？」

金銓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只聽說寨主慕容屏劍道驚人，已達折枝代劍，馭氣傷人的境界，三關守將，無一不是身負絕學之士。」

南北道：「多謝相告，三郎，帶金少俠下去歇息吧。」

金銓愕然道：「門主，你不能言而無信，在下知道的已經全部告訴你了。」

南北說道：「你放心，咱們不會傷害你的，只待令師前來，你就可以隨他回去了。」

梅三郎不容金銓再說甚麼，一把扣着他的手腕，將他帶去大廳之外。

南北目光流轉，向侍立大廳的部屬瞥了一眼道：「再過一個時辰，長興島的人應該到了。」

賴一同道：「主人，長興島損兵折將，這回前來可能會傾盡全力。」

南北說道：「是的，大約會有兩百多人。」

賴一同道：「咱們只有三十餘人，雙方比數太過懸殊，不如暫避其鋒，再圖後計。」

紅猴易曙道：「長興島四面臨海，進攻十分不易，他們如果離開巢穴，如同猛虎離山，就容易對付了，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似乎不宜錯過。」

南北點點頭道：「他們人數雖多，眞正的高手不會超過十人，待會簡讓溫良各帶八名兄弟在院中埋伏，相機以白蠟釘向長興島的武士招呼，如果他們並不依多爲勝，你們就不必出手。」

簡讓、溫良同時應了聲道：「屬下遵命。」

他倆正待退下，黑虎李鉞忽然匆匆奔來，道：「屬下參見二門主。」

南北一怔道：「瞧你行色匆匆，是本門發生了什麽大事？」

黑虎李鉞道：「風大姐與石小紅姑娘在徐州發現俠盜許洪宸的踪跡，此後她們就跟總壇斷了連絡，經派人多方追查，到現在一點消息也沒有。」

南北略作沉吟道：「待解決長興島之後，咱們立刻趕往徐州。」

黑虎李鉞道：「門主要屬下轉告二門主，如果長興島大擧來攻，要咱們立即撤退。」

南北一怔道：「怎麽？莫非長興島隱藏了實力？」

黑虎李鉞道：「是的，咱們在追查風大姐及石姑娘的踪跡之時，獲得一項驚人的消息……」

南北道：「甚麽消息？」

黑虎李鉞道：「神嶽帮主蔣東昇以重金禮聘火神朱烈，並且已派他潛來長興島了。」

南北愕然道：「是長沙火神門主？」

黑虎李鉞道：「是的，正是此人，他有三名弟子，均已獲得火神的眞傳，長興島有此人相助，是不能力敵的。」

紅猴易曙道：「火神門下全都藏有十餘種火器，火中含毒，見風即燃，端的厲害無比，不過火神門從不與武林各派交往，怎麽會爲神嶽帮所用？」

南北長長一吁道：「人有七情六慾，難免有些缺點，神嶽帮能够利用神火門不足爲奇。」

笑姑哼了一聲道：「又是神嶽帮，這般人陰魂不散，好像附骨之蛆似的。」

他們說話之間，一名弟子匆匆奔走來道：「稟二門主：後面三處火起……」

這名弟子語聲未落，前院又傳來急劇的嘯聲，這當眞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白蠟門立陷四面楚歌之中。

南北當機立斷道：「簡讓率領二十八宿先撤，三獸四妖及賴一回笑姑作第二批，咱們在復縣聚齊，快走。」

他們這批人無一不身負絕學，南北一聲令下，立即人影翻飛，刹那之間，偌大的一幢莊院，就只剩下南北一個人了。

其實這幢莊院之內，絕對不只他一個，否則後院就不會三處起火了。

南北明白這些，他更想到這可能是碧海山莊與長興島互相勾結所玩的一套把戲，他要見識一下這般魑魅魍魎，也想會會火神門主朱烈。

他沒有猜錯，幢幢人影正由四處冒出，他們來得無聲無息，好像由地底冒出一般。

他們的確是由地底冒出的，因爲碧海山莊擁有不少秘密地道，只是不爲外人所知而已。

當南北等前來暗探之前，全莊之人均已撤入地道，來個誘敵深入，然後聯合長興島，裏應外合，予白蠟門一記致命的打擊。

這些，南北明若觀火，他却獨立院中，昂然不懼，忽然，一股嬌嫩的嗓音，由一角暗影中傳出，道：「你是誰？梅英在那裏？」

南北微微一怔，立刻想到說話的可能是徐莊主的女兒徐小珣，因而以傳音道：「我是梅英的師父，姑娘問他作什麽？」

說話的果然是徐小珣，她以無比焦急的口吻道：「他們有連珠匣弩，你鬥他們不過的，快叫梅英來，我帶你們由地道出去！」

這是一個好辦法，可惜南北不會同意，實際情形也無法允許，因爲一片喊殺之聲已由東北角上傳來，白蠟門的及時撤退，似乎遭了意外。

按說這是不可能的，以時間計算，白蠟門弟子至少在五里之外了。

莫非他們去而復返？

想到這裏，南北大爲焦急，只得匆匆對徐小珣道：「徐姑娘不必担憂，梅英已經離開此地了。」語音未落，身形已然冲霄而起，快得像一抹輕烟，逕向喊殺之處撲去。

× × ×

笑姑是一個好姑娘，纖秀美麗，清純柔婉，在江湖兒女之中，是難得一見的。

她尊敬南北，將他當作終身的依托，還有一份說不出的感情，牢牢繫着她那顆少女的芳心，似乎除了南北，她的心中再也容納不下任何一個人物。

適才南北要她跟三獸四妖走，她原是不願意的，但她不願違背南北的意旨，只好委委屈屈的撤了出來。

她走在最後，奔馳一陣之後，她總會回頭張望一陣，在張望不到之時，免不了要皺一下眉頭。

賴一回瞧在眼裏，忍不住相勸道：「不要望了，笑姑，主人不會來的，咱們還是在城裏等他吧。」

笑姑愕然道：「你說甚麽？主人不會來？」

賴一回道：「是的，他要會會火神門，相機予以剷除。」

笑姑大吃一驚道：「這太冒險了，主人人單勢孤……」

賴一回微微笑道：「放心吧，笑姑，主人功蓋寰宇，藝壓羣倫，縱然是千軍萬馬也困他不住，何在乎那些么魔小丑。」

笑姑道：「不管怎樣我要去帮他。」

賴一回道：「使不得，笑姑，妳去帮不上忙，還會使他分心……」

笑姑早已急得芳心大亂，那有心情聽賴一回解說，嬌軀猛的一擰，逕自縱身飛馳而去。

賴一回頓脚一嘆道：「這就糟了，我得趕緊跟易大俠商討一下。」他說話之間，笑姑已走得踪影全無，賴一回無可奈何，只好向遠去的紅猴易曙身後急追。

笑姑以風馳電掣的速度奔向碧海山莊，及到達莊外一瞧，適才曾經三處起火，此時却已烟消火滅。

莫非危機已過，南北已經離開了碧海山莊？

不，笑姑絕不相信南北已經離開，因爲他有一副堅定不移的性格，一經決定，絕不更改。

而且笑姑感覺這幢莊院陰森森寒颼颼，似乎仍然隱藏着無比的危機。

那麽南北是陷身其中了，如果他有個三長兩短，笑姑豈能獨生？於是，她不再遲疑，彈身一躍，逕向院庭之中投去。

她身形剛剛落地，一股強悍的勁風，忽然由斜刺裏襲來，她哼了一聲，脚下斜跨，擰身吐臂，纖掌灌注破折神刀的功力，一掌劈了出去。

喇喇一聲脆响，只見一條斷臂帶着一溜血雨，與一個黑衣大漢的身體分了家，來人偷鷄不着蝕把米，自己倒變成了一個殘廢。

笑姑廢掉了一個敵人，但敵人並不只是一個，她剛剛收回手臂，三條人影已分三面撲來。

一枝鐵杖，兩柄長刀，挾着獵獵勁風，猛襲她全身要害。

她摘下白蠟槍，匆忙中運目一瞧，她發覺除了向她進攻的三人，還有十幾個在一旁虎視眈眈。

最使她不安的並不是對方的人數太多，而是其中有四個人懷抱聯珠匣弩，正對準着她覷機發射。

四具聯珠匣弩密集攢射，很少人能够逃得活命，笑姑雖是功力極高，但也不敢以身相試。

好在有三名敵人向她進攻，這三人就變做她暫時的護身符了，只不過這三人的武功十分了得，雙刀近攻，鐵杖遠擊，攻防之間配合得絲絲入扣。

笑姑身負數家之長，無論這三人如何了得，還不至使她窮於應付，她只是不願使出殺手，在等待時機而已。

在力拚二十招後，她終於找到一個良好的時機，右臂猛吐，一槍點中一名使刀的後背，再抽槍斜劃，將另一名使刀大漢擊得飛了起來。

此人也許作孽太多，他飛出的身軀竟然迎上他另一名同伴的鐵杖，由於雙方來勢勁急，避無可避，在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嚎之中，鐵杖已然貫胸而入。

在使鐵杖的來說，這是一樁意外，但這樁意外却使他神色一呆，還因而送掉一條老命。

敢情那位鐵杖貫胸的死者，帶來強大的衝力，使鐵杖的把持不住，竟被杖頭插進肚腹之內。

這段過程說來話長，其實只不過電光石火一瞬之間而已，但這一瞬之間當得是驚心動魄，連那些在一旁虎視眈眈的敵人，沒有一個不目瞪口呆。

這正是笑姑要求的良機，她如何肯輕輕放過？於是，她放下白蠟槍，雙手齊揚，白光急閃，在一片哀嚎聲中，那般伺機而動的賊人，應手倒下去五雙。

她的目的是要除去聯珠弩箭的威脅，那四名懷抱匣弩的大漢，自然難逃一死。

現在最大的威脅解除了，笑姑不想再躭擱下去，只見她的身形還沒有移動，但見人影嗖嗖，她已陷入重重包圍之中了。

笑姑嬌叱一聲，白蠟槍一挺，一陣指東打西，展開瘋狂的衝殺。

來敵之中擁有不少武功不凡的高手，但沒有人敢攖其鋒，因爲她在招式之中貫注了破折神刀的功力，白蠟槍橫掃直擊，

所指之處，必然會帶起一蓬鮮血及斷股殘肢。

笑姑急欲尋找南北，所以她發了狠勁，招招殺着，出手絕不留情。

正當她在追奔逐北之際，她的左胸之上忽然感到一陣劇痛，而且還有一股痳酥酥的感覺。

她知道中了別人的暗算，匆忙中低頭一瞧，原來是一枚毒蒺藜釘在她的乳根之下。

她連點傷處附近的幾處穴道，以避免毒力蔓延，白蠟槍再舉，適時震開了幾件攻來的兵刃。

現在她的形勢與適才就大為不同了，一個左胸負傷，身中劇毒之人，功力怎能不大打折扣？

不過她依然咬牙支撐着，白蠟槍吞吐之間，仍然具有無窮的威力。

只是她出招的力道在逐漸減弱，所受的壓力目然相對的增加，看來她很難再支撐下去了。

正當她危如累卵之際，圍攻她的敵人忽然一片片仆倒下去，她被人一把挾在脅下，身軀立即像騰雲駕霧般的飛了起來。

她是被人所救，却不知道救她的是誰，因為精神一經鬆懈，她已經暈了過去。

不知經過多少時辰，她終於醒了過來，但是空間一片黑暗，她無法瞧出四週的景物，惟一的感覺是睡在一堆柔軟的細草之上，左胸負傷之處還有一絲絲輕微的疼痛。

這目然是被人救來此處的，是誰具有如此高明的功力，能够在強敵環伺之中救她脫險？

莫非是他？南北。

想到南北，她無法再控制目己的情緒了，雖然她感到身體有些虛弱，却不願再睡在這裏。

她想起來摸索着出去瞧瞧，但是身形還沒有撐起，一股熟習的聲浪已經傳入耳鼓……

「不要動，笑姑，山中夜晚很冷，待我昇起火來就會暖和一點。」

「啊，主人，我……嗚嗚嗚……」

笑姑太激動了，她想說甚麽，却甚麽也沒有說出來，在語不成聲之際，竟然嗚嗚的哭了起來。

火光一閃，南北點着了枯枝，這兒不再黑暗了，一股暖氣逐漸驅走了山洞中的嚴寒。

笑姑是睡在一堆乾草之上，胸前血跡殷然，但已變為紫黑之色。顯然，她中的毒蒺藜毒性強烈無比。

南北在她暈迷之時，曾經將驃騎白塞進她的口中，並以內力相助，以袪除她所中之毒，現在她這條可愛的生命是保住了，但胸前的外傷還是一樁痳煩。

傷口必須上藥，否則它就會潰爛，問題是傷口正在乳根之下，她又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女孩子。

南北認識不少女性，却沒有接觸過任何一個女人，要他在一個少女的乳根之下療傷敷藥，他實在提不起這份勇氣。

但笑姑跟他十幾年了，日常噓寒問暖，體貼入微，以全部的心力，去伺候她的主人。

更令人感動的是她的忠誠，當得是耿耿忠心，可質鬼神，就以她適才孤身赴義，獨闖虎穴來說，這不是一般人能够辦到的，如果因男女之嫌而不予施救，一旦傷勢惡化，豈不要悔恨終身！

於是，南北坐上了草堆，輕輕咳了一聲道：「笑姑……」

「嗯……」

「妳的傷口必需上藥。」

「我知道。」

「那……」

「不要顧慮……主人……小婢……小婢……」

不要顧慮就是完全同意，也是要如何就如何的意思！雖然她還有注解，但沒有說它出來，南北目然不必担心，於是他伸出右手，去解笑姑衣襟上的鈕扣。

他不是一個笨人，而且聰明絕頂。

他武學高深，具有力撼千軍的威勢。

然而，他却面紅耳赤，手指發抖，在常人是輕而易舉的事，他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這項工作。

待掀開那塊衣襟，他整個人幾乎都呆着了。

白玉羊脂般的肌膚之上，聳立着兩團飽滿的椒乳，中間兩點小紅豆，當眞嬌艷欲滴。

尤以那直衝鼻際的少女體香，以及笑姑星目半閉，欲語還羞的那股神韻，實在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之力，只要是身臨其景之人，縱使六慾皆絕，只怕也要古井與波。

其實，笑姑早已心許南北，矢志靡他，無論南北提出何種要求，她都不會拒絕的。

南北從沒有親近過女人，像今日這樣，他是破天荒第一遭，既緊張又興奮的情形就不必說了，何況他還是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在心理及生理上都感到迫切的需要。

他的呼吸逐漸急促，血液加快流轉，臉色紅到脖子後面去了。

看來他已搭上了箭，拉滿了弓，而不得不發了。

然而，他是一個君子，具有仁恕之心，他認為這是乘人之危，在道德規範上是不可饒恕的卑鄙行為，於是，他深深吸進一口長氣，將衝動的心情穩了下來。

然後他掏出白蠟門的獨門療傷靈丹醫實，將它捏碎兩粒，敷在笑姑乳根下的傷口之上，再撕碎一件衣衫，予以仔細的包紮。

待一切處理就緒，他緩緩立起身形，脚下一挪，向火堆走了過去。

夜風在洞外吼着，還不時捲進來一股令人難以忍耐的寒氣，洞內除了火堆上偶爾爆出一點火星，再也聽不到半點聲息。

其實洞內是有聲息的，只不過它被風聲掩蓋，很難聽到而已。

那是笑姑，她酥胸起伏，喘息粗重，原本艷似桃花的粉頰，此時更顯得一片嬌紅。

這是為了甚麽？莫非她的傷勢有些不妥！

南北靜靜的立在火堆之旁，他沒有回頭瞧着，却已知道笑姑的神情有了變化，



南北瞧清了院中情勢，立即清叱一聲：「住手！」

於是他擰轉身來，走到草堆之前，緩緩坐了下去。

他們誰都沒有開口講話，只是互相靜靜的瞧看着，良久，笑姑幽幽地道：「主人……」

「嗯……」

「這寒夜……離天亮只怕還有兩三個時辰吧？」

「我想是的。」

「那……你不歇息一下？」

「這個……」

「唉，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

「不，妳誤會了，我是怕……」

「怕甚麽？」

「我怕控制不住……」

笑姑沒有再追根究底，只是發出一聲幽幽的嘆息，同時雙目一闔，淚水像串珠般的流了出來。

南北一怔道：「笑姑，妳……」

笑姑幽幽道：「主人，有幾句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南北道：「妳說。」

笑姑道：「主人一腔熱血，滿懷忠義，為甚麽偏偏對女孩子如此無情？」

南北愕然道：「妳當眞這麽想麽？笑姑。」

笑姑一嘆道：「我跟你十幾年了，難道你還要我嫁給別人？」

南北道：「誰說我要妳嫁給別人？就算妳願意，只怕也沒有人敢要妳！」

笑姑一怔道：「這話怎麽說？」

南北哈哈一笑道：「放眼天下，敢向絕代天驕橫刀奪愛的只怕不多！」

笑姑呆了一呆，忽然嚶嚀一聲，伸手扳住南北，一頭鑽進他的懷裏。

他不是柳下惠，而且血氣方剛，在這般形勢之下，他如何還能把握目己？

×　×　×

夜風還是那麽淒厲，寒氣却已大為減弱，鴛鴦併頭，野洞生春，寒氣目然要知難而退了。

良久……

「笑姑……」

「嗯……」

「傷處疼麽？」

「不疼。」

「適才我當眞有點害怕。」

「原來你是怕觸痛我的傷口，我那有那麽嬌嫩！」

「誰說的！妳瞧……」

笑姑沒有瞧，只是輕盈的一笑，兩條粉臂緊纏上了南北的脖子。

因為南北在作輕憐蜜愛的愛撫，使她的感受又達到某一境界，當梅開二度之後，他們就進入甜蜜的夢境了。

×　×　×

火熄了，餘燼猶温，這一對初嚐禁果的男女，終於由甜蜜的夢境中醒了過來。

笑姑雖是羞紅滿面，仍然服侍南北看好衣衫，她目己再穿着整齊，兩人相携着走出這座令人懷念的山洞。

她向初昇的旭日瞥了一眼，道：「主人……」

南北唔了一聲道：「笑姑，妳得改改口了，咱們已經是夫妻了，叫主人多麽蹩扭！」

笑姑道：「可是，我一時還改不過口來，而且，目前也不宜改變現況。」

南北道：「為甚麽？」

笑姑幽幽道：「你對女人的感情，竟然如此冷漠，實在叫人失望！」

南北一怔道：「這個……咳，也許我當眞疏忽了，不過我一向做事必須求得心之所安，違背道義之事我是不會做的。」

笑姑一嘆，說道：「這個我知道，但是……」

南北道：「不要顧慮，笑姑，有話妳儘管說。」

笑姑道：「這可是你叫我說的，你可不能生氣。」

南北道：「不會的，妳說吧。」

笑姑道：「首先我想知道，你跟門主錢蘭君之間，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感情？」

南北道：「這還用說，咱們是姊弟之

情，道義之交，怎麼，妳認為咱們之間的感情有了問題？」

笑姑說道：「不是你們的感情有了問題，是你弄錯了，辜負了錢門主的一番情意。」

南北有點不解的道：「這話怎麼說？笑姑，妳可不能疑神疑鬼的瞎猜！」

笑姑撇撇嘴道：「我是旁觀者清，絕對不會瞎猜。」

南北道：「好，妳說，我是怎麼弄錯了？」

笑姑道：「我聽人說，靑年男女之間，不會有眞正的友愛，如果他們之間燃起了火花，那絕不是朋友之情……」

南北一怔道：「不是朋友之情難道是男女之愛？」

笑姑道：「你說對了，朋友之情是有極限的，男女之愛就難以測忖了，想想看，白蠟門不惜關閉經營多年的事業，放棄苦心經營的各省分店，更不惜以該門的一點力量，與天下武林為敵，縱使是同胞姊弟，也不一定作如此重大的犧牲，何況你們只是口頭上的姊弟而已。」

這當眞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南北的面色大變，涔涔冷汗由額頭暴了出來。

笑姑道：「還有，你要不要聽？」

南北抹了一把汗水道：「妳說。」

笑姑道：「你中過誅血草毒，這劇毒是怎樣袪除的？幫你袪毒的人曾經說過甚麼話？這些我想你不會忘記吧！」

南北長長一吁道：「我當然不會忘記，她說千年靈芝露是她爹給她的嫁妝。」

語音一頓，再嘆一口氣道：「嫁妝是有價值的，待她于歸之時，我會盡力補報她的。」

笑姑投給他一記白眼道：「勿怪你會心安理得，原來你是這般想法。」

南北道：「這般想法難道不對？」

笑姑道：「當然不對，而且錯得離了譜！」

南北道：「別唬我，笑姑，妳說我那裏錯了？」

笑姑道：「你這是在避重就輕，擺脫責任，石姑娘最重要的一句話，指的並不是嫁妝。」

南北道：「哦……」

笑姑道：「記不起來了？」

南北道：「還是妳說吧，我實在想它不出。」

笑姑道：「石姑娘說千年靈芝露是她爹留給她的嫁妝，但最重要的一句話，是說她爹要她交給她的丈夫。」

南北錯愕半晌道：「咳，笑姑，妳不能斷章取義，不錯，她是說過那句話，不過我只服了三滴就交還給她了，並沒有收下她的千年靈芝露。」

笑姑道：「你認為三滴不多，但它却救了你的生命，再說，如果她認為那次救你，就是遵守她爹的遺言，那你又怎麼辦呢？」

南北一呆道：「這個……」

笑姑微微一笑，說道：「所以我現在還不能改口，至少要等你的婚事有個結果再說。」

南北說道：「妳太純良了，笑姑，其實……」

笑姑擺了擺手，說道：「咱們不要說這些了，那邊來了幾個人，好像是賴大俠他們。」

不錯，來人是賴一同，紅猴易曙，以及二十八宿中的狄環、李育仁等人。

他們見到了南北，全都欣喜不已，賴一同道：「主人與笑姑徹夜未歸，大夥兒全都寢食難安，咱們去過碧海山莊，一個人影都沒有找到，咱們分作數路向山區搜索，終於讓老奴找到主人了。」

南北略作思忖，忽然面色一肅道：「一同，咱們能夠跟各路兄弟連絡麼？」

賴一同答道：「能，咱們約定只要找到主人，便以旗花跟各路連絡，主人之意是……」

南北說道：「我要他們迅速向這兒集中。」

賴一同抖手之間，一枚五彩繽紛的旗花信號立即衝霄而起，片刻之後，西北，西方，南方，幾乎同時昇起旗花，南北輕輕吁出一口長氣，一顆懸起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紅猴易曙道：「二門主是怕他們遇險嗎？」

南北點點頭道：「咱們的敵人今非昔比，我的確替他們担心。」

笑姑道：「我想不通，咱們跟碧海山莊並無宿怨，只不過疑心蟒鞭桑九，及斗大才子烏雲棲身在那兒罷了，按說不應該弄得這麼糟的！」

南北微微一笑道：「妳說的不錯，如果碧海山莊跟神嶽帮是一夥的呢？」

笑姑道：「可能麼？」

南北道：「何止可能，連長興島也是神嶽帮的秘密基地。」

笑姑一怔道：「神嶽帮遠在西北，距離此地迢迢萬里，居然會將基地向這兒轉移，實在出人意料之外。」

南北笑笑道：「這的確令人難以想像，如非門主居安思危，咱們這次可能就會栽一個很大的觔斗。」

白蠟門是以殺手起家，當殺手的起碼條件，除了武功高強，就是要摸清楚武林各派人物的動向，現在的白蠟門雖然不再以殺手為業，但他們却有不少仇家，在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原則之下，對天下大事，武林動態，錢蘭君沒有片刻放鬆。

尤以對神嶽帮，她更付出了不少心力，否則這個遼東基地，必然會成為白蠟門的心腹之患。

這些偵察任務，是由風妖負責的，她另有一夥班底，除了兩位門主，沒有人知道這樁秘密。

這些，笑姑當然不知道，她却櫻唇一噘道：「這都怪你……」

南北一怔道：「怎麼說？」

笑姑道：「神嶽帮倡亂江湖，這些年來一直在興風作浪，咱們既然跟他們結下了仇恨，就必須作一個澈底的解決，當日咱們剷除太湖之後，如果再向西北進軍，就不會留下這些後患了！」

賴一同道：「笑姑，這麼說妳就錯了，妳可知道當日剿滅太湖的水寇之後，兩位門主是甚麼心情？」

笑姑道：「不知道。」

賴一同道：「門主救回愛子，有『有

子萬事足』的喜悅，不想再生事端了，二門主由於呂大俠的不幸，心情十分惡劣，幾乎生出出世之想，如非後來發覺神嶽帮包藏禍心，連桑九及烏雲都不想追查了，不過這只是老朽的臆測及推斷，請主人不要責怪。」

南北點點頭道：「畢竟薑是老的辣，的確是這樣的。」

他們說話之間，白蠟門下已分三路向他們立身之處聚齊，由花豹王勇，及簡讓溫良分別向南北提出報告。

綜合他們的報告，可以說一無所獲，他們全部都撲了空，連一個人影都沒有找到。

聽完他們的敘述，笑姑第一個叫了起來，道：「不可能，昨晚我幾乎栽在碧海山莊，那般人多得像豺狼一般，怎麼會突然之間一起消失？」

花豹王勇道：「碧海山莊有很多地區，藏個千兒八百人，算不了甚麼，但咱們下去查過，裏面已經空無一人了。」

南北說道：「莫非他們已遷往長興島了？」

花豹王勇道：「屬下也是這麼想，因為長興島四面環海，除了船隻沒有人能夠飛越，而且木船最怕火攻，他們用火神朱烈把守頭關，咱們就難越雷池半步了。」

南北沉吟良久道：「咱們先回復縣吧，此事還得從長計議。」

當晚南北召集重要部屬，開了一次臨時會議，結論是放棄此次任務，明早束裝南旋。

這是南北一個痛苦的決定。

殺父之仇不共戴天，蟒鞭桑九及斗大才子烏雲，是實際下手殺戮他父母的兇手，好不容易查出他們的藏身之處，如何能夠放棄？

然而長興島固如天塹，強攻縱能得手，必然會招來不少傷亡。

五獸七妖，二十八宿，這些部屬跟他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何況他們全是錢蘭君多年苦心培植的，他不忍見到他們任何一個犧牲，也不能為一己之私而愧對錢蘭君，在萬般無奈之下，才作出這項痛苦的決定。

會議散後不久，狄環前來報告道：「稟二門主，風大姐石姑娘求見。」

南北啊了一聲道：「她們已來了？快請。」

風妖與石小紅進來了，雖是滿身風塵，精神倒是不錯，她們雙拳一抱，道：「參見二門主。」

南北道：「兩位辛苦了，請坐。」

待笑姑獻茶之後，南北道：「有沒有找到俠盜？」

風妖道：「找到了，就在杭州。」

石小紅櫻唇一噘道：「咱們找遍了萬水千山，他却躲到靈隱寺裏當和尚了。」

南北點點頭道：「一個勘破名利，大澈大悟之人，皈依佛門應該是最好的去處，妳們見到門主了麼？她有什麼指示？」

風妖道：「門主請二門主在復縣城裏等她，就在這一兩天裏就會前來。」

南北一怔道：「咱們正準備返回杭州，她這不是徒勞往返？」

風妖道：「返回杭州？桑九他們除掉了？」

南北道：「沒有。」

風妖道：「那為甚麼要回去？」

南北道：「桑九烏雲去了長興島，不用舟楫勢難飛渡，該島還有火神相助，咱們實在無可奈何。」

風妖道：「你是怎麼啦？二門主，這麼一點小事就難倒你了？」

南北長長一吁道：「咱們如果強行攻堅，縱使能夠登上彼岸，必然會付出重大的傷亡，我不能如此自私……」

風妖道：「二門主顧慮的不無道理，不過咱們縱然當眞有些傷亡，也不能說是你的自私。」

南北道：「哦……」

風妖道：「蟒鞭桑九與神嶽帮勾結，半年之內，江湖上已經發生了五次血腥慘案……」

南北略作沉吟道：「是三大鏢局刦鏢殺人的案子？」

風妖道：「是的，五次刦鏢除了金錢上的巨大損失，最令人痛心的是，賊人在五次刦鏢之中，竟然沒有留下一個活口，三大鏢局固然因此一蹶不振，江湖之上也就風聲鶴唳，使行旅視為畏途了！」

南北道：「是桑九幹的？」

石小紅道：「他同胞弟弟告訴咱們的，那還假得了？」

南北問道：「他還有一個弟弟，那是誰？」

石小紅道：「除了俠盜許洪宸還會有誰？」

南北啊了一聲道：「會有這種事？那麼他那蟒鞭桑九的姓名都是假的了？」

石小紅道：「蟒鞭桑九只是他的匪號，他的本名是許洪宇，不過知道他本名的不多，除了他的師父陰山殘道，及弟弟許洪宸，就只有一個師兄蔣東昇了。」

南北訝然說道：「想不到蟒鞭桑九，以及神嶽帮主蔣東昇，也是陰山殘道的弟子！」

風妖道：「桑九這一夥，為惡江湖，擢髮難數，咱們為人間除害，自然不能算做一己之私。」

南北道：「妳說的對，不過這是一件大事，等門主到達後咱們再作研究。」

第三天的傍晚錢蘭君到了，她還帶來了大批人手，白蠟門下幾乎是傾巢而出，除了五獸七妖全都聚齊，還有十二鐵衛，及一百五十名久經訓練的武士。

南北瞧到這龐大的陣容，不由眉鋒一皺，說道：「姊姊，咱們這不是小題大作麼？」

錢蘭君面色一正道：「不，兄弟，當今倡亂江湖，茶毒生靈的，就是神嶽帮及桑九這一夥，這兩帮的勢力全都頗為強大，如果他們携手聯合，咱們要剿滅他們就不容易了，現在桑九據守孤島，無異自趨絕地，這是天賜良機，咱們怎能放棄？」

南北道：「可是渡海攻堅十分不易，再加上一個火神……」

錢蘭君微微一笑，說道：「火神門的『烈焰彈』着物即燃，是鋼鐵也會熔化，果然厲害無比，不過你輕估咱們的白蠟釘了……」

南北道：「小弟不敢妄自菲薄，只是

不願讓弟兄們冒險。」

錢蘭君道：「你顧慮的太多了，兄弟，所謂瓦缸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如果這麼畏首畏尾，那冒險犯難之事就沒有人肯做了，何況本門的白蠟釘從無虛發，不管烈焰彈如何厲害，不讓它近身它就變作廢物了。」

南北道：「這個……」

錢蘭君忽然面色一沉道：「我知道你的心意，估不到事到如今，你還將咱們當作外人！」

南北惶然道：「姊姊言重了，小弟怎會那麼不知好歹。」

錢蘭君面色一霽道：「那你就聽我的，不要再三心兩意了。」

南北道：「是，請姊姊吩咐。」

錢蘭君道：「你先歇歇，賴一同，魏景松呢？」

賴魏二人應道：「屬下在。」

錢蘭君說道：「你們帶幾個人去僱船，僱也好，買也好，咱們不惜多花一點銀子，務必能將咱們兩百多號人送往長興島去。」

賴魏二人應聲遵命，錢蘭君再命小櫻交給他們一疊銀票，然後擺擺手道：「各位去歇着吧。」

待部屬散去之後，小菊前來稟告道：「門主適才只怕沒有吃飽，小婢已叫店家準備了一點酒菜……」

錢蘭君道：「我的確沒有吃飽，那就擺在我的房裏吧，兄弟，走，去陪姊姊喝兩杯。」

錢蘭君的邀請，南北沒有推辭的理由，因為他們是上司與下屬，也是姐姐與弟弟，而且他們像這麼對飲也不是第一次，應該是再也平常不過了。

然而南北此時却有一種作賊心虛的感覺，他向笑姑瞥了一眼，玉面之上竟然映上一抹紅暈。

他這種不自然的表情，錢蘭君並沒有注意，却被小櫻瞧得明明白白，她跟小菊都是錢蘭君的心腹，情如母女，忠心不渝，對門主一切人物的接觸，她們都是十分留心的。

南北的特殊表情，使得小櫻起了疑心，她那雙靈活眸子，也就滴溜溜的在南北與笑姑的身上轉動起來。

待小菊佈上了菜，小櫻斟好了酒，錢蘭君揮揮手道：「這兒咱們自己來，妳們去歇着吧。」

小櫻原本不願離開，但不敢違背門主的意旨，只得隨着小菊及笑姑退出。

小丫頭眼珠一轉，隨即向小菊招呼道：「小菊，來，我有話跟你說。」

小菊向笑姑瞥了一眼道：「有話就說嘛，幹嗎要神神秘秘的？」

這兩名丫頭原是同住一房，她雖是有些不願意撇開笑姑，還是跟着小櫻走了過去。

到房中掌上了燈，小菊向床沿上一坐，道：「笑姑為人那麼好，說話幹嗎要撇開她？」

小櫻哼了一聲道：「有沒有聽說咬人的狗不叫？哼，妳太老實了。」

小菊道：「照妳這麼一說，我也是咬人的狗了！」

小櫻撇撇嘴道：「妳麼，爛好人一個，咬人，哼，妳敢麼？」

小菊道：「好啦，姑奶奶，有甚麼話妳就說吧。」

小櫻道：「妳瞧到二門主適才的神色了麼？」

小菊道：「二門主的神色？瞧到了，難道有甚麼不對？」

小櫻哼了一聲道：「妳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缺少一點心眼，妳想想往常二門主的神色是怎麼的，難道妳就一點瞧不出來？」

小菊沉吟一下道：「也許是妳多心了，我的確什麼也沒有瞧出。」

小櫻唉了一聲道：「真拿妳沒有辦法，那我就乾脆告訴妳吧。」

小菊道：「請說，我在洗耳恭聽。」

小櫻道：「門主適才邀請二門主飲酒之時，妳猜二門主是怎樣一種神色？」

小菊道：「我猜不出。」

小櫻道：「臉色發紅，神情尷尬，還偷偷的拿眼角瞧着笑姑。」

小菊道：「那又怎樣？」

小櫻哼了一聲道：「那就表示他與笑姑有着什麼不可告人之事，有點愧對門主了。」

小菊道：「妳不要胡說，二門主心胸坦蕩，對門主絕對不會懷有貳心的。」

小櫻道：「咳，妳扯到那兒去了，我指的是男女感情之事嘛。」

小菊一怔道：「男女感情之事，難道門主她……」

小櫻道：「門主怎樣？她年方少艾，就失去了丈夫，雖是叱咤風雲，但精神上却是空虛的，追求未來的幸福，人人都有權利，難道門主就該一輩子守寡？」

小菊道：「別說得這麼難聽，我的意思是說門主與二門主是姊弟，怎麼可能發生男女間的感情？」

小櫻道：「我說妳缺少了一點心眼，妳硬是不信，想想看，咱們門主姓錢，二門主姓甚麼？他們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這算什麼姊弟？」

小菊道：「義姊弟不行麼？只要雙方有這份心意，是不是同胞有什麼要緊？」

小櫻道：「別傻了，小菊，咱們門主這些年守寡不嫁，妳知道為了甚麼？這麼簡單的事妳還看不出來？」

小菊呆了一呆道：「就算是吧，這關咱們什麼事？」

小櫻道：「原先是不關咱們的事，現在咱們却不能不管。」

小菊道：「這話怎麼說？」

小櫻道：「因為他們之間插進來一個第三者，原本是一件好事，眼看就要被人破壞了！」

小菊幌然大悟道：「我明白了，妳說的是笑姑。」

小櫻吁了一口長氣道：「妳總算明白了，為了門主，咱們不能袖手不管。」

小菊道：「這就難了，他們兩位都是主子，妳叫咱們如何管法？」

小櫻道：「妳真笨，咱們不能找那個第三者麼？」

小菊道：「慢點，小櫻，這件事可魯莽不得。」

小櫻哼了一聲道：「怎麼了？妳害怕啦？」

小菊道：「不是我害怕，妳想想，笑姑原本就是二門主的人，他們要怎樣別人管不着，就算咱們去找她，這種事怎麼開得了口？」

小櫻道：「妳不要管，我自有辦法叫她退讓，咱們走。」她一把抓着小菊的手腕，一逕向笑姑居住的客房奔去。

笑姑房裏燈光閃爍，可見她還沒有就寢，小櫻輕扣房門道：「還沒有睡麼？笑姑，咱們想跟妳聊聊。」

笑姑的聲音立即由裏面傳出道：「是櫻妹子麼？門沒有閂，請進。」

笑姑機智冷靜，她一瞧兩位不速之客的臉色，就知道她們來意不善，但她仍然面帶笑容，和顏悅色的道：「客中沒有什麼好招待的，兩位請坐。」

小櫻冷冷道：「不必客套，咱們說完了話就走。」

笑姑只是哦了一聲，面含淺笑，冷靜的瞧着兩位客人。

小櫻說道：「咱們有些事想向妳請教一下。」

笑姑道：「請教不敢當，櫻妹子有話儘管說。」

小櫻道：「咱們門主對妳如何？」

笑姑道：「櫻妹子說笑話了，門主待咱們親如骨肉，這還用問？」

小櫻哼了一聲，道：「那妳為甚麼要搶……」

笑姑一呆道：「搶，搶甚麼？」

小櫻道：「搶……搶甚麼妳應該比誰都明白！」

笑姑當然明白，因為她已經瞭解小櫻小菊大興問罪之師的緣由，於是心念一轉，接着面色一肅道：「兩位妹子能不能聽我說幾句話？」

小菊道：「笑姐請說。」

笑姑道：「兩位妹子，咱們都是下人，論條件咱們差得很遠，要是說搶，咱們搶得過別人麼？我知道妳們是在關心門主，可是關心並不能解決問題，最起碼妳們應該幫她一把。」

小櫻撇撇嘴道：「說得好，請問咱們應該如何幫法？」

笑姑道：「門主與二門主之間，早已紅情綠意，兩心相印了，兩位只要肯做一次傳詩的紅葉，這件多年懸案，必然可以迎刃而解。」

小櫻一怔道：「這個……」

笑姑淡淡道：「這是一件好事，櫻妹子莫非不願？」

小櫻道：「誰說我不願？只是……」

小菊道：「咱們不是不願，只是不知道應該如何做法，笑姐似乎成竹在胸，何不給咱們一點指示？」

笑姑道：「別這麼說，菊妹子，我只能給兩位提供一點意見作為參攷。」

小菊道：「好，笑姐請說。」

笑姑道：「咱們都是下人，對門主有些話是不便說的，如果妳們去找風姑娘的話……」

小櫻雙拳一抱道：「咱們明白了，多謝指教，小菊，咱們走。」

旗開得勝　全殲仇人

「兄弟，咱們再乾一杯。」

「好，小弟先乾。」

這是白蠟門的兩位門主在客房對酌，他們一個是孤男，一個是寡女，在夜深人靜之際，一室相處，杯酒言歡，你想想，這該是怎樣一種情調？

令人想不到的是，這原該具有男歡女愛，春光盈室的所在，竟然沒有半點浪漫的氣氛，更瞧不出一絲春天的氣息。

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理由很簡單，當然是南北不知情趣。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錢蘭君的身份來說，打從她孀居以來，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然而一向風流倜儻，洒脫不羣的南北，竟然面無表情，一個勁兒的正襟危坐，對那迎人的笑靨，綿綿的柔絲，全都視若無覩。

而且他還酒到杯乾，直着嗓子一杯接着一杯的向脖子裏灌。

正當他端起另一杯酒之際，錢蘭君忽然一把抓住他的手腕，然後幽幽一嘆道：「兄弟，你原本不會喝酒，為甚麼要這樣糟蹋自己？是那兒不痛快，你說。」

南北沒有說甚麼，只是睜着一雙模糊的醉眼，傻呆呆的向錢蘭君瞧看看。

錢蘭君雖是已為人母，只不過才三十出頭，三十出頭的女人，正是她的黃金時代，成熟豐滿，熱浪四溢，對女人的韻味，在此時必然發揮得淋漓盡緻。

而且她是美麗的，雖然不能說國色無雙，至少當在中人以上。

只是她是一門之主，一個門派的領導人物，為了統馭部屬，她不得不將男女間的感情抑壓着。

另一方面她是為了生存，為了偵察殺夫的兇手，只得用好勇鬥狠，叱咤江湖，來掩飾女人的弱點。

這一點她是做到了，在白蠟門，甚至整個江湖道上，沒有人敢將她看作一個柔弱可欺的女人。

然而，自從見到南北的那一刻開始，她就在逐漸的轉變，最大的轉變是她的事業，原是以殺人為業的白蠟門，竟然道道地地的做起生意來了。

由此可見她是在愛着南北的，否則她豈會作如此重大的犧牲？

祇不過錢蘭君也有她的顧慮，所以她雖是深深的戀愛着南北，也只是對他百般呵護而已，對內心的感情，她從來不敢表露出來，這除了她的自尊，最重要的是雙方年齡的差距。在我國，有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古訓，一般來說，大多是男大於女，如果女大於男，而又大出四五歲之多則為少見。

錢蘭君比南北大五歲，而且又是孀居再醮，在心理上難免有一種自卑的感覺。

然而她却是一門之主，名利雙收，權勢在握，在內心之中自又產生一種自負。

這是矛盾，她却在此，矛盾之中蹉跎了十多年的青春歲月。

但韶光易逝，日月不居，她雖是風華不減當年，內心的寂寞却在日日加深。

她是一株盛開的鮮花，亟需雨露的滋潤，因此，當南北以一雙醉眼向她瞧看之

際，她的心弦震動了，一片嬌紅迅速映上她的粉頰。

「兄弟，你……醉了……」

「不，姊姊，人生難得幾回醉，來，咱們乾。」

他原是端着一杯酒，只是手腕却被錢蘭君握着，此時他要喝，錢蘭君仍然加以阻止，雙方一經爭持，杯中酒自然潑了出來。

潑了一杯酒算不得甚麼，巧的是這杯酒偏偏由錢蘭君的領口潑入。醍醐灌頂能使人頭腦清醒，醇醪澆胸可就叫人一場糊塗了。

不過南北還沒有太過糊塗，他趕緊放下酒杯，吶吶道：「對——不起，姊姊，我……是無心的。」

錢蘭君櫻唇一噘道：「你分明是有意整我，我不依……」

脚下一挪，柳腰一擰，一具火辣辣的嬌軀向南北的懷裏偎了過來。

也許是酒精在作怪吧，往日的矜持、顧慮、自卑、自負，全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適才他倆對酌之初，南北的神情頗有幾分拘束，那是因爲他想到笑姑在山洞所說的一番話，此時面對伊人，不由神馳往事。

錢蘭君對他，當得是傾心相愛，海無其深，舉世難求的紅顏知己，她可以當之無愧，何況她明艷照人，風華絕代，能够娶到這樣的一個妻子，應該是幾生修來，年齡的差距自然並不重要了。

祇不過石小紅救過他的性命，那救命的千年靈芝露却是他的嫁妝，當然，南北並沒有答允這門婚事，但他接受了千年靈芝露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換句話說，接受了千年靈芝露，也就是接受了嫁妝，那麼石小紅豈不就是南北的未婚妻子了！

南北適才神思游離，拚命的灌酒，就是爲了這樁苦惱的事兒。

這些，錢蘭君當然也知道，不過她却另外有一種想法，她認爲石小紅太小，與南北實在不配，再說南北只用了三滴千年靈芝露，石小紅的嫁妝仍在，至於救命之恩麼，可以用別的方式補償，不一定非娶她不可。

因此，她偎在南北的懷裏，仰起俏臉，明媚的一笑道：「兄弟……」

「嗯……」

「適才爲甚麼神思不屬？」

「這個……」

「是爲了石小紅？但……她的嫁妝仍在。」

「不錯，可是……」

「我知道，救命之恩必須補報，但咱們可以想別的辦法。」

「對，我也是這般想法。」

「那……你就不必顧慮了，抱緊我，兄弟。」

此刻南北果然抱緊了她，以後麼，春生客房，自有一番不足爲外人道的綺麗風光。

× × ×

「聽到了麼？小丫頭，我說不用妳們操心，妳們偏偏不信，現在你總該相信了吧？」

說話的是風妖，小丫頭自然是小櫻小菊了，她們硬將風妖拖來，非要她出面完成兩位門主的好姻緣不可。

現在兩名丫頭喜上眉梢，跟着風妖悄悄的退了回來，她們却沒有留心風妖那副落寞有神情。

風妖是白蠟門的功臣，錢蘭君的得力助手，平時叱咤江湖，威風八面，但她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美人遲暮，歲月不居，眼看門主花好月圓，她怎能不心生感慨。

她吩咐兩名丫頭小心伺候，怕的是門主呼喚，然後身形一轉，逕向石小紅的居處走去。

「石姑娘，睡了沒有？」

「是風大姐麼？我還沒有睡呢，請進來。」

風妖進來了，見石小紅已經打開被褥，不由帶着歉意道：「不該打擾妳睡眠的，咱們改天再聊吧。」

石小紅道：「妳別走，風大姐，我不想睡，聊一會再走。」

風妖在長櫈上坐下，道：「好吧，我也是睡不着，才想找人聊聊。」

石小紅道：「是爲明天進攻長興島担心？」

風妖道：「也有一點，白蠟門下雖然是身經百戰，但這回與往日不同。」

石小紅道：「是的，海上不比陸地，除了船就沒有立足之處，何況長興島上還有一個火神！」

風妖道：「豈止一個火神？他還有三名親傳弟子呢。」

石小紅長長一吁道：「渡海攻堅已是不易，再遇上此等人物，危險不問可知，但不知門主作何打算？」

風妖道：「門主她……」語音一頓，忽然話題一轉道：「石姑娘，聽說令尊留給妳一瓶千年靈芝露？」

石小紅道：「是的，風大姐需要？」

風妖道：「不，我不需要，我只是隨便問問罷了。」

石小紅幽幽道：「咱們是窮人家，我爹能够留給我的就只有這點東西。」

風妖道：「令尊遊戲人間，一生活人無數，末了竟落得兩袖清風，能不叫人慨嘆？不過千年靈芝是人間罕見的靈藥，姑娘應該特別珍惜。」

石小紅道：「是的，我爹說它是我的嫁妝，要我交給我的丈夫，我已經照我的話做了。」

風妖一怔道：「那我該恭喜姑娘了，他是誰？」

石小紅道：「二門主南北。」

風妖呆了一呆，道：「聽說二門主只飲了三滴，就交還石姑娘了，難道是傳聞失實？」

石小紅道：「那還不是一樣？」

風妖面色一正道：「當然不一樣，第一，妳交給他千年靈芝露的時候，就應該說明他飲用之後就要娶妳，第二，妳爹叫妳交給妳的丈夫，當時不論二門主飲用多少，妳都不能收回，如今，事前妳既沒有說明，事後妳又沒有遵照妳爹遺言而將它收回，妳犯了這兩項重大的錯誤，難怪你

們的婚事無法成功了！」

石小紅愕然道：「風大姐，妳說咱們的婚事無法成功？」

風妖一嘆道：「想開一點，石姑娘，錯誤在妳，這也是你們沒有這個緣份，何况二門主雖是天下的奇男子，大丈夫，你們的年齡畢竟相差得很多，天涯何處無芳草，憑妳的條件，還怕找不到一個如意郎君？」

石小紅呼的一聲站起來，道：「不，我沒有錯，他在服食靈芝露時，我曾經表明這是我的嫁妝，他既然飲用，就是承認我是他的妻子，他將玉瓶交給我，就像丈夫叫妻子保管任何東西一樣，這有什麼不對？」

風妖苦笑一聲道：「妳說的不無道理，可是……」

石小紅哼了一聲道：「沒有什麼可是不可是的，南北是我的未婚丈夫，我是他的未婚妻子，皇天爲證，后土爲憑，縱使天地毀滅，也不能改變咱們的關係！」

風妖估不到石小紅會如此堅決，如此認眞，她原想將南北與錢蘭君最近發展告訴她的，瞧到此等情形，她只得保持緘默了。

此時門外响起一陣脚步之聲，風妖立起身道：「也許是賴一回魏景松辦完事回來了，妳快睡吧，明天只怕還有一場惡戰呢。」

離開石小紅的房間，果然瞧到賴魏二人，風妖連忙招呼道：「兩位辛苦了，船僱好了麼？」

賴一回道：「原來是風姑娘，船僱好了，大小一共十五艘，全都停在海岸邊，每艘船上都派有兩名弟兄守護，保管萬無一失，咱們要去稟告門主，告辭。」

風妖道：「你們回房歇息吧，我替你們去稟報門主。」

賴魏二人道了一聲「多謝」，隨即轉身離去，風妖待他們去遠，這才趨至錢蘭君的門前道：「稟門主……」

半晌，房內傳出一股慵懶的聲音道：「是風妖麼？有甚麼事？」

風妖道：「稟門主，是屬下，賴一回魏景松回來了，他們大小一共僱了十五艘船，現已停泊岸邊，並經派人看守。」

錢蘭君道：「很好，妳去通知他們一下，咱們卯初出發。」

風妖道：「是。」

錢蘭君道：「其他方面有沒有甚麼消息？」

風妖道：「會有的，但要等到子夜時分。」

錢蘭君道：「有重要消息隨時告訴我，妳去吧。」

風妖道：「是，屬下告退。」

× × ×

「唉……」

「怎麼啦？兄弟，你後悔了？」

「不，小弟只是覺得對不起姊姊。」

「怎麼說？」

「姊姊的松柏節操……」

「哈哈……兄弟，原來你是爲了這個，不錯，在沒有見到你之前，我是想伴着笛兒，獨守空閨的，自從咱們相逢之後，姊姊就情難自已了，你知道麼？兄弟，姊姊的這顆心早就被你偷去了，你說我還能守麼？」

「這都是小弟的罪過。」

「不要這麼說，兄弟，我還年輕，不稀罕甚麼貞節牌坊，何况青春虛擲，春閨難耐，在一個年輕的少婦來說，應該是一種悲哀。」

「這些都已經過去了，姊姊不必放在心上，今後小弟當常伴妝台，必全心愛護姊姊。」

「你眞好，兄弟，不過……」

「怎麼啦？姊姊……妳還有什麼顧慮呢？」

「我不是顧慮，只是不願自私。」

「這話怎麼說？」

「笑姑她已跟你這麼多年了，我看得出，她對你忠心耿耿，堅貞不渝，不可能嫁給別人，我也不希望你担個薄情寡義之名。」

「這……姊姊說咱們應該怎麼辦？」

「待此間事了之後，咱們立即舉行婚禮，然後將笑姑收房，你看怎樣？」

「是，夫人閫令，拙夫焉敢不遵。」

「嗯，討厭……」

他實在並不討厭，否則她怎會再度滾進他的懷裏。

可是討厭的當眞來了。

「稟門主！赤髮星君求見。」說話的是風妖，她這項稟報，實在有點討厭。人家梅開二度，正當密鑼緊鼓之際，她如此一叫，豈不大煞風景！

「是風妖麼？妳招呼郝前輩一下，咱們就來。」

「是……」

錢蘭君打發走了風妖，接着嘆口氣道：「起來吧，兄弟，咱們不得不前去瞧一瞧。」

南北嘆口氣道：「老傢伙眞不懂情趣，這般時辰他跑來做甚麼？」

錢蘭君噗哧一笑道：「別寃枉好人，人家怎麼知道咱們在作甚麼，再說此老古道熱腸，別人只怕還請不來呢。」

南北道：「是妳請他來的？」

錢蘭君道：「不是我，署名是咱們兩個。」

南北略作沉吟道：「咱們顧慮的只是火神朱烈，若論實力，咱們並不懼怕長興島。」

錢蘭君道：「這個我知道，咱們請他來正是爲了對付朱烈！」

南北道：「他有辦法去尅制朱烈的火器？」

錢蘭君道：「他不能，不過他却能叫朱烈不用火器。」

南北道：「朱烈會聽他的？」

錢蘭君道：「會，因爲朱烈是他的師弟。」

南北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姊姊神機妙算，眞叫小弟佩服。」

錢蘭君道：「咱們快出去吧，叫郝前輩等久了不好意思。」

在食堂他們見到了赤髮星君，這位名滿江湖的天南霸主，豐姿不減當年，錢蘭君南北急忙抱拳一禮，雙方問過好，才坐下來作正面交談。

錢蘭君道：「長興島主海天雙煞包庇

咱們的殺父仇家，並與神嶽帮主蔣東昇勾結，請來火神朱烈，咱們無力對抗朱烈的火器，不得已才勞動前輩。」

赤髮星君道：「這是老朽份內之事，門主不必客套。」一頓接道：「老朽有一個不情之請，希望門主能够允許。」

錢蘭君道：「別這麼說，前輩，有話你儘管吩咐。」

赤髮星君道：「朱烈個性偏激，善惡不分，但平生並無大惡……」

錢蘭君道：「前輩說的是，待咱們攻佔長興島之後，朱烈師徒交給前輩發落就是。」

赤髮星君道：「多謝，門主準備何時向長興島進軍？」

錢蘭君說道：「咱們準備明晨卯初出發。」

赤髮星君道：「這樣吧，門主，貴門大軍延後一天出發，給老朽一點會晤朱烈的時間。」

錢蘭君道：「好的，前輩準備何時起程？」

赤髮星君道：「如果有現成的船隻，老朽立刻就走。」

錢蘭君道：「船隻是有現成的，不過前輩僕僕風塵，坐未暖席，再乘舟泛海，實在太過勞累，不如明晨出海，前輩以爲如何？」

赤髮星君哈哈一笑道：「老朽從不服老，走點路算得了什麼？叫人準備船隻吧，門主，老朽希望多爭取一點時間。」

錢蘭君道：「好吧，風妖，叫魏景松派一艘快船送郝前輩前往長興島。」

風妖道：「是，郝前輩請。」

打發走了赤髮星君，錢蘭君回過頭來對南北嫣然一笑道：「兄弟，叫人找易曙來，吩咐他咱們延後一天出發。」

南北聞言一怔，暗忖：「她這是怎麼啦？她自己吩咐一下不就結了，何必由我這裏拐一個彎？」

錢蘭君見他發呆，微微一笑道：「你怎麼啦？兄弟，我說的話你聽到沒有？」

南北啊了一聲道：「聽到了，小櫻，妳去將易曙找來。」

小櫻應了一聲，轉身急馳而去。

片刻之後紅猴易曙來了，南北道：「易大俠……」

易曙道：「屬下在。」

南北道：「咱們進軍長興島的時間延後一日，改在後天凌晨卯時出發。」

易曙道：「是。」

南北道：「派人保護船隻，並注意長興島方面的動靜，希望在這一天之中不要出什麼差錯。」

易曙道：「二門主放心，屬下會小心的。」

公事處理完了，錢蘭君伸手捂着櫻唇，打了一個呵欠道：「去歇一下吧，兄弟，又快要亮了。」

南北道：「好，小弟告退。」

南北回到自己的客房，笑姑立即跟了進來，她斟了一杯茶給南北，就拈衣弄帶，默默的站在那裏。

南北向她瞧了一眼，一伸手[illegible]摟了過來，先來個深深的長吻，然後微笑着道：「笑姑！陪陪我。」

笑姑沒有掙扎，只是撇撇嘴道：「強弩之末，還是好好的養養神吧。」

南北哈哈一笑道：「將軍陷陣，十蕩十決，不信妳就試試。」

他究竟是怎樣蕩，怎樣決的，沒有人知道，只是笑姑走出他的房門之際，粉頰春潮未褪，腳步顯得有點虛浮而已。

×　　×　　×

夜色在迷朦中逐漸趨於清朗，雖然還有一層薄薄的曉霧，但已無碍於船隻的航行。

這是白蠟門的船隊，大小共有十四艘，最大的兩艘居中，由錢蘭君及南北率領，其餘十二艘分由五獸七妖指揮，他們乘風鼓浪逕向長興島駛去。

未初時分，離岸約莫兩里，岸上景物已清晰可辨。

南北立在艙門之前，石小紅笑姑分立左右，二十八宿排立船首，由賴一同暫作領隊，他們每人左手籐牌，右手長刀，做好了搶岸攻堅的準備。

船艙之內藏有三十名白蠟武士，這般人經錢蘭君多年培育，每一個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左側三丈遠近是錢蘭君的座舟，她帶着小櫻小菊，十二鐵衛，以及三十名白蠟武士，與南北齊頭並進，一起衝向長興島的海岸。

岸上人影幢幢，早已作嚴密戒備，當白蠟門的船隊衝向沙灘之際，一陣密集的箭雨，像飛蝗一般向船隊射來。

沒有火器向船隻攻擊，這表示赤髮星君已經掌握了朱烈，而且獲得滿意的成功，那麼白蠟門的勝算增加了，至少他們可以成功的搶上沙灘。

箭雨射不穿籐牌，白蠟門毫髮無損的衝上海岸，不過這項初步的成功，距離眞正的勝利還很遙遠，因爲長興島人多勢衆，具有不可輕侮的實力。

此時沿岸一帶，已經展開劇烈的戰鬥，但見血雨四洒，肢體橫飛，情況之慘烈，令人不忍卒睹。

鏖戰最激烈的是南北及錢蘭君兩股，他們不僅遭遇到三倍以上的敵人圍攻，其中還有幾名功力絕倫的特等高手。

海天雙煞東門驥，東門驍，護法安昌年、裴振山、蘇射、凌雲，都是名震當代的絕頂高人，還有山龍、海鯨二隊，各擁有武士一百八十人，他們像一羣餓狼，向錢蘭君南北展開狂厲的撲噬。

白蠟門這兩艘船上的武士只有六十人，加上二十八宿、十二鐵衛，還不及對方的三分之一，但白蠟武士是整體作戰，以白蠟釘遠攻，白蠟槍近取，雖是敵衆我寡，依然無往不利，不過，賊人實在太多，要勝利，還得經過一場苦戰。

與南北錢蘭君酣戰的是海天雙煞，東門驥的一對金龍雙環，東門驍的一條虎尾鋼鞭，都有極爲深厚的造詣，只要一招揮出，立即罡風急湧，功力之深，在江湖上十分少見。

可惜他們時運不佳，這回偏偏遇到了錢蘭君南北，白蠟槍貫注破折神刀的功力，一槍點出，如同彈丸嘶風，雙煞環折鞭斷，每人的胸前被白蠟槍挑了一個大洞，這一對橫行海島的兇人，就這麼不情不願的離開人世了。

海天雙煞就殲，白蠟門收到輝煌的戰果，長興島羣龍無首，這場戰鬥如何還能鬥得下去！

白蠟門經過一陣全力掃蕩，島賊非死即降，斗大才子烏雲也被梅三郎生擒。

惟一的遺憾是找不到蟒鞭桑九，戰火燃遍全島，此人却鴻飛冥冥。

這是一樁想不到的意外，此時如果抓不到他，四海如此之大，今後將到那兒去找？

錢蘭君見南北愁容滿面，便和聲安慰道：「別急，兄弟，我想他必然逃往神嶽帮去了，咱們只要多費一點手脚，他逃不出咱們掌握的。」

他們說話之間，石小紅已將斗大才子烏雲提了過來，她將烏雲往地上一摔道：「問他……」

不錯，問他，他與蟒鞭桑九狼狽爲奸，必然知道姓桑的下落。

南北回頭對賴一同道：「一同，伺候一下這位朋友。」

語音甫落，雙脚倏飛，刹那之間，一連踢出幾脚，每脚踢中一個穴道，不輕不重的恰到存處。

這不輕不重的五脚，斗大才子烏雲可就有點承受不了，他全身冒汗，身如刀剮，不斷的在地上翻滾，發着鬼哭狼嚎一般的慘叫。

賴一同嘿嘿一笑道：「姓烏的，好漢不吃眼前虧，你是才子，應該懂得這個道理。」

斗大才子烏雲道：「好……我說！」

賴一同再連續踢出幾脚，解開烏雲的穴道，他喘息了一陣，忽然咳了一聲道：「他來了，你們問他吧。」

聽斗大才子烏雲的口吻，好像是說蟒鞭桑九來了，及擧目往前一瞧，來人只是赤髮星君一行而已，不過他們這一行之中却有幾個頗爲礙眼的人物。

與赤髮星君並肩而行的是一名面貌清癯的紅袍老者，八成就是火神朱烈，後面是他的三名弟子，擁看一名身材瘦長的青袍老者，及一名紫衣姑娘。

南北錢蘭君急忙迎上前去，雙拳一抱道：「辛苦了，前輩，這位想必是朱前輩吧？」

火神朱烈抱拳一禮道：「老朽見事不明，幾乎上了蔣東昇的惡當，幸得師兄及時趕來，總算沒有鑄成大錯。」

錢蘭君道：「蔣東昇包藏禍心，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奸陰小人，前輩英明果斷，應是武林之福。」

火神朱烈道：「好說，老朽來到長興島時間太短，對他們了解不多，但對這位碧海山莊莊主的身份却頗爲懷疑，適才見他們悄悄逃走，所以將他們攔了下來。」

錢蘭君道：「哦，前輩懷疑甚麽？」

火神朱烈道：「海天雙煞是一對目無君父的狂人，但對這徐莊主却優禮有加，老朽冷眼旁觀，覺得其中頗有蹊蹺。」

風妖接口道：「朱前輩說的不錯，門主，可否讓屬下跟這位徐莊主聊聊。」

風妖頗富機智，又具有十分豐富的江湖閱歷，她請求跟徐莊主聊聊，必然是瞧出了甚麽，因而錢蘭君點了點頭道：「好吧。」

風妖踏前兩步，衝着徐莊主雙拳一抱道：「莊主，我知道你是深藏不露的高人，白蠟門下風妖向閣下請教。」

徐莊主淡淡一笑道：「風女俠說笑話了，拱辰只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人，從來沒有弄過刀棒……」

風妖道：「那你就用鞭吧，閣下對蟒鞭浸淫多年，何必如此謙虛？」

風妖此言一出，雙方之人全都神色一呆，一雙雙目光一起向徐莊主投去。

立在他身側的紫衣姑娘忽然拔出一柄毫光閃閃的短劍，嬌叱一聲道：「我爹爹不會武功，本姑娘陪妳。」

紫衣姑娘徐小珣正是梅三郎的女弟子，她爹被風妖所迫，她自然是要挺身而出了。

風妖微微一笑道：「妳是徐小珣？我聽梅三郎說過，果然是一個可愛的姑娘，妳替他出頭作甚麽？他又不是妳爹！」

徐小珣怒叱道：「妳胡說……」

她語意未竟，忽然被人一把扣着腕脈，同時被點上兩處穴道，這一意外的突變，使她大吃一驚，及擧目一瞥，制她穴道的竟然是她爹徐拱辰。

徐小珣呆了一呆道：「你果然不是我爹……」

徐莊主面頰上的肌肉跳動了幾下，然後咳了一聲道：「別聽他們胡說，爹是怕妳受到傷害，走吧，孩子，有什麽話待離開這裏再說。」

語音一頓，再嘿嘿一陣冷笑道：「你們都是俠義道中的人物，該不會讓一個小女孩受到傷害吧！」

徐拱辰當過知府，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文人，文人身負上乘武功，這不能算做出奇，但，如果父親挾持女兒，用親生骨肉作人質，這種事兒就天下少見了。

現在徐拱辰就挾持着他的女兒，讓在場之人開了一次眼界。

他明白白蠟門的厲害，時時都在防範白蠟釘的襲擊，只要有人向他發射白蠟釘，那杪白蠟釘必然會中在徐小珣的身上。

因此，白蠟門自門主以下，雖是焦急萬狀，只以投鼠忌器，全都無可奈何，但他們也不願半點放鬆，仍然亦步亦趨的跟隨着。

就這樣一退一進，逐漸接近海邊，那兒有一艘揚帆待發的海船，上面有錦袍雙魔，外管事賈天祿，內管事柳大娘，還有幾名負責駛船的大漢。

海邊的船隻不少，但除了這艘還算完整，其餘的全部折斷了桅杆，這是經過週密計劃的，只要被他們逃上船隻，白蠟門就只有望海興嘆了。

正當大家束手無策之際，徐拱辰忽然慘叫一聲，向地面栽倒下去。

兩條人影同時騰身而起，以風馳電掣一般的速度撲向徐拱辰倒地之處，他們一個抓人，一個救人，到達雖有先後，却都能達到目的。

抓人的是南北，他一把抓起徐拱辰，並連點他幾處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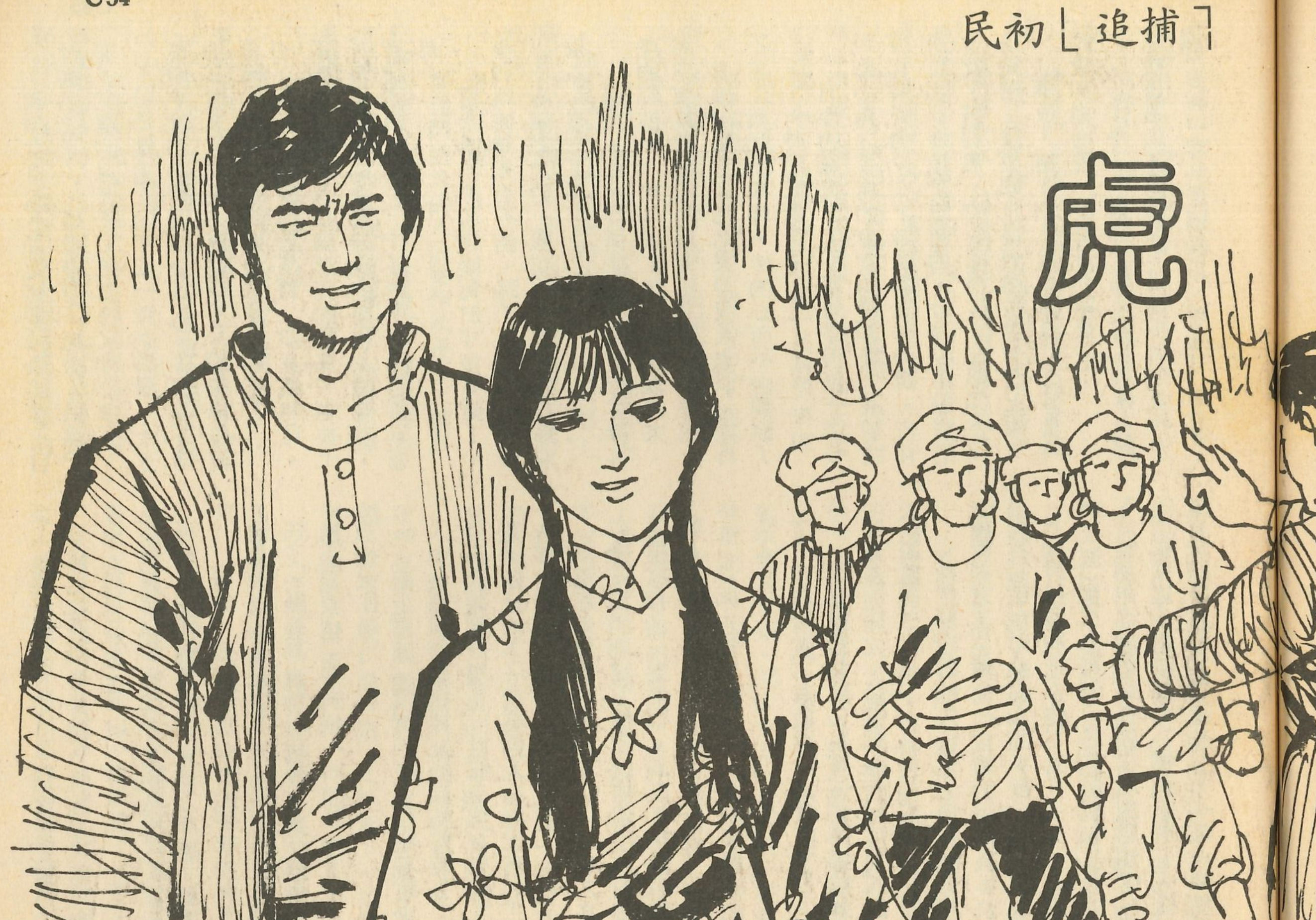
救人的是梅三郎，他將徐小珣帶過一旁，同時解開了她受制的穴道。

（以下轉入54頁）

民初「追捕」

虎口拔牙

雲劍飛・文
可飛・圖



脫囚籠　貪夜逃亡

月黯星稀，北風凜冽，蕭原深一脚淺一脚地沒命奔跑着，刀鋒般的北風吹在他那幾乎衣不蔽體，遍體傷痕的身上，那種冷削的寒痛，直透心房，簡直令人難以忍受，這時候若非想到會有被追上的危險，他幾乎已支持不住，倒於地上不願跑了。

「喲！」一聲又慌又痛的呼叫在這寒夜荒野間乍然响起，分外震人心弦，奔跑中的蕭原脚步一窒，身形趦趄了一下，差點沒有摔倒在地上，擰身扭頭道：「姑娘，你怎麽哪？」

只見他身後不足三尺遠的地上，一條苗條的身子在他的右手拉扯下，掙扎着挺起身來，顫着聲痛苦地道：「我：：我扭傷了……脚踝……很痛……」

這是怎麽一回事？蕭原可是道上鼎鼎有名的追捕名手，外號海角天涯，今夜却如此狼狽，而且還帶着一名女子貪夜奔跑，莫非他與那女子貪夜私奔不成？

蕭原粗重地急喘了一口氣，明銳的目光朝那無邊的黑暗掃視着，却看不到有火光閃亮，緊張的心情這才稍爲放鬆下來，乾澀地道：「姑娘，能够走動麽？」

那女的聳起的胸脯聳動着吸了口氣，試着邁出一步，那知脚才沾地，便又張口發出「喲！」的一聲痛叫，身形向前一撲，直向蕭原的身上撲去。

蕭原急忙伸出左手將那女子一把接住，那女子已撲在他的身上，蕭原本已筋疲力盡，加上身上傷痛得厲害，又是在冷不防之下，如何支持得下，脚步一浮，被那女子厭得摔倒在地上。

那女子自然亦隨之倒在他的身上。

這一來，兩人摔做一團。

若是換在平時，此情此景可能很香艷；但是現在他們隨時有生命之憂，感受就大大的不同了。

腰下被拳大的一塊石頭頂了一下，痛入心肺，蕭原也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叫。

黑夜中看不到那女子臉上的表情，唯是看到她急急從蕭原的身上翻落下來，可想而知她是如何的羞赧了。

蕭原這時也顧不得身上的傷痛及澈骨的寒凍了，一骨碌翻身站起來，朝着來路那面望過去。

來路那面，遠遠的有一閃一閃的火光在閃亮着，移動着，急勁的北風吹來，也吹送來隱約的呼喝聲，蕭原也不知是冷還是熱，忍不住打了個寒顫，右手一用力，將地上那女子扯起來，急促地道：「姑娘，看來你不能走了，咱們若是再不走，他們就會追上來了！」

說着一指沉沉黑夜中那閃移的火光，那女子痛呻一聲，以單脚支撐着全身，把頭回轉，眼中閃過一抹驚悸之色，惶急地道：「那怎辦？」

蕭原目光不離那迅速閃移的火光，急促地說道：「爲今之計，我只好揹着妳走了。」

「這……」女子遲疑地望着蕭原，「你行嗎？」

蕭原長吸一口氣，堅決地道：「試試吧，總不能留在這裏等他們追到來，讓他們捉回去。」

說完，強忍身上的痛楚，鼓足一口氣，俯彎下來，催促那女子道：「姑娘，快點上來！」

那女子再望了一眼迅速移過來的火光，知道再不能遲疑了，於是也顧不了一切，伸手扳住蕭原的肩頭，扒在蕭原的背上，吸口氣，蕭原揹起那女子，略爲分辨了一下方向，蹩着一口氣，深一脚淺一脚地朝那無邊無際的黑暗奔跑而去。

轉眼間，兩人的身形一下子被黑暗噬沒了。

而那火光人聲也越來越清晰，隱約還可以看到十數條奔跑着的人影。

× × ×

蕭原睜開眼來的時候，却被耀眼的陽光照得他急不迭將雙眼閤起來，也才知道自己最少昏睡了四五個小時。

這時他置身的地方似是山田旁邊的一座破草棚，田裏光禿禿的，明耀的陽光正是從破草棚頂上那個大窟窿中透射下來的，也因此他感到暖洋洋的，沒有絲毫的寒意。

終於，他又再慢慢將雙眼睜開來，身軀動了一下，却像散開來般難受，他也才乍然省起自己差不多體無完膚，自己揹着那女子奔跑了半夜，摔倒了又爬起來，能够逃過那些人的追捕，可說是奇跡。

想到這裏，他猛省起那女子，忙瞇着雙眼，忍受着身上的痠痛，扭頭朝旁邊的地上打量起來。

目光掃視之下，他放心地透了口氣，在他身旁的地上，那位扭傷了脚踝的女子正側身蜷臥着，那清秀的臉龐上，泛露出驚惶與歡欣揉合的容態，叫人看了有一種心痛的感覺。

最少，蕭原現在就有這種感覺。

這女子的年紀看來不會超過二十歲，望着這少女，蕭原竟然忘記了自己身上的痛楚，跌落回憶的深淵中……

× × ×

那是五天前的事。

那一日，蕭原爲了追踪一名在湘桂兩省間犯案纍纍，兩省分別懸紅三千塊大洋，合共是六千大洋的獨行匪盜蔡虎，來到了靠近雲南境界的水洞寨，當時由於天已靠黑，蕭原便決定在寨內歇宿一宵，順便在寨內探查一下蔡虎的踪跡。

這水洞寨乃是漢苗雜處的一座鎮寨，却是苗人佔多數，寨內有一位苗人土王叫班南，乃是這座鎮寨的統治者，在這裏，他具有無上的權力，他的話就是法律，無人敢加以違抗。

而他本身也擁有一定的實力，手上握有三四十條火鎗，這在當時來說，是一股很雄厚的力量。

而這位土王班南也儼然以土皇帝自居，在寨內作威作福，最要命的是他有寡人之疾，雖然年已五十，却仍然好色貪淫，前前後後，包括娶的搶的，一共已有十四位妻妾。而他還不滿足，就在蕭原來到水洞寨的翌日，他又娶第十五位姬妾了。

至於那位名列十五的姬妾，乃是漢苗混血的一位少女，父親是一位漢人，母親是一位苗人，本來，她父親在寨內開了一家雜貨舖，生活倒也過得去，不幸却在一年前，她的母親忽然染上了一種怪病，屢醫無效，連歷年省下來的一點積蓄也用光了，無奈之下，只好舉債延醫。

這一來，就種下了禍根！

直到一個月前，那位少女的母親由於藥石無效，終於病發而亡，而他的父親却欠下一身債，那間雜貨舖也因此而頂讓與人，在料理了妻子的後事後，討債的人上門來了。

對於一個家徒四壁，一身是債的人來說，他能够拿出什麽來還債？若說有，那就只有一條命了。

最可怕的是，那位少女的父親舉債的人，正是那位土王班南，這是拖欠不得的，做父親的在那些氣勢洶洶的惡狗子的幾次追逼毒打之下，終於忍受不了，忍痛撒下心愛的女兒，自縊死了。

這一來，債項就落在那位痛失雙親，痛不欲生的孤苦零丁的可憐少女身上了，而土王班南不知從那裏聽來的，說是那位少女長得清秀可人，於是便色心大動，親自上門討債了。

一見之下，立時生饞貓入眼，色迷迷地盯着那少女數眼，那副饞相看得那少女心驚肉跳，臨走時，土王班南拋下了一句話：「妳父親的身後事我派人替你料理，三日之後，本王迎娶妳爲第十五姬妾。」

少女聽到這句話，恍如晴天响了個霹靂，差點沒有昏死過去，伏在父親的遺體上哭得死去活來，聞者無不心酸落淚，可是由於懼怕土王班南，誰也不敢出頭抱不平，連表示同情也不敢，唯有暗暗替那少女惋惜。

那少女自然不甘受那老淫虫淫虐，自忖逃也逃不了，便暗暗萌了死念，只待安葬了父親的遺體後，便追隨父母於地下。

但是她遇上的却是一條老狐狸，土王班南早就料到她可能會尋死，在安葬了她的父親後，便派出兩名手下，嚴密地監視着她的動靜，令到她根本無法尋死。

甚至，她佯稱上茅厠，却身懷利剪，正欲以利剪插入心胸求死的刹那，也被土王班南派來貼身看守她的惡婦及時發現，衝進茅厠，劈手一打將她手中的利剪奪過來。

這一來，那名惡婦更加寸步不離了，令到她連尋死也不能，到了第三日，便被土王班南派來的一乘花轎，吹吹打打地迎接入「宮」了。

偏巧，那一日蕭原爲了在寨內打探蔡虎的踪跡，一大早就在寨內各處溜起來，那少女被拉上轎的那刹那，恰好被他撞上，當他一眼看到那名哭得淚人也似，死命不肯上轎的新娘時，他的心頭不由震顫了一下，一時間怔呆住了。

而他的腦海中，不期然浮現起一張令到他心爲之絞痛的少女的倩影來，眼前這掙扎嘶哭的少女，無論容貌與神韻，皆有幾位相似他現在想起的，令他心中絞痛的少女，這刹那，他心頭湧起一股壓抑不住的衝動！我要制止他們強拉這少女上轎！

事後，連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當時怎會那樣衝動，衝動得不顧後果！

「住手！」蕭原大喝一聲，他像一陣風般衝過去，攔阻那些惡漢將那少女拉上轎。

那些惡漢平日在寨內作威作福慣了，發夢也料不到有人胆敢出面干涉他們的行動，聞喝之下，不由吃驚地窒了一下，便被蕭原拳脚驟發之下，將那拉扯着少女的兩名惡漢打跌落地。

蕭原一把拉住那少女的手就欲奔走，那少女雖然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驚得呆住了，她發夢也料不到有人會不要命地突然出面救她，令到她一時間不知所措，所以她呆住了。

附近圍觀，憤憤不平，敢怒不敢言的人也被蕭原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驚呆了，直到有人大喊一聲：「站住，那裏來的不知死活的狂人！」所有的人包括蕭原自己，皆猛省過來。

蕭原的反應不可謂不快，喝聲入耳，心神一震的刹那，他已疾伸右手摸向腰間，但緊接的一聲暴喝，却又令到他不敢妄動。

「你若敢再動一下，立刻擊破你的腦袋！」

抽口冷氣，蕭原整個人僵住了。

因爲他已瞥到，正有一根鎗管指着他的左邊太陽穴，鎗咀離他的太陽穴不到一尺距離。

他是個玩鎗的大行家，自然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無論他拔鎗的手法有多快，也不可能快得過那人的手指一勾，所以他只好將所有的動作停下來。

「那來的野種，居然胆敢管王爺的事！」那兩名被蕭原打跌在地的惡漢像頭狗一樣從地上爬起身來，撲向蕭原，一個快手快脚將蕭原的鎗繳去，另一個一拳撞擊在他的右頰上，頓時眼冒金星，上身搖幌了一下，硬是沒有跌在地上，但臉頰上已瘀黑了一大片。

另一名惡漢則用蕭原的鎗狠戳在他的腰眼上，痛得蕭原忍不住痛叫出聲，連淚水也標出來。

跟着，起碼有四五個人如狼似虎般撲向蕭原，但却給那名用鎗指着蕭原的人喝止了。「時候不早了，快拉那妞兒上轎，否則誤了王爺的吉日良辰，將這雜種一併帶回去，再慢慢泡製他！」

那幾名撲向蕭原的惡漢立時分出三個人來，硬是將那少女拉扯着塞入轎中，抬轎的立刻將轎抬起來，如飛抬向土王班南的府邸，吹鼓手也吹打起來，却掩不住那少女的嘶哭聲，聞之令人鼻酸心碎。

蕭原這時是肉在俎上，在鎗咀的指嚇下，動也不敢動，任由那些惡漢將他的雙手反綁起來，隨在花轎之後，押向土王班南府邸。

聽着那少女杜鵑泣血般的哀泣，蕭原的心也像被利刀戳碎般刺痛，他的腦海中，又浮現起與那轎中少女有幾分神肖的那張少女臉影來……

×　×　×

蕭原被關在土王班南專門用來關人的石屋內，那些惡漢什麽話也沒有問他，只是拳脚交加將他毒打了一頓，臨離去時，只留下一句話：「不知死活的野種，今天是王爺的大喜日子，明天才送你上路！」

蕭原自然聽得懂「送你上路」這四個字的意思，那是說明天才殺他，他心中雖然又驚又怒，却一點也沒有後悔，爲了那少女神肖他一生也忘不了的那張少女的臉孔，他認爲就算是死，也値得！

不過，他却不是一個甘心等死的人，幸好這時候他的雙手已鬆了綁，於是，他忍着渾身上下的劇痛，掙扎着站起來，希望可以逃出這間石室。

但他在打量過這間建造堅牢，僅有在靠牆頂處，離地足有三丈多高的牆上開了一個只有尺許寬的窗口，却嵌了四條粗鐵枝的石屋之後，他便絕望了，而那道鐵門，更是關得牢牢的，不用說，是在外面鎖上了的，在裏面是無論如何也弄不開的。

既然逃不了，那就只有等死的份兒，除非有奇跡出現，但這只是一種不着實際的奢想，於是乎，他只好重新躺在鋪了一層稻草的地上，全心全意去想着他那永生難忘，刻骨銘心的那張少女倩影了，連那一陣陣隱約傳入來的熱鬧語聲，他也充耳不聞。

石屋內黑暗一片，外面傳入來的喧鬧笑語聲，及猜拳行令聲一陣接一陣，蕭原發呆地坐在那個有微光透入的窗口，肚餓加上傷痛，難受得他要死，他只好盡量想着別的東西，甚至想到那被土王班南強娶爲妾的少女，看來是無法逃出土王的獸吻了，心中替那少女難過不已。

終於，應該是酒闌人散的時候了，外面再也沒有猜拳喧鬧笑聲傳入來，而這時蕭原也處於半昏迷狀態。

石屋的內外靜得有如一潭死水，只有偶爾從牆角破洞中胆怯地竄出來的耗子發出幾聲吱吱的叫聲，蕭原已昏睡過去。

直到一陣細碎的金鐵聲響起，他才驀

然從昏睡中霍然驚醒過來，雙眼注定在那扇關得牢牢的鐵門上。

而他的一顆心也緊張得似乎停止了跳動。

細碎的金鐵聲無疑是從鐵門外面弄響的，若是進來的是土王班南的手下，那麽，他就算不死，也要再受一頓毒打，若是進來的人是來救他的，那他就可以逃出生天了，這怎不叫他緊張萬分？

但是，救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爲他在這裏一個朋友也沒有，試問，在土王的淫威之下，寨內的人有那一個敢冒奇險，偷進來救他？

想到這裏，他的心不由往下沉，那雙發亮的眼眸也黯淡下去，艱難地乾咽了一口唾沫。

「吱」然一聲，那扇鐵門悄然推開來，跟着閃進一條苗條的身影來，這刹那，蕭原的心猛跳了一下，雙眼也陡地發出奇光來。

奇跡出現了！

從那閃進來的人的動作及身形，蕭原已猜到來人是個女的，而這女子這樣偷偷進來，應該對他是沒有惡意的，極有可能是來救他的。

這怎不令他驚喜不已。

閃進來的人迅速地悄然將鐵門掩上，來到蕭原身前，（這時蕭原早已坐起身來）伸手拉扯着蕭原的衣袖，慌急地低聲道：「你……快跟我走！」

石屋內雖然黑暗一片，但當那女子來到蕭原身前時，他已從那女子的身形及臉形認出了她就日間被土王班南強娶爲妾的那位少女，雖則他弄不明白這位少女怎麽能脫身出來救他逃走，但這時他已理會不了那樣多，立時隨着那少女拉扯之勢，從地上竄起來，隨那少女閃到鐵門前。

少女在門縫中往外窺瞥了一下，接將鐵門拉開尺許，偏身閃了出去，蕭原自然亦跟着閃了出去。

外面，星疏月隱，靜得可以，蕭原目光迅快地四下一掃，便發現距鐵門約數尺的左面牆脚下，倚坐着一條人影，動也不動一下，便知道那人可能是看守石屋的土王手下，被那少女擊昏了，當下長吸一口氣，精神大振，那少女却一聲不響，拉着他便跑。

他也不理會那少女帶他到那裏，只是跟着那少女左拐右閃，幸好沿途皆沒有遇上巡夜的人。大概是主子辦喜事，自不免多喝兩杯，睡倒了。

終於，那少女帶着蕭原來到一處僻靜的角門前，那少女至此也不禁喘了口氣，快手快脚地將門栓拔開，接將門拉開來。

「汪汪！」驀然間響起兩聲狗吠聲，在靜夜中，份外震人心弦，那少女渾身震顫了一下，脫口急叫道：「快走！」拉着蕭原就衝了出去！

「汪汪汪」狗吠聲狂鳴不已，接着是人聲及呼喝聲奔跑聲，朝這面急速地傳過來。

那少女拉着蕭原一衝出了外面，便像脫困的鳥兒般，也不辨東南西北，只是向着無邊的黑暗奔去。

蕭原雖則渾身傷痛，加上腹內空空如也，感到一陣頭暈眼花，但當這生死存亡的關頭，也只好拚盡全身氣力，狂奔了起來。

緊接着，從土王班南的府中衝出一羣手執火把的人羣，呼喝着，胡亂地追了下去：：

×　×　×

一聲低惶的呻吟聲將蕭原從沉思中驚覺回來，扭頭瞥一眼身旁那少女，只見那少女猶在睡夢中，臉上露出痛苦與張惶之色，令人看了，油然生出憐惜之意。

蕭原忍不住欲伸手去撫摸一下那少女散亂的髮絲，却驀然警覺到有所不便，伸出的手便停窒住，眼前，又浮現起一張清麗絕俗的臉影來，這刹那，蕭原臉上幻現起一陣迷惘中混雜着歡樂的表情來。

迷惘中，蕭原再次被那少女發出的一聲呻吟驚轉過來，這一次，那少女終於從夢魘中驚醒過來。

四目相觸，那少女羞怯地將目光移開，也才發現自己的衣褲在昨夜的奔逃中，撕破了幾處地方，慌忙用手掩遮起來，但掩得了這處，却又露出那一處，羞窘忙亂之態，令到蕭原不忍再看下去，忙將目光移開。

好一會，那少女大概知道無論怎樣遮掩也遮掩不了，加上心中羞怯之意漸退，終於吶吶地道：「這……你怎樣稱呼？」

蕭原這時肚子內却餓得咕咕直叫，聞言仍不敢回目望向那少女，吐口氣道：「姑娘，我叫蕭原。」

「蕭……大哥，我姓何，叫紫竹。」少女這時已回復常態，很大方地將自己的姓名說出來。

「紫竹姑娘，妳扭傷的脚踝覺得怎樣？」蕭原仍然將目光偏開。

何紫竹撐起身來看了一下扭傷的左脚踝，略爲挪動一下，却痛澈心肺，不由叫出聲來，蕭原再也忍不住了，目光一移，落在何紫竹的左脚踝上，看到她的脚踝紅腫一片，忙說道：「姑娘，看妳的足踝扭傷得很厲害，這樣子是走不了的，待我去採一些草藥來爲妳敷治一下，希望能夠消腫。」

「蕭大哥，多……謝你。」何紫竹瞥了蕭原一眼。

蕭原忙道：「紫竹姑娘，要多謝的應該是我，若不是妳冒險將我救出來，我是死定的了。」

說着掙扎着站起來，走出了破草棚。

好一會，蕭原步履蹣跚地走回破草棚，手上執着一撮不知名的草藥，有好幾種之多，另一隻手却捧着幾條瘦瘦的蕃薯，大概是從那山田內挖出來的。

紫竹看到蕭原手上的蕃薯，眼中發出光來，看來，她的肚子也餓了。

蕭原坐下來，放下那些草藥和蕃薯，吐口氣，才道：「紫竹姑娘，大概妳也餓了，我在田裏挖到幾條蕃薯，先塡塡肚子再說。」

說着拿起一條蕃薯，用衣襟擦抹乾淨薯身上的泥土，遞給何紫竹。

兩人狼吞虎嚥地將幾條蕃薯吞下肚中，總算好受了點，於是蕭原將那幾種草藥嚼爛，敷在紫竹發腫的左脚踝上。

一會，何紫竹長長地舒了口氣，輕鬆地道：「蕭大哥，我的脚踝不大痛了，你

懂醫道的麼？」

蕭原搖搖頭道：「我不懂醫道，但對於扭傷或是擊傷的醫治草藥，略爲懂得幾種，幹我這一行的，隨時有受傷的可能，不懂幾樣療傷的草藥是不行的。」

「蕭大哥，你……是幹……那一行的？」何紫竹有點不好意思地問。

「紫竹姑娘，我幹的是玩命的行業，」蕭原苦笑笑道：「我是靠捉匪盜，領取賞金爲生的。」

何紫竹聽得瞪大了一雙水靈靈的眼，敬佩地道：「蕭大哥，怪不得你的身手這樣厲害。」

一頓接道：「蕭大哥，你爲何出手阻攔那些惡漢拉我上轎？」

蕭原這刹那立時又浮現起那張清朗的臉影來，心中一陣絞痛，有點痛苦地道：「姑娘，實不相瞞，我是由於你的臉貌神韻太像我認識的一位姑娘，於是我便忍不住出面阻攔那些惡狗將妳拉上轎了。」

何紫竹的目光眨了一下，有點黯然道：「蕭大哥，那位姑娘一定很美，與你的關係也很密切的了。」

蕭原臉上露出既痛苦又緬懷的神色，自語般嘟喃道：「姑娘，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愛上的女孩子，可是……她却爲了救我，不幸死了。」

蕭原這時的神情有點痴痴惘惘的，目中迷惘一片。

何紫竹聽了，神情亦哀傷起來。「蕭大哥，我可以知道那位姑娘的名字麼？」

蕭原魂不守舍地呢喃道：「她叫蘇紫君。」

（此中情節，請閱拙作「情刦俏嬌娃」一文。）

何紫竹呢喃一聲：「蘇紫君！好雅的名字。」

蕭原這刹那却從憶思中省轉過來，無聲地喟嘆了一聲，道：「紫竹姑娘，妳怎能夠潛出來，救我走的？」

說時，臉上滿是感激之情。

何紫竹這刹那的臉色却變幻起來，顯得蒼白，深深地垂下頭來，哀怨地道：「蕭大哥，我……是乘那老賊……酒醉……又筋……疲力……歇……後，偷偷潛出來，將那守衛用石塊擊昏，從他的身上搜出鎖匙，救你出來的。」

蕭原眼看耳聽，已猜到何紫竹爲了救他，不惜被那土王班南老淫虫糟蹋了，心中不由一陣絞痛，却沒有一點卑視之意，有的只是無限的歉意與崇敬之意，激聲道：「紫竹姑娘，妳爲了救我，作出的犧牲太大了，我眞不知怎樣才能表達我對你的歉意與敬意。」

「蕭大哥，你是爲了我才被那些惡狗毒打及關起來的，我又怎能見死不救？我還是人麼？那……算不了什麼，縱使拚却一死，我也要將你救出去！」何紫竹說時，語氣與神態皆硬朗起來。

蕭原不由肅然起敬道：「姑娘……」

何紫竹却打斷了蕭原的話，說道：「蕭大哥，你一定是追捕匪徒，來到水洞寨的吧？」

蕭原點點頭，遂將他爲了追捕巨盜蔡彪，來到水洞寨的經過說出來。

何紫竹也將她爲何被土王班南強娶爲妾的原因向蕭原說出來。

蕭原聽得直咬牙，憤慨地道：「姑娘，難道沒有人敢反抗他麽？」

何紫竹哀憤地道：「蕭大哥，那老賊無異是水洞寨的土皇帝，手上有人有鎗，試問，咱們這些手無寸鐵的百姓，怎敢對他怎樣？除非不想活！」

蕭原聽了這番話，心中感慨不已，默然無聲。

何紫竹也沉默下來。

× × ×

敷過那些草藥之後，何紫竹扭傷的左脚踝不但消了腫，也已消了痛，能够行走了。

蕭原由於人牛地不熟，不知這裏是什麽地方，何紫竹却知道這裏是什麽地方，原來這裏名叫九畝地，距水洞寨只有二十幾里地，若是土王班南不肯罷休，誓要將蕭原與何紫竹兩人追捕回來，那麽，這裏應該不是安全的地方，說不定很快就會追尋到這裏來。

蕭原此刻身上無鎗，根本無能力保護得了自己與紫竹，思索之下，他決定趕往十數里外的淡水村，那裏有他的一位朋友，在那裏可能弄到一枝鎗，只要有鎗在手，他就有信心保護得了自己與紫竹了。

紫竹自然同意蕭原的決定，她也想逃得越遠越好，免得被土王班南的手下捉回去，再受那淫虫的淫辱。

於是乎，兩人互相扶持着，跌跌撞撞地向東南方向走去。

走了不到五里路，兩人已累得牛喘不已，只好坐下來歇息一下。

一陣細碎的石子滾動聲却將兩人驚動了，臉色同時遽變了一下，急忙從地上爬起來，再聽了一下，這一次聽到了移動的脚步聲，蕭原忙伸手拉着紫竹，放輕了脚步，掩向一叢荆棘後掩藏起來。

兩人才躲起來，便從枝葉縫中窺到兩條漢子從山脚那面轉出來，兩人的手上皆有鎗，左面的一個手上拿着一支漢陽造的步鎗，右邊的一個却拿着一枝半新不舊的駁壳鎗，蕭原一眼瞥到，眼中立時發出光彩來。

若是能將這兩人制服，手上有了那一長一短兩支鎗，那就無所畏懼了。

何紫竹窺看到那兩個漢子，却渾身顫抖了一下，眼中露出驚恐之色，因爲她認出這兩個人乃是土王班南的手下，兩人在這裏出現，不用說，當然是來搜捕他們的的了。

就是蕭原，手心也揑了把汗，若不是他們警覺得早，不被這兩個人發現才怪，在赤手空拳的情形下，兩人只有束手待擒了。

兩名漢子一邊走着，一邊四下察看着，蕭原忙扯着何紫竹伏在地上。

那兩名漢子只是對那些荆棘略爲察看了一下，便走了過去。

也就在這刹那，蕭原驀地有了一個大胆冒險的主意！

× × ×

目光眨也不眨地看着那兩名漢子走過那些荆棘七八步遠，手上已握住了一塊比鵝卵還大的碎石，覷準了右邊那手握駁壳鎗的漢子，猛地挺起身子，右臂猛揚，掌



那老獵戶用槍指着地上二人道：「你們是什麽人？」

中那塊碎石脫手疾飛向那漢子的後腦！

待到那漢子驀覺腦後有異時，已被那塊碎石猛擊在後腦上，只能够發出一聲悶窒的痛叫，人便朝前仆跌在地上，人事不省了。

而蕭原在甩出那塊石頭的刹那，亦像猛虎般撲了出去，對象正是那位拿着漢陽造的步鎗的漢子。

在他的想像中，那漢子在同伴驟然遭襲，不明情形之下，必然會驚慌失措，那就給了他撲擊的機會了，但那漢子的反應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敏捷與鎭定，就在那短鎗漢子向前撲倒的刹那，他的臉色確是變了一下，但人却斜竄了開去，然後怪叫一聲：「別動，否則擊爆你的腦袋！」

若是這漢子不是迅速地斜竄開去，蕭原肯定制服得了這漢子，如今事與願違，在鎗咀的指嚇下，他不由長吸了口凉氣，撲前的身形猛地窒停下來，動也不敢再動了。

他看出對方不是嚇唬他的，只要對方一扣緊扣在扳機上的手指，那他就別想再活了，所以，他只好不動，全身也像掉進冰窟般，又冷又僵。

「嘿嘿，原來是你，眞是皇天有眼，敎我捉到你，這可是大功一件！」那漢子既意外又驚喜地獰笑望着蕭原，謹愼地退後了一步，將距離拉長一些，對他來說，是比較安全的。

蕭原緊抿着雙唇，目光死死地盯着那指着他心胸的鎗咀，就像木頭人一樣，神態沉肅得令那漢子心頭發毛，不自覺又退了一步。

「哼哼，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進來！」

那漢子色厲內荏地厲笑着道：「說，還有那妞兒呢？那可是王爺還未嚐够的鮮貨！」

蕭原聽得胸中氣湧如山，猛地踏前一步，嚇得那漢子子臉色遽變，急退一步，獰喝道：「入你娘的，你敢再動，老子不在你胸前開個窟窿才怪！」

蕭原深深地吸了口氣，才冷靜下來，依舊死死地盯着那漢子。

那漢子心中不由牛出一股寒意，硬着頭皮喝道：「快說那妞兒在那裏，否則老子就在你的右臂上開個血窿！」

說着鎗咀一移，指着蕭原的右肩頭！

蕭原依舊一聲不响，鄙夷地盯着那漢子，心中却在想着：但願何紫竹乘這機會，溜得越遠越好。

可是何紫竹却就在這刹那發出一聲呼喝，從那叢荆棘中站了起來，而且走了出來。

那漢子聽聞何紫竹那聲呼叫，目光一移，不由瞧得他目光陡地發直，呼吸也急促起來。

原來從荆棘中走出來的何紫竹，衣襟敞開，露出羊脂般潔白豐滿的胸脯來，尖聳的左乳完全袒露出來，右乳被襟衣半遮半掩，份外誘人，那漢子幾曾見過這樣潔白的胸脯，尖聳的乳峯？不禁血脈賁張，色授魂與。

蕭原在乍聽到何紫竹的呼叫，心頭往下一沉，不明白她爲何自動走出來，但他却看到那漢子在這刹那間那種魂不守舍的神態變化，以及那種貪婪的目光，他是個異常機靈的人，馬上發覺有可乘之機，也是唯一可以制服對方的機會，於是毫不遲疑，身形驀地一個側閃，右手援一撥，右腿猛掃。

那漢子發夢也料不到蕭原會在鎗咀的指嚇下向他發難，這一疏神之下，手中那支長鎗被蕭原一手撥歪，小腿上被掃了一下，上身一歪，斜摔在地，扣在扳機上的食指不由一緊，「砰」然一下爆响，由於他摔倒時鎗咀指向天，所以那一鎗傷不到什麽人。

蕭原却已像一頭猛虎般撲在那漢子的身上，一手卡住了那漢子的喉頭，另一手便去奪那漢子手上的鎗！

那漢子在此生死關頭，自然拚命掙扎，死命握着那支長鎗不放，而且也騰出一只手來，亦卡住了蕭原的喉頭。

若是在沒有被毒打一頓，及奔跑了一夜，肚子裏只有兩條番薯的情形下，蕭原輕易就可以將對方制服，可是現在却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而且渾身的傷痛令到他使不出力來，而且被對方卡住了喉頭，氣一窒之下，立時耳鳴心跳，眼冒金星，那壯得像條牛的漢子一發力，身軀一翻，便將蕭原壓在身下，卡在蕭原喉頭上的手更緊了，相反，蕭原卡在對方喉頭上的手却放鬆了，而且臉色也開始變了，胸襟像拉風箱一樣，一鼓一鼓地急促起伏着。

看情形，蕭原支持不了多久。

驀地，那漢子發出一聲慘叫，頭上血花四濺，身軀猛地挺搐了一下，便像泥人般軟倒在蕭原的身上，卡在蕭原喉頭上的手自然亦鬆開了。

蕭原立時大口大口地喘起氣來，目光一瞥之下，這才發現何紫竹仍然胸襟敞開，雙手執着一塊大石，神情驚呆地站着，

不用說，那漢子是被何紫竹用手上的石頭擊昏的了，而蕭原也明白了剛才那漢子爲何會忽然魂不守舍的原因了。

他急忙將目光移開，不敢對她有所褻瀆，心中對她又敬又仰，

若不是她犧牲自己的色相，以吸引那漢子的注意力，他在那樣的情形下，肯定不可能猝然發難，若非她及時出手，他肯定被那漢子卡至氣絕身亡，他只不過抱打不平，伸手阻攔土王班南的手下將她強拉上轎，她却兩次救了他一命，說起來，蕭原還欠她的情。

「蕭……大哥，我……是……不是殺了死了他？」何紫竹神情震驚地鬆手讓那石塊跌落地上，慌恐地瞧着自己的雙手。

蕭原將壓在他身上的那漢子掀翻落地，長長地吐口氣，安慰她道：「姑娘，他只是被你擊暈過去，沒有死。」

何紫竹慌惶的目光刹時一亮，驚喜地道：「蕭大哥，眞的？」

蕭原伸手抓過那漢子的長鎗，肯定地點點頭道：「我怎麼會騙你，不信妳自己看看。」

何紫竹的神情這才鎭定下來，也才發覺到自己的胸脯仍然裸露着，羞急得她一張臉刷地紅透了，慌忙轉過身去將胸襟掩上，扣好扣子。

蕭原却已站起來，走到那被他砸昏的漢子身前，蹲下來，將那支短鎗檢起來，插在腰間，再從那漢子的身上搜出一匣子彈來，不由露出一個開心的笑容。

對於他來說，有鎗在手，那就什麽也不用怕了，不但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保護何紫竹了。

紫竹轉過身來的時候，臉上羞愧之色仍未褪，怯怯地望了蕭原一眼，澀聲道：「蕭大哥，我……」

蕭原了解地望看紫竹，打斷了她的話：「姑娘，我對你只有崇敬，而沒有一點卑賤之意，妳作出的犧牲實在太大了，也顯出妳的偉大。」

紫竹聽了，刹那神彩煥發起來，抿唇道：「蕭大哥，你太誇讚我了，在那種情形之下，我若不是那樣作，不但救不了你，也救不了自己。」

「這正是妳値得我欽敬的地方，本來，妳可以乘那機會偷偷溜走，但妳爲了救我，不惜那樣作，這是很多人也做不到的。」蕭原誠摯地望看紫竹。

「蕭大哥，你是爲了我的事才惹上他們的。我若連那一點犧牲也做不到，還算是人麽？」紫竹這時的神情一片湛然。

蕭原心中感動不已，但此地已不可久留，剛才那漢子放的一鎗，說不定已驚動了在附近搜尋他兩人的土王手下，還是離開這裏爲妙。

「姑娘，咱們還是快點離開吧。」

紫竹當然聽從蕭原的意思，於是兩人飛快地轉過山脚那面，消失不見了。

也就在他兩轉過山脚那不到一袋烟時間，從幾個方向飛快地奔來近十名土王班南的手下，看到頭破血流，昏暈在地上的兩名同伴，莫不驚呆了，其中兩人檢視兩名同伴是否死了，其餘的則在附近搜尋起來。

×　×　×

日已正中，蕭原與紫竹坐在一片竹林內的一叢竹樹下，直喘氣。

兩人皆又累又餓，早上吃下的番薯已消化得乾乾淨淨，肚皮貼到了背脊上，實在走不動了，才跑入這片竹林中，喘息一下。

幸好，這一路上，皆遇不上土王班南的手下。

目前，最重要的是飽餐一頓，所謂人是鋼，飯是鐵，蕭原算起來由昨天午前到現在，只有那聊勝於無的兩三條番薯下肚，毒打加上連夜的奔逃，就算是鐵打的人，也捱不住。

喉嚨像火燒一樣，艱難地乾咽了一下，蕭原望一眼疲累不堪的紫竹，憐惜地啞聲道：「姑娘，眞難爲妳了。」

紫竹却倔強道：「蕭大哥，該抱歉的是我。」說着摘了兩片竹葉，放入咀內嚼起來。

蕭原看看，也摘了幾片竹葉，放入口中嚼起來，火燒一樣的喉嚨果然舒服了一些。

但飢火却越來越旺，這是無法可以消除了的，除非有東西下肚。

冷厲的寒風吹得竹枝搖曳，竹葉發出「沙啦沙啦」的响聲，寒風自然也吹在身上，那眞是飢寒交迫，紫竹首先抖顫起來，雙手緊緊地抱看雙膝，仍然抵受不了打從心裏不斷升起的寒意。

蕭原看在眼內，實在無可奈何，心中嘆息着，他自己也不自覺抖顫起來。

這樣下去，實在不是辦法，就算不讓土王的人捉到，冷餓之下，也會令他們死亡，蕭原下了決心，就算是冒險一點，也要找到有人家的地方，討一頓飯吃，買兩件衣裳穿上，否則，只有凍餓而死了。

於是，他顫抖着將他的意思說給紫竹聽，紫竹顫抖着點點頭，並且迫不及待地站了起來。

於是，兩人小心翼翼地走出了竹林。

那知道兩人才走出了竹林，便聽到一聲吆喝傳了過來。「站住別動！否則鎗彈無眼。」

兩人一聽，俱心神劇震了一下，蕭原不愧是道上的一等一好手，反應之敏捷，異於常人，就在喝聲入耳的刹那，他已飛快地將腰間的短鎗拔出來，看也不看，喝一聲：「快伏下來！」的同時，右臂猛掄，食指一扣，「砰砰砰……」向喝聲傳來的方向掃了一梭子彈。

而他的人也滾撲在地上。

鎗聲連响中，傳來一聲慘叫及兩聲痛呼，跟着是一連串的槍聲响起，嘯嘯的彈雨壓得兩人連頭也抬不起來。

蕭原趁這機會飛快將空彈匣退出來，裝上一梭子彈，翻眼瞥到左前方約十數丈外的一處樹叢上，有三四處鎗火噴濺出來，子彈不斷在他們的頭上掠過，幸好他們伏下來的地方是一片略爲凹下的地方，所以鎗彈很難射中他們，否則，他倆人早已負傷了。

何紫竹緊緊地貼伏在地上，緊張得她停止了抖顫，大睜着一雙眼，望看從頭上掠過的流彈，却沒有一絲恐懼之色。

蕭原知道這種情形對他們是極之不利的，鎗聲肯定引來其他的人，來一個前後包抄之下，他倆人便只有束手待擒的份兒了，思念一轉，他立刻作出了決定。

附耳在紫竹的耳邊說了幾句話之後，見紫竹連連點頭，蕭原將左手的長鎗交給紫竹，然後深吸了一口氣，身形翻滾的同時，右臂猛揚，朝那叢樹叢掃出了半梭子彈！

對方的鎗聲，立時停了下來。

紫竹也就在這刹那，彎着身，一頭衝入竹林內，而且立刻仆伏下來。

蕭原那刹那亦一彈而起，斜竄入竹林內。

樹叢後的鎗聲却在這刹那驟然响起來，蕭原但覺左臂膀上一熱，緊接着是一陣熱辣辣的劇痛，身形仆在地上，動也不敢動。

待到鎗聲稍疏，他才敢稍微撐起身子，忍着傷痛，爬向紫竹那邊。

紫竹一眼看到蕭原左臂膀上一片血漬，驚得變色，問道：「蕭大哥，你被打傷了！」

蕭原咬看牙道：「沒什麽，只是擦傷了一點皮肉，請你替我包紮一下，免得留下痕跡。」

紫竹就像痛在心裏般，點點頭，便欲撕下自己一幅衣襟，却被蕭原制止了，自己撕下一塊衣布，遞給紫竹。

紫竹立刻將他臂膀上的傷口紮起來。

蕭原却趁這時候向外面窺望，從竹樹縫隙中，窺到那叢樹後仍然有鎗火噴出來，但也有兩條人影一左一右地匍伏着爬了出來，不用說，是想來個左右大包抄。

心裏冷笑了一聲，待紫竹將他的傷口包紮妥後，他在地上抓了一把碎石子，扔向右邊的竹林深處。

石子擊在竹樹的枝葉上，擊得竹樹搖曳不停，簌簌作响，從外面看到的人，以爲有人向右邊跑去。

而蕭原與紫竹則仍然貼伏在地上，動也不動，窺望看竹林外面那幾名狗腿的動靜。

蕭原這一着果然令到那些狗腿上當了，只見匍行向右邊的那名傢伙猛地從地上竄起來，箭一樣標向竹樹幌動那面，而匍行向左面的那名傢伙也停了下來，扭頭望向那邊。

樹叢後的兩名傢伙向那匍行向左面的傢伙招了招手，亦從樹叢後竄了出來，衝向右面，向左匍行的傢伙立刻亦自地上跳起來，衝了過去。

蕭原瞧看，嘴角噙看一抹笑意，再撿了一塊較大的石子，用力再扔向右邊竹林深處，「刷啦啦」聲中，那塊石子擊在深處的竹叢上，弄出更大的聲响。

這時他已再看不到那名衝向發出聲响，枝搖葉動的竹林右面的傢伙了。

吐了一口氣，蕭原示意紫竹跟看他，小心地，避免撞到竹樹，朝左面快速地竄去……

歷險厄　出奇制勝

蕭原與紫竹終於尋到一處只有數戶人家的山村，這時候，已經是夕陽西下時分了。

兩人又飢又渴又餓，幾乎連站也站不穩，幾乎是爬跌入一戶人家的屋內。

那戶人家是一對中年夫婦，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最大的兒子看來也有十五歲了。他正想走出屋外去拿一把禾草進灶房，便看到蕭原紫竹兩人一下子「跌」入屋中來。

他自不免吃了一驚，及至看清楚這衣衫破爛的男女手上拿看鎗，更是驚駭得尖聲叫了起來，自不免驚動了屋內的其他人，他的父親正在房中擦着一支獵鎗，聞叫一驚之下，忙端看獵鎗衝出來，喝道：「虎山，什麽事？」

虎山驚駭地指一下跌在地上直喘氣的蕭原和紫竹兩人，慌惶地說道：「爹，他們……」

這時，他的妻子亦從灶間走了出來，看到蕭原兩人手上有鎗，慌忙將她的二兒子與小女兒摟在懷中，一個身子也不禁抖了起來。

那位做父親的却胆量很大，瞧到兩人那連站起來也不能的樣子，胆量更壯，手中獵鎗指看兩人，食指扣在扳機上，厲喝道：「唏，你兩個是什麽人？」

其實，他的鎗膛內根本就沒有子彈。

蕭原這時候只有喘氣的份兒，根本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只好張看雙眼，直望着那漢子。

幸好紫竹還能够勉強擠出話聲來：「大叔，我們……不是……壞人……請你先……給一口水……我們喝……」說看，鬆開了手上的長鎗。

那中年漢子銳利的目光在兩人的臉上打量了好一會，大概從兩人的面貌上看出兩人不似是爲非作歹的匪類，臉色稍緩，但仍然用鎗指着兩人，遲疑了一下，對兒子虎山道：「端些水來。」

虎山這時已由驚恐變作好奇，轉身入灶間去拿了一瓢冷水出來，走前去遞給紫竹。

紫竹幾乎連拿的力氣也沒有，抖着雙手捧起那瓢水，抖索着，濺出不少水來，鯨吞了兩口，有如久旱遇甘霖般，神情陡然一振，忙將水遞到蕭原的唇邊，蕭原「骨嘟骨嘟」，一口氣差點喝光了瓢內的盛水。

看到兩人那種飢渴狼狽的神態，那中年漢子不自禁憐憫地搖了搖頭，示意兒子再去拿些水來。

虎山這時已不害怕了，上前將空瓢拿過來，走入灶間再去盛水。

雖然喝的是水，蕭原的精神也振作起來，撑起身來。朝那中年漢子感激地道：「這位大哥，多謝你，我叫蕭原，她叫何紫竹，實不相瞞，我們被土王班南的人追了一夜一日，水米不曾到肚，沒奈何之下，才找上你家，請你多多原諒。」

「土王班南！」那漢子顯然也聽過土王的大名，疾聲道：「你們怎會惹上那惡人的？」

「大叔，他是想阻攔土王的手下將我強搶入王府爲妾，而惹上了那老淫賊的。」何紫竹搶着說：「土王原本想今天殺了蕭大哥，我夤夜冒險將他救出來，不幸被那些狗腿發覺，一直追捕咱們，求大叔發發善心，給些吃的讓我們塡塡肚子，我們會立刻離開的。」

那中年漢子聽了，將獵鎗收了起來，同情地嘆了口氣，道：「你們原來是惹上了土王班南，那就怪不得你們這樣狼狽的了。」

那婦人這時巳鬆開了摟抱着的一雙兒女，充滿憐憫地望着紫竹道：「姑娘，妳眞可憐，快起來到這邊坐一下。」

中年漢子却對大兒子虎山道：「虎山，你到外邊看望一下，若發現有陌生的人進村來，立刻回來說！」

虎山應了一聲，跑了出去。

× × ×

聽了何紫竹將她的身世說出來，並將蕭原仗義伸手的經過說完後，中年漢子是義憤塡胸，他的妻子則感同身受般，洒下了同情之淚。

這時候巳是掌燈時分，夫婦兩人不但將鍋裏煮好的飯菜讓兩人先飽餐一頓，並且爲蕭原受傷的臂膀敷上自製的傷藥，包紮好，再拿出幾件衣服來，讓兩人穿上，中年漢子看到蕭原身上靑一塊瘀一塊，更拿出自製的虎骨藥酒來，要蕭原喝了一杯，再爲他用藥酒搓揉了一遍，令到蕭原傷痛頓減，渾身舒鬆了不少。

原來這漢子是半農半獵的，所以懂得自製傷藥。

兩人對這對夫婦的好心招呼，自是感激不已，蕭原身上原本有二十多塊大洋的，在被那些狗腿關在石屋毒打時，早已被搜去了。幸好他藏在褲頭內的兩張銀票沒有被搜到，爲了表示他的謝意，他將其中一張三百塊大洋的銀票拿出來，送給那中年漢子。

那中年漢子是個爽直的人，堅不接受，蕭原無奈之下，只好說他若不收下銀票，他便將身上的衣服脫下來還給他，中年漢子在這情形之下，才勉強收下來。

蕭原這才笑着囑咐中年漢子要將銀票小心收藏起來，免得萬一土王班南的人追尋到這裏來，搜出他這張銀票，那就麻煩了。

那中年漢子一想也是，便將銀票收藏在灶間一處隱密的地方。

這時候巳是夜晚，蕭原本來想走的，以免萬一連累了這對好心的夫婦，這裏雖然不屬土王班南管轄，但憑他的勢力，仍然可以爲所欲爲。

那對夫婦却堅要蕭原兩人留下來過一夜，蕭原想一下，外面天寒地凍，自己大概還熬得住，但紫竹就可能抵受不了。加上他估計在這種寒夜中，那些狗腿也不可能冒着寒凍徹夜搜尋他們，便答應留下來過一夜。

中年漢子自願與大兒子輪流在外面守望，這就令到兩人既放心又感激了。

兩人分別躺在暖洋洋的被窩內，立刻便睡着了。

× × ×

也不知睡了多久，兩人分別被中年漢子夫婦叫醒了。

兩人睡意正濃，乍然被叫醒，腦袋還是迷迷糊糊的，直到那中年漢子慌促地道：「不好了，那些人不知怎的搜到來了，正向村子走來，你們快從屋後走，上山去吧！」

蕭原紫竹一聽，霍然一驚，睡意全消，相顧一眼，蕭原猛地記起，忙道：「大哥，快將咱們兩人換下的破衣服拿給我們，不然，那些惡狗搜到，那就會連累你們了。」

中年漢子忙叫他妻子去將他兩人換下的破衣服拿出來，蕭原一把接過，那漢子一聲：「跟我來！」却不走前門，從後窗翻了出去。

原來屋後就是一座黑黝黝的山，中年漢子一指山上，急聲對兩人道：「快上山去，在左面山腰處有一個山洞，你們可以在那裏歇一下，避避寒風，天亮再走！」

漢子的話未說完，村口那面巳傳來一陣狗吠聲，蕭原伸手緊握了一下漢子的手臂，拉着紫竹便朝山上奔去。

那漢子朝兩人揚了一下手，從後窗翻入屋內，接將窗子關起來。

這時，狗吠聲更狂，其中夾着吆喝聲與小孩的驚哭聲，在這寒夜中聽來，份外驚心悽涼。

蕭原兩人一口氣爬上山腰時，扭頭朝下面望去，但見村子內火光點點，人影幌動，叱喝聲夾看慌叫哭喊聲，再加上狗吠聲，整條村子嘈雜得就像翻轉了般，蕭原不由歉意地在心中嘆了口氣，默禱那好心的中年漢子一家沒有發生什麽事。

走上左面的山腰，找尋了好一會，終於找到那中年漢子所說的山洞。

山洞口被一塊垂下的大石遮蔽了一大半，乍然看去，只像一個獸穴一樣，若要進去，只有爬下來，匍伏進去才行。

洞內却很寬大，只有五六丈深，由於洞口小，又有那塊垂下的大石遮擋了一大半，所以，雖然外面寒風凜厲，洞內倒是偶爾才有一些風吹進來，倒是一個避風的好所在，在這種黑漆漆的寒夜中，在山上摸黑攀登，是一件危險又辛苦的事情，蕭原倒不怕，他是顧慮到紫竹，所以決定在山洞內過一夜，待天亮後才翻過山那面。

兩人各自倚在洞壁上，蜷縮着身子，很快便進入睡鄉了！

兩人實在是太累太睏了。

蕭原一覺醒來時，洞中巳有微光透進來，他側耳傾聽了一下，聽不到外面有何異聲，只有悽然呼嘯的山風聲，他放心了不少，這才回過頭來，看一眼倚在對面洞壁上，蜷縮成一團，猶自酣睡未醒的何紫竹。

望着紫竹那清秀的臉龐，他不由又想起了蘇紫若那張清麗的臉龐來，他的心一陣刺痛，呻吟般無聲地道：「爲什麽兩個這樣好的女孩子，命運却是如此蹇滯，莫非眞的是紅顏多薄命不成？」

想到這裏，他不由嘆息出聲。

酣睡中的紫竹剎時像一隻受驚的兔子般全身震動了一下，霍然張開眼來，驚惶地掃視了一下。

蕭原看到紫竹那種驚悸的情形，不禁心痛起來，臉上却忙露出一抹笑意，悄聲

道：「姑娘，對不起，驚醒妳了。」

紫竹定過神來，伸展了一下腰肢，笑得有點無可奈何。「蕭大哥，是我心中太怕了，怕被那老淫賊的人捉回去，蕭大哥，我是否很胆小？」

蕭原正容道：「不，紫竹，妳很勇敢，妳比很多女孩子勇敢不知多少倍，換轉是我，只怕我還不如妳。」

紫竹深深地吸了口氣，眼中發出光彩，輕笑一聲。「蕭大哥，你太誇奬我了。」眼珠一轉，接道：「我比你昨天提到的那位蘇姑娘如何？」

蕭原想了一下，正色道：「妳與紫君一樣勇敢，亦是我一生中永忘不了的兩位女孩子！」

紫竹聽了，連眼中也有了笑意，嘴裏却道：「蕭大哥，你太看得起我了，我怎比得上你那玉潔冰淸的蘇姑娘……」說時，神色黯然下來。

蕭原却道：「紫竹，妳不要妄自菲薄，妳……」

「蕭大哥，不說這些了。」紫竹却打斷了蕭原的話。接話題一轉。「蕭大哥，咱們也該起程了。」

「咱們走向哪裏？」站起來的紫竹有點茫然地問。

「咱們到省城去。」蕭原想也不想就隨口說。「只要走出土王班南的勢力伸展所及的方向，咱們就不用怕了。」

紫竹雙眼發生光彩，神往地道：「蕭大哥，我以前也曾聽我爹說過，省城是一個大地方，繁華熱鬧，什麽玩意也有，蕭大哥，省城是不是這樣的？」

蕭原看到她那種天眞的樣子，不禁笑道：「是不是，等到了省城，妳看一下不就知道了麽？」

「那咱們快走吧。」紫竹响往地說着，當先向那個洞口走去。

蕭原却搶先一步，走向洞口。

爬出洞外，兩人看一下大半被灰雲遮住的太陽，才知道時間巳快近晌午了，兩人的肚子也有點餓了，不由摸了一下肚子，但却被互相的動作惹得笑了起來。

蕭原也才省起，那位大嫂將他們換下來的破衣服遞給他時，裏面好像裹看一包東西，看來應該是乾糧一類的食物，忙對紫竹道：「妳在這裏等我一下，我進洞去看看。」

不等紫竹問他爲什麽，巳返身爬入洞中。

弄在洞內的那包破衣服內，果然有一包用油紙包裹着的糕餅之類的乾糧，蕭原不由大喜過望，對那大嫂感激不巳，拿了那包糕餅，重新爬出洞外。

紫竹看到蕭原拿看一包東西爬出來，不禁奇怪地問道：「蕭大哥，那是什麽東西？」

蕭原站起身來，將那包糕餅遞到紫竹的面前，笑道：「妳打開來看一下不就清楚了。」

紫竹嫣然一笑，接過來打開一看，不禁喜得跳了起來。「蕭大哥，你會變戲法的？那來這包吃的東西？」

蕭原眨眨眼道：「我若是會變戲法就好了，是那位大嫂變的戲法。」

紫竹心裏很激動，衷心地道：「那位大嫂眞好……」

「嗯，她確是一個大好人，來，咱們快吃了它，好上路！」蕭原說着拿起一塊米餅來，三把兩下地就將一個米餅吞下肚裏。

紫竹看到他那種猴急的吃相，忍俊不禁，噗嗤一聲笑出來。

這一來，引得蕭原也笑了起來，

他們笑看，吃看那些糕餅，忘記了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也忘記了前路的艱危，紫竹更暫忘了自身的苦難，在歡笑中，吃光了那些糕餅，

歡樂，確是一種奇妙的東西。

蕭原正想站起來的那刹那，一下淸脆的鎗聲乍然响起，子彈「嘯」地從蕭原的頰側掠過，震驚之下，忙疾喝道：「快趴下來！」一喝聲中，他巳斜撲在地上，左手巳抓住放在身邊的長鎗，目光一瞥之下，看到靠近山腰那塊突出的山石後，有幾條人影正在閃動着，忙瞄準了一個從石後閃跳出來，往這面衝上來的一名漢子開了一鎗。

鎗响人倒，那漢子被鎗彈射擊得朝後仰跌下去，發出一聲短促的厲叫，一直滾跌下去。

石後的人立刻發狂般向蕭原這上面放鎗，鎗聲像炸荳一樣串响着，流彈壓得兩人不敢將頭抬起來，擊在面前周圍的山石上，石屑四濺。

蕭原貼伏在地上，一雙目光却四下掃視着，驀地，他的心頭劇震了一下，他看到右邊的山腰下，有一條人影閃現了一下，若非他的目光鋭利，還以爲自己眼花看錯了。

心中暗道一聲：「不妙。」他巳猜到對方巳兵分幾路，從左右包抄上來，面前山腰下的人，可能是故意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好讓左右的同伴能够悄然爬上來，猝然將他們制服。

想到這裏，心中不由冒出一股寒氣，而山腰下伏在石後的傢伙則接連不停地放鎗，這更加證實了他的想法，於是，他將長鎗瞄準了那塊山石的兩邊，接連開了四鎗。

鎗彈擊在左右兩邊的山石上，擊得石屑四濺，迫得那幾名伏在山石後，從左右兩邊探出半邊腦袋，伸出鎗來射擊的傢伙慌不迭縮回石後，有一個大概被飛濺的碎石擊中了什麽地方，發出一聲痛叫。

蕭原正想他們縮回石後，見狀忙低喝一聲：「快走！」一把拉起紫竹，沿着山腰往山那面竄去。

「砰砰砰」，鎗聲又作响了，流彈在兩人的頭上身邊掠過，却一點也威脅不到他們，兩人連竄連跳，盡往那些山石樹叢旁邊跑，而且躬下身來，下面的人就算鎗法再準，有那些東西遮擋着他們，而他們又是奔跑着的，不是固定的目標，那就很難打中他們了。

兩人也不管橫伸出來的樹枝勾破他們的衣服，更忍受着尖削的山石擦破他們的手脚皮膚，蹩着一口氣急速地奔跑着。

驀地裏，隨着一下傳來的鎗聲，跑着的紫竹發出一聲尖叫，猛地向前撲跌向地上。

蕭原本是拉着紫竹一隻手的，她這一

跌，牽扯得他的奔勢陡窒，蹌踉了一下，亦差點摔跌在地上。

蕭原還以爲紫竹被鎗彈射中了，這一驚非同小可，慌不迭俯彎下來，急促地道：「紫竹，你怎麼了？」

看紫竹的身上，却沒有鎗傷的跡像，身上一點血跡也沒有，這令到蕭原不禁困惑不解了。

紫竹看到蕭原那種惶急困惑的樣子，不禁莞爾一笑，眨眨眼道：「蕭大哥，我只不過被地上那塊突出來的石頭絆了一跤，沒有什麼啊。」

說着坐了起來，但又雪雪呼痛起來。

蕭原一聽，心頭一塊大石放了下來，但聽到紫竹呼痛，忙又緊張地道：「摔傷了那裏？」

紫竹伸手捋起褲管，膝頭上擦破了一塊皮，鮮血直流，蕭原還以爲她摔傷了腿，那就麻煩了，當下二話不說，吁口氣撕下一截褲管，快手快脚地爲紫竹將傷處包紮好，拉起她就跑。

紫竹也知道危急萬分，片刻也停留不得，只有咬着牙忍痛奔跑，連一聲也沒有哼出來。

兩人沒命地奔跑着，連滾帶跌，從山那面滾滑下山脚下，身後仍然有鎗聲追着他倆的身後，但兩人已不放在心上，因爲連紫竹也聽出那些鎗聲只是盲目亂放，而且距他們很遠，一點也威脅不到他們，所以兩人放心在山脚下的一塊石上坐下來，喘口氣。

但此地不便久留，兩人略爲氣順之後，立刻就急奔向前面的樹林中。

× × ×

眼前橫亘着一條大約只有三丈寬闊的砂河，水流急激，河水碧靑，令人精神爲之一暢。

但蕭原面對着這條河，却緊皺起了眉頭。

因爲他們必須渡過這條河的對岸去，只有越河而過，才能脫出土王班南的勢力範圍，何況。後面肯定有土王的手下循跡追來，若不能渡過河去，遲早會被土王的手下「網」住，那時候，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若是蕭原自己一個人，這條河還難不到他，雖然這時已是寒冬季節，但憑他的水性及體魄，仍能安然泅過河去，但紫竹却是個女孩子，且不懂水性，這就很難了，總不能掉下她不管的。

蕭原內心盡管焦急萬分，表面上却一點也沒有顯露出來，只是向上下流眺望看，希冀能發現一隻小船。

河面上空空蕩蕩的，只有寒風的呼嘯聲，拍水聲，顯得份外淒淸。

這裏找不到船，總不能守株待「兎」的，蕭原當機立斷，拉着紫竹一直向下流奔去。

紫竹雖然不出聲，但心裏也知道蕭原很焦急，她不禁對自己恨了起來，恨自己不懂水性，又是個姑娘家，否則，就不用瞎找下去，早一步過河，就可以早一步擺脫土王班南的追捕。

突然，她驀地停下來，黯然地道：「蕭大哥，不要找了，也不用管我了，你快泅過河吧……」

蕭原一聽，呆了一下，焦急地道：「紫竹，這時候妳還說這種話？我怎可以掉下妳不管，我可不是這樣的人……」

紫竹神色堅決地道：「蕭大哥，我知道你不是這樣的人，但我不想再拖累你，這樣，只會一個也逃不了……」

「別說了，快走！」蕭原截斷了紫竹的話，猛地拉着她就向下流奔去。

紫竹被拉着只有跟着跑。「蕭大哥……」但蕭原却不理她，一直奔下去。

驀地，這一次到蕭原停下來了，與奮地指着河對岸道：「紫竹，妳看，對岸有條船！」

紫竹放眼望過去，果然看到對岸的一座草棚前，繫着一條船，只是却看不到人，不知船主人到了那裏去，但有船，就有辦法渡河去，心裏亦是一喜。

蕭原高興地笑着：「紫竹，妳在這裏等我一下，待我泅過去，將船撐過來，載妳過去。」

紫竹關切地道：「蕭大哥，天氣這樣冷，你熬得住麼？」

「紫竹，比這還凍的天氣我也下過水，別替我担心，這支鎗妳拿着，到那棵樹後藏起來，以防萬一，我現在就泅過去。」蕭原邊說，邊將那支長鎗遞給紫竹，紫竹早在路上，就被蕭原教曉了放鎗，於是接過那支長鎗，走到蕭原指的那棵長在河岸邊的大樹後，藏了起來。

蕭原則快手快脚地將身上的衣褲脫下來，只穿一條牛犢短褲，咬着牙抵受着砭膚侵肌的寒風，將衣褲捲成一團，將那支短鎗包在衣褲內，一手執着放在頭頂，走落水去。

紫竹偷眼看着，自己已忍不住打了個寒顫，心中那股愛慕之情，油然而生，但又驀地想到自己已非完璧，實在配不上他，不禁又自慚形穢，黯然自傷起來。

蕭原一脚踏入那冷冽透骨的水中，也不自禁猛打了個寒顫，那隻脚就像僵木了一樣，但當他想到紫竹時，心頭一熱，便什麼也顧不了，一下子便衝進水中，盡管上下牙齒顫擊得「得得」作响，他却一直向對岸泅去。

岸上樹後的紫竹一直看着蕭原下水，向對岸泅去，就恍如自己也置身水中般，全身一陣冰冷。

蕭原抵受着刺膚澈骨的寒凍，奮力向前游着，漸漸，不再感到那樣寒凍，手脚也不再有僵木不聽使喚的感覺了。

這時他已游到河心。

一陣感人心弦的鎗聲也就在這時响起，蕭原聽得心頭一震，忙扭頭望去，刹時間一顆心亦陡地往下一沉。

——他望到紫竹正趴在樹後的地上，鎗管從樹的左側側出去，鎗咀正有一縷硝烟冒出來，絕無疑問，那一鎗是她放的！

跟着，他不但聽到連串的鎗聲，也望到起碼有四五條人影分散開來，從三個方向伏在樹後的紫竹掩迫前去，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土王班南的人終於追上來了。

猛一咬牙，他扭回頭去，揮臂力划，希望盡快泅到對岸，將船撐回去，將紫竹載過來。

因爲若是太遲，紫竹肯定支持不下去，因爲長鎗的子彈只有五發，何況，土王的人從三面包抄壓過來，換轉是他，也應付不了。

可是，當他扭轉頭揮臂欲划的刹那，目光一瞥之下，整個人僵木住了，恍似一下子沉落無底的深淵，整個人駭呆住了！

對岸那條小船上，不知怎的，赫然出現了一個人，正拿着一支二十發的匣子炮，對準了他，粗悍的臉上，正露出一抹獰厲的笑意！

「蔡彪！」蕭原忍不住心中的震駭，脫口叫出來。

船上的人正是蔡彪，蕭原要追捕的一名巨盜，想不到這一次倒轉過來，變了蕭原在他的鎗咀指嚇之下，眞是異數！

「嘿嘿，姓蕭的，想不到吧？你他媽的窮追老子不捨迫得老子差點無路可逃，這一次老子倒要好好地出口烏氣！」蔡彪雙眼中發出兇殘之光，那模樣就像一頭噬人的野獸般。

這時候身後那面岸上的鎗聲不斷，夾雜着呼嘯聲，蕭原心房一陣收縮，他知道這一次是完了，在水中，加上他的短鎗又包在衣服內，根本就沒有反抗的餘地，同樣，那面岸上的紫竹也支持不了多久，同樣會落那些狗腿的手上。

這一次，可謂栽到家了！

「蔡彪，你想怎樣？」蕭原在無法可想之下，仍然不肯示弱。

「嘿嘿，老子不會一鎗打死你的，老子要將你押回班南王爺的面前，讓他親手處置你，你知道麼？班南王爺恨死了你，他要親自處死你！」

蕭原倒吸一口氣，厲聲道：「蔡彪，你幾時變了土王班南的狗腿？」

蔡彪却不以爲忤，反而笑嘻嘻地道：「這要拜你所賜，逼得老子差點走投無路，幸得班南土王慨允收容老子，老子也樂得有個安身立命之所，便留在王府內，天幸你惹上了他，王爺派老子率衆追捕你！嗯，被人窮追的滋味不大好受吧？」

這時，身後那面岸上的鎗聲已停，却响起紫竹的尖叫掙扎聲與及叱喝聲，蕭原一驚之下，扭回頭去一望，只見紫竹已被三條漢子制服在地上，兀自脚踢口咬，叱罵掙扎着，但很快便被一名漢子用繩索牢牢地捆了起來。

蕭原不忍再看下去，這時由於沒有泅動，只是浮在水面，全身又被冷凍河水浸得冰冷僵木，一陣陣的寒意直浸入骨髓深處，牙齒也「得得」有聲地上下交顫着。

蔡彪看在眼內，臉上殘忍的笑意更濃，他也不忙着要蕭原爬上船來，在他認爲，在這種情形之下，蕭原有如一只煮熟的鴨子，飛也飛不了，樂得折磨他多一會。

「喂，這種天氣浸在水裏的滋味怎樣？好受麼？」

蕭原忍受着心中的怒火，他知道這時千萬不能衝動，意氣用事，否則，他與紫竹就死定了。「蔡彪，你怎會料到咱們會過河，一早等在這裏的？」

蔡彪得意地哈哈一笑道：「只有你這種不熟悉這一帶地形的人，才會問出這個愚蠢的問題，你知道麼？老子在昨天晚上追到那條小山村時，便已猜到你們一定會朝這面逃來，而來到這裏，你們則非要渡河不可，這樣，才能擺脫咱們的追捕，老子一想到這一點，便貪夜繞路追到這裏來，傳土王之命，令河中大小船只一律撐到最下流處，而老子却故意留下這一條船，你在找不到船的焦急情形下，驟然發現河對岸有條船，必然大喜過望，爲了載那妞兒過河，你一定過來取船，哈哈，這就正好中了老子的妙計了，你知道麼？老子白天亮時分，就躲在船艙中，等着你這頭呆魚上釣了。」

蔡彪說得口沫橫飛，忍不住又微仰起頭來，「哈哈」大笑數聲。

蕭原也就在他大笑的那刹那，空着的右手猛地擊打在水面上，「拍」然聲中，在他面前爆濺起一蓬數尺高的水花，將他露出水面的頭面遮掩起來，而他亦猛古丁一頭沒入水中！

蕭原這一下突然的動作，大出蔡彪意料之外，他驚覺得不可謂不快，無如那蓬爆濺起的水花令到他看不到蕭原的頭面，他扣機欲射的食指不由一窒，呆了一下，蕭原終沒入水中，他這才扣動扳機，咆哮咒罵着，將鎗膛中的一梭子彈盡數掃射入水花濺起的水面上！

立刻，水面上就有一連串的氣泡冒出來，跟着有一縷血跡泡沫冒上水面來，蔡彪一眼看到，忙又扣機，「得」一响，這才省起自己剛才在急怒之下，將一梭子彈射光了，忙將空彈匣退出來，裝上一梭子彈，雙眼緊緊地瞄着水面，只要有一點異動，他手上的鎗就會噴射出密集的鎗彈。

可是，河面上除了那一縷血花在擴散淡化之外，一點異動也沒有，這就令到蔡彪焦灼起來了。

足足有一枝烟功夫，附近的河面上依然一點異動也沒有，蔡彪緊綳着的臉面却放鬆了。

憑他的經驗，剛才他射出的那梭子彈，肯定射中了蕭原，在這種天氣，一個人又受了傷，肯定在水底停留不了多久，被迫要浮上水面來，這樣又不見浮上來，那就只有一個可能，蕭原已葬身河底。

因爲水性再好的人，在這種寒凍的天氣，也不可能在水底下支持得了一刻鐘之久，而這時起碼已超過了一刻鐘。

想到這裏，蔡彪的臉上重新露出一抹笑意，但雙眼仍在附近的河面上搜索看。

又過了一刻鐘，河面上依然如故，他更加肯定蕭原已沉屍河底，這才將插在河中的竹竿拔起來，解開繫在岸上的繩索，將船撐向對岸……

× × ×

蔡彪滿心歡喜地押着紫竹走在回水洞的路上，由於紫竹是被綁住的，所以走得不快，一行人也就拖拖拉拉地走着。

紫竹雖然被綁着雙手，却沒有受到凌辱，這要拜她的特殊身份了，盡管土王班南對她的叛逃及偷放了蕭原暴跳如雷，但仍然想在她身上再嚐甜頭，自然不會下令手下對他怎樣，而蔡彪等人也碍於紫竹是土王班南新納姬妾的身份，當然不敢動她的念頭。

所以紫竹也沒有吃過什麼苦頭。

蔡彪他們現在走的這條路，是一條最快捷的路，而且也很好走，所以一行人皆走得很放心，因爲蕭原已死——唯一的威

脅已除，試問，還有誰敢不要命動他們？

蔡彪這時只想着將紫竹押回去後，土王班南對他的獎賞，雖則活捉不到蕭原，但也打死了他，加上爲他捉回愛妾，原先答應的五百塊大洋，打個折扣，也應該有二百五塊吧？

想到這裏，他不自禁笑了起來，同時也想到新近才去嫖了一次的那位屁股又圓又大，白白胖胖的騷蹄子來，忍不住「咕」地一聲，吞了口口水。

紫竹被那些狗腿押着走，一個人就像失了魂行走着，她的心已死，也碎了，是隨着蕭原沉屍河底而心死的，自那一刻起，她只想死，跟隨蕭大哥同赴黃泉，昨天晚上，她就嘗試尋死，可惜那些可惡的狗腿看守得她太緊了，令她連尋死也不可能，如今，一切已絕望，她已沒有將來，她已變得恍似一具行屍走肉，而她也決定了，說什麼這一次也不再讓那老賊對她加以淫辱了，就算是千刀萬剮，也決不低頭，

她此時已了無生趣，死，反而是她最大的願望。一個人既沒有希望，也沒有將來，何異是個死人，倒不如死了的好。

蔡彪却不管這些，此刻他的心全放在那騷蹄子的身上，恨不得一下子飛回水洞寨，於是，他感覺到行走得太慢了。

於是他扭回頭叱道：「伙計們，別氣不斷地，走快點吧！」

一個歪鼻子的漢子歪歪咀道：「蔡老大，除非撇下那妞兒，否則怎走得快？」

蔡彪皺了一下眉頭，盡管他心癢難熬，但又不敢對紫竹怎樣，低聲咒罵了一句，停下來，待到紫竹走到他的身邊，他才忍着氣道：「十五姨太，妳這樣簡直不是在走而是在爬，求求妳走快一點好麼？」

紫竹却目光直直地，連眼珠也沒有轉一下，聽而不聞，依舊慢慢走着，氣得蔡彪磨着牙，目中也射出獸光，但瞬即收歛了，作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加快脚步，走在前面。

這一路之上，盡是荒野，少見人家，但視野極遠，所以，蔡彪一行人也不大担心有人會在路上截擊他們，除非蕭原死而而復生。

蔡彪極目遠望估計着路程，這裏離水洞寨少說點也有三十里過外，照這樣走法，走到天黑也走不到，不由又急燥起來。

這時候只不過是日上三竿時分，若是走得快應該在黃昏時分便能够趕回水洞寨，他只好在心中嘀咕一句：「眞倒霉！」

看來他眞的倒霉了，嘀咕未完，脚下一絆，猝然之下重重地摔在地上，摔了個狗吃屎，一咀是泥，他忙翻身坐起來，邊吐着泥邊大聲咒罵着，但聽「呼」地一聲，一物從他頸側擦過，嚇得他忙又伏倒下去。

這刹那，他接連聽到幾下痛嚎聲，心中驚震之下，忙回目望去，只見幾名伙計有的捂腰，有的掩脚，七倒八歪，痛叫不已，十一名伙計只有三名沒有什麼？正倉惶地拉扯着紫竹，往橫側退走。

他立時心知不妙，將鎗拔了出來，一雙目光閃動着四下打量起來，却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地方，這就令到他有點迷糊了。

眼前附近一帶皆是平野，只有些腿肚高的荊叢，却看不到有人藏在後面，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總不會白天遇鬼吧？

而這時他也弄清楚了，絆了他一跤的是一條橫亘在荒路上的野籐葛之類的東西，這應該是有人預先放置的，因爲籐葛的兩旁分別纒綁在路兩旁的荊叢中，否則，不可能將他絆倒。

他心房收縮了一下，吆喝着壯胆叫道：「伙計們小心點，有人想動咱們啊。」

那些被忽然飛上來的石塊擊傷了的傢伙，早就知道了，因爲他們是被驀然飛射出來的石塊擊傷了手脚身體的，那些石塊的勢道強勁，總不會那些石塊無緣無故從地上飛射起來的吧？那就眞是咄咄怪事了，毫無疑問，應該是人爲的。

所以那七八名傢伙早已加倍小心，趴在地上，忍着痛，搜索着附近的地上可有伏着什麼人。

「蔡老大，看不到人啊！」那歪鼻子大腿上挨了一石子，骨痛欲裂，扯着喉嚨在叫。

「他媽的，別躺着呱呱叫了，對方充其量只有二三個人，不然，也不會用出這種手段了，伙計們，快起來將那些烏龜王八蛋搜出來，看看他媽的什麼人樣！」蔡彪吼喝着，他自己却趴着不動。

這批人以他爲首，那些傢伙不敢不聽他的，除了那三名拉着紫竹退得遠遠的漢子外，其餘的八名傢伙哼哼唧唧地爬了起來，一歪一扭地散開來，四下搜索着。

一名腰上着了一石子的髯鬚漢子手上握着一把駁殼鎗，一手捂着腰，側着身，一步一步地走到距路邊約丈許的一大片荊叢前，小心地搜視着。

驀地他上身一仰，仰天摔倒在地上。

而在他脚下的一叢荊樹也猛地抖動了一下。

趴在地上的蔡彪看得眞切，心頭一震之下，怪叫一聲：「伙計們，有人藏在那叢荊樹中！」叫聲中，猛地朝那裏掃了半梭子彈。

蔡彪眞够狠心，也不理會那名倒下的髯鬚大漢有被射中之虞，在連珠串響的鎗聲中，那名髯鬚漢子身軀搐動着，發出慘厲的慘叫，動人心魄。

那叢曾經是動的荊叢在戰鎗彈的射擊之中，枝葉折斷紛飛！

一陣鎗聲也就從荊叢中響起，鎗彈嗤嗤作響，擦着蔡彪的頭上掠過，嚇得緊緊地趴伏在地上，恨不得地上有個洞，一頭鑽進去。

在附近搜索的七名漢子在聽聞蔡彪的怪叫聲時，便各自轉向髯鬚漢子倒下的那邊，慌忙伏了下來，亦開鎗射擊起來。

驀地，荊叢那面的鎗聲忽然停了下來，跟着是「得」的一下撞擊聲，伏在地上的蔡彪距那荊叢只有三丈許，聽得很清楚，心中暗喜，但他却很謹愼，仍然不敢妄動，直等了半袋烟功夫，仍然聽不到荊叢中有鎗聲響起，他才「哈」地狂笑一聲，大叫道：「伙計們，那藏頭露尾的傢伙已彈盡了，不用再開鎗了，咱們可以走前去將他揪出來，看看他是什麼人樣。」

那些狗腿一聽，寬心大放，先後停止了放鎗，從地上爬起來，端着鎗，慢慢向那叢荊叢圍近過去。

荊叢內仍然沒有鎗聲響起，那些傢伙更加大胆了，躬着的腰身子也直了起來，並且吆喝着：「龜孫子，乖乖地爬出來，否則，等一會老子捅你的屁股！」

「沒種的王八，出來吧，讓老子看看你是熊樣還是鳥樣！」

荊叢內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只有那名髯鬚漢子仰癱在地上，身上有幾處突突地流出血來，動也不動，看來是咽了氣。

蔡虎一直伏在地上，他是一頭老狐狸，冒險的事他永遠不幹，也恐防匿伏在荊叢內的人使詐，直到那七名傢伙安然無恙地逼進了丈許兩丈，他才放心地從地上爬起來。

因爲他若再趴在地上不起來，不單他的臉上無光，事後若傳開去也會被人恥笑，他就不用再在土王班南那裏混下去了。

慢慢地直起身來，吁了口氣，這刹那他不由意氣風發起來，朝前踏出了一步。

那知他那一步才踏出，荊叢內驀地響起一下鎗聲，他的右半身應聲側幌了一下，隨之發出一聲痛叫，右臂上鮮血飛濺，那枝鎗也鬆脫落地！

這一下鎗聲響得這樣突然，可謂大出那些傢伙的意料之外，俱不由被那聲鎗聲震得呆了一下，這一呆之間，荊叢內接連響起七下連珠般的鎗聲，那七名漢子在那刹那間，先後身子震幌了一下，握鎗的手上皆被鎗彈擊出一個血洞來，痛叫聲中，自然握不牢手上的鎗，紛紛墮跌落地上。

隨着響起的鎗聲，那叢荊叢陡然暴散開來，一條人影電閃般竄掠起來，撲向正目負痛彎下身去，以左手企圖撿拾起地上的短鎗的蔡彪！

「蔡彪，你再敢動，我就一鎗轟掉你的腦袋！」那掠撲出的人混身泥土，適時暴喝一聲！

蔡彪聞喝渾身一震，僵住了，滿臉驚駭之色，目光一瞥之下，脫口驚叫出來：「是你！」

那人在這刹那箭一樣撲到蔡彪的身前，飛起一脚，將他踢出數尺之外，就着撲掠之勢，一把撿起地上的匣子鎗，再一個箭步，衝到被踢倒地上的蔡彪身前，喝道：「蔡彪，料不到吧？快起來！」

蔡彪渾身抖索了一下，驚駭地道：「你……怎會死不了的？」說着爬了起來。

那人一下子閃到蔡彪的身後，冷笑道：「你若是耐心等一下，再搜索多一會，我肯定活不了，可惜你却連那一點耐性也沒有！」

這人赫然竟是蕭原！

× × ×

「誰也別想妄動，誰動誰死！」蕭原銳利的目光瞥到那名受了傷的歪鼻子漢子正偷偷地彎下身來，想撿起地上的鎗，忙斥喝一聲，同時開了一鎗。

那歪鼻子漢子應聲撞跌在地上，發出難聽的慘嚎聲，左腕上現出一個血洞來，鮮血汩汩流出，在地上翻滾着！

蕭原這一看，立刻震住了其餘的六名漢子，俱不由臉色連變，噤若寒蟬，誰也不敢再妄動。前車可鑑，他們都是「聰明人」，不想雙手被廢！

「姓蕭的，你明明受了傷，那樣的天氣，你怎可能潛在水中這樣久？」蔡彪頹喪悔恨地問。

「嗯，我確是受了傷，却只是擦傷了肩頭的皮肉，我沒入水中後，便潛到那只小船靠岸的那一邊，只露出鼻子，你祇顧搜查河面，自然忽略了小船靠岸的這一邊，這是你發夢也想不到的，後來你將船撑過對岸，我就偷偷地扳住船尾底部接合突出的地方，隨着你過河了，也幸好天氣太冷，我的傷口很快便凝住了，沒有再流血，也才不會在水面上留下血漬……後來，我待你們走遠了，才偷偷地爬上岸，那時候，我已差不多冷得半死，連爬起身來也不可能，幸好有一名因聽到鎗聲而好奇地從附近走來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的鄉農發現了我，忙脫下身上的棉衣裹在我身上，並爲我按摩活血，我才死不了……到我能够行動自如的時候，我猜你們必會停留一夜，再押紫竹回水洞寨，而我也問清楚了那鄉農那一條路最快捷回到水洞寨，便貪夜趕路，趕過你們，在你們認爲不可能有人在此伏擊的地方，挖了個淺坑，匿在坑內，再以荊叢遮掩在身上，天幸你們真的如我所料，走這條路，你知道麼？方才射出來的石子，是幾年前幾位白族朋友教曉我的因簡就陋的投石器，想不到也派上了用場，如今你心服口服了吧？」

蔡彪原本垂下的頭，搭拉得更低了。

脅持住紫竹的三名狗腿被那驟然發生的變化驚得一時不知怎辦才好，怔怔地站在原地，驚恐地望着蕭原。

蕭原推着蔡彪走前去，嚇得那三名狗腿拉着紫竹連連後退。

紫竹這時雙眼發着光彩，一臉驚喜之色，眨也不眨地望着蕭原，興奮地呼叫聲：「蕭大哥！」

此刻，蕭原在她的心目中，無異是她的希望，點燃她生命之火的火光，她重新又有了生之希望。

蕭原朝她笑着點點頭，然後瞪着那三名傢伙道：「快放了她，我答應放你們走，否則，你們會像他們一樣，甚至死！」

那三名傢伙早就被蕭原的出奇制勝地制服了蔡彪及七名同伙的神勇及犀利的鎗法震懾及嚇破了胆，一點也兇不起來，但又不肯放棄紫竹這張護身符，遲疑着。

蕭原目中厲光一閃，陡地抬手一鎗，「砰」然聲中，縮在紫竹左面，露出半邊身來的那名漢子痛嘷一聲，臉色煞白左耳被擊飛了一塊，鮮血汩汩而下！

蕭原這一手震得其餘兩名漢子心胆俱喪，魄散魂飛，再也不敢遲疑了，忙放開了紫竹，驚懼地望着蕭原。

蕭原喝道：「放下鎗，你們走吧！」

那三個傢伙如奉聖旨，慌不迭扔掉手上的鎗，抱頭鼠竄而去。

蕭原再朝那七名受傷的漢子道：「你們也滾吧！」

那七名漢子正胆顫心驚地担憂着不知蕭原會怎樣處置他們，心裏七上八下，聞言如蒙大赦，大喜過望，撥脚就竄，也顧不了身上的傷痛。

蕭原將蔡虎的雙手反綁好後，長吁一口氣，憐惜地望着紫竹，紫竹臉上一紅，忽然一頭撲入蕭原的懷中。

蕭原情不自禁地伸開雙臂，將紫竹這位飽受刼難的可憐少女擁抱在懷中……

（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趙子高捕頭告老還鄉，頤養天年膝下無兒，只有一女叫盈盈，尚未過門，已許配了窮秀才王大明，趙子高也不嫌王大明寒酸，準備爲他倆早日成親，但王大明因爲一貧如洗，待考了舉人之後，不致太寒酸才辦理婚事，他除用功讀書之外，還跟未來岳父學會了飛刀，曾在盈盈、書僮小三子、丫鬟阿春及長工老張面前表演過絕技，確有一手。一日，盈盈和家僕到牡丹坡賞花，發現當地首富錢員外被人殺害，一柄飛刀插在心口上，此刀是王大明的，趙子高要將他送官究治，二人爭吵起來，從窗外又飛來一刀，將趙子高刺傷，衆人以爲是王子明所爲……

第三把刀 下

武俠故事 兩期完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案如山 惡狠被捕

趙子高傷勢沉重，急救無效，羣醫束手，三天後終於撒手西歸。

靈堂就設在大廳裏，白燭高挑，香烟繚繞，幾盤時鮮瓜果，權充祭品，趙老生前最喜歡的一對鐵彈珠就擺在供桌當中。

盈盈雙目紅腫，眼淚都哭乾了，仍長跪在地，乾嚎不止。

阿春、王大明、小三子，亦皆傷痛欲絕，甚至連一向古怪冷漠的老張，眼眶裏也看見了淚光。

尤其是小三子，又哭濕了一條手巾，眼睛比盈盈的還要紅。

這時，盈盈又在哭喊着：「爹，你老人家就這樣走了，叫女兒孤孤單單一個人怎麽活下去，啊，爹……」

哭喊至最後，一口氣上不來，終於暈了過去。

郭泰道：「阿春，快把盈盈扶回房裏去，她醒來以後也不用守靈了，這孩子悲傷過度，一定會支持不住的。」

王大明也上去帮忙，立將盈盈扶了下去。

待王大明轉回來後，郭泰鄭重其事的說道：「趙老已經死了，可是，兇手是誰，到現在還難下定論，所以老夫不曾逮捕任何人。但這並不表示你們無罪，事實上你們三人皆涉有重嫌，在眞兇未抓到以前，隨時準備傳喚。大明，你也不必回去，就住在這裏吧，一方面帮忙料理一切，一方面也免得別人說我故縱嫌犯，你們下去吧，老夫想一個人在此靜一靜。」

大夥兒離去後，郭捕頭一陣尋覓，又在地上找到一粒植物的種子，然後閃身進入靈柩後面的一間小屋子。

這時，夜色巳經很深很深了，靈堂內一個人也沒有，一對白燭亦將燃盡。

霍然，吱呀！一聲，大廳的門開了，王大明獨自一人走進來，也不知是胆小害怕，還是心懷鬼胎，走來歪歪斜斜的，很不自然。

來至靈前，先上香磕了頭，在棺木前遲疑了好一會兒，乍然伸手打開棺蓋，移歪一尺多。回頭拿起鐵彈珠，又朝棺木走去。

就在這個時候，盈盈穿着喪服，在阿春的陪伴下，從另一道門走進來。趙盈盈毫不客氣的冷叱道：「王大明，你要幹什麽？」

王大明嚇了一跳，身不由己的退了三四步，說道：「沒有幹什麽，我沒有幹什麽……」

「棺蓋都掀開了，手裏拿着我爹的鐵彈珠，還强辯。」

「我是想……我是想……」

「殺了人不算，你還想將先父的頭砸爛？」

「不不不！妳誤會了，我是想爹在生前……」

「不要叫爹，我們之間的關係從此一刀二斷，這對翠玉耳墜是你娘當年給我的訂親之物，拿去！」

當眞將耳墜摘下，扔在地上。

王大明並沒有去檢，接着剛才的話說道：「我是想，趙伯伯生前最喜歡這一對彈珠，應該陪葬才是，打算放進棺裏去，絕無不敬的意思。」

「隨便打開棺蓋，就是不敬。」

「是！」

「還不快蓋起來。」

「是！」

「放下彈珠，快滾！」

「是！」

王大明自知做錯了事，半點反抗的意志也沒有，叫他怎麽做，他就怎樣做，蓋好棺蓋，放好彈珠，轉身就走。

「回來！」

「盈盈，妳……？」

「你沒有資格叫我的名字。」

「是，姑娘還有什麽吩咐？」

「把你的耳墜子帶走。」

「是！是！」

拾起耳墜子，匆匆離去。

趙盈盈在亡父的靈前默禱了一陣，換了一對白燭，也離開靈堂。

另一個人却沒有離開，是郭捕頭，就隱身在靈柩後面小屋裏，正從門縫裏向外看，敢情巳撒下天羅地網，欲與元兇鬥智鬥力。

果然，不久又有人潛入靈堂，正是古怪冷漠的老張。

老張來幹什麽？沒人知道，只有他自己心裏有數，一不行禮，二不燒香，像木樁似的站在靈前，一動也不動。

眉頭緊鎖着，二道濃黑的臥蠶眉，幾乎巳連在一起，目光隨着嬝娜飄渺的香烟游動，似沉思，又似回憶。

口裏，偶而會發出呢呢喃喃的自語聲，却沒人能聽懂他在說什麽。

呆立片刻後，開始在室內踱起方步，口中仍自嘀咕不休，郭泰屏息而聽，依舊聽不出一個完整的句子來。

老張的脚步停下來了，四下裏張望一下，猛地大步而進，伸手將棺蓋掀起來，一眼就見到趙子高安詳的躺在裏面。

郭泰早巳拔刀在手，向前移近。

老張的眼睛，瞪得像銅鈴，足足向棺木內凝視半分多鐘，始將棺蓋復原。

接着，使搖頭擺腦的走了。

「站住！」

郭泰身形一閃動，已堵在他前面，喝道：「老張，三更半夜的，你來靈堂做什麽？」

老張一開口就像吃了炸藥一樣：「怎麽？來看看老東家也不可以？」

「人都死了，有什麽好看的，只怕不會這麽單純吧？」

「當然還有別的原因，以老東家的一身內外功夫，老夫很懷疑，那一刀眞能要了他的命。」

「你怎知要不了趙老的命？」

「因爲刀深不過寸許，應該屬於皮肉之傷。」

「老張，你給我把話說清楚，是不是你下的手？」

「不是。」

「那你怎會淸楚刀深的分寸？」

「是我事後親眼看到的。」

「老張，我告訴你，刀雖然不深，但却切斷了趙老的心脈，這是死亡的主要原因。」

「嗯，也許是吧。」

老張嘴角掛着一絲神秘的冷笑，逕自揚長而去。

却給郭捕頭留下一臉疑惑，又退回小屋。

「梆！梆！梆！」遠處傳來三更天的梆聲，打更的人陰沉沉的聲音還機械似的唸着：「愼防竊盜，小心火燭！」

就在這當兒，小三子輕手輕脚的走進靈堂來。

先燒香，後磕頭，對着棺材哭訴道：老爺，小三子從小沒爹沒娘，到處流浪

，是你老人家可憐我，把我收留在身邊，才有好日子過，想不到，像老爺這麽好的人，竟然會慘遭殺身之禍，今後，叫我再去投靠何人。老爺！老爺……」

說至最後，又掏出手帕來拭着淚，偏偏，眼淚愈擦愈多，哭訴的聲音，却嗚嗚咽咽的，逐漸低沉下去。

大約在靈堂內待了半個時辰不到，小三子才垂頭喪氣的離去。

郭捕頭望着小三子遠去的背影，喃喃自語道：「奇怪，憑老夫數十年的辦案經驗，居然逮不到他們半點蛛絲破綻，看來，眞正的兇手，必然是一匹充滿智慧、狡詐的狼！」

× × ×

「是的，我們所面對着的，的確是一頭充滿智慧，狡詐的狼！老夫裝死的計劃算是失敗了。」

吱呀！一聲，小屋的木壁，靠近棺材尾的地方，啓開一道小門，趙子高脚前頭後的從棺材裏爬出來，接着說道：「而且，這一頭狼，正在跟咱們展開一場鬥智的遊戲。」

郭泰上前攙了趙子高一把，將燈擰暗一點，兩個人就在桌前面對桌面坐下來。郭泰道：「老哥，看盈盈傷心欲絕的樣子，實在叫人不忍，我看還是把眞相告訴她吧，哭壞身子就糟了。」

趙子高遲疑一下，道：「也好，盈盈這孩子挺機伶的，咱們三個人好好合計合計，鬥鬥這一匹狼，但可千萬不能驚動旁的人。」

「我知道。」

不一會，郭泰便領着盈盈返回小屋。

趙盈盈曉得父親沒有死，自然喜不自勝，一頭就倒在趙子高的懷裏，嬌滴滴的道：「爹，你老人家也眞是的，裝死也不先說一聲，害得人家昏倒好幾次。」

趙子高輕撫着愛女的秀髮，道：「傻丫頭，早告訴妳，這齣戲就唱不下了，也沒有辦法找出眞兇來。」

「爹，你裝死原來是爲了要緝拿兇手嗎？」

「不錯，兇徒十分狡滑，不用點手段，他是不會現出原形的。」

「可是，當時我明明看到流出很多血來……」

「當時爲父的確是受傷了，血也不是假的，好在爹的身上穿有護甲，傷勢輕微，在縣衙裏經過了三天的醫治，便不碍事了。」

「要怎麽樣才能將眞兇揪出來？」

「現在，我們就與妳郭大叔來談這個問題，大體而言，所有的血案不外爲財、爲色、爲仇，如無特殊意外，眞正涉嫌者亦不外三人。」

「那三人？」

「大明、老張、小三子。我們不妨先一個一個的研究一下他們行兇的動機。」

郭泰朝門外張望一下，返身說道：「趙老，大明這孩子，不應該有殺人的動機吧？」

趙子高道：「有，殺錢員外是爲了財，殺老夫則是一時衝動，並非預謀。」

「大明堅決否認刀子是從他手上打出去，老哥當時和他對面而立，是否看清楚呢？」

「老夫那時僅注視着他的臉，沒有留意他的手，他的手是動了，却無法肯定刀子是否從他手上打出來。」

趙盈盈看到的情形也是如此，無法下斷語。

郭泰有條不紊的道：「如此說來，刀子從外面射進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趙子高道：「事實應該是這樣，同時，這兩件血案，很可能是一人所爲，各有其特定的動機與原因。」

盈盈說道：「如果說我爹不是大明殺傷，他無緣無故的抬手幹嘛？」

郭泰道：「盈盈，妳還記得吧，大明曾說似有東西打中他的手臂？」

「我記得，可是大叔並未找到證物，他手臂上也沒有傷痕呀？」

「有證物！」

「什麽證物？」

「地上那幾個泥色的污漬。」

「這怎麽能算是證物？」

「自然是絕佳的證物，假如大叔的推斷沒有錯，兇手是用濕軟的泥丸，打中大明的手，所以他的手會抬起，而又不曾受傷，泥丸碎裂後，就變成無數大小不一的污漬，由此也足以證明，歹徒無疑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

「嗯，這傢伙的確高明，王大明身上的泥污乾了以後，早巳隨風飄散，自然什麽也找不到。」

「賢姪女冰雪聰明，所料絲毫不差，兇手的設計，可謂天衣無縫。」

「郭大叔，還有一個疑點，泥巴彈丸通過後，理當染及窗紙，留下一個黃圈圈才對，這一點又當如何解釋？」

趙子高拿起桌上的飛刀，指着尾部的纓總，說道：「這事很簡單，飛刀的體積比泥丸大，纓總正好是一支掃把，不可能在窗紙上留下任何痕跡的。」

「有道理，有道理。」

「孩子，妳要注意，這只是假設，在未查明一切前，大明依然涉嫌重大。現在我們來談談老張。」

「老張這個人，在咱們家雖然還算規矩，但總覺得陰沉沉的，又是玩飛刀的行家，嫌疑一定不小。」

「豈止嫌疑不小，來頭更大。」

郭泰道：「他是誰？」

趙子高沉思一下，振振有詞的道：「此人並不姓弓長張，而是立早章，是綠林中響叮噹的獨行大盜章魁，由於脾氣怪癖，橫行霸道，所以，大家都管他叫章鬼，或章瘋子。」

郭泰臉色大變，道：「噢，他就是章瘋子？我記得二十年前，還是老哥親手將他緝捕歸案的。」

「不錯，他因爲殺人越貨，坐了二十年的監牢，兩年前才刑滿出獄。」

「老哥怎麽會將章瘋子留在身邊？」

「是他自己找上門來的，八九個月之前，他說他孤苦無依一個人，問老夫，要不要看門做零活兒的長工，不需要工錢，只要管吃管住，將來再賞他一口棺材就行了。」

「老哥當時認出來沒有？」

「滄海桑田，二十年的牢獄生涯，雖然使他蒼老不堪，又裝成是駝子，但那道刀疤却怎麽也改變不了，一照面我就曉得是他。」

「既知姓章的身份，叫他走就是了，何必留下來？」

「老弟，你可曾想過，他要是決心想報復，不留在趙家，同樣多的是下手的機會，乾脆將他留下來，我倒要看看他想幹什麽？」

「可是，養虎貽患，總歸是一件危險的事。」

「所以，自從他來到這裏後，我一直穿着護甲，暗中提防，半年多來，平平安安的，也沒有發生任何意外。」

「這件事，老哥怎麽從來沒向小弟提起？」

「老章來到此地後，始終安份守己，沒有動靜，我覺得他可能巳經改變主意，打算終老於此，故而未曾揭露，就連盈盈也蒙在鼓裏。」

趙盈盈道：「是呀，爹從未透露過半點口風，要不是那天我看到他會玩飛刀，還以爲他是一個天生的粗人呢。」

郭泰道：「依老哥看，假如元兇是章鬼，殺錢員外是爲財，殺趙老是爲仇，問題是，爲何等待這麽久？」

「這個自然是爲了等待機會，了解狀況。」

「最重要的一點，得手之後，爲何不遠走高飛？」

「此事計劃周密，可以說是天才的傑作，誰要是遠走高飛，豈不挑明了誰就是元兇主犯，眞正的聰明人，他可能會認爲，留在此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趙盈盈說道：「我記得清楚，小三子是一個小流浪漢，偶而在飯館裏帮人擦擦桌子，端端茶，混碗飯吃，是爹見他聰明伶俐，主動帶回家裏來的，該不會有問題吧？」

趙子高笑道：「嗯！最初是毫無問題，帶着他出了一次遠門，却發現一個大秘密。」

「什麽秘密？」

「他的本名叫林三元，小三子是他的諢號，他父親是頂頂大名的飛賊，刀法奇快，殺人如蔴，人稱快刀林二，六年前爲父的正在隣縣任捕頭，林二因案發被圍，連殺十二名捕快，最後還是爹把他擒住的，三堂審下來，問了三個死罪，不久便正法伏誅了。若非被當地的捕快識破，恐怕至今仍不明他的眞實身份哩。」

「這樣看來，他到咱們縣城來的目的，就是爲了找爹？」

「一點不錯，爹不帶他回來，他也會打上門來的。」

「小三子會玩飛刀嗎？」

「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郭泰道：「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快刀林二的兒子，一定也是玩刀的高手。」

趙盈盈道：「姑且再假定小三子是兇手，他的目標應該是爹，爲什麽要殺錢員外？」

老捕頭道：「如果元兇是小三子，事情就複雜了，殺錢員外爲財在其次，主要是爲色。」

郭捕頭說道：「爲色？這是從何說起呢？」

「老弟，你聽我說，最近這幾天，老哥想了很多事，發覺小三子早在暗中喜歡上我們家盈盈，而大明沉溺於書本，又常常惹盈盈生氣，有意無意之中，和小三子接近的機會反而比大明多……」

「哦，我明白了，於是，小三子偷了大明的飛刀，殺死錢員外，旨在嫁禍，好達到他娶盈盈的目的。然而，既愛其女，何忍殺其父？」

「一方面繼續嫁禍，好置大明於死地，另方面自然是爲父報仇。」

趙盈盈道：「我想起來了，爹被殺的時間，就在小三子離去後不久。」

郭泰道：「然而，以章瘋子的本事，怎會沒有看見他？」

趙子高道：「想是這小子身手不凡，在老章未發現之前便溜了。」

趙盈盈道：「這樣的研判固然合情合理，但有一點，女兒實在想不透，如果兇手是小三子，怎麽會哭得那麽傷心，連手帕都哭濕了？」

「孩子，到現在爲止，一切都是假設，事實上，他們三個皆涉有重嫌，千萬不可有先入爲主的偏頗觀念，否則，一步錯，步步錯，就會全部輸掉，切記，我們面對着的是一隻狐狸，一匹狡猾的狼！自然，當眞相大白時，不論是誰，不論是任何疑惑，都會找到正確答案的。」

趙盈盈點點頭，問郭泰道：「郭大叔，錢員外是否眞的掉了三百兩金子？」

郭泰道：「是眞的。」

「可曾搜過他們三個人的房間？」

「全在暗中搜過，毫無所獲。」

「第三把刀是關鍵，找不到第三把刀，案子永遠破不了。第三把刀在誰的手裏，誰就是兇手。」

趙子高道：「不錯，找到第三把刀，案子就可以破了。」

「難題是，如何找到第三把刀？」

「不難不難，此事妳郭大叔巳經成竹在胸。」

郭泰馬上說道：「錢員外的家屬出五百兩銀子，縣衙出三百兩，妳爹出二百兩，共一千兩賞格，準備賞給找到第三把刀及贓物的人。另外，不論是通風報訊，或是扭送衙門者，只要整個血案能够偵破，父仇得以報雪，而又年齡相當的話，妳願以終身相許。縣賞的文書明天就會張貼出來。」

「這樣恐怕不妥吧？婚姻乃終身大事，一旦傳揚開去，定會遭人非議。」

「盈盈，這不是眞的，是假的，懸賞的文書也只有一份，就貼在你們家，是一種鬥智的方法，主要是給章魁、王大明、林三元看的。」

「郭大叔，這個方法不見得會有效，他們三個人都不是傻蛋，沒有人會將第三把刀交出來。」

趙子高笑道：「孩子，我們也沒有指望，兇手會將第三把刀交出來，而是想叫兇徒知道，只要找到第三把刀，案子就可了結，在這種情形下，元兇必然會設法嫁禍他人，坐實他人的罪，進而使自己長久逍遙法外。」

「嗯，好辦法，坐實他人的罪，是保護自己的最佳選擇，在這種情形下，第三把刀便成爲燙手的山芋，一定會想盡辦法送出去，但我們事先必須要有嚴密的部署，方可套住這匹狡猾的狼！」

郭泰道：「那當然，就算他是七十二變的孫猴子，也一定叫他現出原形來。」

趙子高道：「盈盈，妳要注意，孝還是要戴，還是要裝出一副憂傷悲痛的樣子，他們一旦犯疑，就會功虧一簣。」

× × ×

趙家大院的牆上，貼着一張懸賞文書，老章上前瞄了一眼，却弄不清是怎麽回事，見小三子從房內走出，忙招手說道：「喂，小子，你過來一下。」

待小三子走近後，老章又道：「小子，你看看，是不是縣城裏又發生了什麽事了？」

小三子仔仔細細的看了一遍，道：「不是啦，是縣衙裏提出一千兩銀子的賞格，追查第三把刀，及贓金的下落，如果因而能得以破案，使兇手伏誅，老爺瞑目於九泉，盈盈小姐並願以終身相許。」

「哼！」

老章一句也沒有說，也沒有任何表情，冷冷的哼了一聲，便扛着一把鋤頭，走進花園。

不久，王大明捧着一本書，從花園裏走出來，口中「子曰，子曰」的唸個不停，小三子道：「哎呀，王公子，什麽時候了，你還在唸書，快來看看這個。」

王大明走過來瞧一瞧，木然而立，慢條斯理的道：「白天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況且趙伯伯生前一直希望我能夠中擧，苦讀，應該是報答他老人家最好的方法，反正刀子早丢了，我也沒有搶人家的金子。」

「王公子，你那把刀到底是怎麽丢的呢？」

「我也不清楚。」

「好好的想想看，有沒有發現可疑的人？」

「君子坦蕩，我是一個從來不知防人的人。」

「然而，找不到第三把刀，公子的麻煩就大了。」

「郭大叔是個講道理的人，找不到第三把刀，就坐不實我的罪，第三把刀在誰的手裏，誰就是殺人的兇手。」

「眞的是這樣？」

「不錯，我的三把刀是一起被偷的，兇手已經用了二把，第三把刀必然還在兇徒的手裏。」

「如果在公子的房裏，找到第三把刀，怎麽辦？」

「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爲刀早就掉了，人也不是我殺的。」

不知何時，阿春陪着小姐，也圍攏過來，趙盈盈冷冰冰的說道：「哼，是誰殺的，誰心裏有數，一旦找到第三把刀，就算有一百張嘴也否認不了。」

阿春道：「小姐，假如有人通風報訊，把案子破了，妳眞的要嫁給他？」

「當然，人無信不立，怎麽可以開玩笑。」

「要是一個醜八怪哩？」

「那也只好認命！」

小三子說道：「像小姐這麽標緻的姑娘，若是嫁給醜八怪，簡直是鮮花插在牛糞上。」

阿春啐道：「呸呸呸！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牛糞多髒啊！」

趙盈盈原本是王大明的未婚妻，事情一波三折，竟然演變到如今這種地步，他百感交集，一臉悲苦，輕輕歎了一口氣，悄然走開。

接着，小三子離開了，阿春與小姐也走進靈堂。

一天過去了。

二天過去了。

直至第三天，老章、王大明、小三子，始終沒有任何異樣的行爲，整個案情呈膠着，似乎．兇徒的功力不弱，當眞要跟老捕頭鬥一鬥。

趙盈盈實在鱉不住了，第三天的深夜，又走進靈堂後面的小屋子，道：「爹，你看兇手會不會根本不是他們三人中的一個，而另有其人？」

老捕頭笑看說：「盈盈，妳怎麽會有這麽想法？」

「如果是的話，三天都過去了，怎麽一點動靜也沒有？」

「妳不要忘記，兇手是一頭很狡猾的狼，沒有相當的把握，他是不會輕擧妄動的。」

「那要等到什麽時候嘛？」

「快了，快了，今夜月黑風高，應該是個好機會。」

一語甫畢，郭捕頭急匆匆的闖進來說道：「成了，他們三個都離開了。」

趙盈盈吃了一驚，道：「什麽？他們三個一起走？」

郭泰道：「不，章瘋子最先離開，王大明第二，最後是林三元。」

「怎麽會這麽巧呢？」

「也許是巧合，也許是我們研判錯誤，案子有可能是二人合幹的？」

趙子高道：「他們有沒有帶什麽東西？從那裏出去的？」

郭泰道：「老章是從花園裏跳牆出去的，扛着一把鋤頭。」

「大明呢？」

「他走大門，帶着一本書。」

「小三子又怎樣？」

「他也是從大門出去的。」

「有無派人追下去？」

「有。小弟並且傳下命令，讓他們自由行動，勿加攔阻。」

「好，咱們也快去，無論如何，今夜一定要逮住這一匹狼！」

二人說走就走，立即出門而去，直接來到王大明的居處。

一道矮牆的後面，郭泰早已派有人在監視，二人也攏了過去，郭泰對守在那裏的一名捕快說道：「追章魁與林三元的人，來過沒有？」

那捕快答道：「來過，可惜人給追丢了。」

「糟了，怎麽會追丢呢？」

「夜黑路暗，追沒多遠就丢了。」

「他們到那裏去了？」

「繼續到處追尋。」

「這裏可有動靜？」

「一直沒有人來過。」

「大明書房裏的墨汁乾了吧？」

「屬下剛才又倒了一桶。」

說至此，大門外探進一隻脚來，順着這一隻脚往上看，可以看到，來人穿着一身黑衣，黑巾蒙面，僅僅露出一雙骨碌碌的眼睛，根本看不出是何許人。

蒙面人手裏提着一個沉甸甸的黃綾包袱，腰裏插着一把飛刀，賊眼朝四下察看一下，陡地加快脚步，一陣風似的衝進王大明的書房去。

趙子高既興奮又緊張，郭泰更着急，彈身就衝出去，却被趙子高阻住了，噤聲道：「別急，他已是甕中之鼈，咱們何妨看看他還能變出多少花樣來。」

就這麽一句話的工夫，蒙面人已從王大明的書房衝出來，越牆而去，動作迅速輕巧，無疑是一個身懷絕技的人。

趙子高道：「郭捕頭，老哥哥追，你進去搜一搜。」

當即施展開輕身功夫，放步追下去。

蒙面人一路狂奔，一路留下無數黑脚印。

趙子高就跟着黑脚印追，若即若離，忽遠忽近。

蒙面人那裏也沒有去，一頭闖進趙家，闖進章瘋子的房裏去。

當趙子高追到時，他看到，老章的門口，擺着幾株帶土的，尚待栽種的牡丹花，房內，章魁正呼呼大睡，地上，有一雙沾滿墨汁的鞋子，床尾有一套黑衣，一方黑巾，一側的窗子敞開，並沒有關。

趙子高神鬼不覺地，提着鞋子，黑衣就走。在小三子的窗外瞄了一眼，林三元睡得更甜，還嘟嘟喃喃說着夢話哩。再去看看王大明，同樣好夢正酣。

返回大廳，正巧郭泰也帶着四名捕快趕到，趙子高道：「郭捕頭，搜到什麽沒有？」

郭泰將手中的黃綾包袱往桌上一放，打開來裏面有五十兩重的金元寶六錠，外帶一把紅纓飛刀，說道：「第三把刀，及贓金都在這兒，但不知老哥追到那歹徒沒有？」

「追到了！」

趙盈盈一直候在小屋子裏，聞聲衝出來說道：「在那裏？」

「就在我們家。」

「是誰？」

「別忙，馬上就可分曉。」

× × ×

天，大亮了，太陽已越過屋脊，洒下滿地金黃。

趙家的大廳裏，棺材早已移走，趙子高端坐桌後，桌子上擱着三把飛刀，六個金元寶。郭泰就坐在趙子高右手邊，趙盈盈居左，阿春立在她身後。

王大明、章魁、林三元，一字兒排開，站在趙子高面前，三人的後面，是四名縣衙裏的捕快。

趙子高手裏的彈珠轉動不停，嗡嗡的聲音，聽起來似乎比往常特別響亮，肅容滿面的道：「第三把刀，錢員外失落的金子，全找到了，換句話說，案子可以說已經破了，但老夫上體天心，願意再給這位朋友一個最後的自新機會，只要現在出面認罪，仍以自首論，免其一死，不然，恐怕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目光如炬，從三人臉上一一掃過，老章、王大明、小三子，皆悶聲不响，無人挺身認罪。

阿春忽然說道：「老爺，贓物是從那裏找到的？」

「是大明房裏的床下。」

「既然是在公子的床下，這不是擺明了……」

「阿春，歹徒是聰明人裏面的聰明人，事情沒有這麽簡單，東西是昨天深夜被人送去的，並非原來就有。」

「是誰送進去的？」

「現在就是要找這個人。」

「哦！」

趙子高的目光落在王大明的臉上，道：「大明，是不是你？」

王大明臉色白蒼蒼的，斷然不認道：「不是我，不是我，小姪已經有好幾天沒有回家了。」

「那你昨天深夜是否離開過！」

「我……我是離開過。」

「到那裏去了？」

「本來是想回家去拿幾本書……」

「拿書爲什麽不白天去拿，單挑在晚上？」

「是因爲郭大叔交代，不准我出城，所以只好偷看去。」

「書拿到了嗎？」

「沒有，走沒多遠，發現天太黑，心裏有點怕，就折回來了。」

「你是說，你根本沒有回到家？」

「是。」

「你沒有騙我吧？」

「姪兒句句實話，絕無半句虛言。」

趙子高望着章瘋子，道：「老章，我想聽聽你怎麽說。」

章魁粗聲大氣的道：「沒有錯，昨天夜裏悶得慌，我是出城去過。」

郭泰道：「去到那裏？可是王大明的家？」

「不！我是到牡丹坡去的。」

「你去牡丹坡做什麽？」

「因爲小姐喜歡牡丹花，我睡不着覺，所以就去挖了幾棵回來，打算種在花園裏，現在還擺在門口，不信你們可以去看看。」

「郭某看到了，不過，去牡丹坡，王大明家是必經之地，弄幾棵牡丹回來，並不能證明你沒有去過王家。」

「我老張沒有去就是沒有去，信不信由你。」

「有沒有去很快就會查出來，到時候你的嘴就硬不起來了。」

現在輪到小三子了，趙子高、郭泰還沒有開口，他便搶先說：「老爺，捕頭大人，小的不會玩刀，也不曾去過王公子家，這事跟我小三子一點關係也沒有，你們不必問我。」

趙子高臉一沉，道：「小三子，昨夜，你眞的那裏也沒有去？」

「我……啊，我想起來了，曾出去兜了幾個圈子，散了一會兒步。」

「金子，飛刀不是你送去的？」

「不是！不是！」

「你沒有去過王家？」

「沒有！沒有！」

「現在承認還算自首，可不要錯過這機會。」

「老爺，小的本來就沒有幹這種事，叫我如何承認。」

問了三個人，三人皆一口否認，趙子高與郭泰互換一個眼色，郭泰會意，馬上從身後取出那雙沾有墨汁的鞋子，及黑色衣服、蒙面黑巾，往桌子上一放，道：「這雙鞋子，以及這套衣服、蒙面巾，係潛入大明家的那個人穿着的，老夫現在要問你們三個，是誰的？」

王大明道：「大叔，這些東西是從那裏來的？」

「是在老章的房裏找到的。」

阿春道：「那一定就是老張囉，你們看，他還光着脚丫子哩。」

大家的目光往下看，可不是嗎，章瘋子當眞光着一雙大脚丫。

趙盈盈沒好氣的道：「阿春，不要亂說話，兇徒狡詐百出，神鬼莫測，妳滿腦子的漿糊，懂個屁。」

趙子高陰沉着臉，將鞋子丟給王大明，道：「大明，你穿穿看。」

王大明道：「趙伯伯，鞋子不是我的，沒有穿的必要。」

趙子高雙眉一挑，聲音更大：「我叫你穿穿看。」

王大明驚得一呆，急忙脫去自己的鞋子，那一雙鞋子却太小，怎麽穿也穿不進去，道：「趙伯伯，你看，根本穿不進去嘛。」

趙子高堆下一臉的笑容，道：「穿不進去才好，還不快將翠玉耳墜取出來，給盈盈戴上。」

王大明好不高興，取出耳墜子，馬上跑到盈盈身邊去。陡然間，趙盈盈變得像一隻小綿羊，掠起長髮，由着大明去戴。

趙子高望看章魁，道：「章魁，該你來穿了。」

一聽他叫出了自己的本名，章瘋子大吃一驚，道：「趙捕頭，你……你已經曉得了？」

「當你踏進趙家的第一步，老夫就認出你來了，駝着背並不好受，將腰幹挺直吧。」

章瘋子挺直腰幹，直接了當的說：「老夫不否認，來到趙家的目的，就是爲了殺你。」

「是什麽原因，使你拖延了這麽久才下手？」

「應該說是老夫已改變主意。」

「趙某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章魁打從懂事起，就將腦袋瓜子別在褲腰帶上，過着刀口舔血的日子，最近這八九個月，是我畢生最平靜的一段歲月，自然的喜歡上這種生活方式，是以改變初衷，打算終老於此。」

郭泰道：「你的意思是說，血案不是你幹的？」

「章某的脾氣，郭捕頭應該有個耳聞，只要是我幹的，天大的事我也一定扛下來。」

「那鞋子、衣服怎麽會在你房裏？」

「跑了一趟牡丹坡，一上床就睡着了，發生了什麽事，我一概不知。」

「你的鞋子到那裏去了？」

「起身後遍尋無着只好光着脚來。」

「你只有一雙鞋？」

「慚愧，趙老給我的工錢，全送到酒館去了。」

「章魁，你還沒有穿鞋子呢。」

章瘋子的脚更大，至少比鞋子大上一寸。

至此，事情已全部明朗，四個捕快早已將小三子架住了。

郭泰又從身後取出另一雙鞋子來，道：「老章，這雙鞋子大概才是你的吧？」

章魁穿在脚上正合適，道：「錯不了，你們瞧，上面還有牡丹坡上的泥土呢，在那裏找到的？」

「小三子的房裏。」

「原來是這個小雜種，看老夫活劈了你。」

章魁舉起蒲團大掌來，就要揍人，却被郭泰擋住了，道：「國有國法，切勿妄動私刑。」

趙盈盈走上前來，怒視看小三子，道：「林三元，你眞沒有良心，我爹待你親如子姪，你竟然要殺害他老人家。」

林三元昂看頭，咬牙切齒的說道：「父仇不共戴天，他害死我爹，我當然要報仇。」

「難道說錢員外也跟你有甚麽深仇大恨？」

「嚴格的說起來，錢員外是被妳和王大明殺死的。」

「我殺死錢員外？此話怎講？」

「殺錢員外，是爲了嫁禍王大明，而最終的目的則是爲了娶妳，不就等於是妳殺了錢員外嗎？」

郭泰怒斥道：「林三元，你好毒辣的手段，盈盈對你那麽好……」

林三元傲然說道：「私情歸私情，父仇歸父仇，何況殺掉趙子高，這一大片產業很可能就是我林三元的了。」

趙子高勃然大怒道：「林三元，把鞋子給我穿上。」

林三元道：「不必穿了，我承認鞋子是我的，飛刀是我偷的，殺錢員外的是我，殺你的是我，今夜潛入王家，栽贓飛刀金子，丟下黑衣，穿走章老頭兒鞋子的也是我。但是，我的計劃天衣無縫，我輸得不服氣。」

「你什麽地方不服氣？不妨說說看，老夫務必要你心服口服。」

「首先我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假如不是愛上趙盈盈，應該做得更好更完美。」

「還有呢？」

「倒楣，遇上兩個大脚仙，不論是王大明，還是章老頭兒，只要有一個能穿下我的鞋子，今天這個局面一定不會是這樣的。」

趙子高鄭重其事的道：「林三元，你錯了，事實上早在三天前，老夫就料到你是兇手了，之所以遲遲未曾下手抓人，一則是爲了搜齊證物，追回贓金，再則也希望你能迷途知返，出面自首，把你的聰明才智用到正道上去，豈知，你聰明反被聰明誤，一錯再錯……」

「趙老兒別儘說廢話，拿證據來。」

趙子高從口袋裏掏出一團碎紙，道：「林三元，你看這是什麽？」

「一堆爛紙，有什麽好看的。」

「這是老夫送你的那一幅花鳥，被你撕成碎片，是從你的房裏找到的。」

「父仇山高海深，我沒有理由要珍惜仇人所送的東西。」

「你父快刀林二畢生作惡多端，殺人無數，誰也沒有冤枉他，而你撕毀贈禮的行爲，已經將你兇惡的面貌暴露無遺。」

「這是馬後炮，我不相信我的眼淚會白流，尤其是抬回棺材的那一晚，我知道郭捕頭潛伏在靈堂裏，還格外賣力的加演了一場，誰也不可能懷疑到我的頭來。」

「小三子，你的表演的確很逼眞，也很動人，但是，眞的就有眞的，假的就是假的，以假亂眞，必然會有破綻可尋。」

「有什麽破綻？」

趙子高拿起桌上的兩粒植物種子，道：「林三元，這東西你認識嗎？」

「不認識。」

「老夫可以告訴你，是從你口袋裏掉出來，郭捕頭在地上拾到的。」

「……」林三元的臉色變了，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話來。

趙子高道：「搜他的身。」

一名捕快，在林三元的口袋裏，搜出半支紅辣椒。林三元的臉色更難看，倨傲的氣燄已消失不見。

趙盈盈、王大明、章魁、阿春等人却怒不可當，皆惡狠狠的瞪着他。

趙子高鄭重其事的說道：「林三元，你雖然是個殺人的兇手，又曾加害於我，對你的聰明、智慧，老夫仍然十分激賞，你的計劃周密、完美，幾乎無懈可擊，居然想出利用紅辣椒催淚的點子，却也因而露出了馬脚，此正所謂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你還有什麽話說？」

「……」證據齊全，鐵案如山，林三元垂下了頭，已無詞可辯。

「帶下去！」

郭泰一聲令下，四名捕快立將林三元架出客廳去。

章瘋子一拱手，說道：「趙老，郭捕頭，我想這也是章魁該告辭的時候了。」

趙子高一楞，道：「怎麽？老章，你另有高就？」

「像我這樣的雜碎，有人肯收留就不錯了。」

「那你何必要走？」

「趙老，我來此的目的是爲了報仇，主意雖然變了，但身份已明，實在不方便再待下去。」

「老章，這是什麽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夫並沒有把你當外人，盈盈的牡丹花還等看你去栽哩。」說着，起身離座，親切的伸手拍在他的肩上。

章魁原以爲必然會被逐，故而主動引辭，沒料到趙子高竟待他如親人，大喜過望之下，簡直有點受寵若驚，緊拉着趙子高的另一隻手，道：「好，我這就去栽，土乾了就不容易活了。」

趙子高、郭泰、王大明、趙盈盈、還有阿春，俱皆望着他，綻開一臉笑容，有如盛開的牡丹花。

（全文完）

南北殲仇記

・本文承自32頁・

岸上急劇的變化，那艘揚帆待發的海船自然瞧得十分明白，賈天祿當機立斷，一刀斬斷繫船的纜繩，長篙向岸一點，船隻便向海中駛去。

火神朱烈哼了一聲，大袖一拂，海船立即閃起一道紅光，在爆炸及燃燒之中，片刻之間那艘船便在汪洋大海之中消失。

適才制住徐拱辰是赤髮星君，他瞧準機會悄悄點出一指，擊斷了姓徐的右臂，使賊人一舉成擒。如今白臘門大獲全勝，惟一問題是徐拱辰，雖然他是一個問題人物，很可能就是南北的仇家，但總不能不弄明白就張冠李戴，硬說他是蟒鞭桑九。

在這情勢下風妖顯出過人機智，她對南北道：「二門主，摸摸姓徐的脖子。」

南北依言伸手一摸，竟然撕下一張人皮面具，風妖冷哼一聲道：「蟒鞭桑九，果然是你！」

蟒鞭桑九落網，應該是大快人心，却有一條紫色人影尖叫看衝了過來。

「惡賊，我爹呢？你將他怎樣了？」

紫衣姑娘自然是徐小珣了，雖然她對這位冒牌的爹早已懷疑，但這項殘酷的事實不是她所能承受，呼叫悲嚎，自己弄得聲嘶力竭，蟒鞭桑九却已遍體鱗傷了。

錢蘭君令人用繩索將桑九烏雲縛於大樹之上，然後柳眉一豎道：「桑九，在江湖之上你也是一號人物了，好漢作事好漢當，自己作的事爲甚麽不敢承認？」

桑九道：「哼，大爺一生殺人如麻，有什麽不敢承認的。」

錢蘭君道：「好，我南北兄弟的尊翁是你害的？」

桑九道：「不錯我跟烏雲動的手。」

錢蘭君道：「徐姑娘的父親呢，也是被你害的了？」

桑九道：「這可不能怨我，誰叫他住在這個地方的。」

錢蘭君道：「這話怎麽說？」

桑九道：「咱們奉帮主之命，與海天雙煞經營關東、長興島及碧海山莊都是理想的基地，只好讓徐老兒受的委屈。」

徐小珣道：「你將我爹怎樣了？」

桑九道：「我能將他怎樣，是他自己不想活，硬要往海裏跳的。」

徐小珣大吼一聲騰身向桑九撲去，風妖急忙一把扣看她的手腕，同時點上她的暈穴道：「二門主，還有沒有話要問？」

南北道：「問問他徐夫人怎樣了，咱們也好對望霞山莊有個交待。」

風妖道：「聽到了麽？姓桑的。」

桑九道：「那老太婆一直裝瘋賣傻，不肯跟我合作，爲了一了百了，我只得將她丟進海裏。」

南北怒叱道：「惡賊天良喪盡，罪該萬死，給我殺……」

父仇得報，並且左擁嬌妻，右抱美妾，南北在人生的旅程上應該是滿足的。

然而神嶽帮會放過他？石小紅又會就此罷休？看來這一段江湖恩怨只怕方興未艾呢！

（完）

太空科幻爭霸戰　勞力士·文

巧佈銀光陣

印度火山口的銀子，被美國派特務盜取，加以科技處理，使它變成銀鏡，攝取陽光反射成為焦點，集中極強烈火力，成為秘密武器，無堅不摧，本文就是報導它的攻防戰……

唐龍奉命潛入金銀宮

在一個黑沉沉的晚上，美國太空總署的署長「卡沙摩亞」，召見唐龍，兩人在太空總署深入地面之下一百呎的機密室交談。

署長卡沙摩亞說：「唐先生，你在太空署教授中國功夫，月薪多少？」

「每月支薪美金三千五百元。」

「太少了，我認爲你值美金一百萬。」署長卡沙很認眞的說。

唐龍愕然。

稍停，他想出一句相當合理的措辭，說：「多謝署長栽培。」

署長卡沙摩亞笑了笑，說：「唐先生，我並非叫你安份守己的教授中國功夫，一步步的爬上去，只是想把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交到你的手上，希望你達成任務，賺一百萬美元，你的意思怎樣？」

唐龍說：「這個任務值一百萬美元，一定是很危險的了，我一向喜歡危險的工作，向命運挑戰，那麼我就答應你，我願意接受這個任務，不過，你沒有對我說出它是甚麼樣子的任務之前，我很想問一句，爲甚麼你在太空總署之內挑選我担當這個重任呢？」

「我當然是經過詳細考慮才挑選你的，因爲這個任務一定要在印度活動，而且被派出去的一個人，一定要精於搏門，聽說你的印度話也講得很好，兼且你是亞洲人，皮膚晒黑一點，頭上纏上了白布，看來就像是印度人了，至於搏門，那是你最出色的一環，故此我才選中你担當這個任務。」

「署長，這個任務只是派我一個人去？抑或派十個八個人去，我只是其中的一個？」

「只是派你一個，將來你活動的地點是印度。」

「好極了，我最怕人多手脚亂，萬一被派出去活動的人，有一個落網，被逼招供，便會影响到其他隊友，故此我認爲一個人幹秘密的工作，更加安全，現時請你把這個秘密活動的目標講出來，我是否被派到印度刺殺一個政壇上面的首腦？抑或盜取秘密文件？」

「不，你的任務只是調查印度境內出產白銀最豐富的一個銀礦。」

唐龍聽了，很快開口答道：「署長，據我所知，印度並非產銀的國家。」

「許多個地理專家都抱着你說的一種想法，特別是地質學家，他們認爲印度沒有白銀出產，不過，我的看法並非如此簡單，現時我想你看看一張照片，在照片上面有一個巨大的銀瓶，那個地方是印度的金銀宮，銀瓶以及金銀宮，至今仍然存在，證明古代印度必有一個銀礦，否則，决不會有那麼沉重的銀瓶鑄造出來。」

說完，署長卡沙摩亞把一張照片放在枱上。

唐龍把它檢起來，細心欣賞，過了一會，說：「署長，這個銀瓶大概有萬磅過外，且又歷時很久，是也不是呢？」

「它是第八世紀的產物，歷時一千一百多年，至於它的重量，照岳圖先生的估計，大概是八萬磅到十萬磅。」

唐龍噓了一口氣，說：「它必然是很值錢的了。」

「再說我的觀點吧，那個銀瓶既然是第八世紀的產物，當年的運輸工具極度缺乏，決不會從別的地方鑄造銀瓶再把它運到印度的，由此可以反映出當時印度本身一定有一個銀礦了，奇怪的是印度沒有大批銀器製造出來，作爲輸出品。」

「我逐漸明白了，署長，你的意思就是想我到印度打聽第八世紀曾經有銀礦出現？它在甚麼地方。」

「是的，正是如此。」

「就是那麼簡單？」

「眞的是這麼簡單，如果你打聽得到它的下落，代價是一百萬美元，此外，你打聽它的時期，如果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支出，需要十萬美元或五十萬美元，太空署必然依照你的要求付給。」

「眞是出奇！署長，我想多口問一句，那個銀礦既然在印度境內，你找到它又有甚麼用呢？難道你想高價向印度收購，或者合股開採嗎？」

「是的，我確有此想，我甚至想像到另外一方面去，假如印度當局不知道有這一個銀礦，它在極遠且又極荒凉的一處，我們可以秘密開採，利用核彈把它爆炸，然後奪取，我們渴望找到巨額的白銀拿走的，總之，我們有辦法在旬日之內把所有白銀，不擇手段攫奪它。」

署長卡沙摩亞說順了嘴，很有興緻的說下去：「唐先生，你是自己人，並且是太空總署之內的武術教官，我不妨把一種跟舉世安危有關的秘密奉告，美國太空總署忽然需要大量白銀，因爲我們的科學家已經發明了使用銀子代替鏡子去反射陽光，化而爲電，再又變成保衛美國的秘密武器，十分有效，故此急需爲數達到十萬萬磅過外的白銀，假如我們派人在世界金銀貿易市場蘇黎世出資購買的話，白銀的價格便會飛漲，那是意料中事，此外，我們還要預防蘇聯特務無孔不入的刺探這種秘密，加以破壞，故此我們必須找尋一個銀礦。」

唐龍說：「我逐漸明白了，太空總署的科技人才，加上了國防部的武器專家，就有可能製造一種新奇的太陽鏡，把陽光透過白銀反射出來，結爲一條光，利用它把從北方侵入的敵機打落。」

「對了，實情確是如此，我們想在美國對着蘇聯的幾個大州佈置銀光陣，不單是一個地方需要大量銀子，還要更多的銀子，分別放在適當的地點，那些銀子實在得來不易。現時我們只是在墨西哥新裝置一副，假如你想看看，我可以派人送你乘搭太空署的專機去看。」

「好的，我看過了，印象較深，對於這一次遠征印度，可能有些帮助。」

「好，事不宜遲，今晚立刻啓程。」

最後，太空總署的署長很冷靜說。

「新墨西哥州」是美國南部很是荒凉的一個大州，它本來是墨西哥的國土，打了一場仗，它投到美國的懷抱，土地仍是很乾很瘦，甚至耕種也發生困難，這種地方用來做科學實驗，再適合也沒有了，唐龍由太空總署的副官馬洛護送到那邊去，

踏出機場，正是黎明，他們立刻乘坐軍用吉普車，駛向「銀園」科學實驗場。「銀園」表面上說是實驗場，實在是巧佈銀光陣的地方，一座座鋼架豎起來，弧形的鏡面是一層白銀，厚達半呎，每一座銀鏡的鏡面都可以移動，向太陽那邊，或者背着太陽，如果幾排銀鏡都是對準太陽，把陽光反射出來，變成一個焦點，它的熱力超過華氏表二千五百度，假如使用普通的鏡，它仍有焦點，火力只是七百五十度，相差四倍以外，更重要的就是它結成了焦點之後，那一條光叫「銀激光」，可以射到高空六萬尺以上，把任何一件飛行物體燒熔。

它的速度比噴射機快五倍，如果有一架飛機在高空航行，給雷達網發現，認爲它並非自己人，利用無綫電話跟機上的人通話，逼對方降落，沒有答覆，三分鐘之內就有「銀激光」從地面射出，對方無法抵抗，很快就在空中爆炸。

它的威力這樣强，無怪太空署長卡沙那麼重視它了，照卡沙稱述：只有一組銀激光的防衞網，用以對付蘇聯，那是不够的，因爲蘇聯的越洲飛彈未必經新墨西哥州那邊飛入美國，想得到更加有力的保護，必須分別在十多個據點裝置同類的「銀鏡」。

副官「馬洛」在裝置銀鏡的時期，曾經盡過力，懂得很多，他除了向唐龍解釋一切跟「銀光陣」有關的科技之外，還很鄭重的說：「唐先生，你此行是很吃力的，所有印度人都是很固執的，他們只知道有祖國，永不帮助別人去做一些叛變國家的勾當，印度女人更不可靠，越美的女人越加靠不住，切勿相信她們。」

「我明白了，多謝你的關心！」唐龍說完，就此跟銀鏡告別，乘搭原來的專機回到華盛頓。

那天過後，唐龍準備一切，臨行的前夕，太空總署的署長卡沙對他說：「你此行最好在孟買的機場降落，扮演外地商人到印度購買寶石的角色，先行找個地方歇宿，然後到孟買的一間銀器店，找尋史洛奇，這個人以前就是進入金銀宮看過銀瓶的傢伙，有照片作證，此人現時已經不知去向，他大概是當時英國派去印度的外交官吧，他的生死跟銀光陣無關，最重要的是那個銀瓶。」

退休警官柏加星

唐龍走進那一間叫做史洛奇的銀器店中。

正如署長卡沙所述，那一間商店擺滿銀器，五光十色，看花了一雙眼。

有一個人迎上來，樣子英俊，體型也好，一望而知是歐洲人。

唐龍說：「先生，你大概是老闆了，我想買些古老的銀器，上次我們有些朋友跟老闆史洛奇交易過，買了十多件銀器，俱是稱心滿意的，我想跟史先生談談，可以嗎？」

「辦不到了，先生，請你原諒！他是我的爸爸，可惜他已經死去多年了，你想買甚麼，我很樂意服務，我的名字叫做史雲希。」

「好的，史雲希先生，我想跟你合作，希望你盡力協助，我想買幾件幾百年前的古老銀器，起碼是六百年前的貨色，你有沒有這種銀器呢？」

「小店沒有這種銀器，倘若你出得起價，我可以替你購買，我認識一些收藏家，他們所收藏的古物當中，包括一些銀器在內，還有一些專門收藏銀器的人，他們也許收藏了超過八百年的銀器，假如他們肯賣出那些東西，它就是古董，售價遠遠的超過銀器本身的價值，你們可以互相議價，我只是收取百份之十的佣金而已，換言之，買賣雙方各付百份之五。」

「我同意這樣做，我們現時先行約定一個日期，到時一定拜訪你的朋友。」

一言爲定，翌日兩人一起去探訪收藏家，看過兩家，並不滿意，後來，找到身型高大的印度人柏加星，這傢伙展示他收藏的古老銀器，把他收藏的銀火車拿出來，說：「如果有鐵軌，這一個銀器的火車頭是可以行駛的。」

他是退休的警官，對印度各處都有很深的印象，唐龍認爲此人對他有很大帮忙，存心討好他，當晚請客，還叫英國的銀器商史雲奇做陪客，另有幾個印度人，都是退休警官柏加星的朋友。

入席後，邊吃邊談，同時喝進很名貴的醇酒，唐龍借故談及古代的銀器，說：「我此行是替加州大學附屬的博物館購買銀器的，相當奇怪，你們收藏的古代印度銀器最多只是四百年前的產物，其實八百年前印度已經有很輝煌的銀器，爲甚麼在那一段時間過後，相隔四百年，才有銀器出現？」

柏加星笑了笑，說：「唐先生眞是博學多才，這個問題，即使是印度人也不懂得其中奧妙。你大概知道八百年前最負盛名的一個巨大銀瓶放在金銀宮了，如果你想看看它，我可以把你帶到那邊看看，但要注意這一點，切勿在金銀宮內拍照，即使你不是對古老的銀瓶拍照，仍是違例的，事後拍照的人就會大禍臨頭。」

「我決不會這樣做，柏加星先生，你放心好了，我此行只是參觀性質而已，你是警官，可以在進入金銀宮之前向我搜身的。」

「你眞會說笑，唐先生，你恐怕忘記一件事了，我只是退休的警官。說到這裏，我不妨對你多講一句，你跟我同行，你不會被人搜身的，因爲是我担保你入內參觀的。」

史雲奇插口說：「這是印度官方的規矩，如果沒有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担保，任何一個遊客不准入內參觀。」

到了那一天，唐龍給退休警官柏加星帶着走進金銀宮，參觀那個重達十萬磅的銀瓶，想不到它是如此光亮的，唐龍看得讚不絕口。

柏加星說：「這個銀瓶歷時八百年，光亮如新，那是不容易的，如果它不是放在金銀宮內給人欣賞，兼且容許參觀者伸手摸它，它不會如此輝煌奪目。」

唐龍說：「它頻頻被人摸來摸去，會不會擦薄呢？」

柏加星哈哈大笑，說：「它怎會因此擦薄呢？有些美女頻頻被男人伸手撫摸她

的臉孔，不見得她的臉皮因此擦薄，何況是銀瓶？」

這句話相當幽默，唐龍不期而然的笑起來。

在另外一個夜晚，唐龍跟柏加星小酌談心，柏加星說：「唐先生，你的爲人這樣爽快，我沒法帮忙你，眞是對不起！你是遊客，而且是體力壯健的男人，可能我在另一方面能够帮忙你的，我的意思是想介紹一兩朵印度之花給你採摘，你的意思怎樣？」

「好極了，我正想問問你，在孟買這個埠是否有些女人值得一晚付出一千美元的，如果你認爲有這種美女，請你介紹給我。」

「我所認識的印度女人，必然不是普通貨色，有一個過氣的皇妃叫做香花，要付二千美元才有資格親近她，你會不會嫌貴？」

「你知道的，我決不會嫌貴，現時你就帶我去看看她好不好？」

「不，香花永遠是不會走到外邊見客，由我介紹，她會迎客的，我倆不必在這裏喝酒了，還是趁着夜色未闌先去看看她吧。」

唐龍點了點頭，就此成行。

他並非貪玩嬌花，因爲柏加星說那個美女以前是皇妃，可能懂得一些秘密，涉及古代的銀瓶，故此他很高興看她。

柏加星把他帶到「孟買」城外三哩的一座印度別墅，伸手抓了銅環，一長三短，利用敲打聲傳出他的暗號。門裏的人會意，很快就有一個女傭開門，恭迎他們入內。

別墅外邊看來平平無奇，走進去，却可以看到許多精緻的小擺設，另有古畫作爲牆邊裝飾，大小客廳都有銅柱，有些宮廷氣派，同時有些廟宇的神秘意境。

半裸的侍女對柏加星低聲說了幾句，柏加星說：「唐先生，香花皇妃願意伴你直到天亮，明天下午二時，我再到這裏找你。」

說完，他由侍女帶到外邊去，一聲：「再見！」便即飄然而去。

唐龍由她帶入後進的一座，緩步走進大房，一陣濃香撲鼻，它是由一個檀香爐冉冉上升發出來的，定眼看時，只有兩尺高的闊大綉榻上面，坐着一個貌美如花的少婦，她那種坐姿含有强烈的誘惑。

她先開口，用英語發話：「我只是知道你是中國人，從美國來，別的事情一概不知，如果你喜歡我用英語交談，否則我用中國語言跟你交談也可以，可惜中國語言像印度語言那麼複雜，還是用英語交談的好，你是否同意呢？」

「我完全同意。」唐龍用英語回答。

香花皇妃艷色迷人

她的曲綫透過輕紗，若隱若現，照理唐龍的視綫應該被她吸引，可是，他却把視綫投在各式各樣的銀器上面，她頗爲失望，突然說：「唐先生，我發覺你只是欣賞銀器，並不欣賞我！」

唐龍連忙賠罪！

他緩步走前一點，說：「香花皇妃，你很美，可惜你的皇族氣派使我產生壓逼感，險些喘不過氣，我想輕鬆一下，故此看看銀器，眞是對不起，我倆可以喝杯酒談談嗎？我以爲香醇的酒可以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唐先生，你眞會講話，莎菲，拿酒來！」

她的語聲很嬌。

侍女莎菲轉身走了出去，她再露臉的時候，推着一張矮而闊的餐桌走進來。

酒瓶只是一個，伴飲的小食却有十多碟。

酒器全是銀製，銀光閃閃。

唐龍知道她沒有惡意，放心跟她喝酒，那些酒不單是香醇無比，酒裏還有催情藥，只有兩小杯酒到肚，唐龍就覺得慾火如焚，不由自主的擁抱着她，尋求魚水之歡。

她的確是品質高貴的，給他很大滿足，使她驚奇的是藥力消失了之後，雨散雲收，他再度忘記了她，全神貫注的欣賞銀器。

她突然說：「唐先生，柏加星對我說知，你不是普通的遊客，果然有事實表現，你爲了銀器而來，如果你認爲我可以看做朋友，不妨把你想找的銀器說出來，也許我可以替你盡一點力，最低限度我以前是皇妃，對皇室的秘密懂得一點。」

她說的話很有道理，唐龍由衷的感謝她，說：「香花皇妃，我此行純然是爲了解決一個問題而來的。」

「甚麼問題呢？」

「八百年前，印度必有一種特殊的方法獲得許多白銀，才有十萬磅重的巨瓶鑄造出來，爲甚麼在那一段時間過後，却有四百年那麼悠長的時間沒有銀器製造出來呢？這個問題我苦苦的思索，仍是想不通，故此遠道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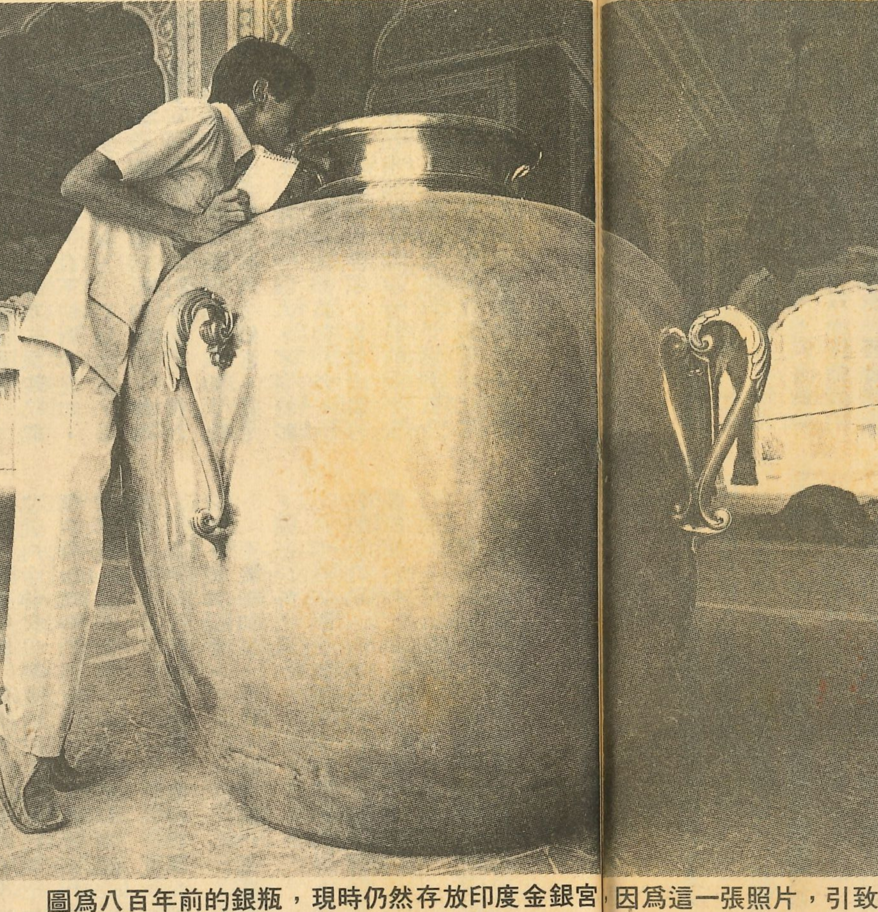
「現時你想通了沒有？」

唐龍苦笑一下，說道：「我仍是想不通。」

香花皇妃的好奇心油然而生，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像你那麼充滿求知慾的，我想助你一臂之力，我懂得一個秘密，你到過的那一座金銀宮，是虛有其表的，如果你想看看眞的金銀宮，該到一個天主教堂，向金保羅神父禱告。」

唐龍恍然大悟，說：「我現時想通了，印度當局担心關於銀瓶的秘密被人打聽出來，故意把眞的銀瓶放在假的金銀宮內，是也不是呢？」

「正是如此！」



圖爲八百年前的銀瓶，現時仍然存放印度金銀宮，因爲這一張照片，引致美國派人盜取火山裏面的銀岩。

「我很是興奮，恨不得立刻去看看金保羅神父。」

「你瘋了嗎？現時已經是殘夜將盡，即使是天主，也要睡覺，還是明天上午再去看他吧。」

入睡之前，唐龍仍要提出一個問題，說：「假如印度有一個極有價值的金銀宮，不應該把它放在天主教金神父的手上，你不要忘記，印度永遠信佛。」

「不，印度只是以佛教爲主，仍然容許其他宗教在境內建築教堂的，特別是天主教，勢力很大，它當然有權在印度境內建築一座教堂！」

唐龍說道：「我也是這樣想，不過，我不相信金銀宮交由金保羅神父主管轄而已。」

她笑了笑，說：「對你來說，整個印度就是一個謎，見到了金神父，你自然明白的。」

再也沒有甚麼話可說的了，兩人相擁而睡，跌進夢鄉。

翌日上午，香花皇妃把唐龍帶到天主教堂，那座教堂有三重，直入第三重門戶，才看見一座金銀宮，眞的是用金子和銀子築成的，可惜它只有二丈高，等於「神龕」。

唐龍禱告一番，由她介紹他給金神父認識，對方對他另眼相看，挽留他談了很久，不過，關於印度古代銀瓶以及金銀宮的秘密，始終不肯吐露半句。

唐龍當時有點失望。

分手之前，他忽然想起柏加星。

柏加星說過在中午那一段時間到香花皇妃那邊找他，他急於告辭，金神父沒有挽留。

他回到她的別墅，坐下不久，柏加星到訪，於是他向香花皇妃告辭，她也沒有挽留他。

柏加星跟唐龍進入孟買的市區，回到他的寓所，剛坐下來，他就對唐龍很有意思的笑了一笑，說：「唐先生，我介紹的一個皇妃，怎樣呢？總算物有所值吧？」

「她不止是物有所值，還是超值的產品，可惜我一時迷惘，給她帶去見金保羅神父，白走一場。」

「甚麼？你說她帶你去見金神父嗎？她決定不會無緣無故談及金神父的，你倆珍惜一段不尋常的感情，應該盡情歡聚，怎會涉及金神父的？」

唐龍倒抽一口氣，說：「這件事情相當複雜，說來話長了，我還是把當時的情形告訴你吧，我說自己到過金銀宮，看過以及撫摸過八百年前的銀瓶，我認爲銀瓶是眞的，金銀宮是假的，她自告奮勇，把我帶去見金神父。」

柏加星哈哈大笑，說：「眞是有趣，你也許不相信，金神父那座天主教堂之內看得見的一座金銀宮也是假的！」

「那麼，她爲甚麼要帶我去見金神父呢？」

「她的意思恐怕是想你在神父的臉前『告解』，講述你爲什麼到印度來，你沒有依她的意思去做，故此，沒有下文。」

「可是，金神父眞是盛意拳拳的挽留我，希望我多留一會，他似乎有些秘密想對我說，却又沒有說出來，關於這點，又如何解釋呢？」

「他不想說的一句，希望香花皇妃對你說，可是，她始終不說，他就無可奈何了。」

「柏加星先生，你懂得金神父想說的甚麼嗎？」

「我當然懂得，他希望你捐贈巨欵給那一座教堂。」

唐龍微有所悟，說：「他爲甚麼不說呢？如果他眞的懂得金銀宮的秘密，我很樂意捐一筆巨欵給他。」

「你的意思是捐贈多少，是否一萬美元。」

「不，我打算捐十萬美元。」

「你有那麼多的錢帶在身邊嗎？」

「我的身邊沒有那麼多錢，不過我此行是代表加州大學，只要我打一個長途電話回去，便有十萬美元滙來，不過，金神父收了巨欵，一定要寫一張收據給我。」

「是的，我保證，他收了巨欵一定有收據給你，還有印度宗教協進會的證明書，現時我有一個問題，很想問問你，你會不會嫌我太多嘴了。」

「不，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單是不會嫌你多嘴，而且有問必答，每一句都是說眞話。」

「那麼，我開口問你了，你捐贈巨欵，究竟想要些甚麼？」

「我沒有奢望，只是盼望天主降福於我。」

「這句話太過籠統了，天主降甚麼福給你呢？」

「假如天主有靈，一定會給金神父一些寶貴的啓示，令他懂得眞正的金銀宮在

甚麼地方，帶我到那個地方去。」

「好的，你準備與命運挑戰吧！你捐贈巨欵之後，必有收穫。」最後，柏加星很冷靜的說。

唐龍被困金銀宮

旬日後，唐龍已經辦妥了捐贈巨欵的手續，而且取到收據。

在一個很寧靜的晚上，他跟金神父以及柏加星三個人在密室交談，那個地方是在栢加星的大屋之內，十分機密。

金神父說：「我已經作出最有份量的安排，你們就快可以啓程，究竟是你們二人同行呢？抑或一個人去？」

栢加星說：「我只是伴着唐先生同到宮門之外，到時只有他一個人走進去。」

「唐先生，你是否同意？」

「我完全同意。」唐龍很快回答。

金神父說：「關於這件事，現時已經走入另外一個境界了，我不妨對你說知，我也不懂得眞正的金銀宮在甚麼地方，必須找到建築金銀宮那個巧匠的後代，他的名字很長，叫做卡里夫多巴加勒星，幾百年前的金銀宮是他祖宗鑄造的，我的天主教堂之內那一座具體而微的金銀宮，就是他本人鑄造的，只是他一個人，才懂得如何穿過荒山險境，直達金銀宮的戶外。」

說到這裏，他稍爲停頓，看看唐龍的反應，唐龍沒有開口，他自管自的說下去：「眞是可惜，卡里夫先生只是活到五十歲就患了青光眼，原來他經常對着熔化了的銀漿鑄造各種銀器，一雙眼必然受到灼傷，久而久之，他逐漸接近失明的階段，眼睛仍是可以轉動的，不過，視物的尺度縮短了，僅得兩尺那麼短的距離，可以視物如常，他恨透了銀子，不再幹鑄造銀器的工作了，投入天主的懷抱，每週必會禱告一兩次，他對我說知，如果有人想走進金銀宮盜取珍貴的古代銀器，只要我吩咐他帶路，他一定效勞，他想把巨欵捐贈到教堂，可是有心無力，如果，有人肯捐十萬美元給教堂，他負責帶路，那就等於他自己捐贈了，如此安排，他然後對得起我。難得他有這樣大的誠意，我當然是很樂意照做的，唐先生，想說的話已經說完了，我立刻帶你去見那個銀匠。」

很快他們三人就上路，走向山邊的石屋。

銀匠卡里夫早已跟金神父有默契，只要金神父夜間到訪，他就出迎，而且知道金神父叫他帶路，因此之故，談了幾句，他就向金神父很鄭重的說：「你已經把一個有冒險精神的朋友帶來了，我不必作任何準備，立刻動身，希望天亮以前抵達目的地。」

金神父已經達成任務，他替唐龍介紹之後，便即分手。

至於柏加星，他沒有跟唐龍一起進去，留在戶外把風。

卡里夫跟唐龍走到金銀宮的門外，抓住門上的環，向那扇門拍打，似乎控制長長短短的拍打聲，過了一會，那扇門忽然打開，奇怪的是門內沒有人走出來。

門是銀製的，門環也是銀製的，甚至宮牆也是銀製，剛才唐龍跟卡里夫在戶外走動時，沒有光亮，看不見銀子的光輝，那時，他們突然看到燈光，宮內各種銀器被燈光照映，燦爛生輝，十分興奮，特別是唐龍，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那麼多的銀子，還有金器，雖然他不是貪心的人，看在眼裏，仍然覺得心上一動。

使他最感興奮的還是「銀將軍」，十分出色。

似乎它能够走動，此外，銀公主也是挺迷人的，還有銀牛銀馬。

燈光從高懸的菊花形燈罩投下光亮，因爲銀子鑄造的燈罩使光亮奪目，唐龍沒法分辨出那些光究竟是燈光，油燈的光抑或是電燈的光。

他認爲荒山寂寂，難以得到電力，不過，燭光或燈光都是不會如此明亮的，他頗爲困惑，想問問卡里夫，轉了半邊身，左望右望，才發覺卡里夫已經走開，不覺愕然。

即使有卡里夫站在身邊，唐龍仍是覺得孤寂的，何况卡里夫突然消失呢？他更加覺得冷清清了，迷惘中，唐龍不由自主的向宮內更爲深邃的地方走過去。

他向前走了一會，轉身走向原處，突然聽到脚步聲响，那脚步聲十分沉重，他向步聲發出的一個角落望過去，只是望了一眼，大驚失色，宮內沒有別的人，只有若干銀像，他所看到的物體，自行移動，並非別的東西，竟然是剛才他盛讚過的「銀將軍」。

銀將軍手上有武器，逐步走向唐龍那邊，顯然是不懷好意了，它比普通人略高，手持大戟，長達十二尺，如果被它一戟插入身上，必死無疑，故此他急急忙忙的閃避。

他剛剛避開，較遠之處的「銀公主」就發箭向他射出了，原來金銀宮裏面所有的銀鑄的人都是能够自行移動的，簡直避無可避，再又因爲宮門已經關閉，無路可逃，他左閃右閃，終於被困在幾個銀武士的陣形之內，七枝長矛大戟對準他，他的心情極爲沉重，看來他的死期已到。

突然，有一個甜甜的語聲凌空而墜，似乎有些熟悉，喊了一聲：「唐先生！」

他愕然向高處仰望，看見一張杏型臉孔，衝口而出喊了一聲：「香花皇妃！」

「所有機械人都要電力開動，我已經把控制他們的總機關掉了，不必担心，即使你從他的身邊走過，他們也不會找你麻煩，你的危險時期已經渡過，走上來跟我談談吧。」

她很悠閒的說。

唐龍喜出望外，認爲她絕無惡意，索性把驚疑莫定的心情拋開，從梯級走上去了。

上邊是閣樓，本來有路可通，不過，一扇銀門關得緊緊，故此他無法走上去，那時香花皇妃把銀門從裏面打開，他任意走動，很快他就走上閣樓唔敍了，閣樓上面的擺設跟她的香閨擺設一模一樣，故此她覺得有親切感，更加放心。

她緩緩的說：「唐先生，我並非這個地方的主人，不過略爲懂得機關的開啓而已，我有些話問你，希望你百份之百講眞話，如果你說謊，我們是會查探出來的，爲了你的性命着想，同時爲了此行的任務着想，希望你逐句回答，無法回答的就說你不知情。我絕不希望你死，更加不想看見你死在金光閃閃銀光燦爛的一座宮殿之內，現時我開始向你詢問了，你是否需要更好的準備一會？」

「既然我立心講眞話，當然是一切不必準備了，你開始問吧！」唐龍很冷靜的說。

「好，我首先想知道你是那一個人派出來的，你可以講出他是誰嗎？」

「可以，他是現任的太空署長卡沙摩亞。」

「你是否太空總署的特務？」

「不，我只是遊客，因爲我的劍術好，且又懂得講印度話，故此他僱用我。」

「相信你此行的代價必然是很高的了，究竟有多少美鈔，才可以使你怦然心動呢？」

「代價是美金一百萬元，不過，我此行是很危險的，恐怕沒有命走回去。」

「爲甚麼你如此悲觀呢？」

「我沒有結過婚，也沒有至親骨肉，如果我死在印度，甚至死在美國，他們就不必付出那一宗巨欵，故此我認爲此行必死，反而覺得胆正命平，勇氣勃發。」

「現時我想查問你深入調查印度金銀宮的眞相了，這一宗冒險的壯舉，必有一個理由，你懂不懂得它是甚麼？」

「懂得一點，卡沙摩亞相信八百年前印度有一個銀礦，還有一個重達一萬磅的銀瓶留在金銀宮，他想開發那座銀鑛，必要時跟印度境內有力份子合作，不過，這樣做之前，先要找到那座銀礦的地點，故此他派我深入調查！」

「他想找到一個銀礦，必有所圖，他究竟想要些甚麼？」

「他當然是想要大量銀子，卻又不想在國際市場買入，才向印度打了主意。」

「他以爲印度當局一定合作嗎？」

「是的，他確有極強的自信心。」

「那又奇怪了，他不是印度人，怎樣有這麼大的自信心，認爲印度當局一定會跟他合作呢？」

「他認爲印度當局如果懂得那個銀礦的準確地點，早已開採，倘若印度當局根本上不知道失落了幾百年的銀礦在甚麼地方，我們知道，那就可以逼他們合作。」

「眞是荒謬！印度的土地一片黃沙，怎會有一個銀礦？」她冷然說。

「我不知道印度的地質，你叫我有一句講一句，我只好依你的吩咐去做，別的事情，我不必理會。」

「好，言盡於此了，我想跟你舉杯相慶，互祝好運，飲杯！」

香花皇妃嫣然一笑，立刻改變主意，媚態撩人，向他睨了一眼，說：「現時一切風平浪靜，你太過累了，且又喝了點酒，看來你應該躺着小睡，這個閣樓有床，你還是走到那邊休息吧，能夠睡得闔眼，那就更好。」

唐龍本來是生龍活虎似的，聽了這句話，突然感到疲倦，不自覺的走向一張大床。

他只是因爲太過疲倦然後發生這種舉動，並非妄想她走到床上來，可是，香花皇妃卻輕移蓮步走過去，坐在床口。

「你是否急於睡覺呢？能否振作些，跟我談談？」

她忽然一本正經的說。

唐龍果然振作，點了點頭。

她說：「我開始跟你展開另外一種形式的談話了，你剛剛喝的酒，含有招供丸，藥力發作，甚麼秘密你都沒法保留，現時你正是藥力發作的時候，我問一句，你答一句。」

她把剛才向他發問過的話再問一次，並且使用錄音機錄取他說的話，互相引證，假如唐龍所講的話前後不符，他就立刻喪命，反之，他在藥力發作之後，一切不能夠隱瞞，仍是講眞話，那就使香花皇妃對他另眼相看。

她在唐龍小睡之後，很和藹的說：「唐先生，你是否睡夠了？」

唐龍絕不知情，以爲他只是迷迷糊糊的睡了一覺，有些難爲情，說：「眞是對不起，也許我眞是太倦了，竟然在危機四伏的地方酣睡，幸虧你保護我，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很想知道你爲甚麼要保留我的性命，似乎我對你們有點用，是也不是呢？」

「是的，你猜中了，你眞是對我們有些用的，我打算把銀礦的秘密告訴你，還邀請你合作，負責把這種秘密帶到華府，我的意思就是請美國使用特殊的技巧開採埋藏在地心的銀子，所得的利益均分，還有一點，你似乎担心美國太空總署在你返美之後加害於你，不必付出一百萬美元，假如你協助我們進行這一種活動，美國獲益實在太大了，兼且你是溝通印度和美國的中間人，更加不會殺你，你明白嗎？」

「這一層道理我是明白的，聽你的語氣，似乎眞的有一個銀礦，卻又不像是有銀礦，我給你弄胡塗了，你可否清清楚楚的說個詳細呢？」

「當然可以，我只是一句話就可以解釋得清楚了，不錯，眞的有一批銀子藏在地心，它並非銀礦，不過在火山爆發的時候噴出來，換句話說，它是火山熔岩的一部份。」

唐龍聽了，恍然大悟，說：「火山只是爆發一次，便即停止噴火，沒有金屬岩漿流出來，實情如此，無怪八百年前印度有很多銀子，只是曇花一現，後來沒有甚麼銀器製造出來。」

「你就快給我們的人帶到火山口，深入地面之下三百尺，看看它蘊藏的銀子多麼豐富，你甚至可以拍照，證實這件事，回到華府之後，講得更加清楚。」

「可惜我沒有攝影機帶來。」

「那不要緊，我送一架攝影機給你好了，事不宜遲，我們立刻啓程。」

香花皇妃說完，叫人把唐龍帶進秘窟，沿着傾斜的地下通道，直達火山口，唐龍果然看到奇異的石壁，仍有銀子的熔岩遺留，證實她的話。

他很是興奮，拍了二十幅彩色照片，然後告辭。

臨走的時候，唐龍說：「香花皇妃，你們似乎是另外一個組織，跟印度當局無關，假如華府答應跟你合作，要不要通知印度政府呢？」

「別通知他們，此外，我還希望你們

可以盡快把銀子掘出來，各佔一半，我有一卷錄音帶交給你，你回到美國，把它啓播，便知一切。」

最後，香花皇妃很有威嚴的說。

地下核爆火山炸開

唐龍達成了任務，立刻乘搭航機回到美國，把經過情形呈報，送上錄音帶和照片。

太空總署的署長卡沙摩亞，獲悉此事，喜形於色，說：「唐龍，你眞是了不起，我們只是推想到古印度必有一個銀礦，殊不料那些銀子從火山口噴出來，既然你看過火山口的內部，而且拍了彩色照片，證明此事屬實，又有香花皇妃口述的合作條件，事不宜遲，我跟國防部商量之後，立刻把它變成事實。」

「爲甚麼要跟國防部商量呢?」唐龍說。

署長卡沙聽了，很冷靜的說：「我們要拿一枚袖珍的原子彈到印度炸毁火山，那就要跟國防部長商量。」

三天之後，署長卡沙召見唐龍，說：「從理論上推測，採取地下核爆的方式炸毁火山口最深之處，大量白銀的岩漿爆開，任由我們把它檢取，這是可以辦得到的，不過，你並非專家，香花皇妃也不是專家，究竟這一項計劃能否實踐呢?仍要專家鑑定，我想你再去印度一次，帶兩個人同行，一個人是核爆專家，另外一個，是火山專家，我相信他們能夠鑑定這個計劃是否可以實行，希望你好好的做些準備，就快啓程。」

初時唐龍以爲找到了銀子，把它盜取，並不困難，聽了這些話，又再聽到署長解釋，他才明白此事絕非想像中的情況那麼簡單，即使袖珍核爆可以摧毁火山的深層，把一部份已經凝結的銀漿噴出來，仍要盡快使它急凍，再度凝結，變成固體，才可以帶走，此外，核爆的時候還要設法瞞過印度當局，另一方面，核爆發生之後，必有大量輻射綫留在空中，如果無法把它洗滌，便有後患，因此之故，最聰明的方法就是在大雷雨之夜進行，雷聲隆隆，可以掩蓋地下核爆的爆炸聲，另一方面，大雨能夠使火山口噴出來的岩漿急凍，不至於流到山脚，變成一條火海，更加有利的是雨水溶化了核爆之後發生的輻射綫，這一宗核爆必須盡量保密，便要在事前計算得清清楚楚。

被派到印度協助唐龍調查那一座死火山的兩個專家，幸不辱命，果然在旬日之內達成任務，署長把他們二人所得的呈報交另外一些專家審核之後，認爲這個計劃能夠實踐，立刻作出一切應有的準備，那一晚出動呢?仍要等候印度那邊靠近中國邊境的荒山有「大雷雨」發生，才可以出擊。

既然一切準備的工作都做到足，只是等候大雨雷，大概沒有甚麼困難，不過，太空總署的署長對這件事情始終有些担心，故此他在大隊人馬出動之前，仍然派出三四十人，先到印度，作爲掩護，萬一發生戰鬥，他們就傾全力掩護唐龍以及從事核爆的人，安然撤退。

他們一直守候了兩個多月，到了雨季，突然有一場傾盆大雨，在印度加瑪沙羣峯連續不停的兩天下雨，雨中還有幾次雷聲隆隆，對他們大有帮助，竟然把印度當局瞞得緊緊。

最後，龐大的三架遠程運輸機，從火山口爆炸之後取得大批銀塊，很迅速的飛到高空，再由美國以十二架戰鬥機掩護，飛往別的地方，先到非律賓美國空軍基地降落，然後飛回美國的新墨西哥州。

這一次遠征的壯擧，大功告成，唐龍果然得到一百萬美元的酬金。

他沒有結婚，儘可以盡情歡樂，不過，署長卡沙摩亞仍然担心那些銀子搬到美國之後，有人截擊，故此他叫唐龍不必回到華盛頓教授中國功夫，暫時留在新墨西哥州的科學實驗場附近。

那個地方本來有一座城，叫做「筆架城」，城內約有三萬居民，面積倒是相當濶大的，「科學實驗場」就在城東的一角，它有一個軍用物資倉庫，所有銀子都放在倉庫之內，有一隊士兵超過三百人，不分晝夜，輪流看守。

唐龍可以留在科學實驗場的職員宿舍之內，因爲他有了百萬美元，放在銀行裏面，單是按期收取利息，已經够用，故此他不想留在宿舍歇息，寧願走到外邊，住在豪華的酒店。

他的性格好動，悶得發慌，無法睡下去，當然是想東走西走的，特別是晚上，他覺得寂寞，當然是到處逛逛了，那一晚，他偶然走到一間體育館前面，看見屋裏燈光如畫，一時高興，順着脚步走進去。

他看見許多種健身器械，也看見十多個人聚在一起，似乎玩摔角，他一直都是喜歡打功夫，不期然的走過去看看。

他看見兩個彪形大漢玩摔角，跟着兩人退下，另有兩個人落場交手，玩空手搏擊，那是沒有戴拳套的一種打鬥，好像中國功夫。

他定神欣賞，冷不提防站在身邊的一個美國人，大聲叫喊，指出他是太空總署的中國功夫教練，叫做唐龍，引動許多人走近，向他問長問短，末了，指證他是功夫教練的一個美國人韋伯，很滿意的邀請他落場玩些中國功夫，給館裏的小子欣賞，增加見識。

唐龍逼於落場玩玩，打一套少林拳。

他剛剛收招，抱拳而立，忽然有一個人走出來，自我介紹，說是：「杜奇」，還說他是新墨西哥州自由搏擊的冠軍，很想領教中國功夫，希望唐龍跟他過招玩玩，唐龍推了幾次，對方總是糾纏他，他不免發生反感，再又因爲這傢伙口口聲聲說中國功夫虛有其表，還說李小龍的脚法不過是學習泰拳，並非以中國功夫取勝，他聽了，更加不滿，索性點頭，願意迎戰，因此這一場國際拳賽弄假成眞打起來。

唐龍跟他在繩圈之內，分東西位站定，韋伯做公證人，吹了三聲口哨，兩個人一齊展開猛烈的衝刺。

原來「杜奇」擅長日本空手道的脚法，故此他剛剛發招就轉身飛起一個穿心腿，不單是脚法靈活，而且十分狠毒，好像想一招就把對方踢死，唐龍勃然大怒，立刻施展正宗的中國功夫出擊，鬥了十多個

回合，才把這傢伙殺退，他也覺得有點累了。

他終於戰勝，臉上露出一絲笑容，就在這時，另有一人躍進繩圈之內，拱了拱手，說一句：「唐先生請指教！」跟着不問情由的飛脚踢過來。

唐龍愕然，雖然他不想打，對方的脚已經踢到，他沒法不打，只好硬着頭皮搏鬥。

他要付出相當多的氣力才把對方打敗，很快又有第三個人跳到繩圈裏面，纏住他打鬥。

他發覺情形不對，留心看看圍住繩圈的健兒，起碼有二十人，如果他們以車輪式向他挑戰，他沒有那麼靭的氣力把他們逐個殺退，逼於跳出繩圈之外。

他想找韋伯，由韋伯出頭，向哪些人理論，看不見韋伯，所看見的人，全是凶神惡煞，其中有些人的嘴臉是接近正方形的，根本上不是美國人，疑心頓起，趁住他們沒有亮出武器圍攻，急走幾步，抓住懸掛起來的鐵環，身形一幌，利用它搖動的力量飛向門口那邊。

果然不出所料，他剛剛雙脚落地，圍繞着繩圈看熱鬧的人已經轉身，直衝過來，起碼有十五人，每人緊握一柄牛肉刀，顯然有預謀了，他不敢怠慢，瞥眼看見有一個人坐在鐵脚靠背椅上面，他趕快走過去，抓住這傢伙，轉身拋出去，使這個人跌在對方的人叢中，作爲擋箭牌，跟着奪取那張靠背椅，作爲武器迎戰。

他認爲對方一簇人都是殺手，必然分兵兩路圍攻，索性把靠背椅的鐵脚抓住，再把身形一旋轉，有如風車，對方的牛肉刀無法逼近他，霎眼間，他已經疾走出體育館的戶外。



圖內的一個印度人拍加星，他是銀器的收藏家，兼是退伍警官，由他把唐龍引見香花皇后。

他覺得背後必有追兵，嫌那張靠背椅累贅，索性拋了它，展開輕功，向田野之間飛奔。

那些地方崎嶇不平，最低限度可以避開追兵用汽車追趕，雙方只靠一雙脚奔走，無論如何，他不會鬥輸，事實上他已經把對方拋開了五十多尺，速度相同，那些人仍是無法追得上，因此他的信心增加了些，最後，他疾走到科學實驗場，講出「口電」的密碼，鐵門自動打開，他匹馬當先衝進去，然後鬆一口氣。

由於實驗場另外一邊有士兵把守，他担心引起誤會，打定主意走向放置銀鏡的地方走過去。

他走到十幾座銀鏡的中間，疲倦到說不出話來，躺着休息。

他以爲追兵無法追入，銀鏡必須陽光照射，才有威脅，故此他放心躺下來，眞料不到，忽然燈光大明，十多盞照明燈向銀鏡投射，銀鏡把燈光反射出來，轉而向他投射，有如萬道光芒。

那些銀光的熱度高達華氏表三千度，給它射中必死，唐龍不斷的在地上打滾，避了又避，局勢越來越險，他認爲那一晚遲早要喪命了，打滾的速度逐漸減弱。

突然聽到一陣脚步聲，燈光變暗，銀鏡停止活動，有一個人站在身邊，他竟然是太空總署的署長卡沙摩亞。

署長把他扶起來，緩步走進科學實驗場的辦公室，垂下了布幔，說：「唐龍，眞是對不起，我一直都是担心有些蘇聯特務追踪你，故此把你留下來，認爲這樣做，可以保護你，眞料不到，他們知道你遲早會走入體育館看看，沒有派人在街上拔槍追殺，反而留在體育館，等候你自投羅網，我獲悉你被困重圍的消息，後來又獲悉有一個人闖入科學實驗場的銀光陣，認爲這個人一定是你，故此盡快趕來相救，如果我遲來一步，不堪設想。」

唐龍向他道謝，說：「那些殺手是否跟香花皇妃有關呢?」

「很難說。」

「照情形看，那些殺手約有百人之衆，他們已經露形，不管他們是蘇聯特務抑或是蘇印合作的特務，必然盡快搶攻，你必須加强銀光陣的防衞力量。」

「你放心好了，我還是盼望他們進攻的。」

署長卡沙很有把握的說。

他說的話果然兌現，翌日的晚上，果然從雷達網看得出來，十多架不明國籍的飛機從北方飛向新墨西哥城，似乎它的目的地就是科學實驗場。

唐龍站在署長的身邊，說：「我們是否用戰機迎戰?」

「不必使用戰機出擊了，那些飛機只是再飛近一點，便即可以顯示銀光陣的威力。」

唐龍很是興奮，說：「使用燈光代替陽光，它仍是有效的，我就有過這種經驗，險些死在銀鏡之下。」

他們只是講了幾句，對方的戰機已經飛入射程之內，那個空中並非垂直綫，即使戰機拋出炸彈也沒法炸得中銀光陣，至

於銀光陣，却輕而易舉的毀滅它。

唐龍看見署長扳動電掣，燈光吐亮，銀鏡把它反射為一個焦點，向遠處的天空射出，有如白光飛劍，很快就看見戰機紛紛爆炸。

就在這時，一聲呼叫，地面露出穿黑衣的殺手，分別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殺入科學實驗場，兇如獅虎，守兵沒法抵擋。

唐龍知道他們必然是携帶手榴彈和燃燒彈，甚至有噴火的機槍，很是担心那些人有力量摧毀整個的銀光陣，不免有些焦躁，定眼看時，他發覺署長卡沙竟然是毫不動容，心知肚明，認為他一定有特殊妙用可以擊敗强敵，想問，却又不便多問。

突然有出奇景象發生，只見萬燈齊明，銀光閃閃，從銀鏡反射出去的光亮有如長劍，向一簇疾衝過來的人橫掃，只見那些人連聲慘呼，渾身是火，由於銀光有强大的火力使他們纏在身上的彈藥爆炸，很快就血肉橫飛，全軍盡墨。

對方的敢死隊分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殺來，他們認為銀光只能向一個方向投射，即使有一隊人喪生，其餘的人，仍然有力攻堅，這樣想未免太過樂觀了，銀鏡雖然沒法在那麼短短的一段時間把他們消滅，我們的攻勢仍是無法如願以償，不知道為甚麼，那些人衝到近處，紛紛拋出手榴彈，還有些人用噴火機槍掃射，那些爆炸聲在地面發生，始終不能够做成任何傷害，唐龍看了，哈哈大笑，衝口而出的說：「看來似乎銀光陣有神仙保護，究竟是怎樣子的一回事呢？」

署長卡沙摩亞臉露微笑，很輕鬆的說：「唐龍，你有沒有聽見過鋼質玻璃筋這種科技產品呢？它是玻璃筋加上了白鋼粉末鑄成的，百份之百透明，在銀光陣四週都有這種東西保護，等於四堵隱形的牆，他們走到那邊拋手榴彈，豈不是自己炸自己人，半死半活的人太多了，請你看看我如何毀滅他們吧。」

說完，他按動電掣，銀光轉移方向，對準那些人投射，那種光綫能够穿過玻璃牆而又不會把隱形的玻璃牆毀滅，煞是稀奇！很快就不聽到任何一種呻吟聲了，企圖進攻銀光陣的敢死隊，全部化作飛灰。

事後署長卡沙摩亞對唐龍說：「整個局勢逐漸明朗了，香花皇妃、金神父、柏加星以及出售銀器的英國人，全是蘇聯特務，那一批人當中還有人對科技有深刻的認識，能够製造銀將軍以及銀公主，恍如鋼鐵製造的機械人，倒是不可輕視，那批人留在印度只是做些顛覆的工作，盡力使印度投向蘇聯那邊，他們雖然知道一座死火山有凝固的銀子，不會想辦法盜取的，因為銀子比不上金子那麼值錢，更加重要的就是他們所有人不知道銀可以却使陽光結集焦點特別强大，這一場小規模的戰事，我們獲勝了，眞是可喜可賀。」

唐龍說：「照這樣看，前幾晚有些不明國籍的飛機闖入新墨西哥上空，而且進入畢架城的上空，被銀光陣毀滅，那些戰機大概是蘇聯的米格機了，是不是呢？」

「是的，據專家檢查被擊落的米格機殘骸，沒有發現人的殘骸，它必然是由機械人駕駛的了，料想這傢伙必然是製造銀將軍的專家，另外他們只是懷疑美國想盜取印度火山口的銀礦，有特殊用途，沒法證實那些用途是甚麼，故此派出許多人跟踪你，那晚你在體育館裏面三番四覆碰上了武林高手，向你挑戰，就是他們做成的一種局勢，不過，他們並非想把你置於死地的，只是想你受傷，回到基地，你雖然沒有受傷，你仍是走回科學實驗場，總算是達到目的了，那些殺手不單是擅長摔角，而且擅長持杆跳高，因此，二十呎高的鐵絲網仍然沒法阻止他們進入牆內。」

「那些殺手剛剛進入牆內就向守兵發動攻勢，看來幾百個守兵凶多吉少了。」

「很難說，我立刻派人調查。」

想了想，唐龍忽又發問：「為甚麼香花皇妃利用招供丸向我查問的時候，問了許多句，仍是沒有查出銀光陣呢？」

署長卡沙摩亞笑了笑，說：「香花皇妃本是科學家，她根本上沒有想到利用銀子可以變成銀光陣，故此沒有向你發問，當時你只是吃了招供丸，有問必答，她沒有提出銀子的特殊用途，你當然不會把它自動說出來。」

唐龍說：「我仍有一句話想問問你，經過這一次戰鬥，蘇聯大概知道銀光陣的妙用了，他們會不會製造出來？」

「唐龍，你以為把銀子變成銀鏡是很容易製造的嗎？我們集中最出色的太陽電池科學家，苦心研究了七年，然後完成，塗在鏡上的銀漿並非銀子那麼簡單，它經過幾種化學品混和，還要通過電磁，才製造出來，即使蘇聯知道銀光陣的厲害，我敢說短短的三幾年之內，他們仍是沒法製造出來。」

（完）

民初俠情技擊小說

大帥夫人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以前上海是洋場十里，燈紅酒綠，五花八門，式式俱備，又是一個大都市，商業繁盛，因此也聚集了不少江湖豪客，品流複雜，也有殺人行業，出現殺人掮客從中撮合，莫烈夫就是其中之一，他去找殺手唐阿邦，談生意經，唐阿邦正在為自己的女朋友晶晶無故被人暗害，找不到原因，見莫烈夫可以為他找到兇手，條件是答應他殺人……在上海，衞天坤是有名的人物，他的綽號叫「大帥」，他的勢力連市長也比不上他，是有錢有面子的人，做的生意有合法和不合法的，最近他的妻舅被人暗殺，衞夫人雲玉霞更坐立不安，只好到賭場消遣散悶……

回家遭遇　驚心動魄

白電道：「做一個精明的賭徒，當然要猜得越準越好。」

柯祐興却還是不肯相信：「不，她若沒有三張A，絕不會這樣……」

但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雲玉霞已把底牌慢慢地揭開。

柯祐興傻住了，他做夢也想不到，這一張牌竟然只是一張梅花6！

×　　×　　×

雲玉霞沒有再賭下去。

她本來就不是一個嗜賭的女人。

盧快一直在賭場門外等候着她，但到了七點三十二分的時候，她叫他不必再等了。

「我不用車子了，你回去罷。」

盧快很聽話，馬上就把車子駛開。

盧快走後，白電就陪在雲玉霞的身邊，說：「我有車子，是開篷的那一種。」

雲玉霞盯着他，忽然問：「你眞的已經買下了李秃子的賭場？」

白電微微一笑：「妳不相信？」

雲玉霞道：「的確有點令人難以置信，在這裏，人人都知道李秃子很重視這座賭場，那是他用血和汗，還得加上好幾條人命才能打出來的江山。」

白電道：「在上海，人命似乎並不怎麼值錢。」

雲玉霞道：「那却要看是誰而定，無名小卒的性命當然賤如爛泥，但在上流社會裏，却是每一條人命都很珍惜的。」

白電道：「可惜財富再多的人，也不能長生不老。」

雲玉霞黯然地說：「不錯，好像我這個衞夫人，現在已經不再年輕了。」

白電道：「但妳還是那麼美麗，那麼迷人。」

雲玉霞忽然冷冷一笑，道：「你好大的胆子。」

白電眨了眨眼，道：「我只是在說老實話，可不是油嘴滑舌來討妳的歡喜。」

雲玉霞臉色一寒：「你知道我是誰？是個有夫之婦，而且丈夫就是衞天坤衞大

帥。」

白電道：「那又怎樣？」

雲玉霞冷冷道：「我丈夫一點也不好惹，而且是個醋罈子，就算有人多看了我一眼，都會惹來一身橫禍。」

白電淡淡地說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過，但要我不說老實話，却是千難萬難。」

雲玉霞冷冷道：「看你這個樣子，好像很有自信，可以對付得了天下間每一個女人。」

白電搖搖頭，道：「錯了，天下間最難對付的並不是衞大帥，而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美人兒，尤其是越美麗的女人，就越難對付。」

雲玉霞哼一聲：「我又怎樣了？」

白電說道：「妳是一朵藏着炸藥的玫瑰。」

雲玉霞又板着臉孔，道：「瞎說！」

白電道：「不是瞎說，一般的玫瑰雖然有刺，但最多也只會把男人的皮膚刺傷而巳，但妳却不同，可能會把男人炸得粉身碎骨。」

雲玉霞冷冷道：「你知道就好了，爲甚麼還要接近我這個不祥的女人？」

白電道：「妳並非代表不祥，只是代表着危險而巳，但危險並不一定會致人於死，因爲只要是福星高照的人，就可以逢凶化吉，化險爲夷。」

雲玉霞瞟了他一眼：「你認爲自己很有福氣？」

白電道：「最少會比柯祐興好得多，他摔了這一跤之後，只怕以後永遠再也不會進入賭場了。」

雲玉霞道：「倘若如此，老柯才是眞的福氣十足。」

白電道：「但以今天來說，還是妳的運氣最好。」

雲玉霞問道：「你認爲我現在很高興嗎？」

白電道：「不！妳若高高興興，是不會跑進別人的賭場來喝酒賭錢的。」

雲玉霞怔怔地瞧着他：「你怎會對我的性情瞭如指掌？」

白電輕鬆地笑道：「這太容易了，在上海，誰不知道衞夫人是個賢嫻淑德的好太太？」

雲玉霞道：「但在上海，人人都知道我的丈夫比豹子還兇。」

白電道：「我不怕豹子，也不怕比豹子還更兇悍的男人。」

雲玉霞凝視着他，良久才說：「你眞的是甚麼都不怕？」

白電道：「那可不然，我現在最怕的是妳不肯陪我吃晚飯。」

雲玉霞差點跳了起來：「我爲甚麼要陪你吃晚飯，直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弄清楚你的來歷！」

白電嘆了口氣，道：「相逢何必曾相識？而且有些人相處了一輩子，也未必就能眞的瞭解對方。」

雲玉霞道：「你看錯人了，我並不是那種隨隨便便的女人。」

白電道：「我知道你並不隨便，但我的邀請却是摯誠的。」

雲玉霞冷笑道：「但你可知道，若給衞大帥知道了，你會有甚麼後果？」

白電道：「是不是把我剁成肉醬？」

雲玉霞道：「這巳經是最仁慈的懲罰了。」

白電笑了笑：「但這最快也是吃飯之後的事情，現在又何必担心？」

雲玉霞瞪着他：「你眞是個狂人！」

白電道：「狂人也有狂人的好處，最少，這種人是沒有虛僞的。」

雲玉霞還是搖頭：「你不要白費心機了，我今天心情不好，而且就算在心情最好的時候，也不會單獨陪另外一個男人去吃飯。」

白電道：「吃飯和心情好不好是沒有關係的，除非妳正在絕食。」

雲玉霞道：「我不想減肥，又何必絕食？」

白電道：「妳現在的身材最好看，正是多一分嫌肥，少一分嫌瘦，唉，我若有衞大帥那樣的福氣娶妳爲妻，也不會在外面拈花惹草，晚晚胡天胡帝。」

雲玉霞臉色陡地煞白起來，怒道：「你太過份了。」

白電道：「不，但我說的依然是老實話。」

雲玉霞臉色灰白：「我不要再看見你這個人，快滾！」

白電笑了笑：「但這裏是我的賭場，妳叫我滾往哪裏？」

雲玉霞咬了咬牙，顫聲道：「好，我走，但你以後一定會後悔的。」

白電臉上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情，他攤了攤手，道：「既然這樣，不送了。」

雲玉霞不再理睬他，掉頭便走。

她的臉龐俏麗美艷，連背影也是那末婀娜多姿，眞是好看之極。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現在的心情太壞，甚至比剛進入賭場的時候更惡劣得多。

× × ×

外面有黃包車，車夫是個瘦骨如柴的小伙子。

雲玉霞不想回家，但不回家又有甚麼地方可以去？

她並不是那些野慣了的女人，她是衞夫人，是個著名的賢妻良母。

現在，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剛才爲甚麼會叫盧快把車子駛走的。

是不是賭博之後自己糊塗了？還是因爲那個可惡的白電？

白電！這可惡的男人是誰？他有甚麼背景，爲甚麼可以輕而易擧，就把李勝財的賭場買下來？

雲玉霞想不通，也不想再想下去。

在她這一輩子裏，她只能接受一個男人，那是她的丈夫衞天坤。

但她爲甚麼會選擇了衞天坤做自己的丈夫？這是不是她心甘情願？

不！她永遠也不會忘記，衞天坤是怎樣佔有自己的。

在她十九歲生日那一天，衞天坤趁着她父母外出的時候，藉詞恭賀她生日，但在進門之後就把她逼進房子裏强姦了。

她曾經恨透了這個姓衞的男人。

但到後來，她父母還是要她嫁給了衞天坤，說是家醜不宜外傳。

後來，衞天坤不斷向上爬，而她也有了孩子，那是易羣。

有了孩子之後，她對衞天坤的憎恨一天一天地減少了，因爲他畢竟是易羣的父親。

但這時候不知如何，她又再想起十九歲生日那一天的情景。

她忽然又再把憎恨的火燄重新燃起，而且還擴散得很快很快。

她甚至有殺了衞大帥的念頭！

忽然間，黃包車停了下來，而且還停在一條陰暗偏僻的巷子裏。

「咔嚓」一聲，驚醒了正在胡思亂想裏的雲玉霞。

那是一柄彈簧刀子所發出的聲音，這種刀子的刀鋒當然很鋒利，只要輕輕一割，無論是任何人的頸子都非要斷開半截不可。

刀鋒巳架在雲玉霞的咽喉上，而握着這把刀的人，正是剛才拉動着黃包車的車夫。

他雖然是一身皮包骨，但胆量倒還不小。

「拿錢來！」車夫壓低着嗓子，又說：「不要大呼小叫，否則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雲玉霞却還是很鎭定：「小兄弟，你是那一條道上的。」

車夫冷冷道：「衞夫人，不要跟我要這一套，我是個無主孤魂，正是大廟不收，小廟不要的野鬼，不要說妳老公是衞天坤，便是玉皇大帝的老子，今天我也絕不賣帳！」

雲玉霞嘆了口氣，道：「錢，眞的是那麼重要嗎？」

車夫道：「妳是花慣了錢的人，當然不知道咱們窮人爲了一毛錢也會大動肝火，甚至是拚掉一條性命！」

雲玉霞吸了一口氣，終於把手裏的皮包雙手奉上：「你有胆量，便把它拿走好了。」

車夫立刻把錢袋搶了過來，但刀子還是架在她的脖子上。

雲玉霞冷冷地一笑：「你還在這裏呆甚麼？這皮包裏的錢，巳足够你享用三百年。」

車夫點點頭：「我知道，但我也知道另一件事。」

雲玉霞心頭怦然一跳：「你要殺我滅口？」

車夫搖搖頭，道：「沒有這個必要，現在天色巳經黑了，而且我的臉曾經化裝，妳是認不出我的廬山眞面目的。」

雲玉霞道：「那麼你爲甚麼拿了錢還不走？」

車夫忽然把錢袋挾在脅下，伸出左手在她的臉上用力一摸。

雲玉霞吃了一驚：「你要幹甚麼？」

車夫桀桀一笑說：「錢雖然很重要，但像你那樣的美人兒，却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雲玉霞怒道：「你瘋了，我是衞夫人，是衞大帥的妻子！」

車夫道：「和尚吃狗肉，一件穢兩件也穢，今晚若錯過機會，只怕我這一輩子也再難一親芳澤了。」他的說話巳經露骨，左手也更不規矩了。

雲玉霞又驚又怒，正待拚死呼叫，車夫的嘴巴巳緊貼在她的唇片上。

雲玉霞只覺得一陣酒臭直襲心頭，她險些立刻就要昏倒過去。

但就在這一瞬間，車夫的眼珠子突然向外怒凸出來，而雲玉霞却嗅到了一陣血腥的氣味。

車夫手裏的刀不見了，原來它巳插在自己的心窩上。

他顫抖着轉過身子，兩眼直勾勾地瞧着一個人。

那人也冷冷地望着他，說：「很對不住，但刀是你自己的，命也是你自己的，所以你死了也不能怪任何人。」

車夫沒有說甚麼，只是凄然地一笑就仆倒下去。

雲玉霞仍然坐在黃包車上，雖然天色巳晚，但在星光下她看來還是那麼楚楚動人。

「妳受驚人？」那人是白電，他穿着的杏色西裝在晚間看來份外奪目。

但他的目光更明亮，連天上最燦爛的星星也比不上。

雲玉霞忽然冷笑：「我當然是受驚了，但你却順理成章地成爲了大英雄。」

白電深深地凝視着她：「妳認爲這個刼財刼色的傢伙是我的同黨？」

雲玉霞冷冷道：「他怎配做你的同黨？他只能算是一個連死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寃大頭而巳。」

白電微笑：「你現在餓不餓？」

雲玉霞搖搖頭：「不餓，而且就算餓死了，我也不會陪你這種人吃飯。」

白電望住她，突然用力緊緊地抓住她的雙臂：「我知道妳並不是那種高傲的人，妳不肯陪我，是因爲自卑在作祟！」

雲玉霞睜大着眼睛，怔怔地看住他：「你……你想傷害我嗎？」

白電冷冷地一笑：「妳放心好了，就算我眞的變成了一個狂人，也絕不會把妳强姦。」

聽見「强姦」這兩個字，雲玉霞不由自主地用手捧着頭，然後就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她的哭聲響亮而凄切，居然把白電嚇呆了。

「不要再哭！」他叫嚷起來：「妳巳不是一個孩子了！」

「我哭我的，跟你有甚麼相干？」她哭得更凄切，臉上滿是淚痕。

白電沉聲說：「妳若在家裏哭，就算哭三日三夜我也不管，但這裏是每個人都可以經過的地方，妳再哭下去，給人看見了可不有趣。」

雲玉霞的哭聲終於收斂下來：「好，我不哭，但我也不想再看見你。」

白電嘆了口氣，道：「算了，我送妳回衞公館去。」

雲玉霞搖搖頭：「不要你送，我自己還能走路。」

白電道：「妳不害怕？」

雲玉霞不睬他，她抹乾了面上的淚水，就從黃包車走下來，却又再狠狠的瞪了白電一眼才匆匆離去。

天色好像更漆黑了，白電的眸子却更

明亮，就像是一隻夜貓子。

遠處忽然傳來了一陣貓兒的叫聲。

他的瞳孔陡地收縮，甚至連胃也在收縮着。

因爲他又想起了一句說話，那是一個既沉默而又容易害羞的姑娘說的。

她說：「你的眼睛眞像貓貓……」

× × ×

貓兒的叫聲只是叫了一會就停下來。

但接着，白電又聽見另外一種叫聲。

他一聽便聽出，那是雲玉霞的叫聲。

又是另一個刦財刦色的傢伙出現了？

白電沒有遲疑，立刻就像一支箭般向前衝了過去，他跑得很快，但他才衝出這條黝黑的巷子，立刻就有七八支電筒照射在他的身上。

白電停住了脚步，瞇着眼說：「你們是甚麼人？」

一個方臉大漢逼近着他，乾笑着說：「我們也很想知道，是誰有這麼大的力量，可以在短短十幾分鐘之內就把李禿子的賭場整座買了下來。」

白電也乾笑兩聲，道：「我姓白，叫白電。」

方臉大漢冷冷道：「我從來沒有聽過你的名字。」

白電道：「我是從南方來的。」

「南方？」方臉大漢怪笑着，仔細打量着他，很久才說：「是不是杭州白公館的人？」

白電搖搖頭，說：「不是杭州，是廣州。」

「廣州？」方臉漢子「唔」的一聲：「這麼說，你是廣東白虎會的人了？」

白電仍然搖搖頭：「在下也和白虎會扯不上半點關係，而且白虎會的老大也不姓白。」

方臉漢子冷冷一笑：「那麼你到底是甚麼來歷？」

白電橫着眼道：「我沒有甚麼了不起的來歷，跟血獅帮也沒有半點過節。」

方臉大漢嘿嘿一笑：「你倒聰明，居然猜到了我們是血獅帮的人。」

白電道：「除了血獅帮，又有誰敢在街上糾黨擄刦衞夫人？」

方臉大漢笑了笑，說道：「不錯，衞大帥的老婆，也只有咱們血獅帮才敢把她刦走，但是那個黃包車的車夫又是何方神聖？」

白電笑說道：「也許是個窮瘋了的混蛋。」

方臉大漢冷冷的道：「只怕沒那麼簡單罷？」

白電道：「你認爲內情很複雜？」

方臉大漢嘿嘿笑道：「你是情場上的一流高手，這種把戲，大家還是心照不宣好了。」

白電沒有爭辯，只是問道：「衞夫人呢？」

方臉大漢向後面一指：「這位美人兒就在咱們的汽車裏，你要救人，大可再施展一下英雄救美的手段。」說到這裏，衆皆哄然大笑。

白電居然也笑了。

方臉大漢盯着他，忍不住問：「你又在笑甚麼？」

白電又再笑了一會，才道：「我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逢遇上了蠢材都要大笑一頓的。」

方臉大漢臉色一寒：「這裏除了你之外，難道還有第二個蠢材嗎？」

白電哈哈一笑：「當然有。」

方臉大漢道：「這個蠢材是誰？」

白電道：「邊老刀。」

方臉大漢臉色更冰冷：「邊老刀又是誰？」

白電笑了笑，道：「當然就是你這條渾渾噩噩，不知好歹的病獅子。」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方臉大漢早已掣刀在手上，「颯」一聲就刺向白電的咽喉。

方臉大漢就是血獅帮著名的殺手邊老刀！

他的刀子又快又準，自從十五年前闖盪江湖至今，他這一手刀法無論在甚麼樣的高手面前都沒有含糊過。

在血獅帮，從來沒有人敢懷疑邊老刀的刀法，因爲他們都知道，邊老刀向誰動刀子，誰就必敗必死，絕對沒有一次是例外的。

就在這刹那之間，只聽見有人驚呼一聲，只道他立刻就要血濺五步，橫死街頭了。

驚呼的雖是雲玉霞，她現在也已陷入了險境，但却還是不禁爲白電的遭遇而担憂。

每個人都認爲白電死定了，誰知就在這時，邊老刀突然仰天一個觔斗摔了出去，手裏一尺二寸長的尖刀也已冲天般飛起來。

血獅帮的人全都呆住了，他們實在很難相信，世間上竟然有這麼快的拳頭。

邊老刀向後摔了出去，是因爲下顎中了一拳。

他已很久很久沒有嚐試過挨拳頭的滋味，而且也從來沒有遇上過這麼可怕的拳頭。

邊老刀中拳倒下去之後，立刻有人吼叫道：「姓白的，你若想單人匹馬就把衞大帥的老婆救出去，那簡直是在做夢！」

這人是血獅帮裏極兇悍的打手，提起了「青眼獅」蕭棒子，就連邊老刀也不敢輕易得罪他。

蕭棒子用的武器就是棒子，鐵棒子。

他手裏這根鐵棒子已敲碎了無數人的頭顱，也打斷過無數人的手脚。

這時候，他這把鐵棒子用力一揮，六七個血獅帮的打手，就向白電一起撲了過來。

蕭棒子同時又大喝：「小六子，先把那婆娘載走！」

小六子就是那輛汽車的司機，而在汽車的後排座位上，又有兩個大漢脅持着雲玉霞。

但小六子才把車子開動，面前的擋風玻璃就已經給打碎了。

打碎擋風玻璃的是一塊石頭，這塊石頭雖然並不很大，但來勢却極是急猛，只聽見「波」的一聲，擋風玻璃完全碎裂了，小六子也立時血流披面，伏倒在駕駛盤上。

汽車後排座位的兩個大漢也是大吃一

驚，正要打開了車門，一柄斧頭已砍了進來。

坐在右邊的大漢驚呼一聲，要閃躲已來不及，只聽得一陣骨裂聲響，那柄斧頭已不偏不倚地砍入了他的面門中央。

鮮血狂噴，但驚呼聲却是立時爲之中絕。

好兇的一斧，好厲害的殺人手法！

雲玉霞也不是全然沒有江湖經驗的女人，最少，她已曾經多次看見過人殺人的場面。

但這一次，却令她差點要發瘋了。

在她的身旁，有兩個陌生的彪型大漢，他們都手持着利刄，一臉窮凶極惡的樣子。

但忽然間，一柄斧頭砍殺過來，其中一個惡漢就已面目猙獰地死了，而另一個看見形勢不對，也匆匆從另一方打開車門，亡命向外飛奔。

但他才跑出幾步，背後已有一柄斧頭向他直飛了過來。

這大漢一聲悶哼，也中斧仆倒下去。

雲玉霞這才面無人色地從車裏鑽了出來。

但她才鑽出車子，立刻又和一個人撞個滿懷。

她吃驚地抬起了臉，瞧着那人。

那人也凝視着她：「妳受驚了？」

「白電！」她長長地吐出口氣：「你沒有受傷？」

白電搖搖頭：「沒有。」

雲玉霞望着他，忽然低頭一看，訝然地發覺他的左腿正在流血。

不但流血，腿上還有一把明幌幌的鋼刀子插在那裏。

她吃驚地叫了起來：「你還說沒有受傷？」

白電微笑着，說：「這一點點小意思，又何必那麼緊張。」

雲玉霞深深地吸了口氣，說：「這不是小意思，你流了那麼多血。」

白電聳聳肩：「爲了妳，受一點點傷又算得了甚麼？」

雲玉霞的面頰陡地一紅，低聲說：「傷口很疼嗎？」

白電凝注着她，過了很久才說道：「傷口有點發炎，但那並不要命，最要命的是……」

雲玉霞忙道：「你還受了別的傷？」

白電道：「傷倒沒有，病却發作了出來。」

雲玉霞關切地注視着他：「是甚麼病？是不是胃疼發作？」

白電道：「妳說的也差不多了，但那不是胃疼，而是餓病。」

「餓病？」雲玉霞立刻垂下了臉，過了半响才低聲說：「是不是一定要我陪你吃晚飯才行？」

白電道：「那倒不一定，但妳若不肯，我就只好不吃飯，改爲喝酒了。」

雲玉霞道：「肚子餓了就一定要吃食物，喝酒只會把腸胃弄得更糟。」

白電笑道：「我這個人自出娘胎之後，本來就是一團糟，無事忙的。」

雲玉霞忽然環顧四周一眼，道：「你們打走了血獅帮的人，只怕以後會有很多麻煩。」

白電笑了笑，道：「我們本來就有數之不盡麻煩頂透的事，就算再加上一個血獅帮，那也不算得上甚麼。」

雲玉霞道：「你的手下呢，怎麼都不見了？」

白電搖搖頭，道：「我沒有手下。」

雲玉霞道：「但剛才打走血獅帮，又用斧頭殺死兩人的又是誰？」

白電道：「這都是我的朋友，他們現在算是功成身退，暫時消失在這漫長的黑夜裏。」

「朋友？」

「不錯，是朋友，並不是手下，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希望妳以後不要把這兩個名詞混淆了。」

雲玉霞點點頭，嫣然一笑道：「我以後一定會記住的。」

白電忽然拉着她的手：「妳的名字是不是叫玉霞？」

雲玉霞的手一陣顫抖，想縮開去，但白電却把她拉得更緊。

「不！」她低聲嚷了起來：「這是不可以的，我……我是衞天坤的……」

白電沒有讓她說下去，忽然把她抱住了。

他的眼睛越來越清澈，但眼神却有點奇詭的意味。

他把她的身子抱得挺了起來，兩人的臉都對得正着。

「白電！」她的聲音已像是在哀求，她不斷地搖頭，也用力地抗拒。

「玉霞，不管妳是誰，我要妳老老實實的回答一句話。」

「你……你要問甚麼？……」

「妳認爲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你是個英俊的男人。」她囁嚅地說。

「除此之外呢？」

「——你，你很狂，眞的很狂，就像個不怕死亡，也不知道畏懼的瘋子。」

白電微微一笑：「妳說對了，完全說對了。」

雲玉霞望着他，欲言又止。

白電忽然又逼近了一點：「大概從來沒有別的男人吻過妳罷？」

「當然沒有，你也同樣不能……」她的話還沒有說完，白電已吻在她的嘴唇上了。

「不——」她想掙扎。

但在片刻之間，她掙扎的力量已消失了，完全地消失。

這本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她實在難以置信，今夜竟然會有這種不可思議的遭遇。

白電是那麼強壯，又是那麼充滿男性的魅力，她知道這是難以抗拒的。

奇怪地，她居然原諒了白電，甚至還原諒了自己。

但眼前的人兒，却又是那麼陌生，這一切一切彷彿只是一場奇怪的夢。

× × ×

十一點二十九分，衞大帥赤裸着身子，躺在他臥室裏那張鋪着狼皮的大床上。

在他的身旁，有兩個年紀青青，皮膚皙白，樣子也生得嬌憨可人的少女正在爲

她按摩。

這兩個女孩子倒是穿着得相當整齊，而且按摩的手法也十分正宗，並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那一種。

按摩能消除疲勞，甚至還可以醫治疾病。

當然，這也是一種很舒適的享受。

但衞大帥並不是在享受，他的面色一直都沉重得像是一塊鉛。

臥室的門是半掩着的，這表示他隨時都可以接見他的手下，或者甚至是到訪的賓客。

門外忽然响起了盧快的聲音：「大帥，趙三爺和朱公子都來了。」

衞大帥立刻從床上跳起，然後迅速地披上一件厚厚的長袍：「金狠呢？這混蛋怎麼還沒到？」

盧快說：「金先生在電話裏說，他會儘快趕到這裏來的。」

衞大帥已衝出臥室，從鋪滿地毯的梯級急步往下走，來到了金碧輝煌的大廳。

大廳上已有兩個人站立着，年紀較大，唇上蓄着兩撇鬍子，穿一襲海藍長袍的人，就是法租界裏最大賭場的總管趙仰亭，一般人都稱呼他趙三爺。

在趙三爺身邊的，是個臉色青青，眼眶深陷，顯然是由於酒色過度而弄壞了身子的公子哥兒，他穿着一套純白色的西裝，領上結着猩紅的蝴蝶結，而裏面穿着的襯衫却是純黑色的，令人看來有着一種冷酷而深沉的感覺。

他姓朱，名世恒，原本是個富家公子，但現在却已成爲職業殺手。

一般人都叫他朱公子。

朱公子是個風流漢，也是個薄情郎，這都是衞大帥絕不欣賞的。

但朱公子却是一個殺人好手，也是很出色的保鏢。

衞大帥正需要這種人，尤其是這位朱公子，還有一段顯赫的家世作爲掩飾，那就更加難求了。

雖然，朱公子花錢很厲害，但衞大帥却一點也不肉疼。

他認爲是，朱世恒是值得花大量金錢的。

× × ×

十一點三十三分，金狠來了。

金狠是個混血兒，他父親是德意志人，從盧森堡來到了廣東。

後來，這位德國商人又來到了上海，認識了一個才女。

這才女詩詞歌賦樣樣高明，對付男人也很有一手功夫。

但這德意志商人的功夫更厲害，居然打敗了無數情敵，把這才女娶了回來。

不到一年，他們就生下了金狠，但在金狠八歲那年，這對夫婦就給斧頭黨的人砍死了。

據說，他們想勒詐斧頭黨，但勒詐不成，反而送掉了性命。

又再過了十一年，金狠十九歲了。

就在那一年，威震上海灘的斧頭黨突然發生了連串鉅變，五個掌握大權的頭子先後相繼死在住所裏。

沒有人知道兇手是誰，只有衞大帥心裏有數。

因爲金狠曾向他借錢。

金狠借錢是要買一支手槍，而他用了五顆子彈，就把斧頭黨的五大頭子全都送進地獄裏！

× × ×

金狠才進入廳裏，就巳聽見衞大帥的聲音彷彿霹靂一般轟叫起來，道：「你們可知道，老子快要給那羣瘋病的獅子咬死了？」

朱公子搖搖頭，道：「世間上沒有任何瘋獅病獅，就算是獅王之王也不能。」

趙三爺也說：「血獅帮雖然囂張一點，但不見得有甚麼雄厚的力量可以跟咱們對抗。」

衞大帥一拍身邊的桃木圓桌，瞪着眼睛道：「他們並不是對抗老子，而是在老子的面前張牙舞爪，老子若說操他祖奶奶個混球，他們就會連老子十八代祖宗都一塊兒操上婊子館的尿坑裏去！」

趙三爺眉頭一皺：「大血獅眞的這麼猖獗嗎？」

衞大帥冷冷一笑：「老子不管他們的帮主是大血獅還是小血獅，總之他不變成一個死屍，咱們以後就再也休想有安寧的日子好過！」

趙三爺道：「但大血獅到底是誰，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弄得清楚。」

衞大帥道：「所以咱們一定要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否則將來死落黃泉，却連仇人的樣子怎樣都不知道，那就做人做鬼都一般糊塗了。」

朱公子沉吟了一會，道：「我曾聽人說過，大血獅是個大痲子。」

趙三爺道：「但也有人說，大血獅年紀三十出頭，而且長得十分英俊。」

衞大帥哼一聲：「老子甚至聽人說過，大血獅根本就不是個男人。」

趙三爺一怔：「不是男人？難道大血獅是個女人嗎！」

衞大帥又哼一聲，道：「也不是個女人，而是一個他奶奶不男不女的妖怪！」

趙三爺「噢」的叫了一下，道：「那也不是奇事，照我看這厮有九成九準是個妖怪！」

衞大帥目光一轉，瞧着金狠的臉：「你對大血獅的看法又怎樣？」

金狠一直沒有說過半句話，到了現在衞大帥問他，他也只是搖搖頭，沒有甚麼表示。

衞大帥濃眉一蹙，道：「這是甚麼意思？」

金狠這才淡淡的說：「咱們這裏誰也沒有見過大血獅，對於一個完全沒有認識的人，我又怎能對他有甚麼看法？」

這句說話，就像是棍子般打在趙三爺的頭上。

趙三爺的臉色立刻爲之一陣發白，這裏若不是衞大帥的公館，光是爲了這一句話，他可能就會馬上跟金狠翻臉。

但衞大帥却沒有看見趙三爺的臉，只是繼續問金狠：「對於一個這樣神秘的敵人，你認爲要用甚麼手法來對付？」

金狠的面色開始變得愼重起來，他沉吟了好一會，才慢慢的說：「對付一個這樣的敵人，我們是處在下風的。」

趙三爺冷冷一笑，忍不住道：「只怕

未必！」

衞大帥「哦」的一聲，回頭盯着趙三爺說道：「莫非你巳有了對付大血獅的法子？」

趙三爺道：「辦法不是沒有，但却要花點錢。」

衞大帥道：「要花多少？一千塊？一萬塊？還是十萬塊？」

趙三爺笑了笑，道：「大帥認爲值得花多少就花多少，但總用不着十萬塊那麼多。」

衞大帥瞳孔收縮，忽然點點頭，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是不是那兩句八字眞言？」

趙三爺點點頭，微笑着說：「不錯，正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衞大帥也點點頭，說：「那麼，你要多少獎賞，才可以把大血獅的腦袋抓回來見我。」

趙三爺吃了一驚，急道：「大帥千萬不要誤會，我若可以殺得了大血獅，又怎敢向您老人家要求甚麼獎賞？」

衞大帥冷冷一笑：「你跟老子，本來就是自己人嘛，對不？」

趙三爺忙道：「當然是的。」

衞大帥道：「那麼，你的意思，是說自己人若幹得掉大血獅這條畜牲，也就不必計較甚麼獎賞了，對嗎？」

趙三爺又重複着剛才那一句：「當然是的。」

衞大帥道：「所以，重賞求勇夫，這勇夫必然就是指外人了？」

趙三爺輕輕咳嗽一聲：「這……這也不錯」

衞大帥陡地跳起來，「砰」然的一拍桌子：「你是不是認爲老子這張臉還不够黃？在上海，誰不知道老子手下人材濟濟，殺手如雲？倘若連對付一個病獅也要求助於外人，那豈不是把自己的肚皮掀開了，讓人家成爲笑柄？嘿嘿，那時候老子的臉不但會給別人笑黃，甚至會被笑得變成一團黑泥般難看！」

趙三爺碰了這口大釘子，立刻不敢再開口說話了。

當然，他的臉色絕不好看，就算不像是一團黑泥，最少也像是黃泥一樣了。

由於前車可鑑，朱公子也不敢輕易說甚麼，他知道大帥若是發了脾氣，那是誰也勸阻不住的。

但金狠却沉聲說道：「大帥，你這種想法却是錯了。」

「我錯了？」衞大帥緊繃着臉：「你是說老子錯了？」

金狠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懸賞殺敵，絕不是一件丟臉的事，尤其是對付這種藏頭露尾，連眞面目都不敢向別人展示的鼠輩，這種法子往往可以收到奇效。」

衞大帥皺着眉，道：「但老子總是認爲，與其指望外人來帮忙，倒不如自己動手把那條病獅幹掉，才更痛快得多。」

金狠道：「我也是這麼想。」

衞大帥一怔：「你既然也是這麼想，何以又贊成懸紅宰獅？」

金狠道：「這是疑兵之計，而且也可以對大血獅造成一種額外的壓力。」

衞大帥目光一閃，忽然哈哈一笑，道：「對！老子是越老越糊塗了，怎麼居然沒有想到這一點？」

金狠道：「所以，大帥不但要懸賞，而且賞格的數目一定要特別驚人，才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衞大帥「唔」一聲，道：「不錯，老子出的賞格越多，那條病獅就會受到越大的壓力，甚至可能會對自己的親信也疑神疑鬼。」

金狠點點頭，道：「那時候，就是我們最有利的機會。」

衞大帥也連連點頭不迭，接着，他又回頭望着趙三爺，道：「你認爲怎樣？」

趙三爺乾笑說道：「我自然認爲是很好。」

衞大帥拍了拍他的肩膊，笑道：「老子就是這等火燥脾氣，剛才怪錯了你，眞是操你奶奶的大大不對！」

這就是大帥的道歉。

他雖然說自己怪錯了人，又承認自己大大不對，但却又加上一句「操你奶奶的」，可算是半點也不吃虧。

趙三爺却一點也不介意，忙道：「大帥沒有甚麼不對，只是仰亭語焉不詳，致令大帥有所誤會而巳。」

衞大帥哈哈一笑：「大家都是自己人，別的不說，就是你這位趙總管，最少巳跟老子有二三十年的交情，巳是出生入死，共同打出江山，就算一時之間有甚麼誤會，還不是一忽兒就變作過眼雲烟嗎？眞是他媽的，哈哈哈！」

趙三爺也笑了，但那是陪笑，自然是笑得相當勉强。

衞大帥笑了一會，接道：「就照這麼辦！現在時候巳不早了，大家請先回去休息。」

三人立刻告辭。

但接着，衞大帥却又把朱公子叫住：「世恆，老子買了一對毛公鼎，想請你鑑定一下，會不會是贋品？」

於是，只有朱公子留了下來。

等到趙三爺和金狠都走了，朱公子才道：「毛公鼎是稀世奇珍的古董，想不到大帥也有此雅興買了一對回來。」

衞大帥乾笑兩聲，說道：「毛公鼎又不是女人，你以爲老子眞的會有這個興趣麼？」

朱公子道：「然則，大帥把我留下來，是另有吩咐了？」

衞大帥皺着眉，道：「你是我的好弟兄嘛，這裏又沒有外人，不要對我用到『吩咐』這種字眼好不好？」他說得越是客氣，朱公子就越是恭謹。

雖然朱世恆是富家子弟出身，但他却是個識時務者的俊傑，絕不會在大帥面前有半點自傲囂張的表現。

衞大帥盯着他，雖然嘴裏好像有點埋怨，但其實心裏却大是欣賞。

趙三爺雖然也對大帥十分恭順，但他最大的缺點就是阿諛奉承的說話太多了，就算大帥不覺得肉麻，旁人聽了也會忍受不住。

衞大帥雖然脾氣暴躁，但却並不眞的糊塗，所以對於趙仰亭經常大力拍自己的馬屁，也會感到有點不大舒服。

（未完・二一）

胡姬（四）

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帶柳擷紅來見韓鐵衣，大家約到錦香樓一敍，三人暢敍一番，晚上還邀請劉頌德、鄭學禮和周漢山三人到瘦西湖石舫設席，柳擷紅還約了巫山神姥的得意弟子司空業同來赴宴，司空業氣勢逼人，齊雲飛看不泌眼，二人互鬥內功，齊雲飛鬥輸了，氣憤離去，大家不歡而散。晚上，柳擷紅到客棧找韓鐵衣，叫他到怡香院殺一個壞人，韓鐵衣依言而去，將那人殺掉，出來時被一幪面黑衣人追截，而司空業也及時趕到，將幪面人殺掉，還將他揶揄一番才離去……齊雲飛氣憤離開揚州北上，在路上聽到謠傳揚州大豪傑樊喬被殺，還有好幾個人……

不打不相識　聯袂去梅園

齊雲飛故意裝出一臉的不解。「指桑罵槐，誰是桑，誰是槐？」

「你分明是在罵本少爺！」那少女大聲道：「這酒不好，難道我還看不出來？只有瞎子才說好，只有不懂的人才說是好酒！也只有呆子才喝！」

齊雲飛對她笑一笑，又斟了一杯酒，悠悠地喝了一口，道：「你有種的便再說一次！」

左首那漢子一挺胸，高聲道：「難道怕你？呆子才喝這種酒！」

他嗓門本大，再高聲一叫，所有的食客都放下杯箸，轉頭望了過來。店家還未發脾氣，已有一個壯漢罵道：「操妳奶奶的熊，你沒錢喝，便來罵咱們！」

左首那漢子道：「誰罵你？」

「你奶奶的，你還不認？明明叫你說什麽呆子才喝這種酒的，老子們都在喝這種酒！」

那少女知道中了齊雲飛的計，忙說道：「都是這人不好！」她伸手指一指齊雲飛。

不料那漢子大喝一聲，走了過來，一拳擂在桌上，那些小菜都連碟跳了起來。「小王八蛋！老子明明聽見，還看見你們三個輪流罵人家的，你還敢抵賴！」

那少女冷哼一聲：「你兇什麽？這是咱們的事？與你何關！」

壯漢道：「但是你們把這裏的人都罵了！」

齊雲飛道：「不錯！這酒明明還能喝嘛，怎能說那種話來！」

他故意煽風點火，那壯漢更加火上加油，一指少女，有種的便出來吧，讓大爺較量較量你！」

那少女道：「大水牛，你道我會怕你麽？」

那壯漢身裁高大健壯如牛，衆食客聽少女叫他大水牛，都大聲笑了起來。「大水牛」更加怒不可遏，原來那個少女便是關記酒家的關笛，那兩個漢子是周陵和蔡波！

蔡波說：「等我們陪你玩玩吧！」

壯漢道：「到外面去！」

蔡波挺着胸膛走了出來，關笛和周陵跟着走去，齊雲飛仍然坐在椅上，提着酒壺，一手捧着酒杯，轉過身去，笑吟吟地瞪着他們。

壯漢道：「報上名來！」

「你爺爺叫蔡波！」

「你太爺爺叫高威！」那壯漢道：「蔡波，你先出手，否則便沒有機會了！」

蔡波雖明知本身的本領有限，但聽了高威的話後，不免有怒。「你自己要找死，可莫怪我！」他吸了一口氣，標前一步，一拳望對方打去。

高威不退反進，眨眼間，蔡波那一拳便結結實實地擊在高威的胸膛上，「砰」的一聲，高威哈哈大笑，蔡波則抱腕而退，雪雪作痛。

這一着衆食客都大爲詫異，料不到蔡波如此不濟，就連齊雲飛也嘆了一聲，大出意料。

高威道：「你向大家道歉，俺便放過你！」

蔡波在衆目睽睽之下，下不了台，幸而關笛走了出來，道：「你退下，等少爺來會會他！」

高威見她還不到自己的肩頭，火氣登時消去了，搖搖手道：「算啦，我不跟你打！」

關笛得意洋洋地道：「你怕了麽？不打也行，你先向咱們道歉！」

高威臉色又變。「俺可不是怕你，只是怕打死了你，可不好意思！」

關笛冷笑一聲。「你不用怕！來吧！」

她忽然繞着高威奔跑起來。

齊雲飛看着她，暗讚道：「這小妮子好聰明！」

高威轉身甚是緩慢，叫道：「要打便打，你轉什麽？」

關笛纖小的嬌軀突然飛起，一腳踢在高威的後腰上。高威衝前幾步，立即站穩，關笛身子也反彈開幾步才落地。

高威轉身過來，雙臂箕張，向內一攫，却被關笛縮後閃開。她身子十分靈活，一退之後，立即向旁掠去！不料高威反應亦不如旁人想像中那麽慢，只見他手臂一翻一抄，抓不住關笛，却把關笛的帽子拉了下來。

關笛的帽子被扯下，秀髮如瀑布一般瀉了下來，衆食客都發出詫異的叫聲，只有齊雲飛含笑飲酒。

「原來你是個娘兒，俺不打了！」

關笛怒道：「你看不起本小姐？」

「我爹說，好男不與女鬥，俺可不敢跟你鬥！」

「如果姑奶奶要打你呢？」

高威武功雖高，但性直純眞，一時間竟不知如何答她，抬起手來，用力地抓頭，衆食客都哄然大笑。

關笛得意地道：「你爹看不起女人，所以姑奶奶一定要你當衆向我道歉，否則便來受死吧！」

高威吸了一口氣。「大爺有心放過你，你自己要找死，可就顧不得那許多了！」他忽然吸了一口氣，雙手揑拳，虛打了幾下，頗有氣吞山河之勢！

關笛嘴上雖然說得輕鬆，但見他如此強壯，心中不由有點吃驚起來。高盛一個虎躍奔前，一拳擊去，叫道：「姑娘小心了！」

關笛冷哼一聲：「就怕你連姑奶奶的衣角也沾不着！」她纖腰一扭，輕輕巧巧便閃了開去，但高威一轉身，第二招化拳爲掌掃向關笛腰側！

關笛沉臂一格，只覺對方橋手堅硬如鐵，震得自己一隻右臂又酸又痛，她不敢怠慢，連忙奔開，高威在後猛追。

兩人在路上一追一奔，關笛身巧體輕，大佔便宜，高威那裏追得上？轉眼間又返回酒家外面，高威道：「算啦算啦，不打了！」

「關笛年少氣盛，聞言仍不放過他。「你快道歉，姑奶奶便放過你！」

高威勃然大怒。「臭丫頭，老子不打你，你有種便過來打我，若是整天腳底抹油的，便給老子滾！」

關笛臉色一變，道：「打就打，誰怕你？我打你，你打不打我？」

高威聞言一愣，心想：「這是什麽話？難道老子欠你的債，只能挨打，不能反攻！」

心念未了，關笛已一掌擊向高威的胸膛，高威忖道：「我就挨她一拳吧，讓她知難而退！」由是提了一口氣，胸膛登時堅硬如鐵。

關笛右掌快將接近高威的胸膛，左手忽然翻上，食中兩指如鈎，搭向高威的雙眼！

這一招十分狠毒，但對關笛來說，却是以弱制強的好辦法！

高威大吃一驚，急切之間，上身向後一仰，關笛右掌擊在高威身上，手掌隱隱發麻！

高威因爲仰身，略略分神，無法再運功反震，而關笛也知道他厲害，一沾即退。兩人隨即在一起，但關笛仗着輕功高超，絕不與對方接實，高威武功雖高，却也奈她不何。

激鬥了頓飯工夫，齊雲飛眼看關笛身形已不如剛才之輕靈，心想她內力與氣力都不能支持太久，最後必敗。她一敗，若高威收招不及，受傷必重，所以便拿着酒盞，提着酒壺走了過去。

那些食客都十分奇怪，高威見他過來，也叫道：「喂，俺不想兩個打一個，你再等等，她就快支持不住啦！」他還以爲自己替齊雲飛出頭，齊雲飛見自己戰對方不下，才要協助自己哩！

齊雲飛笑嘻嘻地斟了一杯酒，遞了過去。「高兄何必跟一個小姑娘計較？還是喝一杯酒消消氣吧！」

關笛十分精靈，見齊雲飛擋住高威，便繞了過去，一指望高威的「笑腰穴」戳去，那知齊雲飛左脚抬了起來，用靴底對着關笛的手指，笑道：「小姑娘，你好過份，快進去吃飯！」

關笛一怔，隨即嗔道：「誰要你管閒事！」

高威接過酒杯，仰頭一口把酒喝乾。齊雲飛道：「再來一杯好不好？」

「好！」高威把酒杯遞過來，齊雲飛又提起酒壺把酒傾下。關笛走到高威背後，舉脚踢出，齊雲飛右掌一引，鬼魅似的拍在高威上臂，高威廣不及此，被彈開兩步，關笛那一脚登時踢空。

關笛一怒，連環腿改踢齊雲飛，齊雲飛表面上看也不看她一眼，左手倏地一撈，握住關笛的金蓮，並把她的脚提高，關笛立足不穩，一張粉臉登時變了色。

「高兄，你請她喝一杯酒如何！」

「呆子才喝那種貓屎般的酒！」關笛眼眶內淚花亂轉。

高威有點不忍，道：「這位兄弟，算啦放開她！」

蔡波叫道：「是啊，你們兩個大男人，欺侮一個小姑娘，算是什麽英雄！」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爲了做英雄，只好放她一馬！」他鬆了手，故意以背對着關笛，關笛恨得他牙癢癢的，立即飛起一脚踢向齊雲飛的後臀！

齊雲飛後背好像長了眼睛，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左手再一撈，再度抓住她的足踝，他對着她大搖其頭，故意嘆息道：「原來姑娘假正經，你要喝酒，只要開口，在下便親手送上，何必用這種方法！」他右手伸直，酒壺就在關笛的頭頂上，慢慢地把其傾倒，關笛進不得，退不得，只得把頭亂搖。

「你到底喝不喝酒？」

關笛幾乎哭了出來，叫道：「不喝，不喝！」

「這酒好不好？」

「不好，不好！」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既然不好，不如倒之可也！」

關笛語聲帶哭：「不要倒……」

「不要倒也行，唉，這酒到底是好的還是劣的？」

「好，好！」關笛尖聲叫了起來，眼淚已經流了下來。

「好酒若倒之，豈不可惜！」齊雲飛鬆了手，拉着高威的手進店。「高兄，咱們是酒逢知己呀！」

蔡波與周陵搶前，立在關笛旁邊，涎着臉陪小心。關笛罵道：「剛才你兩個死去那裏？」

蔡波與周陵換了一個眼色，沒奈何，只得大聲問道：「喂，『穿白』的，你貴姓！」穿白是孝子的另一種叫法，齊雲飛當然不管他們。

關笛賭氣地道：「你們兩個飯桶，若查不出人家的底，便別再跟着我！」

蔡波與周陵上又不是，退又不是，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小姑娘，你還發什麽脾氣？你若想知道我的底的，何不自己過來問？」

關笛舉袖抹掉面上的淚痕，走進酒家，大刀金馬地坐在齊雲飛對面。「難道老娘會怕你不成？」

齊雲飛失聲而笑。「剛剛才是姑奶奶，這麽快便老娘了？光陰過得何其快也！」他伸手到隣座拿了一隻酒杯過來，斟滿一杯，再以掌推前。「剛才你說酒很好，那就喝一杯嚐嚐吧！有話喝了再說！」

關笛看了他一眼，一飲而盡，拋杯道：「姑奶奶早說這酒不好！」

蔡波說道：「怎及得咱們的山西的汾酒！」

「哦，原來姑娘是山西人氏！」

「還是賣酒的！酒我已喝了，該輪到你了！」

齊雲飛長身向關笛長長一揖。「小生齊雲飛，今年二十四歲，尚未娶妻，請問小姐貴姓芳名？」

關笛被他逗得破涕爲笑，但隨即扳起臉道：「你娶不娶妻，與姑奶奶何關？廢話！」

「小生只不過順口向姑奶奶報告一下而已！」

關笛怕忍不住笑，轉頭過去，道：「姑奶奶却無義務告訴你！」

「這個自然！名字只是爲了方便稱呼而已！既然你不肯方便，小生此後唯有叫你姑奶奶了！」

「誰說還有以後！」

「那麽再喝一杯吧！」齊雲飛又爲她斟了一杯酒。「姑奶奶請！」

關笛雖然沒有再喝，但也沒有離開，忽然咦了一聲：「你說你叫什麼名字？」

齊雲飛挾了一塊肉放在嘴裏咀嚼。「小生沒有義務再報告一次！」

蔡波道：「他叫齊雲飛！」

「這名字好熟，我忘記在那裏聽人提過？」

周陵道：「上次孟堂主提過他，說一個什麼江南美人看上他的！」

關笛「啊」地叫了一聲。「我記起了，那女人好像叫做，叫做柳三小姐的！喂，是不是？」

齊雲飛苦笑一聲道：「大概是吧，不過柳三小姐是不是看上我，連我都不知道哩！」

關笛盯了他一眼，道：「看來你好像正在傷心！」

齊雲飛一呆，沉聲說道：「誰說我傷心！」

關笛道：「莫非柳三小姐最近對你的態度，有所改變？」

齊雲飛心頭似被利針刺了一下，却大笑一聲道：「柳三小姐也好，楊四小姐也好，她對我的態度有沒有改變，又與我何關？」

蔡波道：「怎會無關！」

關笛白了他一眼。「他的意思是說你對她沒有意思！」

齊雲飛大笑，高威忽然抱拳：「原來是名震江湖的『銀劍白龍』，小弟眞是有眼無珠！」

「豈敢！高兄的外家功夫十分紮實，不知令師是那一位前輩？」

高威道：「家師是王無極！」

「原來是『鐵霸王』王前輩的高足！難怪高兄如此了得！」

關笛的爺爺武功低微，她爹娘的武功雖然較好，但又早死，幸而她長得可愛，人又聰明，所以『黃龍帮』的高手，每到關記酒家喝酒，却教她一兩手，是以她的武功很雜，又自小便在酒家內帮忙，眼皮雜，耳朵也雜，「鐵霸王」王無極雖向在河南活動，她也聽人提過。

那王無極乃中原著名的高手，尤其是外功更是練至頂峯，是以關笛聽後，心頭大暢：「原來他師父是『鐵霸王』，我打不過他，也不羞家！」

高威爲人十分耿直，直言道：「姑娘以後行走江湖，說話可得小心一點，要不然可很容易得罪人！須知武林中，藏龍伏虎之輩極多……」

關笛嗔道：「別人都會讓我，就是『鐵霸王』的徒弟看不過眼！武林中龍又多，虎又多，但他們都不像你這樣好管閒事的！」

高威一片好心，却料不到反被她搶白了一番，他本就不善言語，此刻把臉漲紅，更加說不出話來。

齊雲飛瞪了她一眼。「你連他是好意還是歹意都看不出來麼？」

「他面無表情，教我如何看！」

齊雲飛不由大笑起來，道：「好一句面無表情！高兄，看來你以後得向她學一學！」

高威澀聲問道：「學什麼？」

「學她七情上臉呀！」

關笛啐了他一口，忙岔開話題道：「喂，你們可知道江湖上有一個人叫崔顥的麼？」

「天下人何其多也，不知崔顥是怎麼樣子的？」

「他武功很高……還有，他的酒量很好！」

高威搖搖頭：「在下可未曾聽見，不知齊兄……」

「小弟亦未曾聞過！高兄，你要去何處？」

「小弟要回師門！」

齊雲飛又問：「姑奶奶，你要去找崔顥？」

關笛粉臉微微一熱，點頭應是，齊雲飛又問：「他住在那裏？」

關笛眼光有點迷惘地再次搖搖頭，齊雲飛說道：「你在碰運氣？他是你的心上人？」

關笛臉紅如霞，嗔道：「你在胡說什麼！」

齊雲飛大笑，蔡波道：「其實那酒鬼有什麼好？」

關笛反問：「難道你比他好？」

齊雲飛又一陣大笑：「高兄咱們結伴上路吧！」

高威大喜贊同，問道：「齊兄要去何處？」

「還沒個去處，也許去梅園探探消息吧！」

關笛問：「你認識梅北山？」

「總會有這日子！」齊雲飛呼店家算帳，他忽然哎了一聲：「你那個崔顥可能也會去梅園！」

關笛顧不得臉紅，急聲問道：「你怎知道！」

「梅北山跟嶗山三鶴決鬥，很多人都想知道結果！」齊雲飛付了帳，便與高威出店。

走了幾丈，高威輕聲問道：「齊兄你爲何不向她告辭一下？」

「何必告辭？等下她一定會跟着咱們來！」

高威詫異地道：「齊兄又怎知道！」

「請高兄拭目以待！」

兩人並轡而行，却把馬速放緩，走了兩三里，仍不見關笛來，高威忍不住道：「齊兄今次看錯矣！」

齊雲飛微微一哂道：「這姑娘雖然刁蠻一點，發起脾氣，又不講理，不過她言談風趣，神態可愛，若能同行，倒能解悶！高兄，咱們在樹下等她吧！」

高威首先跳下馬來，將韁繩拴在樹上。過了頓飯工夫，才見路上馳來一個穿裙的女子，徐徐走近，才發現正是關笛！

齊雲飛笑嘻嘻地道：「你沒馬麼？小生讓你騎！」

關笛臉上一熱，道：「你兩個在這裏作甚？」

「等你嘛！」

「我……誰說我要跟你們……」

「小生可沒這樣說，咱們等你一起上路！」齊雲飛故意把一起兩字唸得大聲一點。「請上馬！」

高威道：「我這匹馬好一點……」

關笛鼻孔輕飄飄地飛出一聲冷哼，齊雲飛道：「你是小生的姑奶奶，當然是騎小生這一匹了！」

關笛一笑上馬，齊雲飛跟在她後面，問道：「姑奶奶，你那兩個侍從呢？」

「打發他們走了！」

「可憐！唔，你這衣服一定是向店家的女兒買的！」

關笛目光一閃，說道：「原來你並不笨！」

「你身上有股油烟味兒！」

關笛回頭啐了他一口，雙脚一挑馬腹，絕塵而去，心想：「這人可惡，待姑奶奶作弄他一下！」

不料跑了一段路，她轉頭過去，只見齊雲飛笑嘻嘻地跟在背後，高威騎馬反而

落在他後面，她吃了一驚，好奇心一起，右掌在馬臀上用力一拍，馬兒走勢更急，暗道：「這次看你還追得上不？」

馳了數里，再回頭，果然不見了齊雲飛追來，就連高威也追不上，她心中暗暗高興，便把馬拉停。可是等了頓飯工夫，尚不見他們追上來，她不由奇怪起來，忖道：「莫非他倆遇到強敵？」

想至此，她只得撥轉馬首，往來路馳去。走了兩里路，却見齊雲飛與高威停在一條小路，齊雲飛一見到她便道：「喂，你去那裏？」

關笛反問：「你停在此處幹甚？」

「由這條路走才對嘛！」齊雲飛轉身在前帶路，那路窄，關笛馬術不精，不敢放轡而馳，只好乖乖跟在他後面。

路上齊雲飛與關笛多番「較量」，關笛幾番要作弄齊雲飛，結果都反而吃了虧。高威自知口舌不如人，除了必要，否則絕不開口。

到了豫境，齊雲飛把關笛那一匹馬賣掉，再買了兩匹健馬。「姑奶奶，這馬兒你可得坐穩！」

「我若連馬也坐不穩，還敢做你姑奶奶？」

齊雲飛道：「小姑奶奶，你叫什麼名字，是何來歷，到現在該透露一二吧！否則碰上我的朋友時，人家一問，我都不知，可要笑掉人的門牙！」

「哦！姑奶奶姓關名笛，家內是賣酒的！」

「你還有什麼親人？」

關笛眼圈兒一紅，道：「若有家人，我還出來跑作甚！」

「誰教你的武功？」

「爺爺，爹，娘，還有很多叔叔、伯伯！」

齊雲飛轉頭望了她一眼，問：「是什麼門派的？」

「什麼都有！」關笛反問一句：「你呢？你算是什麼派的？」

「我那派也複雜得很！我師祖出身邪派，後來聽了少林寺一個高僧的禪理，幡然大悔，決定改過，當時他練了一種歹毒的內功，少林寺的高僧爲免生靈塗炭，所以授以他正宗的達摩內家心法，我師祖改邪歸正之後，把精力都放在鑽研武學上，結果給他創了不少新招！」

關笛問道：「你師父呢？」

「我師父的武功除了繼承師祖之外，又兼學了其他幾家，所以我跟你一樣，都是『雜家』！」

關笛一笑再問：「你武功如此高，你師父的名頭一定很大！」

高威連忙豎起耳朵而聽，因爲江湖上人人均覺得齊雲飛的身世十分神秘，此人武功極雜，根本不能由武功來推出門派來歷；而且他一出江湖，武功便十分高，至此兩年多，尚未遇敵手，闖下了極大的名頭，還有一點，他對江湖掌故，武林人物的底細都很瞭解，每一個人都可以跟他爲友，但又沒一個是他的親友！眞可謂是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

當下齊雲飛道：「我師父叫無名！」

「你騙人！」

齊雲飛正容道：「對不起，家師不准在下在任何人的面前，提及他的名字，除非……」

高威忍不住插腔。「除非什麼？」

「別說這種事啦，上輩的事最好少議論！」

關笛問：「你父母呢？」

齊雲飛眼光一黯，說道：「我是個孤兒！」

關笛向他投過一瞥同情的目光，抬頭一望，暮色中一座古城巍峨而立，乃指手問道：「那是什麼地方？」

高威在後面答道：「商丘城！」

三人入城投宿，一夜無話，次日一早，三人吃過早餐，又再上道，到了中午，高威邀齊雲飛與關笛去他師門盤桓幾天，齊雲飛因知道王無極雖不是邪派人物，但爲人極端自負又倨傲，不想跟他打交道，便婉拒了高威的好意，與他道別後，帶着關笛改道北上。

關笛俏皮，又時跟齊雲飛搗蛋，大合齊雲飛的脾性，兩人說得十分投契，到了後來，關笛已改口叫齊大哥，齊雲飛也叫她妹妹，齊雲飛見她武功雜而不精，只能對付一般人，也時借機，教她一些防身的絕技，關笛本就好學，得了甜頭，更加磨着齊雲飛教她。

春寒料峭，冰雪消融，天氣最冷，齊雲飛見關笛凍得嘴唇發紫，便道：「妹妹，愚兄送你一件裘衣禦寒好不好？」

「好呀，快拿來！」

齊雲飛道：「愚兄又不是神仙，現在那裏有？看看妳我運氣好不好，若是好的話，今晚兒便有着落了！」

關笛心頭一動，脫口道：「我知道原因了！」

齊雲飛一怔，問道：「你小小年紀怎會知道？」

「哼，小妹年紀雖小，但自小便闖盪江湖！」關笛裝作老氣橫秋地說道：「你要『刦富濟貧』，嘿嘿，其實還是要濟自己！」

齊雲飛臉上發熱。關笛道：「我爹娘叔叔也喜歡幹這一種勾當，現在還有一些叔叔伯伯也是如此！」

「哈，原來你還不簡單哩！」

再奔馳了一陣，來到一座農莊前，見有一間大屋，齊雲飛把馬拉停，仔細打量。關笛道：「不知今夜要倒霉的人，叫什麼名字！」

齊雲飛失聲笑道：「不會是你的那些叔叔伯伯吧？否則眞叫做終日打雁，反被雁啄眼！」他放轡馳了過去。

關笛問道：「你要在光天白日下幹勾當？」

「別吵！」齊雲飛見田間有人，跳下馬飛了過去，拉着兩個老頭交談，關笛暗暗奇怪，又嫌田裏泥髒，不下馬。

俄頃齊雲飛回來，跳上馬，轉出村去，關笛在後面問道：「你跟那幾個人說些什麼？問路徑？嘿！憑你的那身本領也畏首畏尾的？就連姑奶奶也不怕！」

齊雲飛笑道：「不是，我要先知道那主人值不值得咱們動手！」

「他們如何說？」

「此屋主人姓潘，田地雖然不多，但家財豐厚極了……」

關笛道：「那必是在城內做買賣！」

「也許是沒本錢的買賣！總之咱們做他的『買賣』，完全不用顧忌！」

關笛微微一怔，問道：「你刦富濟貧，一向要先問淸楚才下手？」

「當然，否則刦到善人，自己良心不安！」

他們到附近吃了晚飯，把馬托寄在飯館內，然後漫步郊野，待天色全黑後，再向那農莊走去。

到了農莊，尚未二更，齊雲飛道：「再等一等！」

「喂，你準備偷，還是搶？」

「隨便！有分別麼？」

「若是要搶的話，現在便進去吧！」

「不，我不喜歡驚動太多的人！」

二更過後，兩人便翻過圍牆，跳了進去。過道上靜幽幽的，齊雲飛揮手示意關笛跟着他。

齊雲飛弓着腰在過道上急奔，走了十餘丈，來至一座小庭院，風中尚有梅花香氣，假山點綴其間，甚有品味。她忖道：「主人必住在此處了！」便轉了過去。

不料假山後忽然轉出一個漢子來，低聲喝道：「誰！」冷月下，但見那人手上的鋼刀發着寒光。

齊雲飛道：「來找老爹的！啾，春蘭來了！」他手向前一指，隨即撲前，一掌拍出！

那漢子反應甚快，擰腰一閃，鋼刀斜劈過來，與此同時，背後另一座假山，又轉出一個持棒的漢子來，關笛只得回身接戰。

齊雲飛不想驚動別人，立即下殺着，那漢子只有兵器在手，仍然難以抵擋，連忙高聲叫道：「有賊！」

齊雲飛右掌在他面上一幌，那漢子仰身回刀來劈，不想這只是虛招，齊雲飛的左手食指迅速戳在他腰上，只聽「噹」的一聲，鋼刀跌落地上，人已不能動彈。

齊雲飛回過身來，向那個持棒漢子迫去，那漢子一邊大叫，一邊又倒拖長棒溜了，齊雲飛喝問那持刀的漢子：「你們老爹在那裏？」

「老……老爹不在家！」

「夫人呢？」

「夫人……也不在家！」

齊雲飛道：「如此我也送你『上路』吧！」

那漢子忙道：「好漢……饒命！太夫人在家！」

「帶我去！」齊雲飛點了他的啞穴，解開他的脈穴，抓住他的後衣。「快！」

那漢子戰戰兢兢帶他們走進一棟屋子，走廊長而陰森，幸而沒人。

那漢子停在一間房門之前，道：「太夫人在裏面！」

「把門弄開！」

就在此刻，外面忽然響起震耳的鑼聲，齊雲飛一急之下，伸腳踢開房門，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那漢子推了進去。

關笛立即把火熠子晃亮，但見此乃一間寢室，佈置華麗之極，床上垂着錦帳，有人問道：「誰？是賊？」

聲音雖是女人，但年紀却不大似，齊雲飛抽出長劍，叫那漢子掀開帳子，那漢子全身發抖，却不肯走前。

關笛忙道：「齊大哥，有蹊蹺！」

「是！」齊雲飛又點了那漢子的脈穴，道：「把他拋過去，便知結果！」

那漢子尖叫起來：「不要，請不要把我拋過去！」

「假如拋過去，會有什麼後果？」齊雲飛把他提了起來。「大概後果令人滿意，否則你怎會帶我們來！」

「不好！有機關！」

話音一落，立聽「沙」的一聲響，床上射出數排短矢，齊雲飛把那漢子拋了過去，順手抄起關笛橫飛八尺，右手長劍急舞！

短矢落地之後，齊雲飛放下關笛，飛身掠前，長劍一橫，「嗤」的一聲，錦帳登時掉下一幅，說時遲，那時快，又一蓬矢雨自床上射了過來！

齊雲飛輕叫一聲：「小心！」長劍把短矢打落，再踏前一步，長劍探前，只見床上飛出一團紅影，一對柳葉刀，泰山壓頂般，望齊雲飛砍下！

齊雲飛大叫一聲，身子一縮，長劍一引，便聞「嗤」的一聲響！紅影落地，齊雲飛轉頭，却見是個穿紅衣的女子，雖是中人之姿，但體態豐盈，却另有動人的風韻！

那女子一落地，關笛便提刀攔住了她。「大哥，你好缺德！」

齊雲飛只能看到那女子的後背，不知所以，訝然問道：「你說什麼？」

關笛粉臉一紅，道：「你不會自己看麼！」

她一語未畢，那紅衣女子已經揮舞雙刀向關笛砍去。齊雲飛叫了一聲看劍，長劍「嗤」的一聲，直刺其後背。

紅衣女子前後受夾攻，不能抵擋，向旁一閃，大聲叫道：「你們都死了麼？還不出來！」

齊雲飛長劍如附骨之蛆，她一動，齊雲飛的劍也跟她動，始終籠罩着她的後背，那女子似有所顧忌，不待轉身過來，只閃了兩次，便被齊雲飛的長劍架在後頸上，順手封住她的脈穴。

「你是什麼人？」

那女子反問一句道：「你們又是什麼人？」

關笛笑嘻嘻地把刀放在她胸前，道：「姑奶奶看來須要把你的衣服全部割破，你才會老實！」

那女子怒道：「我是此屋的主人！」

齊雲飛道：「咱們是賊！你不用怕，不是採花賊，是刦富濟貧的妙賊！」

「要多少錢？快說！」

齊雲飛道：「小妹，你說咱們要拿多少呢？」

「兩百兩吧！」

這數目對她來說已很多，但齊雲飛却道：「一人兩百，兩個就是四百兩！還有，這人如此可惡引咱們過來，所以要再加兩百兩！」

那女子道：「這不公道，他，他已經受到懲罰！」

「但這一定是你們吩咐他的！不過你既然光棍，便打個九折吧，六九五十四，五百四十兩銀子！」

那女子苦笑一聲：「我身上沒有……先放我出去拿！」

「不必，你大聲叫人把錢送過來好了吧！」

那女子果然大叫起來，奇怪，偌大的一間屋，竟然沒人來看視，關笛心中奇怪，問道：「喂，你別是丫頭自抬身份，說是小姐吧！」

「我騙你作甚！」

「那爲什麼沒人來？」齊雲飛沉聲道：「再不來，我可改變主意了！」

那女子吃了一驚，問道：「你想做採花賊？」

齊雲飛又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好像不太驚怕，如今，我連採花賊也不想做了！」

關笛忍不住笑。「人家是色胆包天，你却胆小如鼠！」

齊雲飛忽然道：「有人來！咦，來得不少哇！」

關笛道：「怕什麼，只要這個不是西貝貨，他們總不敢亂來。」

只見一個二十七八的漢子走了過來，那女子立即道：「大哥，他們要五百四十兩銀子！」

關笛加了一句：「已經打了折扣了，最好付銀票！」

那青年沉着臉，道：「才要五百四十兩？不嫌太少麼？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大少爺認爲太少，那就索性湊足一千兩吧！」齊雲飛道：「咱們只是賊，拿了錢便立即離開，保證不傷你妹妹一根毫毛！」

關笛仍擋在那女子的身前，道：「你妹妹衣衫不整，最好不要你們那些狗腿子們過來！」

忽然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來：「誰敢來捋虎鬚！」

那靑年轉身驚叫一聲：「爹，妹子讓人挾持，他們要取五百四十兩銀子才肯放人！」

關笛忙說道：「現在是一千兩，你莫忘記了！」

話音剛落，只見門口已多了一個高瘦如竹的中年漢子，臉上蓄着兩綹長髯，眉眼生威，臉上却有憂色，那人見到關笛神情一變，關笛亦「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是你？關丫頭？」

關笛臉上泛着紅暈，囁嚅地道：「怎會是您……潘伯伯，你這一向可好？」

那人大笑，笑畢怒道：「臭丫頭，你吃內扒外，虧你還敢叫我一聲潘伯伯，你爹爹呢？」

關笛眼圈兒一紅，道：「他過世了，所以姪女才出來走走！」

「哦，路上沒有盤川，所以才來動你潘伯伯的主意？好主意呀好主意！」

關笛忙轉頭道：「齊大哥，把她放了吧，是自己人！」

齊雲飛解了那女子的穴道，道：「是我妹子放你的，快過去吧！錢不要啦！」

那女子抛下雙刀掩胸出房，那姓潘的臉色稍霽，却冷笑一聲：「關丫頭，你自小鬼主意便不少，但憑那一點道行還別想騙得了我！」

關笛道：「我騙你什麼呀？」

「你們另一批人呢？是誰要刺殺我的！你對我說清楚，伯伯念在舊日你爹娘的交情，便放你出去！」

關笛一怔，道：「潘伯伯，姪女可不知道你說什麼呀！咱們就只兩個人，因爲路過貴莊，欠缺盤川，所以進來幹一票，實在不知是您，若姪女知是潘伯伯住在這裏，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動歪念！」

齊雲飛低聲問道：「妹子，他到底是誰？」

那人大聲道：「何必假惺惺，咱便是『黃龍幫』刑堂堂主潘元濟！」

「哦，原來小妹你的出身竟是『黃龍幫』！」

關笛道：「還說這些廢話作甚！」

齊雲飛握拳道：「潘堂主，在下齊雲飛，慚愧得很，來貴莊之目的，的確是爲了打一票！」

「齊雲飛？」潘元濟微微一呆，問道：「便是那個有『銀劍白龍』之稱的齊雲飛？」

「不敢，正是在下！」

潘元濟臉色一變，向關笛投過一瞥詢問的目光，關笛立道：「不錯，他是新近崛起江湖的『銀劍白龍』」！她伸手過去，抓住齊雲飛的劍鞘，揚了一揚。「姪女還會騙你麼？」

潘元濟忽然哈哈一笑，道：「關丫頭，憑你一家與潘伯伯的關係，你沒錢用，隨便來拿還不行麼，用得着費這般大的氣力！」

關笛說道：「潘伯伯，你是相信姪女了？」

「不信你信誰！」潘元濟嘴上這樣說，心中却暗道：「風聞齊雲飛的武功非同小可，連五虎門的新任掌門田中郎都敗在他手中，若他是有意要與我爲敵，那有這般好商量？而且也一定會配合剛才那一夥人……」

他心念未了，齊雲飛已問道：「潘堂主，剛才聽你所言，好像還有刺客來貴莊騷擾……」

潘元濟乾咳一聲。「齊大俠，關姪女，既然都是一家人，請到廳上詳談如何？來人，快吩咐灶堂的厨子，弄一席酒席！琦兒，到爹房內拿些盤川來！」

齊雲飛忙道：「潘堂主這樣可叫在下心頭難安！」

「我是送給關姪女的！何况這些錢也是……哈哈！」

潘元濟雖沒說出來，但齊雲飛也知道是什麼意思。

當下三人來至客廳，丫鬟送上茶來，潘元濟的兒子潘琦和女兒紅衣女子潘玲也換過衣服，出來相陪。

關笛問道：「潘伯伯，你幾時回家的？幫內沒事辦麼？」

「帮內就算有事辦，一年後也得有幾趟回來！」潘元濟忽然嘆一聲道：「帮內最近亂糟糟的，人心惶惶，很多人都散去啦……」

「黃帮主如何？」

潘元濟臉有不屑之色。「他呀，他是寧要美人，不要江山的人，黃龍帮看來必毁在他手中，只可惜黃大哥跟衆兄弟，白辛苦了十多年！」

齊雲飛忽然想起韓鐵衣提過此事，便問道：「是因爲胡姬的事？」

潘元濟訝然的道：「齊少俠也知道？」他轉頭望向關笛，不料關笛也望着齊雲飛。

齊雲飛問道：「在下是聽一個朋友說的！潘堂主，那胡姬眞的有傾城傾國之貌麼？」

關笛冷哼一聲，潘玲則更加忍不住譏道：「好色之徒！」

「子曰：食色性也！潘姑娘你說得不錯！」

潘元濟瞪了女兒一眼，道：「這個當然，否則敝帮帮主又怎會如此傷心，如此緊張？」

齊雲飛忍不住再問道：「美成什麼樣子？」

潘元濟道：「老實說，潘某從未見過！因爲她臉上長期掛着一方紗巾！」

「哦？既然未見過，你又怎知她有傾國之姿？」

「一是從帮主的表現推論出來，二是從她的體態，以及紗巾下朦朧的輪廓來看，都是美人；三是聲嬌如同出谷黃鶯！」

關笛說道：「焉知她是不是因爲她臉上有缺憾，所以才遮以紗巾，怎能想當然乎！」

「聽說在臉上掛紗巾，乃是帮主的主意，他怕別人看見她之後，也會爲她神魂顚倒……這是出於妒忌心理，還有，帮主以前有兩個保鏢，他倆無意中看見胡姬的容貌，便對其他兄弟描繪一番……」潘元濟吸了一口氣，聲音轉沉。「不過，他倆後來都被帮主殺死了！」

齊雲飛眉頭一皺，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兩個保鏢即使對胡姬有一點愛慕之心，只要沒有什麼不軌，都不該被處死！」

潘琦也道：「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帮主的確做得過份！」

潘元濟喟然道：「所以兄弟們都覺得寒心！潘某便是不想留在他身邊，日夕担憂害怕，因此才自告奮勇，出來找尋！」

齊雲飛道：「你確信胡姬還未死？」

潘元濟道：「不見屍體，只能算是失踪！可是那地方根本就是銅牆鐵壁，雖能够隨便進出，而又不被人發現的！」

齊雲飛問道：「聽說黃彪給你們一個限期，未知屆滿了沒有？」

潘元濟點點頭，道：「不過帮主後來又再寬限了兩個月！但現在又過去了一個月，唉，潘某也眞想散了，只是又捨不得那爿用血肉換來的基業！」

關笛道：「潘伯伯，反正你如今也生活無憂，而且大可以另創新天地，何必受黃彪的氣！」

潘元濟看了她一眼。「丫頭，你不是能理解的，再說要另起爐灶，豈是容易之事？」

說着下人已送上酒席，賓主寒暄了一下，便相繼入席。齊雲飛舉杯道：「多謝潘堂主欵待之情，在下這一杯祝你隨心所欲，免除煩憂！」

潘元濟連聲多謝，也敬了他一杯，齊雲飛仰頭把酒喝乾，問道：「堂主，你還未說刺客的事！」

潘元濟說道：「琦兒，你告訴齊少俠吧！」

潘琦不擅言談，只簡單地道：「剛才有兩個幪面刺客，潛到爹爹房內行刺，幸而爹爹有準備，移到另一間房睡覺，那兩個刺客找不到人，便再到書房，却被發現了，後來他們受傷逃逸！」

關笛問道：「潘大哥，那兩人是什麼來路？你又如何知道他倆是來刺害潘伯伯的！也許只是求財而已！」

齊雲飛道：「求財不會因找不到人，而且到書房吧？在內宅隨便找個人也可以達到目的！不過在下知道，這件事潘堂主必是事先已聽到一點風聲！」

潘元濟斷然否認。「假如聽到風聲，怎會讓他們跑掉！」

此話甚有道理，但齊雲飛仍有疑問。「潘堂主，你爲何不在自己的寢室過夜？而令媛爲何在房內佈下了鋼弩？」

潘元濟臉色一變。「潘某到小妾房內過夜，難道不正常？小女一向都帶着鋼弩在身，這是她的防身武器，並非爲了任何人而裝備的！」

齊雲飛心中疑團仍然難釋，但不好意思再追問下去。

關笛却問道：「潘伯伯，你幾時回帮內去？」

潘元濟臉上閃過一絲難察的神色，淡淡地道：「伯伯準備在江湖上跑一跑，然後再回去，就怕難向帮主交代！」

「那就索性別回去啦！大家都散了吧，反正他只是個好色之徒！」

潘元濟急道：「這句話在這裏說說還可以，千萬不要胡亂說出去？」

齊雲飛抬頭望出去，道：「天快亮了，咱們也該走了！」

關笛長身向潘元濟行了一禮。「多謝伯伯大人不記小人之過，而且還有厚賜！姪女下次經過，一定再來拜訪您，還有潘大哥及潘姐姐！」

齊雲飛也長身抱拳行禮，潘元濟嘴唇一動，忽把話吞了下去，齊雲飛問道：「潘堂主有話要說？」

潘元濟道：「希望齊少俠費心照顧關姪女！」

齊雲飛哈哈笑道：「她才不用別人照顧，你放心，她很快便會成爲『江湖人』了！」

潘元濟笑笑道：「你們準備去那裏遊玩？」

關笛快口道：「去梅園！」

潘元濟哦了一聲。「齊少俠與梅園主的公子熟識？」

齊雲飛一笑不答，拉着關笛走了。出了潘家，兩人快步返回酒家，取回馬匹，在清晨時候上路。

「齊大哥，你爲何不說話？」

「你不陪我談，我獨個兒說？」

「你在生氣！」關笛斜乜了他一眼。

「你在怪我不告訴我的來歷麼？」

齊雲飛不答。

關笛小嘴一噘，委委屈屈地道：「黃龍帮又不是什麼名門大帮，而且我爹以前也只是個香主，我爺爺更只是個副香主，有什麼值得說的？」

「你認爲什麼才值得說？做到帮主夫

人？」

關笛冷笑一聲，說道：「若像那黃彪沒有志氣的人，倒不如到峨嵋山裏去做尼姑了！」

齊雲飛知道她是指黃彪，便笑問道：「那你到底有什麼目標？唔，難道要自己創一個『白龍帮』？」

關笛正容地道：「也有可能，齊大哥，假如眞有那一天，你會不會助我一臂之力？」

齊雲飛道：「一對手臂都要助你！小妹，告訴你一件事，我知道你那個意中人是誰了！」

關笛一張臉似被北風吹得紅起來了，啐了他一口，罵道：「我那裏有什麼意中人！」

「原來是崔顥不是，唉，算了！那就不說了！」齊雲飛拍馬馳前。

過了一陣，背後馬蹄聲急响，關笛追了上來。「齊大哥，你知不知道，我最討厭什麼事？」

「你是我的妹妹，我怎會不知道？」齊雲飛頭也不回地道：「你最討厭人家說話只說一半！」

關笛氣得牙癢癢的，却堆下笑容說道：「你猜錯了，原來你根本沒有當我是妹妹！」

「那就當你是姐姐好不好？」

關笛馳了上來，跟她並轡。「人家是跟你說正經話！」

齊雲飛偷眼見她眼圈兒發紅，心頭不忍，便道：「好啦，你別生氣，你想說什麼便說吧！」

關笛心頭暗暗高興，暗忖道：「饒你奸似鬼，也得吃姑奶奶的洗脚水！」嘴上却道：「我若不說清楚，諒你也不會服我，我告訴你，我最討厭的，是人家拉開了話題，你却一句也不說，不是說一半才不說！」

齊雲飛哈哈大笑。「小兄知道崔顥是誰了，原來他是改名騙你的！」

關笛見他這樣子，不悅地道：「誰說他騙我？他才不像你這樣，沒有一時三刻是正經的！」

齊雲飛故意吃了一驚。「那更不妙，正經地騙你，證明他對你……」

「他不是故意騙我！而是崔顥這兩個字，根本不是他告訴我的，是他對別人說的，無意中讓我聽到的！」

「女生外向，這話眞沒錯！」

「你到底說不說？」

「你急什麼？他是你齊大哥的朋友，不過……」齊雲飛想起柳擷紅如今正跟他在遊山玩水，心頭不由一酸。

關笛見他臉上的笑容，倏忽不見，急忙問道：「不過什麼？他，他成了親……」一話至此，羞得脖子也紅了，再也說不下去。

齊雲飛道：「噢，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關笛抬頭望去，只見前頭路上塵頭飛揚，一隊騎士急馳而來，氣勢十分嚇人，那隊騎客越來越近，關笛忽然認出前面那個正是剛見面不久的孟石根，她心頭不由一跳，暗忖道：「莫非孟叔叔要去找潘伯伯？」

當下拍馬而前，不料那隊騎客來至，在一條岔道前，倏地轉了過去，本來是三人並排而馳，現在只能兩騎同進，隊伍便拉長了。

齊雲飛見關笛馬速加快，也忙追了上去。那隊騎客足有十五六個，但他們騎術顯然都極好，眨眼又去遠了！

關笛來至岔道口，把她的話也吹到後面去了，關笛窮追不捨。齊雲飛忙問：「小妹，發生了什麼事？」

「齊大哥，你快帮我喝停他們！」關笛急道。

齊雲飛脚尖在馬肚上一踢，胯下的馬兒急竄，他把距離拉近了之後，便氣納丹田，大聲地叫道：「請前面的人，停一停步！」

也不知是前面的人聽不到，還是實因有十萬火急的事等待去辦，馬兒越奔越快，完全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關笛拍馬追前道：「大哥，你問他們是不是『黃龍帮』的人，帶頭那個是孟石根堂主！」

齊雲飛又提了一口眞氣，把話迫出。「請問前頭可是黃龍帮的弟兄？帶頭的可是孟石根孟堂主否？」

他叫了兩遍，便見前面那些人逐漸把馬匹放慢，齊雲飛與關笛拍馬追前，眨眼便聽見有人叫道：「是關丫頭！」

那羣人的首領果然是孟石根，只見他策騎走了過來。「關丫頭，你怎會在這裏的？」

「我爺爺死了，家裏沒有人，我出來玩玩！」

孟石根整天在外面跑，見多識廣，聽齊雲飛剛才的發聲，便知道此人不是普通人，當下瞥了他一眼，道：「關丫頭，這人是你家親戚！」他以爲關笛死了爺爺，無依無靠，一定是投靠親戚。

關笛却着急地說道：「他是齊大哥，孟叔叔，你們一夥人，匆匆忙忙的，要去那裏？」

孟石根撥轉馬首走前，關笛十分伶俐，立即鬆了轠繩跟前，輕聲道：「孟叔叔，齊大哥可不是外人！」

孟石根瞪着她，眼光使關笛粉臉發紅，只得再道：「齊大哥便是『銀劍白龍』齊雲飛，他是姪女的朋友！我，我認他做大哥，還有，昨晚咱們還到潘元濟潘伯伯那裏哩！」

孟石根鬆了一口氣，他不知他口中的大哥是什麼意思，但却知道潘元濟辦事向來十分仔細，關笛跟齊雲飛到他那裏作客，事後又仍讓關笛跟着他，便放了心。「愚叔因爲要趕着回帮，所以不能多耽擱！丫頭，你若沒處可去，還是到帮內去住一個時期吧，外面不安穩！」

「不，我寧願在外面担驚受怕，餐風露宿，也不去那種地方，孟叔叔，你自己的妻子、兒女都被他軟禁起來，還叫姪女去！」

孟石根嘆了一口氣，說道：「難道叔叔會害你，告訴你，帮主已經死了，咱們便是因爲接到消息，所以才連夜要趕回去的！」

關笛「啊」地叫了一聲：「他眞的死了？」

（未完・四）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

新無字天書

諸葛青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葛嘯羣出手對付「金環惡鬼」姬拉，使出「上下古今鬼見愁」的招式，姬拉苗刀招式詭辣，葛嘯羣遇險之際，曾兩番有高人暗中相助，最後姬拉手中環刀碎裂，戰敗逃去，藍太岳這才知道原來葛嘯羣是與「銀蜎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稱兄弟……葛嘯羣辭別了藍太岳，獨自往「嶗山」去索劍，來至泰山一小峯頭上，正巧遇上少年英俊的華冰，兩人氣味相投，華冰提議到『南天門』參觀奇景，那裏更有一場血腥味頗重的江湖械鬥，其中有歐陽彝的女徒參戰，葛嘯羣聞言，甚感興趣，兩人結伴同往……

坪底下收藏寶物　打賭鬥索取天書

他們均是武林中的精美金玉，江湖上的威鳳祥麟，葛嘯羣縱然聰明得可以聆音察理，華冰也伶俐得可以鑑貌辨色，故而他一見葛嘯羣說話的神態，便知自己這位新交好友，必與「八大高手」有深厚淵源，遂立即不着痕跡地，微笑答道：「葛兄錯會意了，華冰能有多大氣候？那敢瞧不起這些名滿乾坤的前輩人物，但……」

葛嘯羣見他話意未了，便住口不言，不禁訝然問道：「但甚麼？華兄爲何不說下去？」

華冰笑道：「我還是不說的好，因爲話一出口，可能又會使葛兄覺得我無知狂妄。」

葛嘯羣搖頭笑道：「評騭人物，各有自由，小弟那裏會有怪責華兄之意。」

華冰聽他這樣說法，遂滿面春風地，含笑說道：「常言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塵世新人換舊人！』又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那『八大高手』等四句歌謠，是傳誦於十數年前，縱令這八位武林前輩，老當益壯，功力更深，仍不愧具有當世的第一高手之稱，但十餘年悠長歲月！滄海桑田，變化甚大，難道就不許三山五嶽，四海八荒之間，又出了甚麼足稱不世奇才是『第九高手』？或是『第十高手』？」

葛嘯羣聽得連連點頭，向華冰長揖笑道：「華兄讜論微言，使葛嘯羣慚佩萬分，江山代有英豪出，高手何能限八人？小弟委實是坐井觀天，見識淺陋的了。」

華冰失笑說道：「葛兄怎的這等自謙起來？你說甚麼坐井觀天！如今水勢漸深！業而及膝，我們再有兩個轉折，便到達那即將有好戲上演的『井天坪』了。」

葛嘯羣聽說已近「井天坪」，遂越發小心地躡足輕身，不使其他人物能夠聽出自己踪跡。

果然又經過兩重轉折，眼前一亮，地勢頓開。

所謂「井天坪」是片數丈方圓的平坦小島，四外皆是清冷山泉，上空則由百丈

峯壁，環擁合圍，只現出一圈天空，絕似井口模樣。

葛嘯羣與華冰所經行的水洞，距離「井天坪」僅約三丈左右，但坪上光亮，洞中黑暗，遂使洞中人對坪上景物，一覽無遺，坪上人却對洞中景色，毫無所睹。

葛嘯羣等隱身洞口兩根巨大鐘乳之後，看見「井天坪」上已有三人，正在四顧徘徊，似是若有所待。

其中一人是位駝背老翁，一人是位白髮婆婆，一人是位三十二三，眉目間充滿精悍之色的俊品人物。

葛嘯羣一見駝背老翁，便自大爲吃驚地，向華冰耳邊低低問道：「華兄，那駝背老翁，不知是否我適才所說『八大高手』中的『隴右神駝』皇甫正？」

華冰搖頭說道：「不是。」

葛嘯羣愕然問道：「華兄怎的如此斷言？你是認識『隴右神駝』皇甫正？還是認識這位『井天坪』上的駝背老叟？」

華冰雙眉微挑，含笑答道：「我對其他中原武林掌故，極爲孤陋寡聞，但因前次曾在此先有所見，遂知道對方來歷。」

葛嘯羣指看「井天坪」上的駝背老翁問道：「華兄既已得知究竟，則這位駝背老翁是誰？」

華冰不慌不忙地含笑答道：「據小弟所聞，當世武林中，共有兩位駝背高手，號稱『黑白雙駝』。」

葛嘯羣苦笑說道：「如今應該是小弟向華兄掬誠求敎了！因爲我從來就不曾聽說過這『黑白雙駝』四字。」

華冰說道：「難怪葛兄不知，這黑駝曾被白駝打服，立下重誓，聲稱在白駝死去，或遁跡歸隱之前，黑駝永不出世。」

葛嘯羣聽得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這『井天坪』上的駝背老翁是『黑駝』，『白駝』則是『隴右神駝』皇甫正。」

華冰點頭笑道：「葛兄猜得對了！他們兩位駝翁，是因外號起恩仇，以正邪分黑白，這『黑駝』叫做『山左鬼駝』巴三午。」

葛嘯羣頗感興趣地，含笑說道：「隴右神駝與山左鬼駝之號，委實太以針鋒相對，難怪他們要起了一番爭鬥，但那位白髮婆婆，及那精悍漢子，又是誰呢？」

華冰笑道：「他們是一家人，白髮婆婆是『山左鬼駝』巴三午之妻，名叫『三手夜叉』焦九奶奶，精悍漢子則是巴三午及焦九奶奶的獨生兒子，名叫『鐵臂飛鰲』巴一冲。」

葛嘯羣向「井天坪」上的巴氏父子看了兩眼，又復問道：「這巴氏父子，怎會與『五刀派』門下女徒，約期相鬥？」

華冰微笑答道：「據我上次所見，這巴氏父子不知是遵重誓言，還是畏怯『隴右神駝』皇甫正？似乎長年隱居，未出江湖，致對近些年來的武林事蹟，頗爲陌生，他們甚至不知『勾漏獨夫』歐陽彝，收徒創派之事！也不知今日所約會的女魔頭，就是『五刀派』中弟子。」

葛嘯羣聽得有些不解地，皺眉問道：「巴氏父子既然連對方的來歷都不知曉，但彷彿聽得是那『五刀派』中女徒，覬覦巴氏父子所獲得的一件異寶，而巴氏父子也對那『五刀派』中女徒，有所企求。」話方至此，忽然聽得那「鐵臂飛鰲」巴一冲向「三手夜叉」焦九奶奶叫道：「娘，你上次是否說錯地方？並告知那丫頭這『井天坪』的三條通道沒有？怎麽她還不來呢？」

焦九奶奶夜梟似地怪笑幾聲說道：「冲兒放心，我把這『井天坪』的兩條水洞通路，及一條半水半旱出口，都對她說得清清楚楚，只要那丫頭覬覦我的『無字天書』，前來赴約，我就有辦法制住，讓她乖乖順順地，作你媳婦。」

華冰聽到此處向葛嘯羣低聲道：「葛兄，你聽到沒有？原來這老婆婆抱孫心切，竟想把『五刀派』下的女魔頭，弄來嫁給她那寶貝兒子，」葛嘯羣劍眉雙蹙，呆呆出神，對於華冰所說，恍如毫未入耳。

原來他對焦九奶奶那番話兒中的「無字天書」四字，聽得大感意外，以致陷入了迷惘思索，十三四年之前，恩師葛文欽及師母石珠娘，因受了「棲霞劍客」熊如古的無禮凌辱，奮起以智謀神功，以文人鬥武士之念，利用「無字天書」的一樁虛幻傳說，目行印製一百二十八本，根本無字的「無字天書」，設立「百棺大會」，幾乎把整個武林攪得天翻地覆，但目從「百棺大會」以後，「無字天書」之謎，已告揭破，江湖間應該無人不知，如今這一位「三手夜叉」焦九奶奶，怎的又提起甚麽「無字天書」？並被「五刀派」女徒視如異寶地，欲加攫奪？難道……難道昔年的虛幻傳言，當眞成爲事實？那本由數百年前兩位武功絕代的「無相禪師」與「無爲眞人」合著，載有十三種神奇武學，用秘法書寫的眞正「無字天書」，如今果告出現，竟落在這「三手夜叉」焦九奶奶手內？

華冰見了葛嘯羣這副直眉瞪眼的，彷彿入魔神情，不禁皺眉失笑，輕輕推他一把，訝然問道：「葛兄，你怎麽了？」葛嘯羣驀然驚覺，俊臉飛紅地正待向華冰致歉之際，一縷奇異嘯聲，忽告垂天疾降，這陣奇異嘯聲，吸引「井天坪」上，及水洞之內的十道目光，齊向空中凝注。

一條婀娜夭矯的血紅人影，從那高有七八十丈，宛如井口的峯頂上空出現，向「井天坪」如飛下降，因爲速度太快，遂帶看一縷適才所聞的奇異嘯聲。

巴三午、焦九奶奶及巴一冲等夫妻父子三人，想不到對方不走水洞，竟從上空赴約，方自相顧微驚之際，那條血紅人影，業已到了頭頂八丈左右，血紅人影驀然一停，緩住疾墮之勢，然後施展「九天飄香」的輕功身法，美妙無倫，輕輕落地。

「三手夜叉」焦九奶奶見對方利用一根十丈長的堅韌山籐，自高空飛降，等山籐盡勢後，再從八丈左右，撒手飄墮，遂怪笑幾聲說道：「徐姑娘，妳放看我告訴妳的三條通路不走，却從這樣高處縱落則甚？萬一山籐忽斷，來個芳魂化蝶，玉骨化泥，豈不使我老婆子心疼死麽？」

那條血紅人影，是位年約二十二三，一身紅衣的美艷少女，聞言之下，柳眉雙挑，冷笑說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口面不知心，何況我和你還是初見面的對頭，誰知你那黑暗幽秘的水洞之中，會不會有甚麽鬼域伎倆？」

「山左鬼駝」巴三午哈哈一笑說道：「徐姑娘，妳太多心了。」

紅衣少女「哼」了一聲說道：「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這險惡江湖之內，步步皆伏危機，我『紅衣惡煞雲中鳳』徐赤玉，決不會大意粗心，上人惡當的。」

焦九奶奶笑道：「徐姑娘，妳這等聰明美麗，我老婆子眞正愛煞妳呢！」

徐赤玉冷笑叫道：「我要妳愛我則甚？我只問今日限期已到，妳對我的話兒考慮好了沒有？」

巴三午一旁怪笑說道：「徐姑娘，妳要我那老婆子考慮甚麽？」

徐赤玉「咦」了一聲，微怒叱道：「你們裝甚麽糊塗？究竟打算吃敬酒，還是吃罰酒？肯不肯把那本『無字天書』，乖乖交我？」

巴三午搖頭笑道：「這本『無字天書』是罕世秘笈，十數年前，出現了一些贋鼎假書，尚且把舉世武林羣豪，鬧得焦頭爛額，則這本眞書價値之大，不言可喩，徐姑娘不妨換個立場想想，若是妳千辛萬苦地獲得這本『無字天書』，妳肯乖乖送給我嗎？」

葛嘯羣聽到此處，方知世間萬事，奇巧無倫，十餘年前，恩師以假的「無字天書」，激盪起江湖風雲，如今則眞的「無字天書」又復出世。

徐赤玉聽完巴三午的話兒，眉間深攏，煞氣地點頭說道：「我知道你定不肯識時務地乖乖交出，但這樣倔強結果，也不過是橫屍濺血，以命殉書而已。」

華冰聞言，向葛嘯羣微笑說道：「葛兄看見沒有？這位『紅衣惡煞雲中鳳』徐赤玉姑娘，長得雖還漂亮，但動不動就想殺人，好像兇得很呢？」

葛嘯羣點頭一笑，示意請華冰莫再多言，且靜觀「井天坪」上動靜。這時「山左鬼駝」巴三午因聽出徐赤玉已欲翻臉，遂連忙搖手笑道：「徐姑娘，你且莫動怒，我們還有商量。」

徐赤玉哂然說道：「還有什麽商量？你們若肯乖乖送我，我便記得這份人情，否則便多搭上三條性命。」

巴三午怪笑說道：「要我把這本『無字天書』送妳，並不太難，但妳却須付出一些代價。」

徐赤玉以爲對方意在求財，想了想點頭道：「好！我買你這本書兒也成，我出萬兩黃金代價，大概總不算少了？」

巴三午搖頭笑道：「徐姑娘妳弄錯了，我所說的代價並不是金銀珠寶之類。」

徐赤玉好似不甚耐煩地，皺眉說道：「你到底要甚麽樣的代價？到底是想吃敬酒？還是想吃罰酒？」

巴三午哈哈大笑道：「敬酒罰酒，都不想吃，我祇是想吃一杯喜酒。」

這「喜酒」二字，把徐赤玉聽得莫名其妙起來，目注巴三午問道：「那裏來的『喜酒』？你這想吃『喜酒』之語，却是何意？」

巴三午微笑答道：「這『想吃喜酒』之語，就是我方才所說的『代價』，換句話說，我老頭子願意把那本妳想要的『無字天書』，當作聘禮送妳。」

徐赤玉聞言，方始有些明白，玉頰微紅地，皺眉叫道：「我們武林人物，不必吞吞吐吐，你不妨把話兒說得明白些。」

巴三午方待答話，焦九奶奶已自笑嘻嘻地說道：「徐姑娘，我兒子愛上妳了，妳若肯做我媳婦，我就把那本『無字天書』送妳作爲聘禮。」

徐赤玉妙目中微閃精芒，看了看那位「鐵臂金鰲」巴一冲，伸手一指，嘴角微披問道：「就憑他這塊料，想娶我麽？」

焦九奶奶「喲」了一聲，怪笑說道：「徐姑娘，妳識不識貨？莫要有眼不識金鑲玉，錯把茶壺當夜壺，我兒子這塊料，還不好麽？巴家三代單傳，祇此一子，你要他看人才有人才，要文才有文才，要家財也有家財，談到武功方面，『鐵臂金鰲』巴一冲七字，更是在山東、山西、河南、河北一帶，提得出，叫得起，響噹噹的頂尖兒脚色。」

華冰忍俊不禁地，向葛嘯羣失笑說道：「葛兄，你聽這焦九奶奶眞像個能嘴媒婆一般，把她那寶貝兒子，誇得多好，或許徐赤玉的一顆芳心竟會被她說動呢？」

葛嘯羣冷笑說道：「未必，我知道『五刀派』女徒的陰狠毒辣，祇怕徐赤玉就將變臉，雙方終必兵戎相見，血染……」

葛嘯羣話還未了，便見那位「紅衣惡煞雲中鳳」徐赤玉，目光凝注在巴一冲的臉上，媚聲叫道：「巴一冲，你走過來給我看看！」

巴一冲如奉綸音地，身形微閃，便自到了徐赤玉的面前。徐赤玉對他上下畧一端詳，點頭笑道：「難怪你想動我腦筋，確實還長得像個樣子。」這兩句話兒，不單把巴一冲聽得神魂飄蕩，連巴三午和焦九奶奶也有點欣然色喜。

徐赤玉又向巴一冲媚笑道：「巴一冲，你爲甚麽號稱『鐵臂金鰲』？」

巴一冲得意笑道：「因爲我所練的『鐵臂神功』能禦刀劍，更復水性極高，可以潛下鵝毛沉底的十丈寒潭。」

徐赤玉「哦」了一聲，揚眉笑道：「美人夫婿是英雄，你若眞有這本領，不是胡亂吹牛，我便答應嫁你。」

巴一冲大喜說道：「這有何難，我且顯示一點水中能爲，給妳看看，妳便知道我的『金鰲』之名，是否虛得？」說完，正待蹤身，徐赤玉却已連連搖手地，嬌笑叫道：「我是旱鴨子，看不懂水中能爲，你要試便把能禦刀劍的『鐵臂神功』，試來給我看看。」

巴一冲點頭笑道：「試我『鐵臂神功』也成，妳儘管向我臂上砍來，看看是否能傷我絲毫皮肉？」語音一了，右臂便伸，臂上虯筋賁起，顫動如蛇，確實是具有甚高功力。

徐赤玉搖頭笑道：「你莫要把話說得太滿，萬一我一刀劈下，你竟斷了胳膊，我却不願意嫁給殘廢人呢！」

「山左鬼駝」巴三午哈哈笑道：「徐姑娘放心，妳儘試無妨，我兒子在這『鐵臂神功』之上，已下了二十四年苦功，具有十一成左右火候。」

徐赤玉格格笑道：「恭敬不如從命，你父子既然均有這等信心，我便試上一試也好。」

她一面發話，一面伸手腰間，等到話音才止，右手立揚，一道在冷森森中微帶紅艷艷的奇異刀光，便向「鐵臂金鰲」巴一冲傲然高舉的右臂剁去。

這位「鐵臂金鰲」，雖是色迷心竅，但他身後的「山左駝鬼」及「三手夜叉」，却比他清醒得多，徐赤玉刀光才掣，巴三午與焦九奶奶便知不妙，雙雙喝斥地猛然撲來。但說時遲，那時快，他夫婦尚差六七尺遠，未曾撲到之際，「鐵臂金鰲」巴一冲的一條右臂，已被徐赤玉所用無堅不摧的「赤芒化血刀」光，一削而斷。

巴一冲慘呼一聲，搖搖欲倒，「三手夜叉」焦九奶奶已縱身趕到，把他抱在懷內。

「山左鬼駝」巴三午則憤怒欲絕地，向徐赤玉狂風暴雨一般，連攻了三招「抓魂鬼手」。徐赤玉既不還手，也不接架，祇是飄身後退，口中並冷笑叫道：「巴老頭，你方才不是還帮你兒子賣狂，說他有十一成功力，叫我儘管放心下手，如今怎又這等窮兇極惡？要知道你如今不應該和我打架，應該去看看你兒子有無遺言？既然三代單傳，從此絕嗣，白髮人就不妨送送黑髮人呢！」

巴三午本來以爲愛子巴一冲，右臂縱斷，似與性命無關，但如今聽了這番話兒，却不禁心如刀絞，眼前發黑。

就在此時，忽聽「三手夜叉」焦九奶奶哭聲叫道：「老頭子快來，冲兒有點不對了呢……」

巴三午那裏還顧得向徐赤玉逞兇攻擊，慌忙退回焦九奶奶身邊，祇見愛子巴一冲業巳面如金紙，似巳絕氣！他慌忙中替巴一冲略察脈象，知道身中奇毒，命若游絲，遂祇好一咬鋼牙，向徐赤玉抱拳陪笑說道：「徐姑娘，請快賜解藥，救我兒一命！祇要他能安然無恙，巴三午願把那本『無字天書』送妳就是。」

徐赤玉手橫那柄寬才二指，長約四尺，寒光閃閃的「赤芒化血刀」，臉色如冰地，搖頭答道：「巴三午，你告饒得太過遲了，我師門『赤芒化血寶刀』的所蘊奇毒，祇有我師傅『勾漏獨夫』歐陽彝才能解，我身邊並無解藥，你還是叫你老婆子趕緊放手，否則她懷中所抱將是一灘奇腥膿血！」

徐赤玉語音方了，焦九奶奶一聲驚呼，手中所抱的「鐵臂金鰲」巴一冲，突然消失，連骨帶肉地，變作一灘膿血，把這位「三手夜叉」染成了血人模樣。

華冰看得搖頭失聲嘆道：「好厲害的『赤芒化血刀』，小弟如今才知葛兄批評『五刀派』中女徒異常陰毒之言，毫無差錯。」

巴三午先前因重視愛子性命，才向徐赤玉低頭輸口地，企圖委屈求全，如今見這三代單傳的唯一獨子，業巳化血慘死，則目把所有心思，均化成一團仇火，奮不顧身地向徐赤玉發動猛烈攻擊！

「山左鬼駝」巴三午如此舉措，他那老伴兒「三手夜叉」焦九奶奶，也與他採取同樣步驟。常言道：「一人拚命，萬夫莫當」，何況如今是兩人拚命，合攻一個？論起武功造詣，巴三午與焦九奶奶，畢竟火候精純，並不遜於這後起之秀的「紅衣惡煞」徐赤玉。徐赤玉所佔便宜的，祇是手中有柄鋒芒極利，無堅不摧，並蘊有奇毒，半絲見血，便可制人死命的「赤芒化血刀」！

但如今巴氏夫妻均巳紅了眼，不顧一切地誓噎深仇，遂使徐赤玉有一柄「赤芒化血刀」在手，而無法發揮效用。

因爲眼看徐赤玉一招「雲漫赤城」，刀光如血地，捲向焦九奶奶，焦九奶奶却既不避，也不閃，反而厲嘯懾人，箕張十指，向「赤芒化血刀」的刀身抓去。

徐赤玉若容對方抓上，則焦九奶奶十指必斷，人也必將化血慘死，但這一互相糾纏的刹那之間，自己也無法逃得出「山左鬼駝」巴三午猛烈進襲的致命毒手！

故而，她爲了顧全自己，不得不勒馬懸崖，抽刀變式，但對方却又毫不理會，毫無顧忌地，夫婦雙雙，跟踪撲到。

這樣打法，徐赤玉自落下風，轉眼間她便被巴三午及焦九奶奶兩條惡煞凶神般地飄忽魔影，攻擊得到處奔逃危機屢現。

華冰看到此處，向葛嘯羣皺眉說道：「葛兄，這場打鬥，兇狠得似乎巳失人性，我們應不應該出手制止？但出手時又應該帮助誰呢？」

葛嘯羣略一沉吟，搖頭說道：「此時巴三午焦九奶奶，人巳成瘋，必然不服制止，我們也更無出手帮助那『紅衣惡煞雲中鳳』徐赤玉之理，不如索性聽其自然，反正雙方均非正人，郎或同歸刼數，也是武林之福。」

華冰覺得葛嘯羣所說有理，遂也祇好不加理會地，靜觀究竟。

這時「井天坪」上情勢又有改變。因爲「紅衣惡煞雲中鳳」徐赤玉在連遇幾次生死呼吸的危機以後，也自激發她自幼便受「勾漏獨夫」歐陽彝培植的兇戾天性。她不再怕死貪生地，連連躲避，乘看巴三午、焦九奶奶飛身追撲自己之際，一招「血虹貫日」，幻起赤幕似的電漩刀法，向對方凌空捲去。

焦九奶奶仍在抱定決心，不避這招「血虹貫日」，反而厲嘯連聲，十指箕張地向那橫空掠到鮮血似的刀光抓去。換了先前，徐赤玉定然抽刀變式，另易他招，但如今因戾性巳動，竟柳眉雙剔地，不僅不頓肘抽刀，反而蓄勢疾揮，右手腕上凝足眞力。這一刀，劈斷了「三手夜叉」焦九奶奶的一雙手掌，刀鋒甚且橫着劈入了對方的手掌骨以內。「紅衣惡煞雲中鳳」徐赤玉獰笑一聲，把手中「赤芒化血刀」的刀鋒一轉。

這刀鋒一轉之舉，又把焦九奶奶兩隻光禿禿的手腕，斷去了八九寸長一節。但徐赤玉的一聲獰笑，却祇笑出半聲。因爲就在她「赤芒化血刀」刀鋒劈入焦九奶奶掌骨，凝勁轉動刀鋒的刹那之間，「山左鬼駝」巴三午業巳向她惡狠狠地撲到。

刹那光陰，一瞬即過，雙方也均達到了目的。焦九奶奶雙腕被「赤芒化血刀」的刀鋒斬斷，徐赤玉的咽喉要害，也被巴三午緊緊扣住。故而，她那一聲厲嘯，僅僅嘯出半聲。焦九奶奶雙臂血若泉流，搖搖欲倒，但仍憑藉看一口仇火戾氣，向巴三午瞋目厲聲叫道：「當家的，你要殺她替我和我兒子報仇，不然我焦九奶奶，死

在九泉，尚難瞑……」這句話兒，祇差一個「目」字，便告完成，但焦九奶奶偏偏餘力巳竭，祇說出「尚難瞑……」三字之際，人即頹然倒地。她身軀一倒，鮮血如河。是焦九奶奶的一雙斷腕之間，血流得更多了麽？不是，是她因傷得太重，所感受「赤芒化血刀」的毒力太強，就這片刻工夫，便巳全身化爲膿血。巴三午眼見老伴兒又步了獨生愛子後塵，鋼牙那得不挫？手中那得不緊？

他鋼牙一挫，手中一緊的結果是「喨喇」一聲。

這「喨喇」一聲的來因，是「紅衣惡煞雲中鳳」徐赤玉的整個頸項，被巴三午生生拗斷。

巴三午左腿一抬，踢飛了徐赤玉的無頭屍身，右手中則拎看她那顆尚把兩隻大眼，瞪得圓圓的蛾眉螓首。這場兇狠殘酷無比的浴血打鬥，看得葛嘯羣與華冰二人均目搖頭咋舌。

葛嘯羣見徐赤玉斷頭而死，遂向華冰低聲說道：「華兄，這場打鬥巳了，但『山左鬼駝』巴三午，似因急痛成瘋，我們不妨現身走出，試試是否能救得他的一條性命？」

華冰點頭同意，兩人遂雙雙自水洞現身，提氣飛縱到那血汚狼藉的「井天坪」上。

「山左鬼駝」巴三午突見有人現身趕來，遂惡狠狠地把手中徐赤玉的頭顱一掌拍裂，張口湊向裂縫，「呼呼」連聲，便把仇人腦漿，吸入口中，「骨骨骨」地嚥下腹內。

葛嘯羣見他這副兇相，不禁搖頭說道：「巴朋友，不要驚慌，我們不是你的仇人……」

巴三午不等葛嘯羣話完，便自咧着他那張滿口腦漿血汚，看來可怕巳極的血盆大嘴，冷笑說道：「你們縱不是我的仇人，也必是想來奪取我那本『無字天書』的貪婪之輩。」

華冰「哼」了一聲，冷笑說道：「誰想要你甚麽『無字天書』，你不要疑神疑鬼。」

巴三午瞪了華冰一眼，獰笑說道：「慢說你們不想要，就是想要也要不成了，因爲我兒子『鐵臂金鰲』巴一冲既死，這本『無字天書』，便告與世永絕。」

葛嘯羣不解問道：「你這話兒，是甚麽意思？『無字天書』的與世相絕與否，却和你兒子巴一冲的或生或死，又有何關係？」

巴三午雙眉微挑，似是暫忘心頭創痛地，得意笑道：「若論水性高明方面，我兒子『鐵臂金鰲』巴一冲，是傲視四海八荒的第二英雄，他既死去，還有誰能下得了這『井天坪』畔，最有名的『鵝毛沉底消魂漩』呢？」

華冰「哦」了一聲，微笑說道：「原來你是把『無字天書』扔在甚麽『鵝毛沉底消魂漩』內。」

巴三午鋼牙一挫，獰笑說道：「我雖然偶一不愼，漏了口風，但這『井天坪』畔，共有三處鵝毛沉底漩渦，水分三色，你們也無法猜出究竟書在何處？以及下水撈取。」

葛嘯羣皺眉說道：「巴朋友，你不要把武林俠士全看成名利之徒，我們不談什麽『無字天書』可好？」

巴三午獰笑說道：「我們不談『無字天書』，却談甚麽？」

葛嘯羣雖然嫌這「山左鬼駝」太過兇惡，但也覺得他頗爲可憐！遂把語音放得極爲和緩地，含笑說道：「我覺得你今日所受的刺激太大了，應該稍爲頭腦冷靜一下。」

巴三午雙眉高挑，發出一陣悽凉無比的苦笑道：「老伴既遭不測，獨子也化血而亡，我這孤苦伶仃的駝背老頭，還活得下去麽？巳是垂死之人，冷靜與否，又復何碍？」

葛嘯羣聞言，微笑說道：「巴朋友你雖然妻死子亡，但似應不必過於哀傷，你何不把滿腔的悲懷，化爲力量，去尋找那徐赤玉之師，『勾漏獨夫』歐陽彝報仇雪恨？」

這幾句話兒，確實把位「山左鬼駝」巴三午聽得眉梢雙揚，目內閃光，似巳激起了他的生存意志。

但祇不過一刹那間，巴三午却仍眉梢由揚而蹙，目光由閃而斂，神色頹然地，搖頭苦笑說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塵世新人換舊人！一位『紅衣惡煞雲中鳳』徐赤玉，業巳把巴三午弄得家破人亡，我又那裏會是她師父『勾漏獨夫』歐陽彝的對手？」

語音至此略頓，身形飄處，縱到徐赤玉的無頭屍身旁邊，拾起那柄「赤芒化血刀」來，向徐赤玉屍身之上砍了兩刀，咬牙獰笑叫道：「狗丫頭，你仗此行兇，我却叫你在死後也嚐嚐你自己的『化血毒刀』是何滋味？」

這「赤芒化血刀」果然威力驚人，眼睜睜地看着徐赤玉的那具無頭遺屍，也自逐漸化去，變爲一灘血水。巴三午橫刀抬頭，縱聲狂笑。

華冰聽出他的笑聲中微含得意意味，不禁愕然地問道：「巴朋友，你爲何如此發笑？」

巴三午揚眉答道：「今日這場經過，旣由你們目睹，則眞正『無字天書』藏在『鵝毛沉底消魂漩』內之訊，必然傳遍江湖，眼看將有無數武林人物，一個個沉屍於這『井天坪』周圍，藍、黃、黑三色消魂漩渦之中，我夫妻父子，也就不會在泉下感覺寂寞的了。」說到此處，右手忽揚，用那「赤芒化血刀」向左臂之上，輕輕一劃。

葛嘯羣頓足浩嘆，欲待阻止，業巳不及，祇見一縷鮮血，巳自巴三午的左臂以上沁出，染得衣袖盡赤。巴三午目光微注，向葛嘯羣含笑說道：「我妻死子亡，毫無生趣，故而死念巳決，你們不必救我！但巴三午看在你們確有相救誠意份上，遂於垂死前，敬告忠言，奉勸你們千萬莫起貪得『無字天書』之念，而逞強妄下共分黃、藍、黑三色的『鵝毛沉底消魂漩』。」他說到末了，似巳難支，翻手先把那柄「赤芒化血刀」擲出，化爲一道朱虹，飛墜水波之中，然後人也仆倒在地。

華冰想不到巴三午會把「赤芒化血刀」擲去，不禁雙眉微蹙，跟踪到「井天坪

」畔，向水波之中凝目注視。

葛嘯羣也目飄身縱來，含笑問道：「華兄在看些甚麽？」

華冰指看那環坪池水說道：「葛兄請看，這池水中果然有三處微起水漩，一處黃色，一處藍色，一處深藍得近乎黑色，適才那柄『赤芒化血刀』，便是落在那藍色漩渦左近。」

葛嘯羣恍然笑道：「原來華兄是想要那柄『赤芒化血刀』，但此刀似乎過於歹毒，仗以傷人的『紅衣惡煞』徐赤玉，己遭報應！華兄又何必……」

華冰不等葛嘯羣話完，便即微笑說道：「我不是想仗此刀，防身禦敵，逞威江湖，而是覺得倘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用來對付『勾漏獨夫』歐陽彝，豈非再妙不過？」

葛嘯羣搖頭說道：「華兄此語，小弟未盡同意，因爲一來這『赤芒化血刀』的妙用威力，爲『勾漏獨夫』歐陽彝所熟知，甚至還有解毒藥物。二來歐陽彝所用『金芒萬毒刀』的厲害之處，還在此刀之上。故而若想大破『五刀派』，必須設法尋找能够尅制『金芒萬毒刀』的絕世神兵不可。」

華冰囘頭一看，見「山左鬼駝」巴三午己化成血水，遂指着那黃色藍色黑色等三處漩渦，向葛嘯羣揚眉笑道：「葛兄，我不相信這着來毫不起眼的三個漩渦，眞會有甚歷消魂蝕骨的厲害之處，頗想試它一試。」

葛嘯羣搖手笑道：「華兄不必涉險，對於這種事兒，應該抱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才比較穩妥。」

華冰皺眉說道：「依照葛兄高見，莫非要『如入寶山空手囘』麽？」

葛嘯羣看見他頗有見獵心喜之狀，遂含笑問道：「華兄不妨直言，你究竟是想要那『無字天書』？還是想要那『赤芒化血刀』呢？」

華冰微笑問道：「這兩件武林異寶，倒對我沒有甚歷太大的吸引力，華冰祇是對那三個漩渦，究竟具有何等威力之事，略爲感覺興趣。」

葛嘯羣目光電閃，劍眉雙軒說道：「華兄，你要看看這三個漩渦，究竟具何等威力之舉，便由小弟一試……」

華冰不等葛嘯羣話完，便即揚眉一笑，接口問道：「葛兄，我想下水一試，爲何你却要自告奮勇？」

葛嘯羣聞言一愣，囁嚅答道：「我……我……有理由。」

華冰道：「我願意聽聽你的理由。」

葛嘯羣因生平不善作僞，祇好勉強繞看彎子，含笑說道：「華兄適才莫非不曾聽見那『山左鬼駝』巴三午，自詡他兒子『鐵臂金鰲』巴一冲在水性方面，是當世武林的第二英雄。」

華冰「哦」了一聲，恍然笑道：「巴一冲既是第二英雄，則第一英雄定然便是葛兄了。」

葛嘯羣俊臉微紅，搖頭笑道：「華兄會錯意了，巴三午曾有『關於水性方面的第一英雄，如今業巳老邁不堪』之語，怎會是指小弟？」

華冰揚眉笑道：「葛兄既然謙遜，可知巴三午所謂的『水性之高，天下第一人』究竟是誰呢？」

葛嘯羣毫不遲疑地，應聲答道：「我認爲巴三午所謂水性高明的第一英雄，是指『銀髯龍神』樓伏波。」

華冰雙眉一挑，目光微閃問道：「葛兄好端端地，提起這『銀髯龍神』樓伏波作甚？」

葛嘯羣笑道：「因爲小弟生長『太湖』，於習文武之餘，便是狎戲碧波，並在水性方面，得過這『銀髯龍神』樓伏波的相當傳授。」

華冰一雙俊目以內微閃精芒，看看葛嘯羣，臉上浮起了神秘笑容說道：「葛兄，小弟有句話兒，要想動問，但却先請你不可見怪才好。」

葛嘯羣點頭笑道：「華兄有話儘管請講，你我雖是初交，但彼此投緣，一見如故，不必再多作客套。」

華冰聽他如此說法，便即緩緩一笑，說道：「小弟生長在邊荒，不太熟悉中原武林各事，故想請教葛兄，是否曾經有人出面主持，邀請四海八荒的俊傑，舉行過一場專門比鬥戲波狎浪神功的水上英雄大會？」

葛嘯羣聰明絕頂，聽完華冰之語，便目微笑說道：「華兄莫非不承認『銀髯龍神』樓伏波的水性之高，舉世第一？」

華冰連搖雙手，大笑說道：「葛兄不要誤會，那位樓先生，既曾對你授業，我便不僅承認他是水性方面的第一英雄，並認爲第二英雄應是葛兄，而不是那『鐵臂金鰲』巴一冲呢！」

葛嘯羣聞言，正待謙遜，華冰又復笑道：「故而小弟一非不承認樓伏波老先生的水性絕世，二非不相信葛兄可以宛若神龍戲海般，狎戲鵝毛沉底的弱水寒潭，祇是想說明或許化外蠻荒，尚有未爲世曉的略具水性之人，可以下得這三處漩渦，一試究竟。」

葛嘯羣聽了華冰這樣說法，自然不便再表示硬不相信對方也具有能下漩渦的高明水性，祇得微蹙雙眉，默然不語，華冰眉梢雙軒，略含不悅地沉聲說道：「葛兄，我認爲不臨東海，不知波浪之闊，不登泰山，不識天下之廣。」

葛嘯羣聽出華冰語意，逐趕緊接口笑道：「華兄，小弟絕非小視天下人物，更非認爲華兄在水性修爲方面，不足下這三處漩渦，祇是因彼此投緣結友，關切情深，在尋思有甚麽可以減少入水危機的安全妙策而已。」

華冰聽了這幾句話兒，臉上的不悅神色，立即消失，以兩道深含感激的友好目光，凝注葛嘯羣，含笑說道：「葛兄，我有一條安全妙策，及公平辦法。」

葛嘯羣點頭笑道：「華兄請講，我想先聽聽你的公平辦法。」

華冰指着那黃、藍、黑色澤不同的三處漩渦，微笑說道：「適才那柄『赤芒化血刀』是被『山左鬼駝』巴三午擲入藍色漩渦，我們便把這藍色漩渦，暫時撇開，而對那黃色漩渦及黑色漩渦各下一處，探看有無『無字天書』蹤跡，並試一試鵝毛沉底的水力厲害，這種作法，豈非公平已極？」

葛嘯羣微笑說道：「這辦法確甚公平，我再請教華兄所說的安全妙策。」

華冰指看那條自當空垂落的數十丈長籐蔓，含笑說道：「那位『紅衣惡煞雲中鳳』徐赤玉，既能仗恃這根長籐，飛墜百丈，來到『井天坪』上赴約，我們難道就不能借重它來，作爲潛入漩渦的安全工具嗎？」

葛嘯羣問道：「華兄，你是不是想把長籐束在腰間？」

華冰接口笑道：「葛兄猜得對了，你下水時，我在岸上持籐接應，反之，亦然，萬一水中有險，祇稍扯籐示意，負責接應之人，便可立即搶救，那裏還會有甚麽重大不測？」

葛嘯羣連連點頭，贊同笑道：「華兄妙想慧思，實是令小弟心服。」

華冰見葛嘯羣業巳對自巳所說之話，表示贊同，遂秀眉雙軒，右手微揚，一圈電漩烏光，便自指尖發出，高飛十丈，把那根垂空山籐，截斷了六七丈長一段。

葛嘯羣伸手抄住斷落山籐，華冰則接着那圈烏光，一面戴回指上，一面向葛嘯羣微笑說道：「葛兄，我想這黃黑二色漩渦，不會深達六七丈以上，有了這段山籐，應該够用的了。」

葛嘯羣見華冰所發電漩烏光，祇是一隻小小的黑鐵指環，不禁好生欽佩地向他朗聲笑道：「華兄以一隻小小指環，竟能高飛於十四丈以上，並且準斷山籐，墜還原處，這份功力火候，葛嘯羣確實望塵莫及。」

華冰對自己手上的黑鐵指環，看了一眼，搖頭笑道：「葛兄休要謬讚，若是凡鐵，自難於十四五丈的高處見準。但小弟這枚指環，却是苗疆異物，份量極沉，再復略加眞力，則飛出這點高下，也不算是甚麽稀罕之事的了。」

葛嘯羣聞言笑道：「華兄原來是居住苗疆一帶。」

華冰點了點頭，揚眉笑道：「葛兄他日如若有事到苗疆，祇消取出這枚指環，則各峒羣苗，必然都會對你恭恭敬敬地聽從差遣，可獲不少便利。」說完，竟從指上取下那枚黑鐵指環，遞向葛嘯羣，表示贈送之意。

葛嘯羣不肯收受地，惶然搖手說道：「這指環既是苗疆異寶，小弟怎敢……」

華冰笑道：「葛兄不要謙辭，這指環雖非俗物，但小弟共有七枚之多，贈你一枚又有何碍？」

葛嘯羣見他立意甚誠，遂祇得把那枚沉甸甸的黑鐵指環接過來。但這枚指環，華冰是戴在中指之間，葛嘯羣却只能够戴在無名指上，都嫌太緊，祇好套上左手小指。

華冰微笑問道：「葛兄，是你先下水？還是我先下水？」

葛嘯羣揚眉笑道：「小弟不敢自詡能在水性方面，優於華兄，但却想華兄讓我先試上一試。」

華冰點頭笑道：「好，葛兄既要先試，便請你把山籐繫在腰間，潛入這黃色漩渦。」

葛嘯羣詫然問道：「華兄爲何要規定我下這黃色漩渦？」

華冰笑道：「這個理由簡單，黑色水深，黃色水淺，葛兄既然佔先，自應把那比較深的黑色漩渦，留給我了。」

葛嘯羣無詞可駁，繫好山籐，一面目注華冰，搖頭笑道：「華兄，你無論風華學識，均使葛嘯羣由衷欽佩，祇嫌驕傲得過份一些。」

華冰笑說道：「這不是驕傲，這是公平，倘若葛兄要先行以身試險，又要選擇那比較深的黑色漩渦，豈不把小弟看成窩囊了？」

葛嘯羣苦笑幾聲，緩緩走到那黃色漩渦岸邊，正待縱身入水，却聽得水中如沸如潮地，起了一種低微奇異聲息。華冰雙肩一揚，目光閃電，向葛嘯羣低聲說道：「葛兄小心一點，不可大意，這池中水，好像眞有些甚麽稀奇古怪？」

葛嘯羣「哼」了一聲，身形微閃，一式「魚鷹撲浪」，幾乎根本不會翻起甚麽水花地，便自潛入那黃色漩渦以內。

華冰一見葛嘯羣下水動作，便知他水性極高，並非傲語，遂心中寬慰地，持籐等待他的動靜。

誰知過了一會，他未曾等得葛嘯羣的水中動靜，葛嘯羣却巳獲得了他的岸上訊息。

原來葛嘯羣人才下水，便覺奇寒，那漩渦之力，也强勁得異乎尋常，彷彿下有「海眼」似地，吸得人如飛下沉。

換了不識水性，或是水性平常之人必然毫無掙扎餘地的，立被吸入水底，身化溺鬼。

但葛嘯羣武功精湛，水性絕倫，他施展本領，順着水波，一圈一圈，自自然然地，往下漩去，並仔細打量這漩渦之中，及漩渦周圍的一切情景。

一丈以內，平淡無奇。潛入水中，約莫一丈六七尺後，葛嘯羣忽然瞥見兩條三四尺長的彩影，從左側斜射而下，直投深漩。

他不禁微愕，暗忖這兩條烟影，却是何物？是否華冰所發？葛嘯羣疑念未巳，又是一條長幾盈丈的粗大黑影，又一條短才呎許的細小白影，相繼搶在自己之前，投入水底，就在此時，他腰間所繫山籐，忽也起了劇烈掣抖。

這掣抖之際，是他與華冰互相約定暗號，等於是華冰在告訴葛嘯羣，「井天坪」上，有了什麼重大變化。

葛嘯羣突獲警訊，不禁大吃一驚，慌忙反掌撥波，把潛入水中之勢，改爲向上浮起。

恰好華冰傳遞警訊以後，也在用力提籐，遂使葛嘯羣其速如箭地，升出水面，他飄身登岸，略抖水漬，見「井天坪」上安靜無事，不禁向華冰問道：「華兄，你掣抖山籐，並把我提出水來，却是爲了何事？」

只見華冰臉色沉重地，低聲回答道：「葛兄，你且暫定心神，再復凝視細看四外。」

葛嘯羣知道有異，遂拭去滿頭水漬，略爲閉目調息，然後靜心凝神地，一睜雙眼，向四外巡視。這一看，眞把葛嘯羣嚇了一跳。

原來，圍繞着這「井天坪」四週的池

水之中，以及岸邊，不知出現了多多少少，千奇百怪的大小不一蛇類。

葛嘯羣目睹怪事，不禁恍然頓悟，知道自己適才在水中所見的兩條三四呎的長彩影，及一條粗大黑影，一條細小白影，也是蛇兒。

華冰眉頭微皺，向他低聲說道：「葛兄看見沒有？這些蛇兒是成羣結隊而來，頗有組織，顯然有甚怪異人物，在暗中策動。」

葛嘯羣被他一言提醒，失聲叫道：「華兄說得不錯，來人是誰，我知道了。」

華冰低聲問道：「葛兄，我聽說十餘年前，有位列名『八大高手』中的『陰山蛇叟』呼延光……」

葛嘯羣連連點頭地，接口說道：「對了，對了，這羣蛇兒，定是……」他話猶未了，突然聞得一陣冷笑，響自左方，笑聲中含有極度陰森意味，使人聽來有點毛髮俱豎。祇見左方池水的靠山壁處，出現了一位青衣老叟。

這青衣老叟，毫無任何動作，彷彿是凌虛立於水面，但却由遠而近地，向「井天坪」冉冉而來。

鳥類飛到空中，或可平張雙翼地，滑翔一段短短時間，但人類却從未聽說能身不移，足不動地，在水面上冉冉而渡。

故而，這青衣老叟的奇特表現，彷彿業已功力通神，直把華冰、葛嘯羣等兩位傲骨天生的少年英雄，看得相顧失色，呆在當地。

青衣老叟到了「井天坪」旁，仍未有任何動作，但身軀却陡然平升五呎，他身軀平升五呎以後，葛嘯羣與華冰疑慮盡去，恍然大悟，暗吐了一口長氣。

原來，青衣老叟人雖平升五呎，却非虛立空中，竟是站在一條烏黑巨蟒的奇大蟒頭之上。

換句話說，這青衣老叟是別開生面地，把巨蟒當做坐騎，則他適才在水面紋絲不動，冉冉凌波而渡擧措，也不過只是倚仗巨蟒的天賦本能而已。

葛嘯羣眉劍雙剔，一抱雙拳，向那青衣老叟發話問道：「老人家是威震乾坤，八大武林高手中的『陰山蛇叟』呼延光呼延老前輩？」

青衣老叟未曾答話，但却搖了搖頭，表示葛嘯羣所猜不對。

葛嘯羣見自己未猜對，不禁大爲驚詫，又自恭身笑道：「在井天坪這等秘境之內，能够拜識老人家金顏，也算是頗有前緣，老人家是否可以賜告名號？」

一來葛嘯羣與華冰，均是一樣的綺年玉貌，絕世風神，令人一見便生好感。二來他抱拳笑語，執禮甚恭，遂使那位本來臉色如冰，相貌兇獰的青衣老叟，也自面帶微笑地，「哼」了一聲說道：「老夫名號，不用已久，你們便叫我『無名蛇叟』便了。」

葛嘯羣聞言之下，目閃奇光問道：「老人家既有名號，爲何不用？莫非……」他說到這「莫非」二字，似乎有甚顧忌地，倏地住口。

青衣老叟接口問道：「莫非甚麼？莫非你猜得出麼？」

葛嘯羣點頭笑道：「我猜得出，我有這份自信。」

青衣老叟怪笑說道：「你有自信，我却不信，我願意和你打賭。」

葛嘯羣向對方那副兇殘可怖的容貌之上，細看幾眼，揚眉傲笑道：「好，在下願意與老人家賭上一賭，但不知老人家要想賭甚麼？」

青衣老叟「嘿嘿」怪笑說道：「老夫富可敵國，金銀珠寶，絕非所愛，假若你猜不對時，你們兩個便要無條件地作我徒弟。」

葛嘯羣點頭笑道：「老人家的這種賭法，需索得極爲別緻。我這一半，毫無問題，但另一半却需商議一下，我不能爲了貪圖贏彩頭，而冒着把我朋友輸掉之險！」說到此處，轉面向華冰笑道：「華兄，你信不信任小弟？假如你肯捧我一場，則所贏的紅利，我們便一人一半地，平均分享。」

華冰看出葛嘯羣似是胸有成竹，遂點了點頭，含笑答道：「我相信你，願意捧你一場，但我們輸掉要做人徒弟，贏了又便如何？必須先問問對方拿甚麼作爲彩頭？才曉得賭得過或是賭不過呢！」

葛嘯羣轉過面來，向那自稱「無名蛇叟」的青衣老叟，目光如電地，朗聲笑說道：「老人家，聽見了沒有？我這位華兄，素來精明，不做吃虧之事，他要先問一問你用甚麼東西？當作彩頭，倘若雙方下注相當，公平合理，這樁賭約，才能順利成立。」

那位青衣老叟，委實對這一雙宛如仙露明珠、朗潤無匹的根骨絕佳少年，極爲喜愛，聞言之下，怪笑連聲說道：「你們爲何而來，我又爲何而來？大家心裏都應該明明白白，故而我若賭輸，便願意無條件把自那鵝毛沉底漩渦之中所取得的東西，送給你們，不知你們同意不同意這種賭注？」

葛嘯羣因知對方既已役蛇入水，或能取得漩渦以下的所藏奇寶，自己對那「無字天書」極感興趣，並可把那柄「赤芒化血刀」送給華冰，遂在聞言之下，點頭說道：「我同意這種賭注，但我們若輸，既須無條件做你徒弟。你若輸了，也應該無條件地，把那東西送給我們。」

青衣老叟出人意外地，搖頭說道：「不行，我若輸了，祇能把那東西有條件的送給你們，」

葛嘯羣訝然問道：「這好像不大公平，你爲什麼要有條件？以及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青衣老叟冷然地說道：「這並不是不公平，却是因爲那件東西關係太大，我的條件是你們若贏了賭注，目前雖可帶走那件東西，但我却不肯就此干休，必會再復設法奪取。」

華冰聽了狂笑連聲，搖頭說道：「這叫什麼賭注？等於是我們依照江湖規矩，彼此交手比鬥，誰若得勝，誰就成了那寶物得主。」

青衣老叟搖手笑道：「你弄錯了，這和『論技奪寶』的江湖規矩，大有不同，第一點是，慢說你們人居絕境，被困『萬蛇大陣』之中，便撇開蛇陣不談，任憑你們如何資禀特異，藝出名家，但畢竟火候

未純，功力不够，也決非我老頭子的三掌之敵！」

華冰聽到此處，秀眉微挑，傲然接口笑道：「我不相信你有那等厲害？也不承認我會這樣膿包？人也不怯，蛇也不怕，我們且撇開打賭之事不談，先鬥上三百回合好麼？」

青衣老叟認爲葛嘯羣與華冰，決非他三掌之敵。華冰却既不怕人，也不懼蛇，要和他鬥上三百回合，這一老一少，恰好針鋒相對，各逞狂傲地，有趣已極。

葛嘯羣見華冰傲性大發，不肯賣帳，暗用「蟻語傳聲」，向他的耳邊說道：「華兄，不要理他，暫時由他賣狂，反正小弟業已胸有成竹，必可勝得這場賭約，先讓這老怪物把弄到手的東西，輸給我們再說。」

華冰聽得葛嘯羣這幾句「蟻語傳聲」，方對他看了一眼，那位青衣老叟又復狂笑說道：「小娃兒暫莫不知天高地厚，妄逞血氣方剛之勇，要打也好，要賭也好，且等我把話講完再說。」

華冰因已聽了葛嘯羣的暗語，遂神色和緩地，微笑道：「好，你講下去吧。」

青衣老頭目光電閃，繼續說道：「第二點是，我若輸了賭約，那件東西被你們贏去以後，並非即發蛇陣，恃強硬奪，而是給你們一個限期，讓你們可以從容準備。」

華冰問道：「你給我們多久限期？」

青衣老叟獰笑說道：「我對這件東西，想了多年，限期倘若過久，或會難以忍耐，故打算給你們一月限期。換句話說，這一月之內，我對你們雖是隨時跟踪，却決不出手，你們縱把那東西頂在頭上，亦屬無妨，但等限期一到，任憑你們有何準備，也將不擇手段地，非加攫奪不可。」

說到此處，語聲一頓，目光冷注華冰，厲聲問道：「如今我話已講完，你是怎樣決定？要打，便即動手，要賭，便即動口。」

華冰微微一笑，伸手指着葛嘯羣，揚眉答道：「我是打、賭兩便，但方式由他決定，他決定要打，我便充任前鋒，與你鬥上三百回合，他決定賭，我便把命運交付給他，甘心充任一半賭注。」

青衣老叟聞言，遂目注葛嘯羣，沉聲問道：「你聽見沒有？是打是賭，由你一言而決。」

葛嘯羣目光炯然，朗聲地笑說道：「這決定太容易了，因爲若是論打，我們祇有一半把握，若是論賭，我們却將必獲勝利。」

青衣老叟眉梢雙挑，冷笑說道：「這樣說來，你是要賭？」

葛嘯羣點頭笑道：「祇消說上幾句話兒，便可獲得一件罕世異寶，自然比互相拆招換式來得省力。」

青衣老叟狂笑說道：「好，好，我們就賭一賭，你且猜猜老夫爲何久已不用名號之故？」

葛嘯羣搖手笑道：「且慢，我們暫等片刻再賭，因爲還缺少一樁手續未辦。」

青衣老叟皺眉問道：「你怎麼這樣嚕囌，還有什麼手續？」

葛嘯羣笑道：「你輸了要把罕世至寶給人，我們輸了要做你徒弟，雙方賭注，下得均大，似乎不能空口白話，應該有所示信。」

青衣老叟問道：「怎麼示信？莫非要互相立誓？」

葛嘯羣點頭笑道：「怎可空言成賭約？應將誓語告蒼天！我們先行立誓，你再照樣向冥冥中的威赫神明，通誠便了。」

話完，遂與華冰恭身肅立，朗聲立誓，宣稱倘若不遵賭約願受天雷擊頂之禍。

青衣老叟無可奈何，祇得照樣立誓，並向葛嘯羣冷笑說道：「你這娃兒，眞是多此一擧，難道這兩句誓言，便不算空口白話？」

葛嘯羣目閃神光，正色說道：「通誠一語，自達神明，倘若有違，報應立至，何況我知道像你等善豢毒物之人，最懼天雷，如今立下了天雷擊頂誓言，才不致有所反覆的呢！」

青衣老叟一陣厲聲狂笑說道：「好狂妄的娃兒，聽你語意之內，倒像眞能猜得出我不用名號之故。」

葛嘯羣應聲笑道：「我自然有此把握，我猜你不用名號之故，是因爲名號業已死去！」

青衣老叟臉色一變，皺眉問道：「甚麼叫『名號死去』？此話怎講？」

葛嘯羣笑道：「你不要心慌，我且解釋得清楚一點，所謂『名號已死』之意，就是說你姓名外號，業已進了棺材，以致無顏再用。」

青衣老叟厲嘯一聲，滿臉驚容地，從蟒頭上騰身六丈，飄落在葛嘯羣的前面數尺。

華冰一見對方所用身法，心中暗暗的吃驚，知道難怪對方口出狂言，果然眞是位絕世魔頭，自己估計所學，三掌之數，固能應付，但最多也逃不出人家的三十掌外。

華冰暗自心驚，葛嘯羣却毫無懼色地，向那站在自己身前，滿面殺氣，宛若凶神惡煞的青衣老叟問道：「我們是在履行賭約，你却發甚麼狠？我猜你就是『八大高手』中的『陰山蛇叟』呼延光，但因你這名號於十年前，在『太湖葛家堡』的『百棺大會』之上，進了棺材，以致無顏再用，改稱『無名蛇叟』，我到底猜得對了麼？」

呼延光臉色如冰地，沉聲問道：「猜雖被你猜對，但你却必須告訴我是怎樣知曉？」

葛嘯羣指着『井天坪』外的池水笑道：「你看你的蛇兒，業已把漩渦中的『無字天書』，及『赤芒化血刀』取來，且先履行諾言，把這兩件寶物給了我，然後我再告訴你是怎樣猜出，並送你一點相當酬報。」

這時，兩條蛇影，已由池水中竄上岸來，一條世所罕見，通體隱泛銀光的白色小蛇，及一條五彩斑斕，身軀奇扁怪蛇，雙雙游到「陰山蛇叟」呼延光的身旁，花蛇口中，啣着那柄「赤芒化血刀」，白蛇口中，啣着一隻小小晶匣。

呼延光首先取過晶匣一看，見匣中盛着一本薄薄小書，封簽上赫然寫的是「無字天書」四字。

（未完・七）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朱盈盈也來到趙府，還帶了一粒夜明珠和一把銀月飛霜寶劍，這短劍柄上繫有銀綫，可作兵刃，亦可作暗器飛擲，原是天山寒叟之物，劍藝已失傳，只劍柄上刻有篆字說明使用之法，其中篆字，只有蕭寒月和朱盈盈看懂，譚三姑叫她刻意練習，請蕭寒月從旁指導。衆人見來了這位郡主，心裏愕然，大敵當前，都爲她担憂，常九看出她來的目的只爲一個「情」字，便對蕭寒月說知，他不以爲然，他情之所鍾在於幽蘭姑娘，她也看出他的心事，對他若即若離，二人都把心事放在今夜決戰。晚上，果然來了白龍、侯玄、文雀等人，雙方都劍拔弩張……

白衣女出手奇絕　蕭寒月被扣受傷

那中年文士的四方巾上，揷着一支白色的羽毛。

白羽令門中人終於出現了。

蕭寒月心中忖道：那二十四名的刀客、劍手之中，不知有沒有白羽令門中人。

看到了那白色羽毛，室中的常九、張嵐等，都不自覺的伸手摸一下帶在身上的陰陽傘？

面對着凶名滿天下的白羽令門中人，各人心中，都不禁油然生了一股寒意。

那中年文士兩道森冷的目光，四下探望了一陣，目注白龍、侯玄，道：「分佈開去，準備出手！」

白龍、侯玄，微一躬身，舉手一揮，二十四個黑衣人，突然迅速的移動，在庭院中佈成了一八角形的陣勢，面對着四週的房屋。

文雀緊隨在那白衣佩劍少女身側，雙手握住兩把佩在腰間的短劍劍柄上。

看起來，那揷着白羽的中年文士，似是首腦人物，但他對那白衣少女，卻又似極爲恭順，緩行兩步，微微欠身，道：「玉仙姑娘，可有指教？」

白衣少女搖搖頭，笑道：「由文兄作主吧，玉仙只負責對付那個姓蕭的？」

蕭寒月心中一動，暗忖道：「原來她是專門負責對付我的，不知這位玉仙是什麼一個來頭？」

回頭望去，譚三姑也正瞪着眼睛在看他。

但聽那中年文士朗朗說道：「在下文天魁，諸位既未發動埋伏攔截，文某也不想造成混戰，希望諸位現出身來，照江湖上的規矩，一決勝負，如何龜縮不出，那就別怪在下傳令放火燒屋了。」

譚三姑低聲道：「蕭公子有何高見？」

蕭寒月道：「前輩作主？」

譚三姑高聲說道：「諸位既然想照江湖規矩，明來明往的挑戰，請把人手撤入花園，咱們在那裏一決勝負？」

文天魁看了白衣少女一眼，道：「玉仙姑娘的意思呢？」

白衣少女一點頭，突然飛身而起，文雀緊隨身後，似乎是文雀已成那白衣少女的護從女婢。

文天魁哈哈一笑，道：「閣下是……。」

「老身譚三姑。」

「白髮龍女譚三姑，好，好，如果文某人的記憶不錯，妳和敝門還有一段仇恨未了……」文天魁道。

「不錯，今夜中本利一起結算，不過，老身想請教你一事，不知你文兄，能不能夠作主呢？」

文天魁道：「白羽令門，有仇必報，從不和人談論斤兩！」

「這件事，和你們白羽令門無關。」

「好！那妳就說說看！」

「老身希望今天一戰，不管勝負如何，希望能先把趙大夫的事情作個解決？」

文天魁哈哈一笑，道：「譚三姑！恕難從命，趙大夫是何許人物？文某根本不認識。」

蕭寒月忍不住，接道：『閣下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文天魁冷冷說道：「左右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宅院罷了，難道還會是龍潭虎穴，刀山劍林不成？」

蕭寒月道：「這裏就是趙府，趙百年大夫的故居。」

文天魁道：「你是什麼人？喋喋不休，實在是討厭得很。」

木門呀然而開，蕭寒月緩步行了出來，道：「在下蕭寒月。」

突然間，火光一閃，一個黑衣人的手中亮起了一支火炬，頓然間，庭院中一片光明。

這是特製的桐油火炬，長不過一尺，帶在身上，很難發覺，但照明的光度，卻是强烈得很。

敢情，對方早已有了準備。

文天魁接着火光打量了蕭寒月一眼，道：「你就是蕭寒月……」

白龍接道：「就是他，一點不錯！」

「我還道是三頭六臂的人物，原來只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文天魁冷冷的說：「聽說你殺了不少衞字組的人，是不是眞的？」

言語神情之間，有着嘲弄的輕藐。

蕭寒月吁了一口氣，說道：「白羽令門能夠名動江湖，只不過是憑仗着幾支白羽蛇頭箭的暗器而已，說到眞正的武功，據說是平常得很……」

文天魁臉色大變，怒聲喝道：「好狂的口氣……」

蕭寒月冷然一笑，接道：「就算是名動江湖，殺人無數的蛇頭白羽箭，區區也未放在心上……」

文天魁突然跨出一步，右手揚動。

蕭寒月的動作更快，右手抬處，長劍出鞘，劍尖已指在文天魁右手腕上，相距不過是一寸距離，文天魁右手稍有移動，就難免斷腕之危。

文天魁楞住了。

白羽令門是江湖上十分可怕的門戶，文天魁又是白羽令門中的高手，狂傲自負。

鬼刀侯玄，魔刀白龍，都吃過了蕭寒月的虧，也特別留意兩人動手的情形，感覺之中，蕭寒月的武功，似是有了更多的進步，出劍之快，完全出了人意料之外。

蕭寒月神情冷肅的說道：「至少，你該知道這裏是趙府吧？」

文天魁點點頭。

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頭。

蕭寒月道：「趙百年現在何處？」

文天魁搖搖頭。

他從未經歷過這種事情，一時間，頗有無法處措之感。

白龍、侯玄，同時移動身子，向蕭寒月衝了過來。

譚三姑行了出來，冷冷接道：「兩位如果想用暗算，只怕是很難如願了。」

話落口，人已攔在了白龍和侯玄的身前，右手微抬，擺出了出劍的姿勢。

她的軟劍，藏在袖中，和侯玄的鬼刀有異曲同工之妙。

只聽一陣銀鈴聲般的笑，傳了過來，道：「蕭公子，不用和文天魁一般見識，他只是奉命行事，趙大夫的事，他實在不知道，不過，我知道……」

蕭寒月接道：「你是……」

「白玉仙，傳說蕭公子的武功奇絕，我才趕來此地，看來，傳言並非是空穴來風了？」

蕭寒月道：「你知道趙百年的情形？」



「知道，蕭公子如果能夠勝了我，我會詳細奉告，來吧！花園中地勢廣闊，可以放手一戰。」

蕭寒月目睹文天魁，沉聲說道：「在未正式動手之前，閣下最好別用你的蛇頭白羽箭傷人。」

文天魁心中雖然惱怒，但又不自主的點了點頭。

蕭寒月收劍入鞘，道：「請！」

文天魁、白龍、侯玄，同時飛身而起，越過屋脊，落入花園。

二十四個黑衣人，緊隨身後而去。

蕭寒月回顧了譚三姑一眼，道：「今夜之局，咱們該要如何應付？」

譚三姑道：「看樣子，他們似乎並未準備暗襲，所以，老身之意，不如挑起燈火，和他們放手一戰。」

蕭寒月說道：「晚輩亦是此意，只是迎敵之人，不用太多，一旦局勢有變，也好從容應變。」

譚三姑點點頭，低聲道：「蕭公子之意，由那些人出面迎敵？」

蕭寒月略略沉吟一陣，道：「這要老前輩決定了！」



譚三姑笑道：「張嵐、常九、王守義，再加上你我如何？」

蕭寒月道：「夠了，晚輩會的劍招有限，利在速戰速決，最好和他們單打獨鬥。」

譚三姑微微一笑，道：「老身明白。」

張傑、羅鑣，挑起了那兩盞氣死風燈，對方也燃起了四支特製的桐油火把。

花園中一片空闊的草地之上，照得一片通明。

白玉仙、文天魁、白龍、侯玄，一排橫立，蕭寒月、譚三姑却帶着常九、張嵐、王守義，迎了上去。

文天魁帶來的廿四名刀手，佈成了一個半圓形，羅列身後。

但趙府中的韓伯虎、何剛，及六位鏢師，帶着人隱伏暗中，並未現身。

鬼刀侯玄一見王守義，立刻冷笑一聲，道：「喝！王總捕頭也在啊！來，我這笨鳥先飛，先來見識一下王總捕頭的鐵尺銅索。」

當先疾步而出，向王守義迎了上去。

蕭寒月走在前面，冷笑一聲，說道：「白姑娘，這人不守規矩，我代白姑娘教訓教訓他了。」

右手一抬，刺出一劍。





侯玄大吃一驚，立即旁側閃避，同時疾抬右手，寒芒一閃，封向劍勢。

鬼刀不出還好，這一出刀封架，逼得蕭寒月劍勢不得不變，右腕微沉，劍勢忽變，侯玄一刀封空，劍光已齊腕而過，江湖上神秘莫測的鬼刀，連着一隻右手，一齊跌落在草地上。

侯玄呆了一呆，才大叫一聲，向後退去。

一劍驚全場，不但文天魁等一行人臉色大變，就是張嵐、王守義，也瞧的變了臉色。

這是什麼劍法，縱然是江湖上第一流的高手，也不容許有還手的機會。

事實上，一劍斷了鬼刀侯玄之腕，連蕭寒月也是大感意外。

白玉仙輕輕歎息一聲，說道：「好劍法，果然是兇狠、凌厲，無與倫比。」緩步行了上來。

白龍右手疾出，封住了侯玄右臂穴道，止住流血。

任他侯玄如何兇狡十分，但斷腕之疼，刺骨椎心，他一面暗中咬牙强忍，人却是席地而坐，運氣止疼。

火光耀照之下，蕭寒月才發覺白玉仙只是一個二十左右的少女，至少，看上去是這個年齡。

文雀緊隨在白玉仙的身後，神情冷肅，和在花舫上那種溫婉柔媚，判若兩人。

蕭寒月的快劍，震驚了全場，但却沒有震住白玉仙——她的神情平靜，步履從容，直行到蕭寒月身前五尺左右處，停了下來，淡淡一笑，道：「除你之外，趙府中還有一位神秘莫測的高人，能不能請他出來見見。」

譚三姑回顧了常九一眼，低聲問道：「兩位認識這位姑娘麼？」

常九搖搖頭，道：「不認識，她很少在江湖上出現！」

張嵐等都不知道白玉仙所指的神秘高人是誰？但蕭寒月心中明白。

但却不便說出來。

白玉仙輕輕歎息一聲，道：「蕭兄不肯說，點必就是你自己了。」

蕭寒月道：「白姑娘肯告訴我，你們的首腦人物是誰麼？」

「問的好……」白玉仙淡淡一笑，說道：「我不能告訴你他是誰，但我可以代表他和你談判。」

蕭寒月道：「如若白姑娘覺得在趙府之中，有一位神秘莫測的高人，在下也得到了他的授權，可以和姑娘作任何決定。」

白玉仙歎口氣，道：「蕭寒月，你已殺了我們不少的人，你準備如何交代？」

蕭寒月歎息一聲，道：「兵凶戰危，逼到動刀動手，也非在下心願，但……」

白玉仙接道：「好，你有此心，事情就好辦了！趙百年活的很好，他正在配製一種藥物，藥物配好，我們就送他回來，你殺了我們不少的人，也就此一筆勾銷，連斷去侯玄一手的事，我們也不追究了。」

話是蕭寒月說的，所以，譚三姑、張嵐，都不便開口，看着蕭寒月如何反應？



蕭寒月道：「還有麼？」

白玉仙道：「你同意了這些，咱們然後再談下去！」

蕭寒月道：「我也有自己的看法，白姑娘說完了高見之後，在下才能回答。」

白玉仙道：「蕭公子退出這場紛爭，我可以答應你絕不傷害趙府中一草一木，趙府所有的損失，我們也願意賠償，你開個價碼出來，我立刻付錢，這條件應該是很優厚了！」

蕭寒月笑一笑，道：「聽起來很動人，但白姑娘似乎是忘了追查趙大夫下落的是官府捕快，他們職司緝捕盜匪，保障善良，執刀拒捕，自然是格殺勿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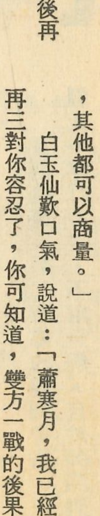
白玉仙接道：「那不關你的事了，你不是官府中人，也用不着為他們賣命，他們護民有責，要有點護民的本領才行。」

蕭寒月搖搖頭，道：「姑娘，要不要聽聽在下的條件。」

白玉仙臉色微變，道：「說吧！」

蕭寒月道：「立刻放走趙大夫，既是只要配製藥物，在趙府中配製也是一樣，在下願意代姑娘勸勸王總捕頭，看看能不能雙方就此罷手……」

王守義接道：「只要趙大夫安然回到趙府，其他都可以商量。」



白玉仙歎口氣，說道：「蕭寒月，我已經再三對你容忍了，你可知道，雙方一戰的後果麼？」

蕭寒月道：「正要請教姑娘！」

白玉仙道：「趙府中樓舍成墟，鷄犬不留，只怕趙姑娘也要化身刦灰。」

蕭寒月道：「姑娘一定能勝麼？」

白玉仙冷笑一聲，道：「只有一個蕭寒月，算得是勁敵，餘子碌碌，何堪一擊？」

譚三姑怒道：「姑娘口氣太大了吧！」

白玉仙道：「你是什麼人？」

譚三姑道：「譚三姑！」

白玉仙冷笑一聲，道：「白髮龍女譚三姑，很好，白羽令門中人正在找妳。」

文天魁道：「江湖事情江湖了結，撇開趙府中事不談，文某人希望向譚三姑討取一筆薄債！」

譚三姑道：「老身在，白羽令門人中要對付老身，儘管出手。」

文天魁踏前兩步，就要出手，却被白玉仙搖手阻止。她似是具有極大的權威，以白羽令門中人，竟也不敢對她稍為忤逆，文天魁一躬身，又退了回去。白玉仙又歎口氣，道：「我不願和他動手，希望你不要欺人太甚？」

蕭寒月道：「王總捕頭護民有責，譚前輩是在下之邀而來，姑娘和他們任何一個人出手，在下就難坐視。」

白玉仙苦笑一下，道：「蕭寒月，看來，我的一番心血是白費了？」

「沒有，只要白姑娘肯把趙大夫送回來，事情還沒有惡化到誓不兩立的地步……」

白玉仙似是很喜歡歎息，每次開口，總喜歡長長歎息一聲，好像她心中有着無限的幽怨、委曲。

但這一次，白玉仙突然笑了，火光耀照之下，笑的一臉柳媚花嬌。

歎息時若不勝情，滿臉愁苦，笑起來却又是那般的嬌媚動人。

蕭寒月只感覺這個女人很奇怪，歎息和微笑，配合着她的神韻表情，給予人兩種極端不同的感受。

「蕭寒月，我勸你不是怕你，我只想彼此間不傷和氣，想不到你却誤會了。」

突然右手一抬，點了過來。

原來，她要殺人的時候，才有笑意。

蕭寒月右手疾出，反向對手右腕扣去。

他的擒拏手法，一向穩準，出手必中。

但這一次，竟然未能得手，白玉仙右手食中二指微屈疾彈，兩縷指風，應手而出。

就在蕭寒月將要扣上白玉仙右腕的時刻，右手先被擊中。兩股寒厲的勁氣，似是有形之物，像針尖一般，刺入了肌膚之中。

以蕭寒月近日精進的內功，竟然無法抗拒，心中大吃一驚，一吸氣，疾退三尺。

白玉仙微笑如花的說道：「蕭公子，走不了的，小妹失禮了。」

踏前一步，右手逼向蕭寒月的前胸。

（未完．廿六）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少俊，竺秋蘭匿藏在假山石後偷窺到那姓涂的漢子押了宋文俊、惲慧君、小翠來見仲姑娘，宋文俊不服要和她正式比試，才肯服輸，仲姑娘派出春風和小翠比試，夏雨對惲慧君，秋霜對宋文俊，結果宋文俊等三人都落敗，三人都認輸了，仲姑娘請他們入內講話。岳少俊和竺秋蘭見狀連忙現身，指出受姓涂的委託捎信之事，希望仲姑娘贈出解藥，爲宋老爺子療傷，宋文俊才信此事是姓涂所爲，主使人是仲姑娘，便想向姓涂的拚殺，岳少俊提出比試辦法，先勝了她的使女冬雪、春風，然後和她比試，尚未分勝負，此時水榭飄出一條人影……

大宅院激戰　荒廟遇救星

激戰中的仲姑娘顧不得再和岳少俊戀戰，冷叱一聲：「公孫權，你敢毀我的寶琴……」

捨了岳少俊，雙脚一頓，連人帶劍，化作一道長虹，銜尾追去，人在半空，大聲道：「你們給我截着他們，今晚來人，一個也不能放過。」

話聲清晰的傳來，一道人影早已越過圍牆，追了出去。

聽她口氣，是黑衣純陽乘她和岳少俊交手之際，出其不意，毁了她的七弦琴，還救走了徒兒黑孩子，難怪她盛怒之下，非追上黑衣純陽不可。

正因她平日是個性情冷傲而又偏激的人，才會因黑衣純陽毁了寶琴，遷怒到今晚的來人頭上，一個也不能放過了。

岳少俊和仲姑娘激戰之際，外人看去，他好像被仲姑娘困在繚繞飛舞的劍光之中。

實則他施展師父所傳的避劍身法，在劍光中穿行遊走，不用封解，自然閃開對方的攻勢，並無驚險可言。

此時突見仲姑娘捨了自己，去追黑衣純陽，繚繞眼前的劍光，霎時盡斂，他不覺長長的吁了口氣，正待收劍。

竺秋蘭早已一下掠了過來，關切的道：「岳相公，你沒事吧！」

惲慧君也在此時，悄然走近，她因竺秋蘭搶先問了，故而就默默無語的站停下來。

岳少俊含笑道：「仲姑娘劍術精湛，但在下還能應付。」

就在這兩句話的工夫，但見人影閃動，胡大娘手持一對短拐，率領夏雨，秋霜，品字形的圍了上來。

涂金標則一下掠過春風、冬雪身邊，搶着揮手拍開二人穴道。

春風，冬雪隨即一躍而起，涂金標朝她們打了個手勢，配合胡大娘，截住岳少俊等人的退路。

宋文俊一手按劍，冷然道：「你們要待怎的？」

胡大娘撇嘴一笑道：「你們難道沒聽仲姑娘臨行時的吩咐麼？諸位最好稍安毋躁，等仲姑娘回來再說。」

宋文俊怒聲道：「咱們憑什麼非等她回來不可？」

春風氣鼓鼓的道：「諸位要等也得等，不想等也得等。」

岳少俊劍眉一揚，朗笑道：「在下和仲姑娘約定五十招，尚未分出勝負，本來是要等她回來，作一了斷，但妳們說得如此逼人，在下就不想等了，等仲姑娘回來，妳們告訴她一聲，岳某明日再來。」

涂金標道：「岳少俠，豈不是叫在下等人爲難了麼？」

竺秋蘭目光一掠，冷然道：「你們大概認爲一定擱得住我們的了？」

惲慧君回頭道：「岳相公，表哥，咱們走。」

突聽一個蒼老聲音接口道：「諸位走不了的。」

暗影中，隨着話聲，走出一個人來。

大家舉目望去，但見這說話的是個老態龍鍾的黑衣老漢，頭頂盤着一條白髮結成的小辮子，一臉俱是皺紋，連鬢絡腮鬍子，都已花白，彎着腰，連走路也有蹣跚之狀。

他，不就是昨日中午，岳少俊，竺秋蘭找到這所巨宅，出來開門的老管家麼。

這人雙目昏瞶，行動遲緩，給竺秋蘭點了他穴道，後來宋文俊等人相繼進入巨宅之時，那老管家已經不見了。

此時只見他隨着話聲佝僂着身子，一手提一根竹製旱烟管，一步一步向九曲橋來，好像每一步都走得十分吃力的模樣。

尤其他那雙昏瞶無光的眼睛，灰矇矇的，連眼珠都分不清，看去極不似會武之人。

胡大娘看到老態龍鍾的黑衣老漢的出現，不覺喜悅道：「滕老你來得正好，這裏……」

龍鍾老漢沒待她說完，截着道：「老漢早就來了。」

胡大娘道：「滕老早就來了，那就更好，仲姑娘交代……」

龍鍾老漢似是不喜她絮聒，又截着道：「老漢不是說過麼，他們走不了的，一個也走不了。」

岳少俊看得心頭暗暗奇怪，這老管家明明是個不會武功的人，昨天竺秋蘭一指就點了他的穴道，如果他會武功，豈會讓竺姑娘輕易就把他制住？

但看胡大娘的神色，和她口氣聽來，好像對這位老態龍鍾的老管家十分推崇。

春風道：「滕老只要把這姓岳的制住，其餘的人咱們姐妹就可以應付得了。」

她是仲姑娘手下四婢之首，方才又吃過岳少俊的虧，是以希望龍鍾老漢出手，先制住岳少俊，好替她出口氣。

龍鍾老漢翻動一雙老灰黯淡的眼珠，望望岳少俊，說道：「妳說的就是這小伙子麼？」

春風道：「就是他。」

龍鍾老漢吸了一口烟，旱烟管朝岳少俊一指，抬目問道：「小伙子，你是什麼人門下？」

岳少俊現在已經證實，這龍鍾老漢是

個不露相的高手，冷冷一笑道：「在下是什麼人門下，和老丈似乎並無關係。」

龍鍾老漢道：「自然有關，如果你是老漢故人門下，老漢出手時，好有個分寸，雖然同樣把你拏下，但可不致使你帶上傷殘。」

岳少俊道：「如果在下不是你故人門下呢？」

龍鍾老漢道：「那老漢就不用客氣的了。」

他不待岳少俊開口，接着道：「老漢一旦出手，不死即傷，故而先要問一問清楚。」

岳少俊笑了笑道：「這個老丈大可放心，在下師父絕不會是老丈的故人？」

龍鍾老漢道：「你如何知道你師父不會是老漢的故人？」

岳少俊道：「因為連在下也不知家師的姓名。」

龍鍾老漢翻着灰黯眼珠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連師父是誰都不知道？」

春風看他和岳少俊說個沒完，心裏大是不耐，冷冷的道：「滕老，他既然連自己師父都不知道，你還和他敍什麼故舊交情……」

龍鍾老漢臉有不豫之色，但却忍了下來，陪笑道：「老漢是因他方才使的幾式手法，和我一位老友，頗有相似之處，才問上一問。」

春風道：「現在已經問過了，你可以出手了吧？」

岳少俊聽春風催着龍鍾老漢出手，從她口氣之中，自可聽得出來，好像只要龍鍾老漢一出手，就可制住自己！

一時不由自主的激起了好強之心，說道：「老丈，春風姑娘已經在催你出手了，在下頗想領教你非死即殘的手法，那就不用客氣了，只管施展你的毒手好了！」

龍鍾老漢狂吸兩口旱烟，突然腰背一挺，口中噴着青烟，沉應一聲道：「小伙子，你接着了。」

喝聲中，一個「盤龍繞步」，便已搶到岳少俊身邊，右手一探，五根又黑又瘦的手指，勾屈如爪，直抓脅下。

他這一伸手，手指還未抓到，但本來捲着的指甲，突然彈了出來，足有三寸來長，銳利得如同五支短劍，五縷尖風，籠罩了岳少俊身上五處大穴。

岳少俊朝前跨出一步，躲開他一抓之勢。

他這跨出一步，使的正是無名老人傳給他的「避劍身法」。

雖然進退間，不出數步，但不論對方攻勢如何凌厲，都能從容躲閃開去。

岳少俊經過幾次體驗，發現這身法不僅躲閃劍招，似是對任何手法的攻擊，都能應用。

龍鍾老漢一抓落空，不覺微微一怔，哼道：「好身法！」

欺身逼上，左手提着旱烟管狂吸，右手伸屈之間，接連抓出。

但見指影錯落，縱橫交擊，迅疾如風，綿密如雨，頃刻之間，連抓帶點，攻出了一二十招之多。

岳少俊索性連軟劍都收了起來，只是仗着「避身劍法」，進退不出數步，在對方重重的爪影之下，從容舉步，就奇妙得避過了身前身後，劃過的無數爪指，連衣衫都沒有被尖銳指甲劃上一點。

龍鍾老漢連攻了十二招，但覺岳少俊一個人，並沒有離開左右，但自己爪風，每每擦着他身邊而過，就是抓不到他。

心頭也不禁暗暗吃驚，忖道：「這小子使的是甚麼身法？」

但他成名多年，豈肯認輸，口中虎吼一聲，足踏中宮，欺身直進，這回他忽然捨爪為掌，揮手一掌，橫掃過來。

此老果然內力驚人，這一掌，也可以說是含憤出手。

他十二招落了空，焉得不氣，但聽「呼」的一聲，一道強勁掌風，如狂風掃落葉，橫捲而至。

岳少俊一直沒有出手，只是以身法躲閃，那是他想試試師父的身法，除躲閃劍招之外，是否對他的擒拿手法，也能完全適用。

是以一直沒有還手。

如今他已經完全證實了，師父的「避身劍法」，在對敵之時，就算對手攻勢最厲，也可確保無虞。

這時對他來說，眞是欣喜若狂，因為這一證實，他已可立於不敗地位。

一時不由得朗笑一聲，道：「老丈不是出手非死即殘的手法，在下已經領教過了。」

身形迎着斜進一步，左手一記「白鶴展翅」，斜劈龍鍾老漢右肩。

這一招避敵進招，使得十分瀟灑。

龍鍾老漢冷笑中，左手一抬，旱烟管向岳少俊右臂點來。

岳少俊身向右旋，反手一掌，掛面劈出。

他這一招乃是昔年少林奇僧反手如來的絕招，反手拒敵，暗勁波盪成風！

龍鍾老漢看他第一招使的是白鶴門掌法，第二招却使出少林功夫，心頭方自一奇！

尤其這招反手掛面掌，躲閃不易，此情勢之下，他不得不先求自保，當下一提眞氣，分身子橫向一側躍去。

要知他原是心狠手辣之人，人雖橫向一側躍退，左腳却趁勢一腳，猛向岳少俊踢去。

岳少俊究竟對敵經驗，還是不够，看他是為了閃避自己反手一掌，才橫躍出去的人，自然沒有防到對方竟會在躍退之時，還給你來上一腿。

一時幾乎被他踢中，匆忙之間，一個急旋，向旁旋出，才算避開了龍鍾老漢踢來的一腳。兩人一個躍開，一個旋出，登時拉開了數尺距離。

龍鍾老漢瞪着一雙灰黯眼珠，望着岳少俊，狂吸了幾口旱烟，洪笑道：「好！」旱烟向腰間一插，一個虎撲，便搶了過來！

雙手同時發動，左掌斜劈胸前，暗藏「小天星掌」力，右手五指箕張如鈎，直抓脅下。

岳少俊眼看龍鍾老漢這兩招威勢奇强，自己未必能招架得住，只好雙掌一合，往外一分，腳下往右跨進，從他身側閃了出去。

龍鍾老漢雖然識不得岳少俊的身法，但他成名多年，對敵經驗何等豐富。

岳少俊的人影堪堪閃到他右後方，他也很快的隨着轉了過來，口中沉哼了一聲，一口濃烟，劈面噴了過來。

對敵之時，居然口噴濃烟，這自然是任何人都意想不到之事！

何況他這口濃烟，由內力送出，宛如一團黑霧，岳少俊驟不及防，眼、鼻、喉都被一股辛辣的濃烟所迷，不由得嗆出聲來！

竺秋蘭看得吃了一驚，急忙叫道：「他是噴霧豹，岳相公小心……」

涂金標冷哼道：「妳嚷什麼？」

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竺秋蘭知道他外號青煞手，掌力甚强，不敢硬接，飄身後退，刷的一聲撤出了一柄短劍。

宋文俊長劍一擺，喝道：「竺姑娘，妳且後退，此人毒害家父，由我來收拾他吧。」

他話聲甫出，正待欺身而上，突覺一陣香風，撲面而來。

春風一下搶到他面前，冷聲道：「咱們早已分好，妳該和我動手才對！」

宋文俊知她善使「空手奪劍」，心中大怒，沉笑道：「丫頭找死！」

沒待她欺近，一掌迎面拍了過去。

春風冷笑一聲，身形一低，疾欺而進，左手輕揚，忽拍忽拏，直到欺近宋文俊數尺距離，接着發出右掌，電閃般向胸口刺到。

這一式身法奇快，而且雙手前後呼應，招式奇詭無比。

宋文俊只當她學的只是一記奪劍手法，沒有想到她掌法也有這等輕快，他右手握着長劍，倒成了累贅，身子幌動，後退三步，迅快的納劍入鞘。

春風可得理不饒人，身形一幌，跟着欺了過去。

這叵宋文俊沒待她欺到，雙眉陡豎，大喝一聲，雙掌接連劈出。

春風欺過去的人，看他手法威猛，迫得向旁閃出。

兩人這邊剛一交手，夏雨、秋霜二人，也同時掠出，分別朝惲慧君清叱一聲，抖手就是一記「流雲飛袖」朝夏雨拂去，逼得夏雨趕忙向旁閃出。

小翠早就躍躍欲試，一見秋霜欺來，更不打話，玉掌一分，搶先出手，兩人四掌翻飛，劈劈拍拍互相攻拆起來。

再說龍鍾老漢噴出一口濃烟，岳少俊驟不及防，口中吸入不少辛辣烟味，一時不由嗆出聲來！

但龍鍾老漢外號噴霧豹，他豈會光是噴一口濃烟，讓對方咳嗽而已？

噴一口濃烟，讓對方咳嗽，只是手段，當然還有目的。

就在岳少俊咳嗽出聲之際，他右手一支三尺長的竹根旱烟管，已經快如星火，敲上岳少俊左肩「肩井穴」，左胸「將台穴」，和左肋「期門穴」三處。

手法之快，世罕其匹！

岳少俊只是對敵經驗不足，才為所乘，心頭不禁大怒，喝道：「老丈果然毒辣得很！」

身形不退反進，突然右手一探，一把抓住了龍鍾老漢的右腕，再一抖手，把他凌空摔了出去。

龍鍾老漢好像着了障眼法一般，糊裏糊塗被人扣住脈腕，糊裏糊塗被人摔了出去。

但他究竟是久經大敵之人，摔出去的人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腰骨一挺，依然回到了原來站立之處，瞪着一雙灰黯眼珠，幾乎有些不敢相信。

第一點：

他手中旱烟管，雖是抽烟之用，他烟癮極大，不可須臾無此君，（故而連和人動手，也非吸不可）但這支旱烟管也是他隨身的兵刄，和點穴利器。

方才繼一口濃烟之後，旱烟管及時遞出，明明點中了對方「肩井」、「將台」、「期門」三處大穴，他數十年來，旱烟管點出，從未落過空。

這一次也當然不會落空，何況這三處穴道，全是大穴，就算點空一穴，被點的人，尚有兩處穴道被點，也絕不可能還能動彈。

第二點：

他噴霧豹一生精擅兩種絕技，一是烟管點穴，一是雙爪擒拿，對擒拿一道，江湖上有他造詣的人，可以屈指數得出來。

但他自己居然眼睜睜的讓人家扣住脈腕，莫明其妙的被人摔出去了，還不知道人家使的是什麼手法！

這簡直不可能！

太不可能了，龍鍾老漢突然間好似想到什麼，失聲道：「莫非會是『逆天玄功』麼？」

他不愧是多年老江湖，熟諳各門各派奇特功夫的特性，終於給他想到普天之下，只有練「逆天玄功」的人，才會不懼別人點他穴道。

但他還是想不出岳少俊一下扣住他脈腕，究竟會是什麼手法，是以還怔怔的立在當場。岳少俊把龍鍾老漢摔出去的同時，耳中聽到一能嬌呼，似是有人摔倒在橋上！

（大家都在九曲橋上動手）急忙回頭看去，那摔倒的正是竺秋蘭，她好像被涂金標擊中一掌，跌坐地上，涂金標霍地跨上一步，正待拏人。

岳少俊看得大吃一驚，雙足一點，身如箭射，一下掠到竺秋蘭身邊，他心頭十分憤怒，更不答話，右手一探，一把抓住涂金標手腕，抖手朝荷花池中摔去。

涂金標也稱得上是一等高手，看到岳少俊凌空激射而來，一個照面，就稀裏糊塗的被人家扣着手腕，往池裏扔，竟然連一點還手的餘地也沒有，「撲通」一聲，水花四濺，一個人隨着往下一沉。

還好荷花池裏，水並不太深，他冒了兩下，總算站住了足，但荷花池裏，污泥有半人來深，涂金標陷在污泥之中，拚命的掙扎，才算慢慢的移近石岸。

岳少俊抖手摔出涂金標，就沒去理他，立即俯下身去，問道：「竺姑娘，妳怎麼了？」

竺秋蘭雙目緊閉，臉色鐵青，一語不發。

岳少俊心頭一緊，叫道：「竺姑娘，

竺姑娘……」

竺秋蘭氣若遊絲，像是閉過氣去，依然沒有作聲。

岳少俊急得六神無主，雙手抱起竺秋蘭的嬌軀，還沒轉身。

只聽胡大娘道急叫：「冬雪，快截住他！」

眼前人影一閃，胡大娘和冬雪二人一齊欺了過來。

岳少俊大喝一聲，側身欺進，騰出左手，一下扣住了胡大娘手腕，呼的一聲，往橋外摔去。

冬雪心頭一驚，不敢和岳少俊對面，急急往旁閃開。

岳少俊行不三步，就碰上秋霜和小翠二人，粉掌翻飛，各不相讓，岳少俊左手一探，又抓住了秋霜的手腕，朝橋上摔過去。

轉瞬之間，連續被他使用一記怪招，摔出去四人，他連頭也不回顧一下，舉步往前行去。小翠急忙叫道：「小姐、表公子，咱們快些走啊！」

惲慧君，宋文俊聽到小翠的喊聲，各自躍退，跟着岳少俊身後走去。

春風、夏雨眼看岳少俊等人退出橋去，口中嬌叱一聲，正待縱身撲起！

（胡大娘和涂金標被摔落荷花池，這時還在污泥中掙扎，秋霜只摔在橋板上，這時剛忍痛站起。）

龍鍾老漢朝二人伸手一攔道：「此人手法怪異，連老漢都無法化解，妳們追上去也不是他對手，讓他們去吧！」

宋文俊、惲慧君，小翠三人，由宋文俊斷後，退出九曲橋，舉目看去，岳少俊抱着竺秋蘭，已經越牆而出。

等到三人越過圍牆，岳少俊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宋文俊才一站停，只見暗中閃出一條人影，趨了過來，低聲問道：「公子，情形如何？」

那是總管霍萬清。

宋文俊道：「咱們走吧！」

× × ×

岳少俊抱着竺秋蘭，越過圍牆，低頭看去，竺秋蘭依然閉着雙目，氣息微弱，臉色青得怕人。

心頭又驚又急，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只是茫無目的行去。

這樣走了一段路，忽然想到今天中午，在鎭上遇到賽管輅金鐵口之事，他說竺秋蘭面有晦紋，遇金生，遇土尅，趨吉避凶之道，可向西行……

哦，他眞有未卜先知之能！

趨吉避凶，可向西行，他抬目四顧，辨明方向，立即向西奔去。

這是一條鄉村間的黃泥小徑，他抱着竺秋蘭走了三里來路，路旁有一座小廟，兩扇木門還敞開着。

岳少俊想到此時夜色已深，鄉間也不容易找到大夫，不如在此所破廟先歇歇脚再說。

心念轉動之間，脚下已朝着小廟走去，抬頭一看，那是土地堂，一共只有一進廟宇，望去黑黝黝的，似是荒蕪已久。

岳少俊抱着竺秋蘭，跨入山門，穿過雜草叢生的小天井。

跨上石階，進入大殿，其實所謂大殿，也不過是數丈方廣而已，中間有一個神龕，塑的是土地公和土地婆，神龕前面，是一張長案，除此之外，就別無一物。

大殿上好像很久沒有人掃過，日積月累的灰塵，到處散亂的稻草，走在上面，悉索有聲。

岳少俊用脚掃開了些地上的碎石斷草，緩緩把竺秋蘭放下，讓她躺臥地上，然後脫下長衫，替她蓋在身上。

他不知竺秋蘭傷在那裏？何況她又是一位姑娘家，自己不好在她身上摸索查看，只能等她醒過來，問問清楚，再使道理。

但竺秋蘭兀自緊閉雙目，沒有醒轉，岳少俊本待給她施行「推宮過穴」，活動經絡血氣，但也因她是女兒之身，不便推摩。

因此只是在她耳邊輕輕叫道：「竺姑娘，竺姑娘，妳醒一醒……」

竺秋蘭沒有醒，但大殿左首角落裏，却有人打着呵欠，埋怨道：「你這人也眞是的，土地廟裏，只有土地奶奶，那來的姑娘？區區奔波了一天，才找到這所破廟，想好好的睡上一覺，偏偏遇上你這麼一個人，半夜三更，想老婆想到瘋了心，跑到這裏來找土地公，土地婆婆，滿嘴姑娘姑娘的，我想你是找錯了地方，要是心裏想那家閨女的話，就該專程到杭州月老祠，去燒炷香求求月下老人才是。」

這人嘀咕了半天，說話的聲音，尖中帶沙，聽來十分耳熟！

岳少俊凝目望去，只見牆角上，蜷伏着一團黑幢幢的人影，敢情他說完話，翻了個身，面向牆壁裏睡了。

岳少俊連忙站起身，拱拱手問道：「這位老哥，想必就是附近的人氏，在下想請問一聲，這裏附近，不知可有治病的大夫？」

那人兩手抱頭，蜷屈着身子，縮做一團，本待不理，但聽到「治病的大夫」，不覺沉哼了一聲，問道：「你去找大夫作甚？」

岳少俊道：「不瞞老哥說，在下妹子在路上得了急病，想找大夫看看……」

他話聲未落，那人忽然骨碌翻身坐起，張目喜道：「這眞巧極了，區區就是大夫，專治大小方脈，疑難雜症，你……原來就是專程找區區治病來的，咳，怎麼不早說？」

他隨着話聲，一下從地上跳了起來，接着道：「那就快走，你……你家在那裏，先去看病要緊！」

說着，來拉岳少俊的衣袖。

這下，岳少俊看清楚了，這人一副猥瑣落拓模樣，那不是看相測字的賽管輅金鐵口還有誰來？

不覺喜道：「老丈不是金鐵口麼？」

金鐵口揉揉眼睛，湊着岳少俊一陣打量，嘻嘻笑道：「原來是相公你，區區是怕人吵擾，才遠離市鎭，睡到破廟裏來，相公居然會找了來，這是什麼人告訴你的？難爲你這麼遠跑來找我，那就走吧！」

他還以爲岳少俊是找他來看病的，是以興頭甚好，岳少俊道：「老丈，在下妹子就在這裏。」

金鐵口哦了一聲道：「那位姑娘也來了，她在那裏？」

岳少俊道：「妹子昏迷不醒，就躺在地上，老丈眞的會看病麼？」

測字看相，跑江湖的，靠的是一張嘴皮子，難怪他心中會有懷疑。

金鐵口聳肩弓腰，瞪着兩顆眼珠，朝地上看了一眼，正待走上前去，聽岳少俊的話，不覺站停下來，臉孔一板，正經八百的道：「相公這話就不對了，區區金鐵口，雖然時運不濟，淪落江湖，但天文地理，醫卜星相之學，無一不精，無一不曉，相公可是不相信區區在下麼？」

岳少俊連忙拱手謝道：「在下只因妹子患了急病，心頭惶急，一時口不擇言，還望老丈恕罪。」

金鐵口聳聳肩，回過頭，咧齒一笑道：「相公是急病亂投醫，但區區不露一手給相公瞧瞧，相公豈會心悅誠服？」

他捋捋袖管，又道：「喏！相公，你瞧着，區區和人算命卜課，從不要人開口，就知過去未來的吉凶禍福，區區和人看病，也是一樣，不用病人先說根由，就可一口道出他的病情，不信，你且莫開口，就看我區區是不是還得出點子來？」

岳少俊看他說得如此認眞，連忙點頭道：「如此就請老丈救救我妹妹了。」

金鐵口沒有作聲，俯身下去，湊着竺秋蘭臉上，仔細看了一陣，口中只是輕「唔」一聲，就直起腰來。

岳少俊幼讀史書，雖然不懂醫道，也知道大夫看病，講究望、問、聞、切，看他沒有切脈，忍不住問道：「老丈，你不切切妹子的脈麼？」

金鐵口嘿的笑了一聲道：「區區善觀氣色，氣色者就是一個人的血氣，現之於面上是也，聖人說的見於面，盎於背，就是這個道理，氣血不調，也可從面上看出來了，何用再去求那寸關尺細微之脈？」

善觀氣色，是看相，那是[illegible]病？

岳少俊聽得不由不攢了攢眉，問道：「老丈既然看出來了，不知妹子是什麼病症？」

這話自然是有意掂掂他斤兩的了。

金鐵口說道：「令妹患的就是傷熱之症。」

岳少俊越聽越不對勁？暗道：「從來醫經上只有『傷寒』，那有『傷熱』？今晚當眞遇上了蒙古大夫！」

金鐵口看他沒有作聲，瞪着兩顆鬥鷄眼，道：「怎麼？相公可是不相信嗎？喏，喏，相公你看，令妹雙目緊閉，臉色鐵青，這不假吧？說到臉色發青，青者，東方甲乙木，其色青。再說木能生火，一個人如被乙木所傷，臉色就會出青氣，不信你去升個火試試，用木柴升火，不是會冒青烟嗎？」

老天，他把看病，當作了算命，大談其甲乙丙丁，五行生尅。

岳少俊正聽得不耐。

金鐵口忽然偏着頭，用三個手指頭，摸着他的酒糟鼻，自顧自的說道：「一個大閨女，總不至於好勇鬥狠，和人家去打架拚命，怎會被乙木所傷，又傷得這麼重法……」

這話聽到岳少俊耳中，心頭不禁一動，急忙問道：「老丈，你說的被乙木所傷，究是指的什麼呢？」

金鐵口忽然搖搖頭道：「區區只是說說罷了，令妹大家閨秀，和人無怨無仇，不可能被人驟下殺手……」

岳少俊道：「老丈說對了，妹子就是被人打傷的。」

金鐵口聳着肩笑道：「這就是了，區區奇怪的賢兄妹不像江湖中人，怎會和江湖上的兇神惡煞結仇？」

他嚥了口唾沫，續道：「區區方才已經從令妹氣色上看出了幾分，極像被江湖上一種旁門左道的煞手所傷，只是一時不好說出來罷了，乙木者，東方甲乙木，其色青，乃『青煞掌』之謂也。」

這回，岳少俊衷心佩服，不再把他看作蒙古大夫了，連忙作了個長揖道：「老丈眞是神仙，如同親眼看見一般，妹子確實是被賊人『青煞掌』所傷，還望老丈賜救。」

金鐵口連連搖頭道：「難，難，『青煞掌』擊中人身，不出十二個時辰，就會全身發青，不治而死，這是旁門煞手，無藥可救……」

岳少俊聽得不禁一呆，說道：「我妹子那是沒有救了？」

金鐵口道：「辦法也許有，你先把令妹怎會被『青煞掌』所傷，詳細說給區區聽聽，相公最好說得詳細些，好讓區區推敲推敲，啊，對了，區區中午不是告訴過你們，令妹面有晦色，趨吉避凶，要你們往西去，不就可無事了麼？好，你說說今晚的經過吧。」

岳少俊到了此時，也不好隱瞞，只得把今晚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

金鐵口聽到仲姑娘彈琴之事，只是不住的點頭，直待他說完，才呵呵一笑道：「事情倒有些希望……」

才說到這裏，忽然話聲一停，側耳聽了一回，神色緊張，低低的說道：「好像有人來了，莫非是他們追下來了？」

岳少俊道：「在下出去看看。」

「你去不得，令妹傷得這麼重，萬一是……」

金鐵口一把拉住岳少俊衣袖，低聲道：「這樣吧，還是區區出去瞧瞧的好，眞要有人追來區區也許可以支吾的過去。」

說完，不待岳少俊回答，就聳聳肩，往外走去。

今晚月黑星稀，天空密佈着厚厚的雲層，是以大地上一片漆黑。

金鐵口興冲冲的聳聳肩，一頭衝出地堂門口，兩顆鬥鷄眼骨碌向四處一轉，自言自語的道：「看來區區出來的早了些，人家還沒到呢？」

人還沒到，他老遠就聽到了，豈不是成了順風耳？

金鐵口伸了個懶腰，索性就在土地堂門口騎着石門檻打起盹來。

這也不過是那轉眼的工夫，土地堂前面，有如風吹葉落，飄落兩條人影。

前面一個是頭盤一條白髮小辮子，連鬢花白絡腮鬍子的老漢，一手提着竹根旱烟管，正是噴霧豹滕仰高。

後面一個是髮包青紗，一身玄衣勁裝，背負長劍的女子，只要看她臉罩冷霜，

目射冷芒，嘴角噙着冷酷的笑容，一身都透着冷氣，就可知道她正是冷艷如冰的仲姑娘了。

兩條人影，如星丸瀉落，仲姑娘兩道銳利如電的目光一轉，問道：「滕護法看他從這裏來的麼？」

噴霧豹滕仰高（龍鍾老漢）連連點頭道：「是，是老漢因他武力怪異，故而一路綴了下來，看他抱着那姓竺的丫頭，朝土地堂進去的。」

仲姑娘咬着嘴唇，點點頭道：「滕護法說得極是，這姓岳的不及早翦除，日後必爲本教之敵，咱們進去。」

原來她是爲了追殺岳少俊來的。

噴霧豹提着旱烟管，欠身道：「老漢替姑娘帶路。」

說罷，搶在前面，舉步朝土地堂走來，但就在他一脚跨進土地門檻之際，突然脚下一絆，上身前傾，一個人幾乎跌了個狗吃屎！

噴霧豹成名三十年，是江湖上出名的兇人，一身武功，十分了得，豈會連走路都會絆跤之理？

他反應極快，一個絆跤，立即提氣後躍，沉喝道：「什麼人？」

「啊喲！你這人怎麼來着，走路不帶眼睛，這一脚不把區區背脊都踢斷了！」

石門檻上，果然仆臥着一個人，敢情他抱着門檻睡覺，這回哭喪着臉，兩手反抱着背脊，直喊「啊喲」！

噴霧豹這一脚，絆得脚尖隱隱生痛，他方才並沒有看到石門檻上躺着有人，但人家却明明是從石門檻上爬着坐起來，總不會錯。

他睜大雙目，冷冷的道：「你究竟是什麼人，怎會睡到門檻上來的？」

金鐵口哭喪着臉道：「區區嫌裏面悶氣，滿地都是草屑，跳蚤多，不宜睡在門檻上來得乾淨，再說也好透透風。誰知道半夜三更，還會蹦出一個毛毛躁躁的人來，也不看看清楚，就充軍似的往裏闖，區區靠測字看相度日，家無隔宿之糧，你這一脚，踢在我背脊上，明天還能去擺測字攤？」

深秋九月，已是下霜的天氣，他要睡在石門檻上，透透風，這豈不是鬼話？

噴霧豹多年老江湖，所謂光棍眼裏不揉沙子，就憑自已方才一脚，縱然不是存心踢人，但普通人挨上這一脚，就是不死，那裏還說得出話來？

何況，還絆得自已脚尖隱隱生痛，他口中怪叫一聲，喝道：「老小子，你到底是誰？眞人面前，不必說假，滕某面前，你最好少裝腔作勢。」

金鐵口乾咳了兩聲，陪笑道：「原來是滕大爺，區區叫做賽管輅金鐵口，善觀氣色，憑機測字，金口斷吉凶，鐵嘴論禍福……」

噴霧豹道：「這麼說，你會算命？」

金鐵口連連點頭道：「是，是，區區卜課，算命，排流年，若要不準，分文不取。」

噴霧豹道：「你可曾算過你自己，陽壽幾時終了？」

金鐵口道：「區區自己的命，算來算去，已經算了幾十年，妻財子祿，一概沒我的份，至於陽壽麼？嗨，今年今月今晚，倒是一個關口，若要逃過這一關，就可活到八十三歲，壽終正寢……」

噴霧豹陰笑道：「可惜你逃不過今晚了。」

右手抬處，旱烟管一舉，去勢急如星火，拳頭大一個精鋼烟斗，「撲」的一聲，不偏不倚，擊在金鐵口的額頭上。

金鐵口「啊唷」還沒出口，一個人雙脚一軟，往後跌坐下去。

仲姑娘要待阻攔，已經來不及，不覺攢攢眉，埋怨道：「你出手太快了，此人行迹可疑，我看絕非普通走江湖的相士，咱們應該盤盤他的底才是。」

噴霧豹敢情也覺得出手太快了些，一時不敢接腔。

岳少俊躲在大殿上，先前聽金鐵口和他們嘮叨個沒完，自也覺得好笑，此時驟見噴霧豹一記烟斗，擊在金鐵口額上，出手毒辣，心頭不由大怒，正待縱身出去！

只聽跌下去的金鐵口尖聲嚷道：「好傢伙，你老哥這一記烟斗也太重了些，差點把區區腦袋都敲碎了，但說來還眞該謝謝你，蒙你老哥手下留情，區區今晚這一關，總算逃過了。」

他居然一骨碌從地上爬了起來，笑嘻嘻的朝噴霧豹連連打拱作揖，道謝這記旱烟管手下留情，助他躲過了一刦。

但你打的拱，噴霧豹敢情因這記烟斗，沒把人家打死，心裏十分惱火，雙目瞪着他，一言不發。

金鐵口作了幾個拱，忽然「咦」道：「你老哥怎麼啦，橫眉瞪眼的，可是在生區區的氣？區區這腦袋瓜子，確實也硬了一點，別把你老哥的手給震疼了？」

仲姑娘冷眼旁觀，早已發覺這個跑江湖的相士，是位不露相的高人，不然，噴霧豹滕仰高這一烟斗，就是山石都會擊成粉碎，他一顆頭顱，還經得起？

但她知道噴霧豹一身功夫極高，技不止此，正好藉此看看這自稱金鐵口的人，究竟是何來歷？

因此依然站在三丈開外，沒有作聲。

直到此時，那金鐵口朝噴霧豹打拱作揖，口口聲聲道謝他手下留情，噴霧豹却依然站着一聲不作，一動不動，這才發覺不對，身形一幌，欺了過去，冷冷說道：「你把滕仰高怎麼了？」

金鐵口看到仲姑娘一下飛了過去，口中驚啊一聲，脚下連連後退，陪笑道：「姑……姑娘息怒，區區也不知……也不知道，這位老管家莫要是衝犯這裏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

仲姑娘冷冷一笑，問道：「朋友看來很高明，你究竟是誰？應該亮個萬兒。」

金鐵口陪笑道：「高明不敢，區區……眞的叫金鐵口，金口斷吉凶，鐵嘴論禍福……」

仲姑娘一雙眼睛之中，漸漸射出冷酷的光芒，纖纖玉手一抬，從肩頭斜掣出長劍，哼道：「你的兵刃呢？」

鐵金口後退了一步，望着仲姑娘，吃驚道：「妳……要和我動劍呢？」

仲姑娘道：「不錯，仲飛瓊要在劍上討教幾招。」

她叫仲飛瓊。

金鐵口鬥着兩顆鬥鷄眼，發急道：「我的姑奶奶，妳是要我區區的命？區區算命卜卦，有時也替人家祈福消災，拜拜星斗，所以劍是有一口，但那是桃木削的，只能唬唬鬼……」

仲飛瓊寒着一張臉，叱道：「少廢話，你再不亮兵刃，是你自己找死，我一樣要出手了。」

金鐵口連忙搖手道：「慢來，慢來，姑娘一定要和區區動劍，那總得等區區把劍取來。」

仲飛瓊道：「你劍在那裏？」

金鐵口伸手向前一指道：「就放在廟裏。」

仲飛瓊道：「好，你趕快去取來。」

金鐵口聳聳肩道：「區區這就去，姑娘那就在這裏稍候。」

說罷，回首就往土地堂中奔了進去。

仲飛瓊看着他後形，心中暗暗忖道：「這人看去已有五十多歲，如果是成名人物，自己怎會沒聽人說過？」

她舉步走到噴霧豹滕仰高身邊，纖手在他穴上一拂，打算解開他受制的穴道，那知手指拂過，滕仰高依然木立如故，穴道並未解開。

心中不由暗暗一怔，纖手起處，連拂帶拍，一連拍了五處經穴，但滕仰高還是一動不動，絲毫未解。

仲飛瓊心中十分震驚，暗道：「我這『五燈會元』，連拂五穴，可解天下任何點穴手法，他點的是什麼穴道？」

既然無法解開他穴道也就只好算了。

再說金鐵口三脚兩步，奔入土地堂，一臉喜色，迎着岳少俊道：「好了，好了，救星來了！」

岳少俊道：「老丈是說……」

金鐵口匆匆忙忙的走到牆角落上，一陣亂翻，取出一口桃木劍，然後說道：「區區一時也無暇和你多說，反正你妹子得救了。」

岳少俊道：「她有解藥麼？」

金鐵口道：「青煞手沒有解藥的。」

接着道：「快跟我出去做個證人。」

不由分說，拉着岳少俊的臂膊，往外就跑。

兩人跨出土地堂大門，金鐵口嘻嘻的笑道：「區區就和姑娘比劍，總得有個證人，妳輸了才不會賴帳，對不？」

仲飛瓊目光一抬，看清金鐵口拉出來的正是岳少俊，不由冷峻一笑道：「我早就料到你是岳少俊一路的了。」

岳少俊道：「仲姑娘猜錯了，在下和這一位老丈，並非一路。」

金鐵口笑了笑道：「就算是一路的，也不要緊啊！來，來，區區要和這位姑娘比劍，相公，你給咱們做個中間人。」

一面眨眨兩顆鬥鷄眼，說道：「姑娘，妳說咱們該怎麼比法？」

仲飛瓊目光一注，不禁微微一怔，心心中又氣又驚，這不知死活的老丈，從土地堂拿出來的，果眞是一柄木劍。

他竟敢以木劍和自己鋒利的寶劍交手，這人如果不是瘋子，那就是大有來歷的高人！

她可不敢小覷對方，冷冷的道：「咱們就以十招爲限如何？」

金鐵口聳聳肩，三個手指摸摸酒糟鼻，抬頭笑道：「救人如救火，十招太多了，眞正克敵制勝，三招兩式，都足夠了。」

仲飛瓊聽的奇道：「救人，你要救誰，這和比劍有什麼關係？」

金鐵口笑道：「有，有，自然有關，姑娘妳待會就明白了。」

仲飛瓊冷冷的道：「你到底要幾招爲限？」

金鐵口伸出三個手指，比了比，鬥着眼珠說道：「這樣，就三招吧！」

仲飛瓊看他這副尊容，眞是猥瑣到不能猥瑣了，鬥鷄眼和酒糟鼻，滑稽得直像舞台上的小丑，這種人會是高人？他居然獅子大開口，要用木劍和自己動手，而且還嫌十招太多了，這不是嫌命太長麼？

一時只覺又好氣，又好笑，冷冷的哼了一聲，才道：「好吧，三招就三招，你可以出手了。」

金鐵口伸出一隻手掌，搖了搖，又道：「且慢，區區的話還說沒完哩！」

仲飛瓊不耐的道：「你說。」

金鐵口認眞的道：「咱們可要點到爲止，別出手傷人。」

仲飛瓊道：「你只管發劍，我不傷你就是了。」

「是，是！」

金鐵口縮着頭，道：「點到爲止，咱們有公證人在此。」

說到這裏，忽然「哦」道：「不，區區出道江湖從不先發制人，還是姑娘妳先發招吧！」

岳少俊被他拖了出來，站在一邊，看他說話滑稽突梯的樣子，像是存心戲耍仲飛瓊二般，心中也暗自起疑，他到底是不是眞有驚人之技？

仲飛瓊只哼了一聲，沒有再開口，右手抬處，提着的寶劍，刷的一聲，朝右上方挑起，劍身斜指。左足跟着向前跨出了半步，左手化掌，同時向外劃出，纖纖五指往上微翹，亮開了門戶，這一式是「飛鳳展翼」！

仲飛瓊手下四個使女，都有一身極好的絕技，以她的武功，根本用不着亮什麼門戶。

她亮出門戶來，倒不是不敢小覷對方，而是想瞧瞧這其貌猥瑣的金鐵口是不是也會亮出門戶來？

從他劍式上，也許可以看出他究竟是何來歷？

站在她對面的金鐵口，果然也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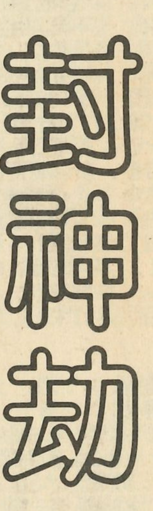
他手中木劍掂了掂，不慌不忙，緩緩吸一口氣，同樣右手一抬，木劍朝右上方劃起，但劃的時候，可沒有「刷」的那一聲。

同時左脚也前跨了半步，只是上中搖幌，連脚步都站不穩，等到站穩之後，左手跟着化掌，朝外推出，五指上翹，這一式亮出來的門戶，竟和仲飛瓊一樣，也是「飛鳳展翼」。

原來他一雙鬪鷄眼，緊盯着仲姑娘，妳如何使，我也如何使，完全是看人學樣，但學的大概只有七分光景，身法，步法，完全走了樣，只是架勢差不多有些像而已！

（未完・九）

俠義傳奇故事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陳摶出了太子府，知道無法擊好德昭太子，他會變成白痴廢人，爲了維持自己的前途地位，決定去游說德芳二太子，想捧他繼承帝位和趙光義作對，德芳自份不是帝皇材料，貿然决絕。陳摶雖然知道他不成材，更甚於紈袴子弟，不過先徵求他的意見，然後才去找趙光義，趙普和天絕、地滅以爲陳摶來尋衅，發動侍衞和手下的弟子準備圍攻，趙光義雖然好色荒唐，但處事頗有宗旨，臨危不懼，比乃兄趙匡胤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即制止衆人，延請陳摶入密室，商談處理德昭的事，洗脫自己殺太子的罪名，並同意陳摶提出想殺掉天絕、地滅以除後患。

訂計殺親信　晉王亂宮闈

趙光義笑笑，道：「同樣，你們也殺了國師不少弟子，雙方敵對，難免會有死傷。」

地滅道：「這個賬總要算清楚的。」

天絕沉吟着突然截道：「大家既然是一家人，這個賬當然算不下去。」

地滅道：「老大——」

天絕又截道：「我們是王爺的屬下，王爺既然有這個意思，不希望我們再敵對下去，我們怎能不從命？」

地滅道：「可是——」他沒有說下去，天絕一隻手已按在他的肩頭上，隨即道：「王爺怎樣吩咐我們兄弟便怎樣，絕無異議。」

趙光義這才接道：「爽快，那大家喝過這杯酒，前嫌便一筆勾消，以後好好的替我做事。」跟着雙手將杯擧起，向陳摶再向天絕地滅。

陳摶從容擧杯，地滅看見天絕擧杯，亦只好將杯擧起來。

趙光義仰首一飲而盡，陳摶亦是，地滅酒杯沾唇，正要喝，酒杯突然被天絕的酒杯飛來撞脫，齊飛落地上，酒濺在地上，冒起一縷縷白烟。

地滅一驚脫口道：「毒酒——」

天絕搖頭。「我說過多少次了，喝酒之前，必須小心。」

地滅搖頭。「老大，這個酒——」

天絕目注趙光義。「我正要請教王爺，到底是什麼意思。」

趙光義若無其事，笑笑道：「一山不能藏二虎，此前的爭鬥相方互有死傷，更就是禍根，我不想屬下將來勾心鬥角，反變成心腹之患。」

天絕沉聲道：「我們一直爲王爺出生入死，就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陳摶一直與王爺作對，這一來，王爺便不惜殺我們而與他合作，我們兄弟實在奇怪，王爺到底可有考慮清楚。」

趙光義反問：「你們看呢？」

天絕一怔，問：「王爺到底看中了陳摶什麼。」

「他隻身犯險，單獨來王府見我，就是這一份勇敢巳經令人刮目相看。」

天絕冷笑道：「那是王爺不許我們出手，否則他早巳陳屍階下。」

趙光義道：「他若無必勝的把握，大概也不會這樣闖進來。」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原因？」

「他比你們更値得我信賴。」

「因爲他是陳摶，江湖上名門正派的掌門人，活神仙，大宗師？」

趙光義淡淡地道：「還因爲他是我們的同類，而你們則是來自海外異族。」一頓接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是老話，老話通常都有一定的道理。」

天絕怔怔地聽着，突然仰天大笑。「你却是一直利用我們到現在啊。」

趙光義道：「那是我一直都找不到其他合適的人，現在總算找到了。」

天絕笑笑問地滅道：「老二，你怎樣說。」

地滅大罵：「我早就說不能夠寄望這種中原孌子，狠狠的賺賺便算了，現在我們吃吃喝喝的多，金銀珠寶没賺到多少，反賠了這許多兄弟性命——」

天絕截道：「誰也不能否認，這實在是一個升官發財的好機會。」

「現在没指望了，這個混蛋還要拿毒酒暗算我們呢。」地滅越說越生氣。「不砍他的腦袋如何消得我們這口氣。」

「不錯——」天絕目光落在毒酒上。「這毒酒巳說得很清楚，什麼恩恩義義，到此爲止。」

趙光義搖頭。「我一心要留你們全死，你們不領情我也無話可說。」

天絕也没有再說話，手一抖，「錚錚」一聲中七尺長刀出現，指着陳摶，地滅銅管亦在手，雙手一捋，變成了一支長矛，亦指着陳摶。

陳摶仍坐在那裏，若無其事的。

天絕移動脚步，刀方向不變，突然道：「你的兵器。」

陳摶道：「兵器巳在，無處不在。」

天絕大笑。「好狂的老頭兒，你就是巳練到以指代劍，也未必就銳利得過我們兄弟的刀矛。」

陳摶道：「到底如何，要清楚不是簡單。」

天絕轉口說道：「我們兄弟侍候趙光義多年，出生入死不用說了，還多次救過他的命，却落得如此收場，你考慮清楚才好。」

陳摶道：「我跟你們還有一點不相同的。」

天絕冷笑道：「除了你們是同一族類，除了你一身本領高强，還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陳摶道：「我不用拚命也能擺平，現在這件事，讓王爺從容繼承王位，你們却只有越帮越忙。」

天絕道：「因爲你是皇帝身旁的紅人，因爲皇帝寵信你，委你爲國師。」

陳摶道：「這都是。」

天絕冷笑。「却不知德昭變成白痴一事你又如何交代？」

地滅接道：「我們還以爲你眞的是一個活神仙，原來不過是一個平常的人，對德昭也一樣是束手無策。」

陳摶淡然道：「我若是活神仙，根本就不會有這些事發生。」

「這些事現在既然巳經發生了，總要想辦法解決。」天絕又一聲冷笑。「你能够解決。」

陳摶道：「我只能够告訴你，有些事不一定要交代。」

天絕道：「這相信亦是一定要殺我們的原因，你們準備將罪名全都推在我們的身上。」

陳摶笑笑。「時間雖然多着，總不能够隨便浪費。」

天絕道：「因爲在你的眼中，我們巳經與死人沒有分別。」

陳摶道：「你到底是一個聰明人。」

天絕大笑，人與刀再一轉，轉到陳摶的身後，地滅沒有動，但與天絕巳成夾擊之勢。

二人終於在暴喝聲中出擊，刀與矛襲向陳摶同時，碧光飛閃，各自射出一蓬碧靈針，襲向趙光義。

他們算準了陳摶應付刀矛同時勢難兼顧趙光義，憑趙光義的身手一定閃不開碧靈針的襲擊。

碧靈針也集中射向趙光義的頭部，他們是存心要趙光義變成白痴，亦針對陳摶的弱點。

他們配合得很好，動作也非常迅速，可是陳摶更迅速，刀矛未攻到，他身形巳倒退，正好退到趙光義面前，雙袖飛舞，匯成一股氣流，將碧靈針都束在一起，再一引，都射在左邊衣袖上，四四一十六支，無一落空。

天絕地滅面色驟變，叱喝聲中，刀矛齊上，陳摶衣袖一拂，趙光義身前的長几被捲起來，迎向攻來的刀矛，那張長几在他的衣袖操縱下，風車般滾轉，將天絕地滅迫了回去。

天絕地滅同時發出尖嘯聲，等在堂外他們的手下迅速撲進。

趙普正要呼喚侍衞，陳摶却巳回頭，一聲：「不用！」衣袖再捲動長几，橫擋在天絕地滅之前。

那些天絕地滅的手下自然撲向陳摶，天絕卽時暴喝：「殺趙光義！」

那些手下齊皆一怔，但仍然服從命令，轉撲向趙光義，陳摶衣袖同時吞吐，被捲着那張長几連連撞向天絕地滅，突然脫出，旋轉着追撞了過去。

天絕地滅一閃再閃，都閃不開長几飛撞範圍，到長几旋轉追撞過來，更不由雙雙倒翻了出去。

陳摶就抓住這個空隙回到趙光義身前

，左手中指連彈，碧光閃鑠，將收在左手衣袖那十六枚碧靈針彈射向天絕地滅的手下。

這種發暗器的手法實在很簡單，但速度却就絕不簡單，碧靈針的體積不少，在這種速度之下，又豈是天絕地滅那些手下所能够應付得來？

十六針只有一針落空，其他十五針都不偏不倚，正中每一個天絕地滅手下的眉心。

針針都是一入而沒，在眉心只留下一個血點，那十五個天絕地滅的手下不約而同伸手要往眉心拔針，摸了一個空，大都尖叫起來。

被擋飛那一針結果也沒有落空，陳摶身形飛鶴般撲至，正迎上那一針，中指再一彈，針飛回，還是射進那個人的眉心。

那個人倒下之際，那十五個先中針的人亦紛紛倒下，陳摶身形並沒有停下，繼續撲向那些向趙光義撲來的天絕地滅的手下。

他們都被十六個同伴的倒下驚呆，但到陳摶撲近來，仍能够揮動兵器攻擊。

陳摶以指代劍，中兵器，兵器脫手，中肌膚立開血洞，他隨即將人抓起來，擲向天絕地滅。

天絕地滅幾次要撲過來都被手下的屍體擋下，既急且怒，地滅振吭高呼：「火器何在——」

八個負責火器的已有五個倒下，最後三個仍然應命奔過來。

天絕地滅左右迎上去，與那三個人會合在一起，一齊衝向陳摶，那三個人的手中隨即出現了一支銅管，一股烈焰緊接從銅管射出。

天絕地滅刀矛配合烈焰殺到，陳摶若是要應付刀矛，勢難兼顧烈焰，要應付烈焰，則勢難化解天絕地滅之刀矛的全力攻擊。

陳摶却就這刹那將一幅幔幕拉下來，柔軟的幔幕到了他手中竟有如一幅墻壁般豎立起來，烈焰刀矛都變了落在這幅幔幕之上。

刀矛一穿而過，在穿過的刹那，陳摶已舌綻春雷，暴喝中將幔幕拋過去。

幔幕飛雲般疾捲，天絕地滅一聲驚呼，急退，那三個他們的手下却沒有這麼快的身手，立時被捲在幔幕當中。

幔幕已經在烈焰中燃燒，那三個天絕地滅的手下驚呼未絕，身上所帶的火器已被燃着，爆炸開來。

眨眼間，緊裹着那三個人的幔幕已變成一個火球。

所有的人只看得驚心動魄，亦歎為觀止。

天絕地滅不禁由心底寒出來，陳摶武功的高強實在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地滅脫口問：「老大，如何？」

天絕搖頭道：「老二，趙光義沒有看錯，你我却是走眼了。」

地滅不能不承認，乾笑道：「這一注他押得很準，我們兄弟非獨走眼，武功亦實在大大不如人，輸得無話可說。」以他一個這樣的火爆性子，竟然說出這種話，絕無疑問眞的已懾於陳摶的武功。

天絕道：「好像他這樣的高手，若是要闖進這兒殺人，有何困難，他却是到現在才顯露身手，城府的深沉，又豈是你我兄弟能及。」

地滅道：「他……」

「才是一個成功的政客，有如牆頭之草，首竄兩端，表面上却完全看不出來，但他却有這種本錢，老二，你我兄弟碰上一個這樣的人只有自認倒霉，」

地滅突然笑起來道：「人說中原蠻子口蜜腹劍，我們却一直以為自己更加狡猾，終於落得如此下場，想起來也怪不得別人。」

「老二，你也懂得這樣想，實在不易，難道眞的人之將死……」

地滅一怔道：「老大，憑你我兄弟的武功，要闖出這兒也不成。」

「這個時候你還是這樣粗心大意。」天絕沒有說下去，刀弧形一引。

地滅目光隨着一轉，只見晉王府的侍衞已然將所有出口都封閉。」

天絕刀接回指陳摶，地滅冷笑。「就憑他們，阻得了你我兄弟。」

「你忘了陳摶。」天絕打了一個「哈哈」。「那些侍衞只要將我們阻截片刻，他已經可以趕上來，除非他就此作罷，讓我們離開。」

「他當然不會。」

「當然——」天絕冷笑。「他是絕不會相信我們離開了這裏，不會揭破他的秘密。」

陳摶笑笑接上口。「不是相信不相信，只是殺掉你們便可以保守這個秘密，為什麼捨本逐末，反而將你們放走。」

天絕笑顧地滅。「老二你聽到了。」

地滅大笑：「那惟有拚命，合你我兄弟之力就是拚不了，弄傷他也是好的。」

天絕道：「找多幾個侍候我們上路又如何？」

「好——」地滅應聲轉身，長矛探處，一個侍衞首當其衝，胸膛開了一個血洞，慘叫倒地。

天絕人刀亦同時疾轉，匹練也似的刀光一閃，兩個侍衞人頭落地，第二刀方要出手，陳摶已到了。

地滅長矛立即插向陳摶，暴喝聲中，一連疾插了百數十下。

天絕地滅這個空隙長刀疾斬，連斬四個侍衞，一股銳風已從後襲來，他回刀架開，赫然是地滅的半截長矛，却落在陳摶的手中。

那正好三尺一截，陳摶斷矛當劍用，非獨迫退了地滅，還襲擊天絕。

天絕回刀架開接斬出，刀勢配合喝叱聲，有如雷霆電閃，連斬三十七刀，刀刀斬空。

陳摶看來就在刀勢籠罩下，天絕的刀斬下，偏偏都刺空。

「這個老匹夫懂得魔法。」地滅同時以斷矛夾擊，也是都沒一招不落空，不由叫出來。

陳摶笑笑道：「我只是看透你們的攻勢，搶先到刀矛攻擊不及方位。」

天絕地滅當然都明白，地滅突然狂笑起來，大呼道：「老大你看能否闖出去，我拚了命也要擋下這個老匹夫！」一頓接一喝：「走——」

天絕沒有作聲，人刀疾轉，往外闖，地滅同時展開瘋狂的攻勢，他是眞的豁出了性命，雙手執着斷矛，瘋狂擊下。

有道一夫拚命，萬夫莫敵，這却是要看對手，看環境，地滅面對陳摶這種高手這樣做，無疑是以卵擊石，加速滅亡。

他亂矛撲擊，全身的空門也同時完全暴露，若換是別的對手，應付他的瘋狂撲擊猶恐不及，如何有暇去找尋這些空門所在，找機會反擊。

陳摶却是在他一動手便已看出他空門大露，身形一移動便到了他不可能同時撲擊到的方位，那只是刹那的空隙，對陳摶來說却已足够。

他也就掌握那刹那的空隙，斷矛疾刺了進去，不偏不倚刺進空門，刺正要害！

地滅慘叫，一個身子烟花火炮般倒飛了出去，鮮血飛濺，他斷矛疾擊的動作那刹那並沒有停止，只是對陳摶已一些威脅也沒有。

陳摶非獨完全掌握得住那刹那，內力也在那刹那排山倒海般湧出，矛尖刺進地滅心窩要害同時將地滅撞飛了出去。

那一般內力也跟着在地滅體內爆炸開來，大量鮮血從地滅口鼻與心窩傷口噴出，飛摔三丈，倒地不起。

天絕不知道地滅傷在什麼地方，但慘叫入耳，却知道地滅沒有希望，他也沒有希望衝出去。

這片刻他已一連斬殺七個侍衞，可是在他的面前還擋着百多個，他們就算驚懼退下，他要衝過他們也不是這片刻所能够做到，何況他們都深知趙光義的脾性，都不敢臨陣退縮，兵器齊舉，擋在身前。

若是別處，他還可以考慮衝破承塵，再穿過瓦面竄出去，這座內堂却是由他獻計，承塵都是鐵鑄成，目的是防止刺客，現在却成了他的障碍。

他肯定難逃一死，回頭拚命也絕非陳摶對手，把心一橫，揮刀直殺入侍衞叢中去。

那些侍衞看見來勢兇狠，不由自主讓開，却隨即將他包圍起來，這反而將陳摶擋下。

天絕也沒有再往前闖，一柄長刀在侍衞叢中瘋狂斬殺，一面瘋狂地吼叫。

血雨飛洒，一個個侍衞倒在天絕刀下，那片刻殺了多少人他也沒計算，只是瘋狂的揮刀砍殺，然後他突然感覺一股寒氣從後心透進來。

他尖叫，人刀往前撞去，長刀穿透了三個侍衞的身子，他也看到了從自己胸膛穿出來的一截矛尖，感覺錐心的刺痛。

這也是他最後的感覺。

陳摶凌空刺出了那一矛便倒翻回去，沒有看，從容走向趙光義。

趙普已面無人色，趙光義却是若無其事，背負着雙手，立在堂上，笑顧陳摶走來。

「王爺受驚了。」陳摶完全像沒有事發生過似的，面上居然還帶着笑容。

趙光義笑應。「久聞國師武功出神入化，天下無雙，今日總算是得償心願，大開眼界。」

陳摶道：「若是時間許可，好好的籌劃一下，就不會有這許多死傷。」

趙光義道：「夜長夢多，能够早一些解決的事情，還是早一些解決的好。」

趙普插口道：「當日楓林渡出現的高手，相信就是國師。」

陳摶還未答話，趙光義已道：「楓林渡的事還提來幹甚麼？」

趙普忙道：「屬下只是看見國師神武，多此一問。」

趙光義大笑。「你我應該慶幸還能够活到現在。」

趙普道：「屬下方自扭一把冷汗。」接對陳摶道：「武功方面我是見識少，但武功練到國師這般境界，却是任何人都瞧得出不比尋常。」

陳摶微笑道：「有很多事未必是只憑武功能够解決得來，若說到計謀，還要問宰相大人——」

趙普道：「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國師若是無甚麼高見，何妨說出來。」

趙光義目光一亮。「我看你是必已想到了甚麼奇謀妙計才這樣快活。」

趙普打了一個「哈哈」。「王爺明察秋毫，我就是裝作沒有，也瞞不過王爺眼睛。」

趙光義笑道：「這不是說話所在，我現在心情實在太快樂，立時又來一個好消息，只怕受不了。」

趙普道：「這件事的確需要從詳計議。」一頓接道：「反正也不急在這一時片刻。」

趙光義道：「先叫人清理這裏，同時準備酒席，我與你們好好的談談。」

趙普微笑。「王爺能够一直保持這種輕快的心情，那見到皇上才容易說話。」

趙光義雙眉一揚，道：「你建議我進宮去？」

「非去不可。」趙普笑接。「國師總領禁宮侍衞，王爺有何放心不下。」

趙光義突然道：「你好大的胆子。」

趙普歎道：「萬不得已。」

陳摶似明白又似不明白，沉吟不語，趙光義目光忽然落在他面上。「國師意下如何？」

「按步就班，萬不得已。」陳摶輕捋長鬚。「反正閒着，何妨一試？」

趙光義點頭。「也該一試，千秋萬世也算是有個交代，若教我早遇國師，事情便簡單得多。」

「屬下死罪——」陳摶歎息，他若是不助德昭，也根本沒有這許多事情發生。

「各為其主，何罪之有？」趙光義笑問道：「相信以後也不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了。」

「天下只有一個陳摶。」陳摶又捋長鬚，以他的武功身手，也的確足以引以自豪。

「王爺此後應該高枕無憂了。」趙普笑笑。「有國師輔助，還有甚麼人敢來騷擾？」

「能够安心治國才能够平天下。」趙光義打了一個「哈哈」。「我趙光義未必就不是一個好皇帝，這當然要看我的表現，再留待千秋後世評斷。」

這番話他信口說來，態度並不認眞，但事實證明，他繼位之後，勵精求治，幹得的確不錯，後世也稱他深謀英斷，虎步

龍行，好讀書，多材藝，工文書，博達古今，而考治功，絕遠物，抑符瑞，愼刑獄，信賞罰，納諫諍，権酒沽，定役法，提倡文敎，親試進士，遇災知懼，有過知悔，勤儉自勵，愛民惜費，削平宇內，天下統一，功業彪炳。

絕無疑問，這個人的確是做皇帝的材料。

×　×　×

趙匡胤的身體已經不太好，再加上德昭被殺的打擊，病勢又重了三分，但仍然扶病在寢宮處理朝政，當然，太平盛世，要他親自處理的朝政並不多。

他最掛心的還是趙光義，也奇怪這個謀害德昭的人到底要躲到甚麼時候，所以聞報趙光義來見，大爲刺激，精神一振。

趙光義進來並不是請罪，只是問安。

「朕很好，還沒給氣死。」趙匡胤面上毫無表情，居然還沉得住氣。「狩獵快意啊？」

「獵獲的東西可也不少，只是沒有甚麼特別的。」

・「所以沒有給朕送來啊。」

「正是這樣。」趙光義出奇的冷靜。

「你獵獲的那顆人頭也該給朕看看才是。」趙匡胤反而沉不住氣了。

「甚麼人頭？」趙光義一於裝糊塗。

趙匡胤冷笑。「除了德昭，你還殺了甚麼人，無妨都告訴朕知道。」

趙光義恍然地道：「德昭的死啊，這其中可是大有文章的。」

趙匡胤淡然地道：「你可以解釋，你既然來見朕，朕就絕對不會不給你解釋的機會。」

趙光義道：「不錯，我曾經有意殺德昭……」

「沒有付諸行動？」

「有，但殺的只是一個替身，我知道是替身，目的也只是驚嚇德昭一下，叫他以後少做些無聊的事。」趙光義神態鎭定，說話從容不迫。

趙匡胤疑惑的看着他。「是替身？」

「他也是有意陷我於不義，一直躲起來，但到底還是給我找到了。」

「哦？」趙匡胤冷笑。「你不是去狩獵啊？」

「狩獵也可以說是一個藉口。」

「你說已找到德昭，怎麼不帶他來見朕？」趙匡胤追問。

趙光義道：「他受了一些傷，行動不方便，所以先送回太子府休息。」

「一些傷？」趙匡胤眼中疑惑之色更濃。「送到這兒來，不也是一樣？」

「這是國師的主意，國師不想德昭再受到任何意外，影响傷勢。」

「陳摶不會出這種主意，以他的武功醫術，有他在旁邊，德昭甚麼地方去不得。」趙匡胤面色一沉。「你還是老實說來，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這都是事實。」

「甚麼人能夠證明？」

「國師——」趙光義轉過半身。「有請國師——」

陳摶應聲出現，從容不迫，方待施禮，趙匡胤一揮手已截道：「晉王來報德昭平安無事，可是事實。」

「是事實。」陳摶悠然道：「殿下雖然曾受傷，施藥之後，已無大碍。」

「若無大碍，何以不來見朕？」

「殿下服藥之後入睡，既然平安無事，也就大胆作主，讓殿下在府中休息。」

「你胆子的確不小。」趙匡胤接問：「你也敢保證晉王所說一切。」

「有此需要，在所不辭。」

趙匡胤沉吟又問：「甚麼時候你跟晉王走在一起的？」

陳摶道：「要走在一起的時候。」

「趙匡胤看着陳摶，搖頭。「你怎會是這種人？」

陳摶無言，趙匡胤隨即笑起來。「人說我趙匡胤一條棍棒等身齊，打四十二座軍州都姓趙，你們以爲眞的只是得一身氣力？」

陳摶道：「人所共知，皇上是智勇雙全。」

「到底老了。」趙匡胤大笑。「不然又怎會給你們如此戲耍。」

「皇上言重了。」陳摶搖搖頭。

趙匡胤接道：「德昭雖然自以爲是，胆大妄爲，但一向有個限度，不是你，他怎敢如此放肆？朕原以爲給他找一個有道之士，讓他學些做人的道理，弄好身子，好敎天下的百姓知道，虎父並無犬子，豈料你却是敎他去爭權奪利，落得今日的境地。」

陳摶方要說甚麼，趙匡胤說話已接上。「你最初是看晉王胡作非爲，想必也有些爲天下蒼生設想的心意，違命侯府一事當然加强了你的決心，德昭一向好詩詞，敬重李煜，又怎會不被你搧動？」

陳摶欲言又止，趙匡胤歎息接道：「楓林渡的事相信也是你安排，殺人的其實是你，却將德昭藏起來，希望能够藉此激發朕的怒火，毀去金匱之盟，豈料人算不如天算，德昭還是給晉王找出來。」

他目光落在趙光義面上，趙光義面無表情，道：「不錯是這樣。」

趙匡胤又道：「至於德昭是受傷或是怎樣，朕不得而知，但既然動搖到這位國師的心意，只怕凶多吉少。」一頓又目注陳摶。「人人都說你是一個活神仙，但以朕所見，你亦不過是一個凡人。」

陳摶頷首道：「燒丹練汞微臣是懂的，但與傳說中的神仙比較，還是相去十萬八千里。」

趙匡胤道：「所以德昭傷得若是不尋常，你豈會束手無策，但他倘若有生命危險，你們絕不敢這樣來見我，同樣，傷勢若是不嚴重，你也不會完全絕望，轉投向晉王方面，朕說得可對？」

陳摶道：「差不多的了。。」

趙匡胤大笑。「好一個有道之士，原來不過是一個政客，有如牆頭之草，首竄兩端。」

陳摶道：「同樣的話一日間微臣已經兩次聽到，縱然不想承認，心頭亦難免有此感受。」

趙匡胤面色陡沉。「德昭到底傷在那兒你與我從實說來。」

陳摶從容道：「在頭部。」

趙匡胤面色慘變。「那是說他傷癒之後，會變成一個沒有思想的白痴了？」

「皇上聖明。」陳摶冷靜得有點令人吃驚。

趙匡胤乾笑起來。「好，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

「謝皇上——」陳摶長揖。

趙匡胤目光回到趙光義面上。「好弟弟，你打的是甚麼主意？」

趙光義從容不迫的道：「兄王精神大不如前，何不早些退位，安享晚年？」

趙匡胤慘笑道：「朕時日無多，你等不及了？」

「夜長夢多，這件事早一天解決總是好的。」

「那朕便成全你，來人——」趙匡胤振吭不呼。

沒有人回答，趙光義歎了一口氣。「兄王忘了有命國師統領禁宮侍衞？」

趙匡胤這才慌了，目往陳摶。「你將人都調走了？」

陳摶歎息道：「這是王上的家事，不傳外人爲妙，微臣亦不敢多留，就此告退了。」

他說走，眞的走，從容不迫。

「陳摶——」趙匡胤大喝。

陳摶置若罔聞，頭也不回，一直走出寢宮外，趙光義與之同時步往那邊的長几拿起了趙普替他備好的那壺酒。

趙匡胤目光一轉，接喝道：「你要幹甚麼？」

趙光義淡然道：「我們兄弟難得一聚，愚弟只想敬皇兄一杯。」

趙匡胤面色又是一變。「朕帶病在身，不宜喝酒，你難道不知？」

趙光義道：「這杯酒決定一切，非喝不可。」

趙匡胤面色一變再變，探手抓住了掛在柱上一柄玉斧，厲聲喝道：「你做得好事——」

語聲一落，玉斧脫手飛出，惶急之下，那擲得中，從趙光義身旁飛過，鏗然着地，這玉斧是用作喚人，即使擲中，也起不了殺傷作用。

趙光義完全沒這回事的拿着酒壺走向趙匡胤，一面笑容，只是這笑容令人看來不寒而慄。

趙匡胤不由立倒退，到後背撞上了一條柱子，要轉向第二個方向的時候，趙光義已迫近來，一手捏住了他的嘴巴，一手舉起酒壺將酒往他嘴裏倒。

不錯他曾經一條棍棒等身齊，打四十二座軍州都姓趙，現在却是久病衰弱之身，如何敵得過趙光義一身氣力，終於被趙光義將那壺酒盡灌進嘴巴。

酒清香撲鼻，入口亦香醇，趙匡胤却有一種尖針般的感覺，酒流進咽喉那刹那，更就如烈火在燃燒，他想叫，却又叫不出。

酒已經注滿了他的嘴巴，更不由他不得不一口口嚥下。

趙光義將酒倒盡才道：「這個酒很特別，喝上三四壺也未必會立即醉倒，若只是一壺，最多也只會令人沉沉睡去，而氣味即與一種藥物極其接近。」

趙匡胤只是聽，趙光義笑接道：「那種藥物也不是什麼穿腸毒藥，混在酒中喝下去，也只會使人看來更像壽終正寢。」

趙匡胤已然有一種要睡覺的感覺，趙光義看着笑容一斂。「我們是兄弟，之前有金匱之盟，兄終弟及，無論如何也不會發展到自相殘殺的局面，可是你的兒子却有父業子承的意思，當然，這其實不能怪德昭，問題却在，現在不怪他又怪那一個呢？」

趙匡胤的眼神已迷離，趙光義歎息接道：「這只能說是天意，或者就是你取天下於孤兒寡婦手中的報應，我當然也恐懼有這種報應，以後我會好好的做，以彌補今夜的罪過。」

趙匡胤一個頭已垂下，趙光義一面說一面扶着他走向那邊龍床，讓他躺在龍床上。

他面上驚怒的神色也逐漸消去，最後變得什麼也沒有發生過的，安詳地閉上眼睛。

趙光義一旁盤膝坐下，神態很奇怪，若說他們不知道是手足相殘，毫無感受，相信沒有人相信。

事實那片刻，他的感情的確已經完全痲木。

×　×　×

太子府內，李浪香菱花虎他們這時候正在內堂閒聊，心情都很輕鬆。

陳摶到過什麼地方他們當然不會有消息，只以爲陳摶回去一直留在禁宮內，也以爲德昭的確已平安無事，陳摶才這樣放心離開。

也因爲陳摶有言在先，德昭雖然到現在仍然未醒轉，他們都以爲是很正常。

最興奮的當然是花虎，一想到做官的那種風光，笑不攏嘴，說話也多了。

有一個這樣的人在旁，時間當然很輕鬆快活。

花虎的話就像說不完的，也越說越遠，甚至考慮到要在什麼地方建造官邸，建造到如何輝煌。

他那些手下無不聽到眉飛色舞，李浪香菱當然沒有多大的興趣，所以也沒有留在內堂多少時候，東跑跑，西跑跑，到處檢視太子府的防衞情形，以防天絕地滅的人乘隙攻來。

在他們的意念中，天絕地滅就是不知道德昭已然回皇城，只要他們回來，也應該派人一探究竟。

以路途長短推算，趙光義一夥應該到的了，除非他們一些消息也沒有，又固執到一定要有了收穫，事情完全明朗才肯離開。

趙光義一直都不是這種這麼固執的人，古樹林一戰傷亡慘重，有藉口怎會不趕快離開。

李浪香菱却是怎也想不到趙光義不錯已經回皇城，但事情急展直下，出現了那麼大的變化。

到他們發現的時候，已經太遲了，那就是他們用過膳，在內堂閒聊的時候。

不是陳摶回來告訴他們，乃是德昭終於醒轉。

陳摶到底只是一個人，在心情動盪不更容易出錯，德昭醒轉的時間比他預料的早上很多，那也許就是德昭中的毒並未完全清除，又或者中毒後神智痲木太久，對藥物的反應與一般有異。（未完・七）

司馬洛傳奇故事

吸血蛇人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阿芳中了蛇人毒，將薛永咬傷，經薛永指出之後，才知道受騙，自己也不免一死。薛永將阿芳打死後，放火將海邊住的屋子連屍體燒掉，然後去找湯遜算帳……司馬洛和嘉詩來到海邊的小屋，因下大雨屋子只燒了一半，阿芳的屍體還在，腿上長了細菌，再追踪去找阿芳的同事麗娜，知道湯遜住的地址，連忙趕去，湯遜已被人殺死，却不是被薛永殺的，薛永先他們來到，二人將他制服，薛永便將知道的情況告知，此時又來四個大漢持樓槍掃射，全被他們三人殺掉，三人轉移到山上，司馬洛、嘉詩繼續向他瞭解情況……

分道揚鑣

設計誘敵

「其他的時候你都會良心不安，」嘉詩諷刺地問。

「我從來沒有殺過那麼多人，」薛永說：「而且還是無辜的人……」

「你沒有權判他們死刑呀！」嘉詩說道。

「別跟我談這個，」薛永說：「我從來是一個自己決定自己應該做什麼的人，假如有報應，我也願意自己承担的！」

「你的老板是誰呢？」司馬洛問。

「蝴蝶！」薛永說。

「我們沒有聽過這個。」司馬洛說。

「蝴蝶是一個女人，」薛永說：「我們這個集團——也許發生這件事情之前你們認為是太小了，所以你們不注意。我們做的祇是走私生意。我是殺手，我負責對你那些搶飯吃以及指揮海盜截刦我們的貨物的人。」

「狗咬狗骨，」司馬洛說：「這些情報，我們的確是不注意的，你們祇是在一個與外界沒有什麼重要關係的地區活動，而且你們不過是走私，走私不算是太嚴重的罪行。」

「不過，」嘉詩說：「現在他們逃出來了，也闖出了不小的禍。」

「所以，你們是錯了，」薛永說：「我們是值得注意的！」

「你們逃走了之後，我們也開始注意了。」

「蝴蝶？」嘉詩說：「蝴蝶究竟是誰呢？」

「蝴蝶就是蝴蝶，」薛永說：「姓胡名蝶的一個女人，我看，你們是應該認識她的，她本來不是幹這種小事的人，她祇是——可以說是虎落平陽。外面追她的人太多了，她祇好逃到我們那邊去，那裏沒有人追她，因為環境太亂了。」

「現在出來了，」嘉詩說：「她可能又會做一些大事了。」

「很可能，」薛永說：「一個人做慣了大的，做小的就總是不夠過癮。」

「呀，現在我想起來了，」司馬洛說：「胡蝶，在這裏有一塊刺青，刺成一隻彩蝶的！」

「對了，」薛求說：「所以她就稱為蝴蝶。」

「你看過嗎？」嘉詩看看司馬洛。

「沒有，」司馬洛說：「不過我們——你們總部的資料裏有這個人，我依稀記得，我沒有見過她。」

「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嗎？」嘉詩問道。

薛永諷刺而明白地微笑：「從前是美麗過的，現在她已經超過四十歲。」

「唔，你的老板就是蝴蝶，」司馬洛說：「蝴蝶叫你注意看那些人，叫你把他們殺掉。」

「是的，」薛永說：「而現在她也要殺我了！」

「假如她也要殺你，」司馬洛說：「那她似乎是不想讓這件事情傳開去，為什麼呢？假如多些人知道有此事，人們就會

提防，亦比較容易研究出一個治療的方法了，她不讓人知道，似乎她與這件事情有密切的關係。」

「她顯然知道得很多，」薛永說：「也有許多秘密是我不知道，否則她就不會如此做。」

司馬洛撫着下頷尋思着。

「她似乎有辦法使人傳染的，」嘉詩說：「看來她與這些製造這種病的人——假如這種病是有人製造的話——關係並不淺。」

「也可能她是製造這種病的人。」薛永說。

「我認為，」司馬洛說：「她極可能是受人所托，要把這件事情掩蓋住，假如我沒有記錯，她就是最適合的人選。假如有一件事想守秘密滅口，那託她是最理想的了。」

「對，」薛永說：「我們也差點給她殺掉了。」

「是呀，」嘉詩說：「還好我們也不是那麼容易殺掉的。」

「那麼洛奇又是怎麼攪的呢？」司馬洛問。

「那不是很簡單？」薛永說：「這件事情，一直就是殺人滅口，洛奇要查出他的未婚妻的遭遇，假如給他查出了就不得了，那當然要殺他了。」

「奇怪，」司馬洛說：「洛奇的未婚妻，她不是也染了病的嗎？為什麼沒有咬洛奇？」

「也許洛奇是幸運的，」薛永說：「那一段時間，他有別的事情做而沒有空去見她。」

「也許他不是那麼幸運，」嘉詩說：他結果不也是給咬了嗎？」

「是誰咬你的？」司馬洛問。

「是誰咬我的？」薛永聳聳肩，「這一點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主使的人。」

「蝴蝶，」司馬洛說：「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她嗎？」

「樂意之至，」薛永說道：「並不全因為她要殺我，她要把患了絕症的人殺掉，那是還可以原諒的事情，但是她還要再製造患者，還利用之殺人，那就不可原諒了。」

「講吧，」司馬洛說：「在哪裏可以找到蝴蝶？」

「我不知道經過了這一番變化之後，」薛永說：「她會躲到什麼地方去，她不是一個笨人，她一定會暫避風頭的，就是我，亦未必可以找到她的。不過，我會把我所知的盡可能告訴你。」

「我現在正在聽。」司馬洛說。

於是薛永就講了。他雖然也知道得不算少，但是亦不算多的，正如他所講的，假如蝴蝶決定要暫避風頭，薛永所講的，就未必很有用，但是這仍然是可作根據的綫索。

薛永講完了之後，嘉詩說：「現在，讓我們想辦法安排你到一個地方去治療一下吧。」

「到哪裏去治療？」薛永問：「到你們的總部去？你們也要坐這樣久的火車才能夠來到這裏，我沒有時間跟你們回去了，而且，你們也不能浪費這許多時間把我送回去的！」

「但是，」嘉詩說：「你也總不能就這樣不理的，難道你也跟着我們一起去找蝴蝶？你也不一定有這時間的。」

「不錯，」薛永說：「所以我告訴了你們一切，你們代替我去找蝴蝶，我不會跟你們一起去了。」

「那你要到什麼地方呢？」嘉詩問。

「我有我要去的地方，」薛永說：「我要死了，我就要在一個安安靜靜的地方死去，你們用不着管我了，世界上，從今以後沒有我這個人算了。」

「但是——」嘉詩說。

薛永站起來說道：「你不是要制止我吧？」

嘉詩呆呆地看着他，對一個還有不到兩天壽命的人，你的確是不能用槍指着他，叫他別走的。而司馬洛亦沒有出聲，司馬洛似乎贊成薛永這個決定。

「好吧！再見！」薛永說着話，便走了。

司馬洛與嘉詩呆呆地看着他遠去了。

「奇怪他會到什麼地方去呢？」嘉詩問。

「他是一個奇怪的人，」司馬洛說：「我相信他是一定有地方去的，一個人，在臨死時的意願，我們總是應該尊重的，所以不能太勉強他！」

「他使我想起了大象。」嘉詩說。

「什麼大象？」司馬洛問。

「傳說大象在死之前是自己知道的，」嘉詩說：「牠就會自己走到象墳去等死。象墳充滿象的屍骨和象牙，但是沒有人知道大象的墳墓是在什麼地方。」

「再談下去，」司馬洛說：「你要作一首詩了！女人！」

「你不高興我是一個女人嗎？」嘉詩說。

「很高興，」司馬洛說：「但是我們走吧，我們還有我們的事情要做的！」

他把車子開動，離開了那個地方。

× × ×

他們似乎疏忽了一件事情，就是那個酒吧女郎麗娜，麗娜是把湯遜的地址告訴他們的人，麗娜對這件事情就是知道一點了。當湯遜的死訊傳出了之後，麗娜很有可能把她所知道的一點也透露出來。因此，假如是有人正在進行滅口的話，麗娜也應該是在被滅口之列了。

事實上也確是如此。

在兩個小時之後，已經有人摸上門來了。

麗娜正在她家中看深夜電視，忽然間聽到門在響，似乎是有人正在企圖把門弄開。

她恐懼地看看那度門，門是有防盜鍊和門閂的，但是都沒有拴上和推上，因此門外的人是可以把門弄開的。

她不動聲息站起來，悄悄走進睡房，鑽到床底下去躲起來。雖然，這似乎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床底下是一個祇可以躲藏，而不能夠逃走的地方，人入屋來，是一定可以找到她的。

門終於開了，門外來的果然是不速之客，他們不要按門鈴，而是自己用開鎖的

辦法把門弄開闖進來。

進來的是兩個男人，手裏都是拿着手槍的。

他們進來，看見電視機還是開着，却不見了麗娜，不由得感到詫異，其中一人立即一跳而前，到達睡房的門口，向裏面窺望一下。麗娜躲在床底，本來他一時是不會察覺的，但是麗娜却自己暴露自己的所在。她叫道：「喂，你在幹什麽？」

另一人聽到聲音，便把門關上，亦跑過來了。

先到的一人說：「你出來！」

「你們在幹什麽？」麗娜問。

「你出來！」那人說：「你不出來，我也是可以把你拖出來的！」

另一人說道：「別多講話了，把她殺掉！」

「救命！」麗娜叫起來。

第二人則已在地上蹲了下來，準備向床底放槍。

這時，薛永就從浴室中出來了。薛永說：「好了，把槍放下來！」

兩個人都吃了一驚，而匆忙轉身。他們是顯然並不打算把槍放下來的，但是他們亦沒有機會轉身放槍了，薛永的雙槍一連串的轟擊，使他們倒下來，一槍都沒有開，而薛永的槍又是裝上了滅聲器的，槍聲不响，所以射擊起來也並不太吵。

麗娜通過床底，看到這兩個人好像兩棵樹似的倒了下來。薛永說：「你可以出來了！」

麗娜爬出來時，薛永則跑到大門前面，就着門洞向外面張望一下，看見外面的走廊中沒有人，也沒有動靜。

「我看，」薛永說：「他們是沒有同伴的！」

他轉同來，看見麗娜正呆在那裏。

「別害怕了，」薛永說：「他們現在不會殺你了！」

「但是——但是——」麗娜說：「你殺了他們！」

「我是一個殺手，」薛永說：「我最擅長的就是殺人，而且，你也看見的，他們要殺你，也要殺我！」

「你不能——把他們活捉住嗎？」麗娜說：「你也講過，你是打算活捉着他們的！」

薛永嘆一口氣：「我們現在並不是在拍電影，你也沒有拿過槍，你不明白，兩個拿看槍的人轉過來，我怎麽有時間跟他們講道理呢？遲一點也不行，我慢半秒鐘的話，即使我殺了一個，另一個也能殺死我。二對一與一對一，機會的差距是多麽大？你會計算嗎？」

「但我家裏有兩個死人，怎麽辦？」麗娜說。

「這是你的不幸，也是你的幸運，」薛永說：「這些人並不是我招同來的，是你不幸，捲進了這件事情之中，他們要殺你滅口，你幸運的就是現在躺在你家裏的死人不是你自己！」

「但我現在怎辦好呢？」麗娜焦急地說。

「這件事情，總之是不可避免的了，」薛永說，「讓我看——」他四面望望，「這裏沒有子彈洞，我彈無虛發，他們流血也不多……我可以把屍體丟掉！」

「但他們還是會再派人來呀！」麗娜說。

「沒有錯，」薛永說：「所以你要跟我走！」

「走？走到那裏？走到什麽時候？」麗娜問。

「避一避再算，」薛永說：「來，先把屍體拿走！」

他動手把屍體搬了出去，棄在下兩層的樓梯間。兩個死屍在一間單位非常之多的單位中發現，很難肯定是從哪一個單位搬出來的。麗娜則把地上的少許血漬抹淨了。

「現在，」薛永說：「警察就不會找到你家來了！」

「也許，」麗娜說：「他們找上門來更好。他們可以保護我！」

「假如你是那麽有信心，」薛永說：「你也不會接受我的保護了。好了，我們走吧！」

麗娜拿起一隻大手袋，手袋裏巳經放了一套替換的衣服和幾套內衣褲，薛永對她講過不能夠挽看行李離開，以免形跡可疑，於是她就祇有盡量少帶。

他們出了門口，走了一段路，有兩部的士經過，薛永都沒有去截，第三部經過的時候，薛永才揮手截住，他們登上的士開走了。

半小時之後，他們已經入住了一間海灘的小屋子。那是出租作渡假用的，兩個人暫時居住，也勉強可以過去。

他們略一收拾，便安頓下來，薛永洗過一個澡從浴室裏出來。麗娜沒好氣地看着他：「男人我是見得多了，就沒有見過你這樣的！」

此時的薛永也的確是相當古怪的。他祇是在身子的中部圍看一條大毛巾，但是大毛巾的外面却束看皮帶，皮帶上吊看槍袋，槍袋裏插看兩把槍。

薛永格格地笑看：「槍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不喜歡離開太遠的！」

麗娜盤膝坐在床上，說：「雖然你救了我的命，我很感激你，但是關於錢的問題——」

「我答應過你，我當然是不會食言的。」薛永說。

他拿起他的上裝，從裏面取出一卷鈔票丟給她，說：「這差不多是我的全部財產了！」

麗娜數了一遍，放入她的手袋，又看着那正在吸烟的薛永，說：「你真的是快要死了？」

薛永把皮帶解開，把那條毛巾亦扯去，便露出腹部。

這樣，薛永被咬的牙印就可以看得到了。

薛永說：「這些不是我自己弄出來騙你的吧？」

他已經把這件事情告訴了麗娜，由於麗娜反正是已經牽涉在內的了，不如讓她知道淸楚，假如她會被殺死的話，也做個明白鬼。麗娜一直是半信半疑的，不過有兇手潛入她的屋子之後，她又相信得多些了。她聳聳肩，說：「也許你是不需要說謊的，你肯出錢，用不看騙我，我也會跟你到這裏來的。」

薛永在床上躺了下來，槍也解了下來，但是放在床頭，離開自己不遠。

「現在怎樣呢？」麗娜問。

「現在我要好好地享受一下，」薛永說：「一個人，既然明知道要死，也應該死得舒舒服服呀！」

「你真的會死？」麗娜問。

「會的！」薛永說：「我當然希望不會，但是你就當我不死吧，反正我的錢都已給你了！」

「你不會傳染我吧？」麗娜問。

薛永搖搖頭：「不會，我是不咬人的，咬人那一種才會傳染！」

麗娜實在仍不相信咬人的這一部份，不然她也不肯與薛永親近了。薛永自己說不會傳染吧了，誰知道是不是真的不會呢？她認爲殺人的事也許是另有原因，祇是薛永不願吐露眞相。

她坐到薛永的身邊，問道：「你要怎樣玩呢？」

「你有什麽本領，你就使出來吧！」薛永說。

麗娜微笑：「講到本領嘛，我的本領是很高強的，出得起錢，我的服務就很好了。」

「那來吧。」薛永說。

「現在，」麗娜說：「第一步我就是要吻你！」

「這也很好，」薛永說：「來呀！」

於是，麗娜就把她的混身解數施展了出來，以使薛永能够在死前得到最高的享受。

× × ×

司馬洛與嘉詩迅速地跟隨着薛永所提供的綫索而做的。當薛永正在與麗娜享受着的時候，司馬洛與嘉詩巳經到達了第一個可能有蝴蝶的綫索的地方。

然而很可惜，司馬洛與嘉詩巳經不是最先到達的人，在遠遠，他們就可以看到了。

烟正在那間屋子升起來，本來是屋子，現在巳經不存在，因爲巳經燒掉了。救火車正在收隊離去，火場則當然是由警方圍住的。司馬洛和嘉詩也不走近了，祇是在遠處看看，他們不敢與這個地方的效率不很高的警方打交道，而他們不打交道，就不能進入火場去視察或者探問細節。

「屋子都沒有了，」嘉詩說：「人當然也是不在了，沒有人可以找，亦沒有什麽可以翻看的。」

「爲什麽要把屋子燒掉呢？」司馬洛問。

「燒掉屋子，可以消滅所有的綫索，」嘉詩說：「這雖然是一個不壞的辦法，却也並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有許多辦法是比這更好的。除非——薛永不也是把屋子燒掉嗎？」

「假如火場中有屍體，」司馬洛說：「那麽，放火的目的就是與薛永放火的目的相同了。」

「是呀，」嘉詩說：「他們人要走，但是有些人，是不便活着帶走的，就燒掉了！」

「下一個地方，」司馬洛說：「我們却起碼要明天晚上才能够到達，假如在那裏找到蝴蝶，那時薛永亦是巳經死了，這眞可惜！」

「這有什麽辦法呢？」嘉詩說道：「不過，我倒眞希望知道薛永是死在什麽地方的。」

「事不宜遲了，」司馬洛說：「我們走吧！」

「我剛剛想起了一件事情，」嘉詩說：「那就是，假如這被燒了的屋子，證明蝴蝶極可能就在此地，那爲什麽要到下一個目的地去呢？她未必會到那裏去的。我們在此地不大有辦法，她也是知道的，那爲什麽她不留在這個我們不大有辦法的地方，而到我們有辦法的地方去呢？」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但是，我們在此地沒有辦法，爲什麽要留下來？先到下一個目的地去看看，多找尋一些綫索。」

「你肯定你要如此做嗎？」嘉詩問。

「我肯定。」司馬洛說：「別忘記，我是做主的人！」

「好吧，」嘉詩無可不可地說：「既然你說要走，那我們就走好了！」

「我們現在就到火車站去！」司馬洛說。

他開動了車子，一直駛到火車站。

他們這樣做，也許是自暴自棄，因爲火車站有人正在守候着。那是兩個車站的行李夫，他們可不完全是喬裝的，的確是正在做着行李夫的工作，祇不過這工作乃是向本來的行李夫買同來暫做的。

他們看看司馬洛與嘉詩登車，其中一個也替客人拿了行李登車。這一個在火車開行之時才下來，走到另一個的身邊，說：「他們是在頭等卡，三十九號厢房。」

「很好，」另一個說：「我們可以派人在下一站登車，那時他們應該巳經睡着了，我們可以把他們殺掉！」

他們匆匆離開了車站，而火車則沿着鐵路飛馳，司馬洛與嘉詩似乎並不知道，他們是正在去赴一個死亡約會。

而另一邊，麗娜在夢中醒過來了。

她爲薛永服務，服務得相當吃力，事畢之後她就先睡着了。現在，她經過小睡之後醒過來，看見薛永正躺在她的身邊，一動也不動。

她嚇了一跳，連忙一手執住薛永的手臂，搖着他，叫道：「喂！喂！」

薛永匆匆張開眼睛坐起身來。

「呀！」麗娜尖叫一聲，跳開了。

「發生了什麽事？」薛永問。

「我還以爲你死掉了！」麗娜說。

薛永苦笑：「我死了你又害怕，我坐起來，你又以爲我死了復活嗎？」

「我……我……對不起，」麗娜哭喪着臉說：「我是很同情你的，祇不過這種情形我從未遇到過，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應付！」她委曲地同到他的身邊。

「你放心好了，」薛永說：「我相信我是還可以活到看見太陽出來的。現在，你就離開這裏，去旅行一下，總之不要留在此地，不要到你有認識人的地方，以免有人能跟着去把你找到，盡可能避開得久些再同來，能够走開一個月最好，我給你不少錢，你應該够用了，一個月之後，事情應該巳經解決，你不會再有危險了！」

「現在？」麗娜說。

「是的，」薛永說：「現在，當太陽出來的時候，我希望祇有我獨自一個人在這裏。」

「你——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麗娜說道：「太可惜，我不能爲你做一些什麼！」

「你可能做的，你已經做了。」薛永說。

祇是麗娜默默地收拾好她的東西，薛永陪着她到路上去截了一部的士，送她上車。

目送車子離去之後，薛永就囘到屋子去換衣服。

薛永換的却是一條泳褲。

他換了泳褲之後又離開屋子，走到沙灘上，踏進海水，一直向海中心游去，直至遠到看不見了。

假如有人看着，也不會覺得有什麽太特別的地方，因爲有不少人是喜歡作夜泳的，而到這樣的地方來，當然是來游泳的。但是當然不會有人想到，這一個夜泳的泳客，是可能永遠不會囘來的。

× × ×

那列火車到了一座荒村的小站之時就略停一停，接載了二個乘客，便又開動了。這二個乘客是兩個兇悍的男人，他們是飛車趕到火車站來的，也是僅可以趕得上，假如遲一點，他們就會錯過了這班火車了。

他們登了火車，才舒了一口氣，其中一人喃喃着咒駡道：「媽的，又不早一點通知，我們差一點就要錯過這班車了！」

另一人說：「總之趕上了就行了，我們做我們的工作吧！」

他們坐在他們的廂房裏，不時看錶。這個時間，火車上的乘客是大部份都已入睡了的，他們祇是其中少數還沒有睡的人。第一人說：「我們把他們殺掉了，屍體拋下車，然後我們也在下一站下車！」

「是的，」另一人說：「屍體拋下車是最重要的，沒有屍體，就不會有人知道車上是出了事！」

第一人起來打開門望望外面的走廊。有一個乘客正惺忪地沿着走廊到洗手間去，這人不耐煩地咒駡一聲，繼續把門開着一綫，看着。後來，他又看見這個乘客從洗手間出來，囘到自己的廂房去了。

他對他的同伴點點頭：「行了，我們走！」

他們一起出去，走向司馬洛與嘉詩的廂房。

廂房的號碼，他們是已經查清楚了的，所以不會摸錯。

他們到達了門外，兩個人都拔出了槍來，而每人各用背朝着走廊的一頭，因此任何一頭假如有人出現，亦看不到他們是有槍了。其中一人伸手敲敲門，說：「查票！」

他們的槍就對着房門，假如門一打開，他們就放槍了。

門內沒有應聲，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那人再敲門，又再說一次：「查票！」

還是沒有應。

他們又交換了一個眼色。那人低聲對他的同伴說：「可能是睡着了，也可能是懷疑，不肯開門。」

另一人說：「這不是查票的時間，再敲門不大好，祇有用另一步了。」

他們的另一步，又迅速實行，就是其中一人從袋裏掏出一把軟尺來，小心而迅速地在門上量度着，量闊量高，一面量着一面用粉筆在門上畫，畫下好幾個高叉。

然後，他們就退後，挨到走廊另一邊的牆壁上，舉起裝了滅聲器的手槍，對着那每一個小點放槍。

門上出現了彈洞，而火車行駛之中是有些聲音的，他們的槍聲發出的聲音又不響，所以沒有擾及其他乘客。

他們這也是很高明的一着，廂房內的情形如何，他們是都已清楚了的，他們用尺量的是床所在的高度，人既然不開門，就是在床上睡着了。他們雖然看不見，但是對着適合的位置放槍，也一樣可以射中床上的人。

他們槍中的槍彈很快就射完了，兩個人又隨即把彈夾抽出，換上了新的。跟着其中一人在門鎖上放了一槍，把門鎖打破了，隨即推開門闖進去。

上下兩張床的被子上蓋着的人都是一動也不動的，被子上有子彈洞。

他們掩上門上前去把被子掀開，要看清楚有沒有殺錯了人。

但他們看見的不是這個，而是根本看不到人。

被子下面蓋着的是枕頭而不是人。

他們的第一猜想，就是人根本不在車上，而是已經離開了，但是這樣猜還是錯了。

嘉詩說：「好了，槍放下來！」

這兩個人就是想轉身也不敢，因爲他們剛好可以從旁邊的鏡子看到嘉詩，而嘉詩的手中是有一把槍對着他們的，嘉詩是把通連隣房的門推開而出現的。這門祇是在緊急時才應用，或是租用了兩間廂房，就可以打開，使兩房相通。嘉詩與司馬洛很可能是在中途把隣房亦租了下來，如此，在買車票時及登車時都查不出來了。

「槍放下來！」嘉詩再命令一次。

這兩個人祇好把槍丟下來了。而且他們還熟練地把兩手搭在上格的床上表示不抵抗。

嘉詩走過去把他們的身子搜了一遍，搜不出其他的武器。

其中一人說：「你的男朋友呢？」

嘉詩冷笑說道：「你問我？你向我問話？」

另一個人則是踏實得多，他囁嚅着說：「這——這是不關我們的事的，我們祇是受人所託，與你們沒有私人的仇怨，你殺了我們也沒有用！」

「講得很好！」嘉詩說：「既然如此，我就放你們一條生路吧！」

嘉詩這話講得太好了，他們亦知道是不會那麽容易的。其中一人說：「你要我們做什麽呢？假如要我們招供，我們實在是供不出什麽來的，因爲我們知道得不太多。」

「不是招供，」嘉詩說：「是跳下車！」她走到窗子旁邊，把窗子拉下了，說：「跳出去！」

「你們在開玩笑！」那人說：「車子

開得這麽快！我們會跌死的！」

「可能跌死，」嘉詩說道：「但不是一定跌死，假如我是開槍，那你們是死定的！」

「讓……讓我們先談談！」兩個人都大爲慌張。

兩個選擇，他們都是不願作的，火車的窗外是漆黑一片，而火車又是開得那麽快，假如跳下去，他們無法知道會撞着什麽。但另一方面，假如留在這裏，嘉詩開槍，他們却又是死定的了。

「我不要談！」嘉詩說：「現在我給你們十秒鐘時間考慮，我也不希望有人撞進來的！」

「等一等！」其中一人還是企圖運用口才。

嘉詩開了一槍，槍彈把他的衣服的腋下射穿了一個洞，那人嚇得幾乎跳起了一呎高，而嘉詩的槍亦是裝了滅聲器的，槍聲並不刺耳。她繼續說：「一……二……三……」

「我跳！我跳！」那人說。因爲嘉詩數得太快了，根本不是一秒鐘數一數。

「一齊！」嘉詩說：「爬上窗口，七……八……」

這兩個人由於嘉詩已放過一槍，就不敢輕視她了，知道她是隨時會放第二槍的，於是他們祇好爬上了窗緣，兩個窗子，每人一個。

他們跨在窗緣上，望着外面，夜風撲面而來，他們極力想看清楚，找尋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才跳下去，可惜這附近却是完全沒有燈光的荒野，什麽都看不到。

跟着，他們也沒有機會看了，嘉詩在他們的屁股上每人踢了一脚，他們就大叫着飛了出去，不見了。

嘉詩也匆匆走到隣房去，拿了她的一隻大手袋。這隻大手袋內就是裝着她的全部行李，她出了房外，匆匆沿着走廊走到車卡的門端，開門出去，到了兩車連接的小台上。

這時，她的視綫却不是那麽差了，有星光隱約可以看到外面的景物。

剛才那兩個人是由於在有燈光的車廂之內向外望，從光處望暗處，就很難看清楚什麽，而現在的嘉詩則是把燈隔掉了，沒有燈光，她就看得清楚了。

嘉詩看看外面，看見火車到了一處沙漠似的地方，便把手袋一丟丟了下去，跟着人亦跳了下去。

那是軟軟的沙，最適合了，她跌在上面是軟軟的，打了一個滾，便再爬起身來，完全沒有傷痛，祇是頭髮上或者咀巴進了一些沙粒，跟着，她就走過去把她的大手袋也拾了起來。

此時火車已經走得很遠了。

他們都給火車棄下了，再也不可能追得上。而嘉詩與那二個槍手跳下的地方，亦是已經有了一段距離，因爲火車是開得很快的，她在那二個人跳下去了之後還拿了她的手袋，又走至車卡連接處才跳車，這一段時間，火車就已經開得很遠了。

嘉詩不慌不忙，沿着鐵路囘頭走去。

現在已沒有了火車，完全沒有燈光的影响，祇是依靠星光，她反而是看得相當清楚的。

她祇是一個人，司馬洛並不在身邊，因爲司馬洛是早已經離開了，由於事情的發展，他們決定分道揚鑣。他們相信，假如讓對方以爲他們是已經乘車離去了，事情就會好辦些，因此，就決定在開車之後中途跳下車，但是可不能兩個人一齊跳下，因爲車上沒有人，對方可能會發覺，就會知道，他們是囘去了，於是祇是司馬洛跳下車潛囘去，嘉詩是乘着火車繼續前行着。

半夜裏，火車上來了刺客，嘉詩亦並不感到太意外，因爲假如對方看到他們登車，亦是可能設法把他們消滅的，因此嘉詩亦已作好了準備。

火車上的彈痕，是終於會被發覺的。因此嘉詩亦是不能在車上久留，祇有隨機應變，把這二個刺客踢下車，就是她隨機應變的方法。

現在，嘉詩就沿着鐵路走囘去，找尋那二個刺客。她並不是不要向他們問話，祇是不要在火車上如此做，在火車上太不方便了，她不能夠肯定她會有足夠的時間，因此，下了車之後才辦這件事情是最好的。

她一定可以找到他們，因爲他們也是無處可逃的。

車上那些彈痕也許很快會被發現，也許明天早上才會被發現，但無論如何，在發現了的時候，也是無法知道車上祇有她一個人而並沒有司馬洛在場。聽到這個消息的人會以爲她是與司馬洛一起離開了車上的，因此司馬洛已經囘去了的這件事，還是暫時不會穿出來。

因此，她仍然可以與司馬洛分開來做他們要做的事情。

步行了一段路之後，嘉詩果然找到那兩個人了，在星光之下，他們兩個人躺在鐵路邊的荒地上，兩個人相距不遠，正在呻吟着，企圖爬起身却做不到。

嘉詩取出一隻手電筒來照照，發覺他們其中一個斷掉了一條腿了，另一個則是肩膊骨脫了較。他們跌出去時沒有準備，又什麽都看不見，跌傷是難免的了，他們沒有跌死，實在已經運氣很好了。不過，人生有時也是很奇怪的，在死亡的可能性很高的場合裏往往不會死，而有些人安坐家中，却會禍從天降。

嘉詩在他們兩人中間的地上坐下來，兩個人都恐懼地看着她。嘉詩對他們微笑，說：「現在，我們都是已經給那火車遺棄了，但是我與你們不同，假如有下一列火車經過，我還可以跳上去，你們却不能，因爲你們不能動。」

「救命……救命！」其中一人說：「我們留在這裏會死掉的！」

他們也知道這是怎麽樣的地方，未必會有人囘頭來找的。

「你們都受了傷，」嘉詩說：「也許，我是可以替你們整治一下的。譬如你，你的腿了斷了，腿骨要扶正。你的肩膊脫了較，我也可以爲你扶正。」

「你！——你會這個嗎？」其中一人懷疑地問。

「不會，」嘉詩說：「我完全沒有學過，不過我可以在你們身上學，弄到滿意爲止。當然，在學的過程之中是會相當痛

的！」

「不要！」兩個人都哀鳴起來，他們現在已經夠痛了，連動都不能動，假如由一個完全不懂骨科的人來替他們亂整一通，那還得了？

「唔，」嘉詩說：「我看你們都不願意接受我的好意，那我再給你們一個選擇如何？」

兩個人都不做聲。嘉詩給他們的選擇，他們都已領敎過了，都不是好的選擇。

「你們不願意也是要選擇的了，」嘉詩說：「告訴你們，誰不願意讓我動手醫治的，就先開口，慢開口的一個就要接受治療！」

兩個人都還是不做聲。嘉詩執住斷腿的一個的腿子，說：「你！我先替你醫治了！」

「不要！」那人大叫：「我講——」

但是嘉詩把他的腿一扯，痛得他汗如雨下，一身都濕透了，眼睛一翻白，就此暈了過去。

「眞沒用！」嘉詩不屑地說：「男人大丈夫，一點痛也捱不住，我本來祇是要給他試範一下吧了，他却就這樣暈過去了，既然他暫時已經沒有反應，那我就祇有靠你了！」她說着就走到那個肩骨脫了較的人的身邊。

「不！不要碰我！」那人恐懼地叫。

「我也捨不得碰你的！」嘉詩說：「除非你不肯開口！」

「我講！我講！」那人連忙允諾。

「你講吧！」嘉詩說，

「但是！——但是——你想知道什麽呢？」那人問。

「是誰派你來的？」嘉詩問。

「這個，難道你還不是心裏有數嗎？」那人說。

「我問你，你囘答我，」嘉詩說：「你眞的要我替你整一下骨頭嗎？」

「呃——是蝴蝶，」那人說：「你也知道的。」

「爲什麽？」嘉詩問。

「因爲你們是和薛永一起，」那人說：「我們要把薛永殺掉，你却帮助薛永，我們就要把你們也殺掉了！」

「爲什麽要殺薛永呢？」嘉詩問。

「我不知道，」那人說：「這祇是一個命令。」

「你那暈過去了的朋友知道嗎？」嘉詩問。

「他也不知道：」那人說，「我們是新來的，我猜，薛永是做了一些對不起蝴蝶的事情。你明白的，假如沒有道義，就要懲戒。」

「那麽殺死湯遜又是爲了什麽呢？」嘉詩問道：「這件事情你大概亦是知道的吧？」

「這件事不是我經手，」那人說：「不過我猜湯遜做了一些對不起蝴蝶的事情吧。」

「你既然那麽喜歡猜，」嘉詩說：「那你再猜一下吧，究竟是做了什麽對不起蝴蝶的事情？」

「我不知道。」那人說。

「你有沒有聽到什麽呢？」嘉詩問道：「例如你們同伴之間的傳說，未經證實的。」

「我沒有聽到什麽，」那人說：「我們做事，不喜歡問太多問題！」

嘉詩氣結地看着他：「你一點好奇心都沒有的嗎？你有沒有聽到過有些會咬人的人！」

「會咬人的什麽？」那人表示莫名其妙。

「蛇人。」嘉詩說。

「我……我眞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麽，」那人說：「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我囘答不出你的問題，我是不能夠亂講一通的！」

嘉詩看看他。

那人又慌張起來：「這是眞的！」

「那麽，」嘉詩說道：「也許你可以告訴我蝴蝶是在什麽地方，讓我去問她好了。」

「我猜……」那人說道：「假如你不坐火車離開的話，你是可能在那邊找到她的。」

「又是猜？」嘉詩說：「你雖然不喜歡問太多問題，但是蝴蝶派你來做這件事情的，你對她總會有所知的吧？」

「我們本來不是她的手下，祇是借給她用的。」那人說：「所以——」

他忽然醒覺到他說了不該說的話，就停住不說下去了，但是他醒覺到，嘉詩亦是同樣醒覺到了。嘉詩說：「是向誰借用的？」

「向我們的老板。」那人說。

「你們的老板是誰？」嘉詩問：「我相信，你們的老板，無論如何都是會比你們知道得多些的。」

這個人大感困惑，他就是不小心透露了這口風，讓嘉詩知道了他是另有眞正的老板，而這一點是他不願透露的。嘉詩說：「不要緊，我可以等你的伙計醒過來了之後問他的。」

「呃——我們是木星帮的。」那人說道。

「呀，這倒是很熟的名字，」嘉詩說：「你們的老板就是史高靈？」

「是的。」那人點點頭。既然講得出木星帮，他也不怕承認這個了。

「但是，」嘉詩說：「木星帮是不小的，而史高靈也不是一個小人物，他也受蝴蝶指揮？」

「這個我不知道，」那人聳聳肩，「不過，史高靈未必就是受蝴蝶指揮的，他也許與蝴蝶有些交情，他祇是把人借給蝴蝶吧了，向銀行借錢的人不一定要比銀行富有。」

「那麽，」嘉詩說：「也許蝴蝶是受他指揮的？我認爲，目前的史高靈是比蝴蝶大的。」

「我不知道，」那人顯然變得相當坦白說：「也許他們是有某種生意正在合作中吧。」

「你這個人，」嘉詩說：「什麽都是不知道的！」

「我的好奇心不重，」那人有點慚愧地說：「我祇是做我的工作，不喜歡過問其他！」

「有時好奇心是可以帮助你的，」嘉詩說：「你知道得多一些，就可以換取很

多好處！」

「但是亦有時，知道太多了，人會更容易死掉！」那人說。

「這也許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吧。」嘉詩說。

她忽然執住那人的手臂，那人尖聲叫起來：「不！不要碰我！」

嘉詩把他一拉，雖然這是他並未受傷的一邊，但是一拉之下，仍是牽連到另一邊，他慘叫一聲，痛得兩眼一翻白，就暈了過去，他也是一個捱不起痛苦的人。

嘉詩把他們兩個人逐一拖到遠處的一座小樹林中，藏了起來，她沒有需要殺死他們的，即使有人來找到他們，而他們講出了經過，也是不要緊。反正史高靈和蝴蝶是很快就會知道他們已經失手，而預算司馬洛和嘉詩是會從他們的身上問出一些口供的了。

因此，嘉詩也不預算這件事情能夠守秘密，她也是要當作秘密已經洩漏而行事的了。

她把這兩個人在樹林中放好了，之後又走囘鐵路邊，沿着鐵路步行着，到了一個急劇轉彎的地方時才停下來，等着。她知道當火車經過這樣一個地方的時候，是必然會慢下來的，那時，她就很容易跳上火車。

她在那裏等到差不多天亮時份，才有另一輛火車駛來，她毫無困難地跳了上車。而這火車上，應該是不會有人等着殺她的了，因爲她此時的行踪，很難有人會知道。

她在哪一站下車，亦是對方不會知道的，祇有她與司馬洛知道。她與司馬洛因爲相隔太遠了，不能夠用他們的無綫電通話器聯絡，但是相隔兩地，又不能夠失去聯絡，所以就已經約好了，她會住進某一間酒店，司馬洛會打電話給她。司馬洛則不能夠告訴她，他在潛囘去之後住在什麽地方而讓她打電話囘去，因爲司馬洛潛囘去之後是要保持行踪飄忽的，不能夠固定留在一個地方等她的電話。

嘉詩踏入那酒店的時候已經很心急，因爲她知道自己是到得太遲了，司馬洛找不到她，一定會很爲她担心。

她對酒店的掌櫃報上了她的名字，說：「有沒有電話找過我？」

那掌櫃好奇地看着她說道：「有是有的，不過我不知道你會來，他也沒有訂房間——」

「我現在就是來租房間的，」嘉詩說：「再有電話，你就替我接上來好了。」

「很好，」掌櫃說：「現在，請你塡了這個好嗎？呃——對了，那邊有一位先生也已經等了你很久！」

嘉詩的脊骨一陣凉，慢慢地轉身望過去，看着客堂中一角落裏，一張沙發上有一個男人坐着，打開一張報紙正在看，這報紙把這人的上半身和面部遮住了，看不見是誰，但她進來，這人則顯然是已着到了她的。

嘉詩也是一個腦筋非常靈活的人，她想了一想，就覺得這情形是不需要捉迷藏的，既然這個人在場，不是躲了起來，而這個人亦並沒有叫掌櫃守秘密，那麽她亦不妨與這個人面對面談一談了。

不過，當她正要轉身走過去時，掌櫃又說：「小姐，請你先塡好了註册簿吧，那位先生說請你先到你的房間去，他會上來找你！」

這時，那人也把報紙放下來一下，騰出一隻手來擦擦眼睛，似乎表示他是看報紙看得疲倦了，於是嘉詩就可以看到這個人的臉。這是一個中年人，上唇蓄着小鬚，頭髮梳得很整齊，剛才祇看得見他的下身，祇是看到他有一雙擦得很光亮的皮鞋，現在則可以看到他是打扮得名貴而講究的，是那種目命風流的類型，那人並不招呼。

「噢，」嘉詩說：「很好！」

她辦妥了註册的手續，侍者帶她上樓到她的房間去，由於她並沒有行李，所以侍者不必替她拿行李。

幾分鐘之後，那人就上來了。嘉詩開門，那人站在門口對她微笑：「呀，嘉詩，你還是那麽美麗，雖然你是需要換一套衣服了，因爲我看得出，你是在泥地上打過滾！」

「黃鬍子！」嘉詩說：「你來這裏幹什麽？」

「也許你不高興着見我，」黃鬍子說：「但我却是很高興看見你的！」

這也是眞話，黃鬍子也是莫先生手下的人員之一，他也是一個風流的人物，嘉詩是他很感興趣的女人——起碼是其中之一。

嘉詩說：「別講廢話了！你怎會在這裏的？」

黃鬍子把門關上了，坐下來，然後說：「我是生力軍，是司馬洛叫我來的。」

「爲什麽他要叫你來？」嘉詩說。

「他聯絡不到你，」黃鬍子說：「打長途電話向總部求助——」

「我是說爲什麽要你！」嘉詩說。

「哦，」黃鬍子微笑：「你不高興見到我，我是明白的，不過，我是唯一最接近這裏的人，能夠最快趕到的就是我！」

「噢！」嘉詩說。

「嘉詩，」黃鬍子嘆一口氣說道：「你別那麽孩子氣好不好？雖然你不願見到我，但你現在是正在做一件工作，爲了工作，你是不能夠如此嚴格地選擇合作的人的。」

「好吧，」嘉詩說：「我們合作。」

「我也以爲你是凶多吉少的了！」黃鬍子說：「你那車廂，滿是子彈洞，人却不見了，我還以爲兇手是已經把屍體移走了。」

「那件事已經發現了？」嘉詩說：「警方正在做一些什麽呢？」

「還沒有做什麽，」黃鬍子說：「這一帶的警方人員，辦案都是馬馬虎虎的，有人認爲，車廂中的人可能被殺了而丢下鐵路邊，要去找找。但有些人認爲，找也沒有用，鐵路那麽長，很難找清楚，而且，假如根本沒有死人，而兇手又已經走掉了，那就怎麽找也找不出一個結果來了。」

嘉詩點點頭，她把她在火車上所遭遇的事情對黃鬍子說了出來。

黃鬍子點頭：「你眞了不起，嘉詩，幹得好極了，假如換了是我，我恐怕已經給他們殺掉了！」

「現在，」嘉詩說：「我們知道木星帮的史高靈與這件事情是有很密切關係的，我們就要向史高靈的身上去設法調查一下了。」

「我們先等司馬洛的電話再來，」黃翳子說：「然後再進行調查。」

「這個當然了，」嘉詩說：「他在那邊的成績如何？」

「最新的發展，還要等他的電話來才知道，」黃翳子說：「現在你聽我說，你已經很疲倦了，你先休息一下。司馬洛打電話來時是會打給我的，而你的發現，我亦是會向總部報告，你大可以放心！」

「好的，」嘉詩說：「但是你別亂闖進我的房間來！」

黃翳子嘆一口氣：「你的房門是有鎖的，難道你不會鎖門的嗎？」

「我當然會！」嘉詩說。

黃翳子出去了，嘉詩嘆一口氣，把門鎖上了。她的確已經很疲倦，她需要休息一下，而在睡覺之前，她需要洗一個澡，她在鐵路邊的地上打過滾，她是需要洗乾淨的。而當她浸在浴缸中時，她亦是有一種慶幸生還的感覺，那二個殺手的行刺方法的確是很高明的，假如她不是棋高一看，她已經死了。

她睡到下午過了一半的時候，黃翳子就來敲門把她吵醒。他說：「電話來了，你要不要跟他講？」

「當然了。」嘉詩說。

「很好，」黃翳子說：「我把電話接給你！」

嘉詩就用她房間裏的電話與司馬洛通話。司馬洛說：「你幹得很好，嘉詩，眞了不起！」

「你呢？」嘉詩問：「你在那邊有什麼成績嗎？」

「還沒有，」司馬洛說：「我不能够公開露面，所以我需要小心從事，也許你們在史高靈身上會比我先得到成績。」

「希望吧，」嘉詩說：「但我担心黃翳子。」

「黃翳子有什麼好担心呢？」司馬洛說：「他是一個好手，他會把工作做得很好的。」

「他是一個——一個淫虫！」嘉詩說：「假如有人向他投懷送抱，他不容易拒絕，他可能也會遭遇到薛永的命運！」

司馬洛哈哈大笑道：「我也是差不多呀！」

「別開玩笑！」嘉詩說。

「這是眞的，」司馬洛說道：「他們用過好幾次暴力的方法，都殺不死我，也許他們也會改用美人計了。他們對付薛永，也就是因爲知道薛永這個人，用槍手去殺他是不容易的，因此，假如有美人向我投懷送抱，我也不能够拒絕，要研究清楚了！」

「你不准這樣，」嘉詩說。

「這是爲了工作呀，」司馬洛說：「難道在這個時間，我還會有心情獵艷嗎？這一點，我也已經提醒黃翳子了！」

「你們男人，」嘉詩說：「都是這樣的！」

「你少担心吧，」司馬洛說：「我們都是懂得保護自己的人，總之是要把工作做好，現在我要收綫了！」

嘉詩掛了電話後，咬看下唇坐在那裏，這件事情的發展，固然使她的心很亂，而她的女人的本性，亦是使她的心情相當之亂。

黃翳子又敲門進來了。他說：「我們總部已經調查過了史高靈的資料，可惜沒有什麼新的發現，史高靈是主持一個職業間諜組織的，他爲了錢什麼都可以做，這一點我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們不知道他現在是正在替什麼人工作，亦不知道他的人現在是在何處！」

「這是有等於無了。」嘉詩說。

「我們已經擬了一個計劃，」黃翳子說：「祇是等你同意。我們的計劃就是傾全力找尋史高靈，而且還放出消息去。」

「這樣不是打草驚蛇了？」嘉詩說。

「正是打草驚蛇，」黃翳子說：「故意打草驚蛇！」

「那麼，」嘉詩說：「史高靈亦可能會給人殺掉滅口了。」

「正是，」黃翳子說：「他做一件事情失敗，而自己的身份洩露了，他被滅口，這乃是最可能的趨勢。」

「但是我們並不是要把他毀滅，」嘉詩說：「我們是希望找到他，而從他身上得到情報呀。」

「正是，」黃翳子說：「史高靈不是一個笨人，我們想得到滅口的可能性，他亦是會想得到的，假如他知道可能有人要殺他滅口，那他會怎樣做呢？」

「逃走。」嘉詩說。

「對他這種人來說，」黃翳子說：「逃走祇是下策！」

「你似乎認爲他無路可逃時就會投向我們？」嘉詩說。

「他這個人是不忠於任何人，亦可以賣給任何人的！」黃翳子說：「那麼他就可能會投向我們了，我們可不是出不起錢，而且我們又是可以肯定不會殺他的！」

「這個機會，祇是一半一半吧了。」嘉詩說。

「你有更好的主意嗎？」黃翳子問。

「沒有，」嘉詩說：「史高靈是一個非常難找的人，即使找到他時又未必能够活捉，假如能够使他投向我們，這倒是値得一試的。」

「那麼，」黃翳子說：「你也是贊成了？」

「我不是做主的人，」嘉詩說：「這種事情，是由莫先生做主的呀。」

「你的脾氣，」黃翳子說：「莫先生很淸楚，我也很淸楚，你要完全同意，你才會全心合作！」

「多謝你們的體貼，」嘉詩說：「我是完全同意的。」

「那麼，」黃翳子說：「我們就進行了，司馬洛也是同意用這方法的。」

「好吧，」嘉詩說：「進行吧，現在，我和你又做一些什麼呢？」

「我們暫時等一等。」黃翳子說。

「我不想和你一起等！」嘉詩說。

黃翳子嘆一口氣，說：「嘉詩，你不要那麼孩子氣可以嗎？」

× × ×

蝴蝶果然是仍然留在那座城市裏的。

正如司馬洛他們所料，她留在那裏，會比到別處去更安全，由於這座城市的治安不佳，而她在這裏的勢力亦有相當，她祇是換了一個薛永不知道，不能提供的藏身之地。

也正如薛永對嘉詩所說，蝴蝶以前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現在則已經不是了，她已經是一個中年婦人，歲月催人，她雖然不醜，亦已不很美麗了。

然而這個年紀，對男人的需要却很強，她需要的不是男人的追求，而是簡單的，赤裸的肉慾，她需要一個供她洩慾的男人，而她亦是有一個這樣的男人。

這是一個年輕精壯的男人，叫阿強。他剛剛爲蝴蝶鞠躬盡瘁，服務完了一次，此時兩個人都是渾身大汗。

「阿強，」蝴蝶躺在那裏，打看呵欠說道：「你近來退步了，本事沒有那麼好了！」

「但我還以爲你——」阿強囁嚅地說道。

「一個人吃飯，吃得半飽也可以，」蝴蝶說：「但是當然最好就是可以吃到自己最飽爲止，你却沒有給我吃得最飽！」

「那——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呢？」阿強又惶恐地問。

蝴蝶却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她祇是說：「你應該多吃營養的東西，多點休息，少去賭錢，你精神不够，就做得不好了！」

「我知道，」阿強說：「不過我有時太悶！」

「你對看我也很悶嗎？」蝴蝶說。

「不……不……」阿強又囁嚅着：「祇是，你並不是常常都在家，而你不在的時候——」

蝴蝶似乎沒有聽清楚他的意思，也許是根本沒有興趣聽，她祇是推推他，說：「好了，你睡覺吧！」

她伸脚下床站起來。

「你不睡覺嗎？」阿強問。

「我得去洗一個澡，」蝴蝶說：「而且，我還有些生意上的事情要談的！」

蝴蝶走進浴室去洗了一個澡，然後披上一件棉質的睡袍，下面也沒有穿什麼，就走出廳中，這是因爲天氣實在熱，她不願意穿那麼多衣服。

廳中已有一個男人在等着她。這是一個金色頭髮的西方人，可能是任何國籍的人，而正如那個死去了的湯遜，假如這人自稱是美國人，就不會有人懷疑。這個人年紀也不輕了，金色的頭髮已禿了一大部份，鼻子上架看一副鏡片圓圓的眼鏡。一個絕對不英俊的男人，就是年輕的時候也沒有英俊過，蝴蝶的打扮使他的眼鏡的鏡片上有了一層水氣，因爲蝴蝶浴後身上的水還沒有完全抹乾，有些還濕的地方就使睡袍貼肉，還是透明的。

蝴蝶說：「史勿夫先生，這樣晚的時間，你還沒有睡覺嗎？」

「我是以工作爲重的，」史勿夫說：「呃——你原來還是很美麗！」

「假如你喜歡跟我玩玩，我也是願意奉陪的，」蝴蝶說：「不過我看你也很難滿足我！」

史勿夫聳聳肩：「到了我這個年紀，我祇是要求女人滿足我，我是不講究滿足女人的！」

蝴蝶哈哈笑起來：「既然如此，你就不要用眼睛剝我的衣服吧！」

史勿夫聳聳肩：「這有什麼關係？你不能够禁止我想些什麼的！」

「好吧，」蝴蝶說：「你究竟有什麼事？」

「我們的事情辦得很不好，」史勿夫說：「這個司馬洛，你是要把他殺死的，但是結果呢，你又損失了兩個人了，是不是？」

「這兩個人失了踪。」蝴蝶說。

「他們把火車的車廂射得滿是子彈洞，」史勿夫說：「假如他們是成功了，他們就不會失踪了。他們還沒有出現，這就是表示他們是已經失敗了！」

「那是史高靈的人！」蝴蝶說。

「你的人也不見得幹得很好，」史勿夫說：「而且，也是你向史高靈借人的，所以責任也仍是在你了！」

「那你又想我怎樣負責呢？」蝴蝶問：「把我殺掉嗎？」

「不是，」史勿夫說：「別這樣說，我祇是認爲，這件事情必須快些辦好！」

「到了現在的情形，」蝴蝶說：「似乎是比較難辦了。司馬洛他們這個組織似乎已知道了不少，而這個組織是無法消滅的，我認爲你應該消滅一切證據！」

「怎樣消滅一切證據？」史勿夫問。

「就是使這種病菌不存在，帶菌者也不存在，」蝴蝶說：「全部消滅掉！」

「包括你和我也消滅掉？」史勿夫說道。

「不，」蝴蝶說：「我和你都不是帶菌者，我們可以否認知道這件事情，而且，祇要不再有帶菌者存在，這種病消滅了，他們也許就不會再追了！」

「不能這樣！」史勿夫固執地搖看頭。「我們不能這樣！我們的發明！——我們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蝴蝶嘆一口氣：「在如此的形勢之下，你還不放棄嗎？」

「我們是不會放棄的！」史勿夫悍然地說道：「難道你就是這樣容易放棄的人嗎？」

「好吧，」蝴蝶說：「既然你一定要這樣，但是，你告訴我吧，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應該怎樣做才對呢？」

「盡可能抵抗！」史勿夫說：「我們需要時間。」

「這個你用不看說我也會做了，」蝴蝶說：「難道我會就是這樣讓他們捉住的嗎？」

「我來找你，」史勿夫說：「是要告訴你一件事情。司馬洛還在這裏！」

「在什麼地方？」蝴蝶說。

「我不知道，」史勿夫說：「我祇是有這樣的感覺，他這個人是沒有那麼容易放棄的，我認爲他一定折回來了。你在這裏，他一定也在這裏，他是來找你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地方，」蝴蝶說道：「雖然在地圖上是不大的，但實在也並不小，他不容易找到我，我更不容易找到他！」

（未完・三）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作護花使者　避煞星危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敏見醜女子葉映紅和白骨神君爭奪七隻鐵箱，葉映紅接下他十招白骨掌，白骨神君服輸，悻然離去，但葉映紅也身負內傷，要求方敏爲她護法療傷，方敏見她意誠，又爲自己的身份保密，見她受了傷，何忍離去，故協助她找到一個山洞，把七個鐵箱放入洞內，葉映紅打坐療傷，六天痊癒，方敏才和她談話，便追問旋風島溫婆婆的來歷，葉映紅正想說出，却被溫婆婆暗中點穴警告，並趁方敏出洞追查瞎子老叟時，由溫婆婆協助她將七個鐵箱內的蠟丸取出，離開山洞。方敏回洞，猜到她是自動離去，便取道貴州省去雲南找尋崑崙聖書……

方敏主意打定便穿了衣服，圍上了軟銀杖，帶上七孔刀，走到了大堂之中，只見十餘個人，低頭洗臉的洗臉，喝水的喝水，看情形準備稍爲休息一下，就立即上路，方敏一走進去，幾個人便回過頭來，遲疑地上下打量他，交頭接耳地講着話。

方敏見中間一個紫膛面皮的老者，像是爲首的人，腰間佩着一柄單刀，闊得出奇，甚是威稜，在他身旁，一個身材婀娜的女子，秀髮如雲，正背對着方敏，腰間也懸着這樣形式古怪的一柄單刀。其餘人也是各佩兵刃，方敏一時之間，確不定他們是些什麼人，正想開口發問，忽然聽得那女子道：「七師哥，你說誰鬼頭鬼腦地，行跡可疑？」

兩個正在交頭接耳的漢子向方敏一呶嘴，方敏一怔：暗想好沒來由，我什麼地方鬼頭鬼腦來着？倏忽之間，那女子已然轉過身來。

兩人一個照面，方敏不由得呆了一呆，眼光停在那女子的臉上再也挪不開去。

在通明的燈光下，那女子的臉龐，是如此的美麗，兩道長而挺直的眉毛，斜斜向上飛起，眼睛澄如秋水，配上長長的睫毛，鬢邊斜插着一朵金花，更襯得她嫵媚已極，方敏心頭不禁忐忑亂跳，這樣美貌的姑娘，眞是在夢中都見不到的。他絕不是輕佻之人，但是在一霎那間，也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只是怔怔地望看她。

這一來，在旁人眼中，他便成了一個輕薄已極的人，那美貌姑娘秀眉微蹙，旁邊兩條大漢，立即搶前一步，其中一個，伸手便向方敏肩上推來，方敏一見那姑娘，便有點失魂落魄，一點力氣也未曾用過，被那漢子一推，跌出三兩步去，方敏站穩了身子，只見兩人面上大有怒色，方敏驀地想到自己確是失禮，怪不得人家，反正看情形他們這夥人就要動身，到時目己悄悄地跟在後面，不就行了？雖被那人推了一下，也不與理論，轉身便走。

怎知才走出一步，身後便傳來一聲大喝：「呔！臭小子站住！」

接看，便是那紫臉老者道：「老七，別生事了！」

那大漢却道：「師傅，聽說一刀斷五岳單窮又回到了貴州，看貫有一些江湖敗類去投靠她的，不但要翦除她，連她的夥伴，都不能放過！臭小子，你回來！」

方敏一聽到「一刀斷五岳單窮」的名字，心中便恍然大悟，心知一定是單窮離開了旋風島後，一直回到貴州來，所以武林中人才大起恐慌，思謀聯合對付她，以她的武功而論，等閒武林人物，的確不是敵手，但不知道這一夥人是什麼來頭，口氣如此大法？

雖然那大漢口出不遜，但方敏心想總是自己不好，不應該那樣無禮地注視人家年輕姑娘，因此心中雖然有點不快，還是隱忍着不出聲，怎知走不幾步，突然背後響起了「呼」地一聲。

方敏一聽那風聲，便知道有人伸手向自己肩頭上拍來，他在旋風島上住了六年

，耳旁整天響着大風的呼號之聲，一離開旋風島，什麼聲音都聽得特別清楚，一聽那股風聲是向自己左肩拍到，力道還眞不弱，心中未免有氣，暗忖就算是我不好在先，也不過是多看了那女子幾眼，看到美貌的姑娘，多望幾眼，又算是什麼大罪？你連罵了兩聲「臭小子」，我不加理會，還要動手，可知平時不知是怎麼地強橫啦，倒要給點顏色他看看。

不動聲色地仍向前一步跨出，但却將眞力聚於左肩，一等到那人將手搭了上來，眞力猛地向上一衝，只聽得身後一聲大叫，「嘩啦」，「乒乓」之聲不絕，想來那人少說也跌出去了丈許，大約跌得不會輕。

將那人跌出之後，方敏仍是不想惹事，因爲他看這夥人連夜趕路，要去貴州對付一刀斷五岳單窮，大約不會是黑道中人，大家武林一脈，因此總存着幾分容讓之心，連頭都不回，仍向前走去。

但是他只走出了幾步，身後「嘩啦」，「嗆啷」兵刃響聲不絕，雜沓的脚步聲中，夾看那老者和少女的呼喝聲：「不要莽動，待我來問他！」

方敏心中暗道「好哇，」倏地回過身來，只見剛才被自己跌出的那人，鼻青臉腫，口角流血，敢情連門牙都掉了幾顆，心想他怎麼跌得那麼厲害？看來要撩人打架的，八成沒有眞實本領。

再仔細一看，八九個人各操兵刃，已然將自己圍在中心，方敏涵養功夫再好，此時也不覺有氣，冷冷地道：「各位想怎麼啦？」

衆人七嘴八舌地亂罵，被那老者一聲斷喝壓了下去，向方敏上下打量了幾眼，一抱拳道：「這位小哥尊姓大名？」

方敏見他問得客氣，一笑道：「在下姓孔，名七刀。」

那老者「噢」地一聲道：「原來是孔小哥，在下人稱紫鬃銀刀，姓尚名培！」

方敏一怔，紫鬃銀刀尚培的名字，在旋風島上，溫婆婆曾不止一次地和他提到過。尤其是在授他軟銀杖和七孔刀法之時，曾道：「天下同使兩件兵刃，一件陽剛，一件陰柔的，除了我這七孔刀和軟銀杖之外，還有雲貫兩地馳名的好漢，紫鬃銀刀尚培。

「他所使的兵刃，是一柄闊得異常的爛銀刀，鋒口暗鑲百煉精鋼，和一束紫色的馬鬃，其間陰陽互換之處，不在軟銀杖和七孔刀之下。但他內力却萬萬不會有我所授你的程度，只是他和峨嵋金頂，神尼千芥大師交厚，他一個女兒從小就在千芥大師門下學藝，千芥大師除了內功以外什麼都不教，到你在江湖上走動之時，他女兒怕也得到千芥大師六七分眞傳了，若是遇上，却切不可以爲她是女子而輕敵！」

這一番話，方敏是記得的，因此一聽「紫鬃銀刀尚培」六字，便是一怔，而且也立即想到了那美麗得如同天仙下凡的少女，一定是尚培的女兒。便道：「原來是尚老俠，在下失敬之至。」

紫鬃銀刀尚培一直在估量方敏的來歷，只見他外路口音，年紀又輕，但剛才將自己第七個徒弟跌出來的身法，分明是類似「沾衣十八跌」一類的上乘內家功夫，心中不由得大爲疑惑，抬頭一看，衆徒弟臉上皆有憤怒之色，咳嗽一聲，道：「孔小哥，本來小徒也有些不是，但事情却因小哥而起，這一跤未免跌得重了些，徒衆難免不服——」講到此處，頓了一頓。

方敏一聽這話，分明要向自己生事來了，暗忖自己此次離開旋風島，雖然說是爲了找那部崑崙聖書，但行俠仗義之事，見到了也就要做，紫鬃銀刀尚培既然是雲貫兩地的大俠，自己毫沒來由地和他結什麼怨仇？忙道：「尚老俠說得不錯，在下下手確是重了些，尚請見諒。」

尚培一怔，他是個明理的人，方敏如此說法，他倒也的確不願多事。

方敏也看出事情可以轉寰，怎知站在他身邊一個面白無鬚的人，「嘿」地一聲冷笑，道：「師傅，這小子油頭滑臉，胆子如鼠，絕不是什麼好東西，不能輕易放過了他，他既然知道自己不好，也得讓咱們跌上他一跤，和七弟抵帳才行！」

方敏眉頭一皺，他息事寧人，乃是和尚培有了惺惺相惜，英雄重英雄之意。這點意思，紫鬃銀刀尚培在江湖上走動數十年，義薄雲天，自然能夠瞭解，但他門下徒衆，倚仗師傅名頭，不免行事驕橫，却只當方敏是見到了自己這面人多，因而胆怯。却不知方敏完全不是胆怯，反倒是大勇，一不好使動手相鬥，只是匹夫血氣之勇，像方敏這樣，能度量對手，一再容讓，方是大勇之人。一聽那人這樣講法，只是淡然一笑，那人乃是尚培的大徒弟，只當他好欺負，跨前一步，伸手向方敏的胸口便推，「呼」地一聲，力道甚是勁疾。

方敏在淡然一笑之際，心想這些人雖然欺人太甚，但總是那美貌姑娘的師兄弟，他一見那姑娘之後，便從心底深處，產生了莫名其妙的一種好感！明知這些人武功平常，也跌不重自己，已打定了由得他推上一下的主意，因此並不退避，但一見那人伸手推來之際，中指微勾，竟是一個「龍扣指」之勢。而且還正向自己「華蓋穴」扣來！

那「龍扣指」乃是重手法點穴的一種，下手本來已然毒辣，而那「華蓋穴」，號稱五臟之華蓋，更是人身第一要穴，若是一個不察，被他扣中，武功再稍差些，焉有生理？

方敏一再忍讓，爲的是他們全是行俠仗義之輩，不過因爲小事誤會而已，如今此人出手如此狠辣，看來冤枉死在他手下的人，絕不會少，心中立時大怒，但却不動聲色，一任那人狠狠一推到，身子仍是動也不動，等那人右手堪堪要與自己胸口相觸之際，疾翻右腕，伸指便彈，方敏的武功，尚在紫鬃銀刀尚培之上，那人突覺一股勁風向腰際軟穴襲到，想要避開時，如何還來得及？腰際一麻，軟穴已被方敏封住，全身僵直，立即不能動彈，方敏身子仍是絲毫不動，抬頭向尚培道：「尚老俠，令徒出手如此狠辣，可曾看見，若我武功稍差，豈不是要因些少小事，死在他的手下？」

這一下，那人被方敏定在離他身前不過半尺之處，方敏的身子又不曾移動，「龍扣指」扣向方敏華蓋穴的情形，人人看得清清楚楚，尚培一張紫臉變得難看已極

，他一生為人豪俠，唯一缺點，就是護短，要不然他門下幾個徒衆，也不致於囂張到這個程度。此時他明知自己徒弟不對，却又感到下不了台，因此紫膛臉鐵青着，講不出話來。

方敏冷笑一聲，道：「幸而他武功平常，不然說不定要害多少人哩！」

剛伸手待去解那人的穴道，並想就勢將他推出，令他多少吃點苦頭，手才抬起，眼前突然一亮，那姑娘已然走了過來，她不但人生得美麗無匹，連走路的姿勢，都是那樣地輕盈美妙。

只見她來到了那人背後，纖手在他肩上一拍，順手一勾，已將那人穴道解開，向後推出數步，站在方敏的面前，柳眉倒豎，叱道：「你這樣對待我大師哥，究竟想要怎樣？」

方敏見她這一句話，問得好沒道理，道：「我不過是想給尚老俠看一看令師兄的為人，豈有他意？」

少女一聲冷笑道：「大師哥的為人我爹早就知道，要不也不會收他為徒，何必要你來多事？」

方敏一聽這句話，更不像話，暗忖聽她口氣分明是尚培的女兒，也就是峨嵋金頂神尼千芥大師的徒弟，怎麽佛門高人門下弟子，却如此不講理？

怔了一怔，講不出話來，旁邊圍住的那些人紛紛叫道：「金花師妹，給這臭小子一點厲害看看！也讓他知道這紫髯銀刀門下，不是好欺負的！」

那少女道：「聽到了沒有？我也不要推你一跤，只叫你在我紫髯銀刀之下，抵上三招！」

方敏實在氣不過，仰天一聲縱笑，聲震屋宇，沉吟道：「好大的口氣，進招吧！」那一笑一吟聲勢的確驚人已極，衆人固然知道眼前此人年紀輕輕，武功却高，但也料不到人家已具江湖一流高手身，聽了這一笑一吟，才面上變色，紛紛後退，尚金花心中也不禁一驚，但話既出口却說不上不算來，暗忖據師傅千芥大師說她所習的內功，乃是佛門內功，三大支派之一，純正無比，俱有無上降魔威力，自己雖然只有學得三四成，江湖上也已罕遇敵手，在單窮未到貴州之前，號稱獨脚追風的崔奇也已是邪派中罕見的高手，在貴州境內作惡也被自己趕走，這青年人雖然不凡，未必會輸了給他，方敏的話才出口，「鏘」地一聲，她左手已將那柄銀刀抓在手中虛幌一幌，挾起一陣勁風迎頭砍下，同時右腕一翻，輕飄飄地一束紫色長髯飛了出來，柔如三月柳絲，像是一點力道也沒有，若換了旁人，一定一點也不注意。

但方敏所習七孔刀和軟銀杖，也正是剛柔互濟的上乘武功，一見尚金花出手如此乾淨俐落，深得陰為剛用，陽為柔用，陰陽化生的奧妙，由衷地讚了一聲：「好！」知道那一刀來勢雖猛，但眞正厲害的殺着，却還在那束看來輕飄飄的紫髯之中。向右跨出半步，右手疾探，「呼」地一掌，向尚金花的左腕砍去。

這一掌砍的方位，巧妙已極，尚金花的銀刀，是疾向他迎頭砍下的，他雖然向右跨出半步，刀鋒仍向他左肩落下來，本來，這一掌即使被他砍中，尚金花至多忍住疼痛，銀刀向下一落，他一條左臂，非被斷下不可，但是他已然認出尚金花那麽凌厲的一招，實則上只是虛招，果然當他一掌砍出之時，尚金花已然手腕一折，揚起了銀刀，那束馬髯，却帶起尖銳已極的嘶空之聲，突然由柔而剛，橫掃而至。

可是剛一掃出，方敏那一掌已然砍出，尚金花當然不能給他砍中，但是方敏出手奇快，退避不及，只好左手向中一移，一則避開，二則守住胸前門戶，不致為對方所趁，可是這樣一來，紫髯橫掃之勢，却全都被自己的銀刀封住，那麽厲害的一招「紫氣東來」，竟被方敏一掌之力，弄得全無是處，反倒顯得狼狽不堪！

尚金花一見這種情形，心中大驚，也更大怒，連忙後退一步，只覺得左肩上略略有一股力道一撞，急回頭看時，方敏剛好縮回手去，知道已被他趁隙疾在肩頭上按了一下，若是旁人，自然知道對方有心退讓，便會適可而止，但是尚金花老羞成怒起來。

原來尚金花是尚培唯一愛女，一出世，她母親便因難產去世，尚培既然是個護短的人，連徒弟剛才那樣子對待方敏，被方敏當場捉住，原形畢露，他都不肯講自己徒弟的不是，對這個女兒，當然更是百依百順，因此尚金花從小便嬌縱異常。

尚培在雲貫武林中，極得人崇敬，輩份又高，等閒武林人物見了他講話，無不必恭必敬。但是在尚金花二歲以後，他領下那絡虬髯，却再也無法蓄得起來，原來尚金花頑皮已極，爬在父親的膝上，只是拔父親的鬍子，尚培從來也未會加以責備，一直到尚金花十二歲，連重話也不曾說過她半句，父母愛子女，愛得珍逾性命的，當然不少，但像尚培那樣縱女兒的，確是少見。

尚培有幾個老朋友，尚金花見了他們，也是一樣的胡鬧，其中東洞庭三湘神龍宋三開，便是一個，實在忍不住尚金花的吵鬧，只是略責成了幾句，尚培便因此大為不樂，竟至絕交。

因此，尚金花脾氣之嬌縱，實在無出其右，十二歲頭上，尚培將她送上峨嵋金頂，拜在神尼千芥大師門下時，千芥大師便道：「此女性浮氣躁，我佛門內功，講究的是心靜氣和，她脾性與之完全相反，將來不論如何用功，氣質不改，至多只能夠得我三分眞傳，言明在先，尚檀樾可莫要怪我授徒不力！」

尚培和千芥大師，從小便是隣居，兩人交情極深，要不然，千芥大師也不會破例收那麽一個俗家弟子。果然，尚金花投師之後，不出三年，便已得了千芥大師三分眞傳，千芥大師尚想以佛門內功，改變她的氣質，但是天性使然，一直到了第七年頭上，尚金花內功仍是毫無進展，千芥大師只得遣她下山，想讓她在江湖上閱歷一番，或許經歷多了，會有所改變。

怎知尚金花下了峨嵋，雖然只得了千芥大師三分眞傳，但一般武林人物，已非她敵手，再加上有父親紫髯銀刀尚培的呵護，下有尚培的一千徒衆擁着，嬌縱之態，非但沒有絲毫收斂，反倒變本加厲。因此方敏本來是不想和她動手，分明有取勝的機會，却只在她肩頭按了一下，她却勃

然大怒，連臉色都為之大變，反手一刀，疾砍而出，刀風凌厲，同時左腕一沉，逕纏他脚踝，使的乃是她家傳四招「紫髯銀刀」法中的第二招：「銀河高懸」，這一招不比剛才那招「紫氣東來」，乃是一虛一實，而是兩件兵刃，一攻上盤，一攻下盤，皆是實着，她變招極快，方敏只當自己在她肩頭一按之後，她會住手不再進攻，怎知她如此盛氣凌人？

眼前一花，銀光連閃，那一刀離自己面門，已不過數寸，刀鋒上隱現青光，乃是所鑲百煉柔鋼的鋒口所發，心中大驚，連忙一低頭，「颼」地一聲，刀鋒貼着頭皮掠過，同時脚下紫影幌動，那束紫髯，已然纏了上來。

方敏知道那束紫髯之上，定含有極為厲害，借上乘內功「四兩撥千斤」之術的絆跌招數，連忙又一縮雙腿，他低頭縮腿，同時完成，人已成了一團，雙脚懸空，尚金花看出有機可趁，只求取勝，那裏還顧得剛才人家曾經好心相讓。銀刀一沉，幻成一片銀色光幕，倒捲而下，直奔方敏腰際砍到。同時，右腕一翻，那束紫髯，自下而上，「刷」地向方敏面門上直掃下來，已是第三招「銀幕紫帚」，那一招最厲害之處，乃是紫髯掃向對方頭臉，內力貫足了，每一條極細的馬髯，全都如極細的鋼絲一樣，能將對方顏面，全都割破，而且再向後一拉，馬髯留在傷口之中，疤痕永留。

方敏人整個在半空之中，銀刀紫髯，閃電也似一起攻到，本來萬難躲避，但是他在尚金花使出第二招的時候，已看出她下手極是狠辣，銀光閃起，便向下一沉，膝蓋碰地，手也撐到了地上，用力一按，竟從那麽嚴密的刀光髯影中，穿了出去，尚金花一刀一髯，全都走空！方敏退出之後，忙道：「尚姑娘，三招已過了！」

尚金花當初講出接她三招，是想在三招之中，一定可以取勝，如今三招已過，對方連兵刃都未曾亮出，不但未能傷害對方，反倒吃了一個啞巴虧，大發嬌嗔，心中怒極，如何肯休，趕前幾步，叱道：「臭小子，快亮兵刃，躲躲閃閃，算那一門子的好漢！」

方敏還想和她講理，銀光看地捲出，第四招早已攻到，方敏急向後躍開時，只聽得身旁「嘿」地一聲冷笑，一人冷冷地道：「身為男子漢大丈夫，被人逼到這種程度，還不敢還手，眞好意思。」

方敏一聽那聲冷笑，心中便是一怔，暗忖又是一個不講理的，百忙中偏頭循聲一看，果然是那個在雪地之中，要硬逼自己動手的小個子，一個人坐在一角，翹起了脚，態度甚是悠閒，面上却充滿了不屑之色。方敏一退再退，已將來到他的身邊，手在他桌上一按，道：「兄台此言差矣，常言道好男不與女鬥！」

那小個子又是一聲冷笑，道：「講什麽漂亮話，還不是見人家姑娘美貌，看上人家了！哼，一廂情願，人家未必喜歡你呀！」

話講得極是刻薄刁鑽，令人家無法還口，方敏一楞，暗想當眞給他說中了自己的心事。那小個子一看他臉色茫然，心中更是不受用，剛好尚金花一步趕到，一刀砍了下來，「叭」地一聲，方敏向後躍開，銀刀過處，却將那張桌子，砍為兩半。

小個子「哇」地一聲怪叫，站了起來，罵道：「什麽東西，那麽囂張！」尚金花什麽時候給人家這樣罵過，也不答言，紫髯橫揮，逕掃那小個子的頭臉，銀刀一長，仍向方敏砍去。

那小個子冷笑一聲，道：「人家怕你，我却非要惹一惹你不可，看看神尼千芥大師的門人，到底是什麽樣的東西！」一面說，一面翻腕便抓。

尚金花見那小個子對她口出不遜，又已然惱上了他，一見他翻腕來抓自己紫髯，心中一喜，暗忖當眞要叫你見識見識千芥大師門人的厲害！手臂向前一伸，捨了方敏，反將紫髯向那小個子的手中送去，滿擬等那小個子握住了之後，再用力向後一拉，那紫髯在他手心勒過，怕不要勒出數十道傷口來，叫他的手掌永遠握不得兵刃，兩下裏勢力全都快到了極點，那小個子一探手，已將紫髯握住，尚金花用力向後一拉，一陣極輕微的「拍拍」聲過處，那一束紫髯，並未從那小個子的手拉了出來，反倒全都斷成了兩截！

尚金花猛地吃了一驚，只見那小個子手在桌面上一按，騰身躍起，一掌迎面劈到，掌力之雄渾，一看便知道內力遠在自己之上，趕緊一側頭時，只見小個子突然五指如鈎，改指為抓，小指與無名指，在自己臉上，輕輕彈了兩下，食指與中指，却就勢挾住了鬢邊的那朵金花，向後一拔，哈哈一笑，躍退開去，手拈金花，撇嘴道：「我道是什麽樣人物，這樣不可一世，還要去鬪一刀斷五岳單窮，原來這樣不濟事，不過臉蛋兒倒是嫩的，當得上吹彈得破四字，難怪有這楞小子一見就失魂落魄！」

尚金花和他動手之時，兩人出手全都快到了極點，連紫髯銀刀尚培在內，都未曾看清楚是怎麽一回事，但是方敏一旁，却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那小個子在摘取金花的時候，兩隻手指在尚金花臉上一彈，更是看得他大為反感，不禁正色道：「朋友，動手比武，如何舉動如此輕薄？這豈是好漢的行徑！」

那小個子一扁嘴，道：「笑話，我本來就不是好漢，一見到人家姑娘美貌，就神魂顛倒，這算是好漢麽？」

方敏見他句句話全都刺着自己，不禁眉頭連皺，無話可說，發怔中只聽得尚金花尖叫道：「你們全是死人？還不快和我圍住這個賊子？」

尚培究竟見多識廣，見那小個子身法快疾，出手搶花的那一招，倏然改拍為抓，招式奇特已極，極似一個武林異人的身法，忙喝道：「且慢！」跨前一步，向着那小個子一拱手，說道：「敢問兄台，與北天山老少，神醫七禽大俠馬算子，是如何稱呼？」

衆人一聽「北天山老少神醫，七禽大俠馬算子」數字，盡皆面面相覷，連方敏也暗吃一驚，因為那馬算子在江湖上名頭之響，不亞於佛門三大高手！千芥大師，鐵行頭陀和百丈禪師，與武當極樂眞人，先後練成內家罡氣，在武林中行輩極尊！

小個子冷笑一聲，道：「不敢，那是

家師！老尚，叫你寶貝女兒叫我一聲師叔，諒來不會委曲了吧！」紫髯銀刀尚培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鐵青着臉，出不了聲，此時方敏心中大悟，原來那個老叫化一樣的乾癟老頭子，竟是名滿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難怪自己在母親墳前，和這小個子比試，巳到比拚內力的時候，他仍能輕而易擧，一拂衣袖，便將兩人各拂開數步，當眞是人不可貌相，却不知七禽大俠的徒弟，如何會輕佻，講話刁鑽古怪到這種程度！

尚金花見父親大有怕事之狀，心中更怒，道：「你們怕什麼馬算子，我却不怕，小賊別走！」銀刀揮動，呼呼有聲，那小個子嬉皮笑臉，只是逗她，在刀影中穿來插去，尚金花銀刀舞得雖急，却絲毫也傷不了他，那小個子講的話又極是刻薄，尚金花怒到了極點，手在懷中一探，剛將獨門暗器連珠金梭抓了三枚在手，忽然聽得「轟」然一聲巨響，驚天動地，磚石亂飛。

那一聲巨響，不但令得磚石盡皆亂飛，而且那些四下亂飛的磚石，力道之大，不可思議，一塊磚頭，打在對面的牆上，便撞穿一個大洞，屋宇震搖，店中住客，紛紛驚起，抱頭鼠竄，鷄飛狗跳，亂到了極點，而磚石狂舞中，一個身材高大無比，披着一頭亂髮，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人，提着一柄長達七尺的大刀，闖了進來，大聲叫道：「尚老頭，你是來找我打架麽？」

一言甫畢，大刀撩起，又是「轟」地一聲巨響，整個店堂全都坍了下來，方敏、尚金花和那小個子見勢不好，一齊從磚石狂舞中，向外竄去，紫髯銀刀尚培，銀刀揮舞，跟了出來，他門下那些徒衆，武功較差，却是狼狽巳極！

那人來勢這等猛惡，不消說，便是一刀斷五岳惡夜叉單窮了，她年將近百歲，兩臂神力却仍是絲毫不衰，自從離了旋風島，重入江湖之後，一路上她倒也未敢生事，祇怕旋風島上的溫婆婆再追了來。

但一到了關內，便故態復萌，一出手便傷了山東聯強鏢局的總鏢頭，將三車七萬兩銀子，全都掀翻在地，方始揚長而去。鏢局中年老的趟子手和總鏢頭，全都認出她的來歷，除了自認晦氣以外，還有什麼話好說？只好奔走相告，江湖上聽說一刀斷五岳惡夜叉單窮二次出世，全都大驚失色。

她一路南下，一路有武林人物聯盟攔截，但那是她的敵手？被她直闖到老家貴州，貴州的武林人物，爲此巳是第二次召開武林大會了。她住在貴陽，每日裏祇是找人打架，當晚聽說尚培要到，等了許久不見來，竟提着玄鐵大刀尋出城來，一刀砍破了客店的門，硬撞了進來，大刀揮動，貴州地方的小客店能有多結實？不消幾刀，便被她硬生生砍坍！

方敏等人竄了出來之後，單窮一個轉身，玄鐵大刀直指尚培，喝道：「尚老頭，怎麼還不上？」在月色下看來，單窮亂髮長肩，更像是鬼怪一般，猛惡巳極，尚培將銀刀緊緊抓在手中，却不敢進招，那小個子一聲冷笑，道：「不是有人吹大氣，要將一刀斷五岳單窮趕出貴州境界去的麼？怎麼還不見動手啊？」

尚金花在家中動身，前去貴陽，應貴陽眞元觀七星道長之約，去對付單窮時，一路上確是曾如此揚言，此時聽得小個子出言譏諷，更是大怒，銀刀一擺，正要向單窮攻了上去，突然一陣異樣的厲嘯聲起自側身，錚地一聲，銀刀巳被一柄單刀架住。

那柄單刀架了上來，不但力大無比，而且還帶起一陣異嘯，尚金花定睛一看，刀背之上，齊齊整整，如一支橫簫也似，有七個圓孔，不由得嬌呼一聲，後退數步，本來因爲發怒而漲得通紅的臉，一下子成了煞白，顫聲道：「你……你是旋風島上人物？」

方敏點頭道：「尚姑娘說得不錯！」

尚金花一驚之後，嬌縱之性又發，道：「你攔住我幹什麼？」

方敏自從一見尚金花後使不能自主，明明尚金花那種自大狂妄之態，絕非學武之士所宜有，但是他却並不感到不順眼，反倒覺得她天眞未泯極是可愛，因此見她要以銀刀去鬪單窮的玄鐵大刀，便唯恐她受傷，趕緊出手攔住，全是爲她好，見問答道：「尚姑娘，此人力大無窮祇怕你不是她的敵手，還是由我來對付她的好！」

尚金花一聽方敏如此說法，心中非但不存絲毫感激之念，反倒認爲方敏當着衆人，有心掃她面子，氣往上沖，怒道：「你怎麼知道我不是她的敵手？快讓開！」銀刀揮動，「錚錚」兩聲，砍在七孔刀上，方敏全無防備，被她兩刀逼開，而尚金花巳然來到了單窮面前。尚金花身材頎長，比起方敏來，祇矮半個頭，身量本就不矮，但是和單窮面對面一比，却宛若小巫見大巫，單窮一見有人向自己撲來，鐵玄大刀帶起一股勁風，疾蕩了起來，「呼」地一聲，當頭便砍！

尚金花雖是鼓氣衝向前去，但一見單窮玄鐵大刀幻起漫天刀影，聲勢如此猛惡，也不禁駭然，祇呆了一呆，「鏘」地一聲，單窮巳改砍爲搠，玄鐵大刀在她銀刀上一絞，尚金花祇覺虎口一麻，那柄形狀奇特的銀刀，巳然脫手飛向半空，而單窮向前一步跨出，玄鐵大刀捲起一陣狂飇，着地掃到！

從尚金花挺刀撲過，到單窮連進三招，其間祇不過是電光火石般，一眨眼間的事，玄鐵大刀雖重，而單窮從小由金絲狒狒養大，力大無窮，揮動起來，却是毫不吃力，這三刀一刀緊似一刀，第二刀巳將尚金花之刀絞脫，第三刀狂飇着地而生，尚金花巳然覺得站立不穩，祇覺得四面八方，像是皆有一股大力壓到一樣。她自下峨嵋山以後，實則上並未遇到什麼强敵。上次鬪獨脚追風崔奇，能將崔奇趕走，是因爲仗着人多，崔奇見勢不好，才乘隙逃走，若眞是她武功高出崔奇許多，怎會被他溜走？此時一則心浮氣躁，二則陡遇强敵，一時之間，竟慌亂無比，不知如何是好起來，而單窮的玄鐵大刀，却又挾着雷霆萬鈞之力，向她壓來！

尚金花心頭小鹿亂撞，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中跳了出來，秀眼緊閉，暗叫「吾命休矣」。然而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然腰間一緊，像是被人摟住，同時聽得一

聲責叱，喝道：「單窮你還不住手？」那一句話尚未講完，本來壓得自己透不過氣來的大力，突然消失。尚金花不明白片刻之間，發生了什麼事，睜眼一看，祇見單窮站在三丈開外，倒提玄鐵大刀，口中狺狺有聲，像是不服氣，但又不敢動手。

再回頭一看，不由得俏臉飛得通紅，原來自己的纖腰，正被一個豐神俊朗，神采飛逸的年輕人抱住，那年輕人不是別人，正是旋風島上人物，自稱姓孔名七刀的那個！尚金花因爲性情高傲，所以儘管長得美貌如仙，但却像是有刺的玫瑰一樣，使人旣可愛，又不敢去摘。尚培門下徒衆，有幾個想對她表示好感的，全都碰了一鼻子灰完事，因此她雖然巳是二十歲的大姑娘，却從未曾和男子這樣親近過，此時，她心中也知道人家是爲了救自己，但是心頭也起了一陣異樣的感覺，本能地一掙，掙了開去。方敏原是見她身在危境，因此才不避男女之嫌，一躍而上，先是左臂一圈，將她圈住，才將單窮叱退。

但見單窮野性未煞，大有不服之態，唯恐她驟然進攻，自己雖然曾勝過她一次，乃是智取，而非力敵，因此小心翼翼，全神貫注，一時之間，竟忘了將尚金花放開，待到尚金花一掙，方始覺察，俊臉也不禁一紅，回顧尚金花時，臉飛紅霞，更顯得俏媚無比，旣要顧及面前窮兇極惡的單窮，又捨不得不看尚金花，竟顯得手足無措起來，幸而單窮一見他出現，心中大存顧忌，因此才未貿然發動，否則方敏非吃虧不可！

尚金花掙開之後，也不免向方敏多看了幾眼，芳心也暗自一動，但繼想起方敏幾番令自己下不了台，心中怒火又熾，冷笑一聲，道：「我正和單窮對敵，你來橫加干涉做什麼？」

方敏怔了一怔，無話可答，那小個子也冷笑一聲，叫道：「好不要臉！」

尚金花氣得面孔煞白，叱道：「臭小子，關你什麼事？」

那小子「哈」地一聲，道：「好說，就是關我的事，這姓孔的小子歸我管，怎麼不關我事？」

方敏在一旁聽他講出這樣的話來，怒道：「朋友此言何意？」

小個子瞪眼：「你別管，反正遲早會知道人家對你的好意，你反倒不領受。」

講到此處，頓了一頓，眼圈隱紅，方敏看在眼中，心內大異，暗忖這人自稱是北天山老少神醫七禽大俠之徒，怎麼一點男子氣概都沒有，講着話還會哭了起來，這成什麼話？想起剛才他和尚金花動手時，動作輕薄，不由得生出鄙薄之念，冷笑一聲，不再睬他。

尚金花見方敏如此對付小個子，心中方出了一口惡氣，就地拾起銀刀，那柄銀刀經單窮玄鐵大刀一格，巳自彎曲不堪，尚金花拿在手中，用力一扭一拍，將刀扳直，方敏向她一笑，道：「尚姑娘，我確是不該打擾你，你再去和單窮動手吧！」

一面轉頭向單窮怒喝道：「你若是敢傷了尚姑娘一分一毫，就算我能放過你，溫婆婆她也不會放過你，你瞧着辦吧！」

單窮怪吼一聲，聲音雖極是憤怒，但是却後退了三步，尚金花一見方敏手中的七孔刀，便巳認出他的來頭，此時聽他如此責叱單窮，心想以旋風島名頭之大，單窮一定有所忌憚，自己却是大有便宜可揀，足尖一點，直竄了上去，揮刀便砍，她雖然沒有了紫髯，但仍是左手執刀，右手配以掌法，一砍便是三刀，單窮大聲吼叫，祇是擧刀來格，竟然不敢還手。

方敏見兩人幌眼之間，便過了五六招，尚金花雖不能那麼快便勝，單窮却巳被自己一番話嚇住，不敢還手，想起爲她做了一件好事，心中高興無比，一直微笑地看着尚金花，祇覺得她無論嬌叱跳躍，揮刀進攻，每一個她所做出的動作，每一點她所發出的聲音，全都可愛到了極點，全都令人心醉到了極點！

看官！要知道尚金花天生美貌，固然是人見人愛，但如果不是生了情愛之念，却也不會像方敏那樣入迷，方敏本來就是感情豐富巳極，至情至性的人，這時旣然巳對尚金花一見鍾情生了愛戀之心，在他的眼中看來，尚金花自然更是可愛，連對方這樣明顯的大缺點，嬌縱自大，竟也一點都看不出來。

此時，那些因客店倒坍而被壓住的人，也紛紛從瓦礫堆中，爬了出來，這些尚培的門人，對尚金花更是恭維備至，一見尚金花和單窮殺得難分難解，便大聲喝采起來。尚金花聽在耳中心內大是高興，銀刀幻出漫天刀影，祇見團團銀光，上下盤旋飛舞，裹着一個俏麗如天人的少女，將一個夜叉也似的高大惡婦人，逼得連連後退，眞是誰都禁不住要喝采。

而尚金花自己，在興高采烈中，也忘了自己本不是單窮之敵，全是仗着方敏的一番話，將單窮鎮住，才能够施展，格外賣弄，騰上躍下，身法之妙亦屬罕見。

方敏正看得出神，突然眼前一花，一個人巳攔在自己面前，方敏全心全意，望住了尚金花，根本無暇去看一看攔在自己面前的是誰，順手一推，想將那人推開，怎知推了上去，非但推之不動，反倒被一股大力反震回來，向旁跌出一步！

方敏不禁一怔，定睛看時，攔住自己的正是那個小個子，祇見他眼中淚花亂轉，面上表情像是受了無限的委曲，唇嘴掀動，欲語又止，樣子極是怪異，方敏自己豪氣凌空，見那小個子講起話來，刻薄刁鑽，但此時却又毫無男子氣概，更是心存輕視，劍眉軒動，道：「朋友有什麼話，何不痛快說出？」

語氣中，顯然地含着厭煩的意味，那小個子嘴一扁，竟掉下淚來，後退一步，一咬牙，叫道：「方敏，你這不識好歹的東西！」罵了一句，轉身就走，方敏見他突然叫出自己的名字，而且那句話尖聲尖氣，分明是女子的聲音，心中猛地一動，想起六年前，自己在三强莊時，也曾見過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一面，當時祇當是一個老化子。

而其時馬算子身邊，有一個小姑娘，這小個子身材如此纖細，本就不像是男子，而講話動作，又無一不似一個氣量狹小，小心眼兒，一碰便要生氣的女子，莫非正是那個小姑娘假扮的不成？

這樣一想，又想起馬算子曾呼他爲「阿瑩」，那分明是女子的名字，心中一楞

，抬頭想叫他回來時已不見了他的踪影。

方敏因爲一心一意，全在尚金花身上，見小個子走了，也不去追他，剛待轉頭再去看尚金花和單窮相鬪時，忽然聽得「叮叮」兩聲，一個蒼老的聲音，厲聲叫道：「剛才誰在叫方敏？」

單窮一趕到，便以玄鐵大刀將客店砍坍，聲勢驚人，當地雖然是一個小鎮，但也有不少人，而且貴陽眞元觀七星道長，正在召集雲貴兩省的武林人物，齊集貴陽，商討對付單窮的法子，凡是從東南兩路而來的好漢，必須經過此地，尚金花和單窮一動上手，圍觀的已不下百餘人，中間還有不少是武林中人，大家齊在大聲叫好喝采，但是那蒼老的聲音，卻清如鶴唳，響遏行雲，將所有的聲音全都壓了下去，衆人不由自主都靜了下來，循聲看去，祇見一個白髮白髯，身材高大，手提鐵杖的老人，一步一步向前跨出了三步，停在當中，面色紅潤，兩隻手更是蒲扇也似，膚色其白如玉，但卻有鮮紅的一個一個紅色斑點。他存身之處正離尚金花和單窮相鬪之處，沒有多遠，單窮被方敏一番話逼住，不敢向尚金花還手，一口惡氣，正不知向何處渲洩，一見白髮老頭來到身旁，玄鐵大刀一橫，便化開了尚金花銀光閃閃的接連三招的來勢，趁勢一個轉身，怪叫一聲，玄鐵大刀抖起一道黑虹，直向那白髮老人肩頭砍了下去。

當那白髮老人向前走出，來到人相鬪的附近之時，方敏和尚培等人，已經看出單窮面色不善，不約而同一齊叫道：「老丈小心！」

但是話剛出口，單窮一刀，已然直砍了下來，衆人齊聲驚呼，那白髮老人卻祇是一揚頭，衆人這才看清，他敢情還是一個瞎子，更爲他躭心，方敏已然疾撲前去，七孔刀發出淒厲無比的嘯聲，向單窮的玄鐵大刀迎去，單窮下手又辣又快，方敏忙於救人，連喝止單窮住手的機會都沒有，明知這一下倉猝撲了上去，單窮一刀，卻是有備而下，可能會吃她的虧，但爲了解那老人之圍，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怎知疾撲而起，一撲到那老人面前時，那老人左臂一揚，一股大力，捲了起來，方敏人在半空，無法與那股大力相抗，不但去勢被他阻住，而且還被擋退五六尺去，而同時，那老人右手鐵杖揚起，「叮」地一聲，搭向單窮的玄鐵大刀之上，手臂一轉，鐵杖已由刀口轉到了刀背，向下一沉，竟將單窮那柄玄鐵大刀直壓了下去，一舉脚，已將玄鐵大刀踏住。

那玄鐵大刀，乃是單窮珍逾性命之物，被老人踏住，如何不急？連忙用力向後拉動，想將刀抽出，但以她神力，竟然拉之不動，急得她滿面皺紋，頸頸脹得發紫，喉間吼聲不絕。

這一切變化，全是一刹那間的事，衆人見一個照面，單窮便爲那白髮老人所制，心中駭然，人人屏氣靜息，以觀變化。

單窮用盡生平之力，也不能將刀奪過，更是急得手握刀柄，亂蹦亂跳，怪叫不已，那老者突一聲斷喝，聲如霹靂，人人耳鼓中均響起嗡嗡一陣回聲，單窮首當其衝，更是心神大震，不敢再去奪刀，雙手一鬆，站了起來，喪神落魄地站在一邊，

老人緩緩將頭轉動一遍，道：「在場的人，無論會不會武，誰都不要亂動，不然，莫怪我手下無情！」

此時，圍住觀看的已全是武林中人，鎮民早已嚇得躲在被窩裏發抖還來不及，那裏還有胆子出來湊熱鬧，衆人不要說，見了白髮老人這等手段，就算沒看見，白髮老人講話之時，滿頭白髮根根倒豎，宛若刺了一頭銀針，神態威猛無匹，有一股自然的懾人威嚴，叫人不能不聽他所講的話，連尚金花那樣嬌縱成性的人，也不敢亂動，一時之間，人人如同石像，鴉雀無聲，正在此時，附近樹上，突然撲刺刺飛起一隻烏鴉來，老人長眉一挑，手揚處，金光一閃，那隻已然騰飛空中的烏鴉，立即跌下來，剛好跌在圈子中心，衆人心中更是駭然，他雙眼已盲，聽聲辨位，暗器發得如是之準，當眞是聞所未聞，方敏細看那暗器時，乃是四寸來長，細如髮的一枚金針，正從烏鴉前胸穿過。

烏鴉墮地之後，那老人才「哼」地一聲，道：「原來不是有人想走！」衆人更是相顧駭然。

那老人一出現，方敏便已認出他是自己曾在洞庭君山，遇到過的那個老人，聽得他厲聲要找「方敏」，心中本是吃驚異常，但他見單窮一刀砍向老人去之時，仍然奮不顧身，撲向前去，想爲他解圍，方敏爲人之仁俠，於此亦可見一斑。

當下那老人略頓了頓，又厲聲道：「各位，老朽本不應打擾，但剛才我曾聽得人提起方敏兩字，那方敏現在何處？還不走出來，免得連累他人！」

方敏此時幾乎已可肯定那白髮老人，定是母親生前所說，必欲置自己於死地的那羣人中的一個，心中驚疑莫名，因爲看那老人的情形，雖然怒極，但仍是一臉正氣，他眞想挺身而出，自己承認是方敏，但是又想起若是喪生在他手下，溫婆婆在旋風島上，得不到崑崙聖書，豈不是反要累了她？因此欲語又止，竭力忍住。

那白髮老人連問數遍，無人答應，滿頭白髮不斷起伏，如爲狂風所拂，嘿嘿冷笑，道：「剛才我聽得清清楚楚，有人在講話中提起方敏兩字，可知不但方敏在此，還有人知道他在這裏，若眞是不講，我可要一個一個，詳細檢查了！」一面說，一面向前跨了兩步。

衆人聽他口氣像是要在人叢中找一個叫「方敏」的人，「方敏」兩字，在武林中名不經傳，而那白髮老人武功又如此之高，其間不知有什麼恩怨，心中全皆莫名其妙，那老人兩步跨出之後來到了方敏的面前，一探手，便抓住了方敏的胳膊，方敏心中一驚，急道：「前輩有何指教？」

老人咦地一聲道：「我們見過麽？」

方敏道：「在洞庭君山，曾見前輩一面。」

老人點頭道：「剛才硬撲上前來，要代我擋單窮一刀的是你麽？」

方敏道：「不錯。」

老人臉色突然一沉，道：「你在旋風島學藝多久了？」

方敏一想，這老人分明是要找自己的晦氣的，若說六年，難免被他識破，便道：「有九年多了！」

一言甫畢，忽聽單窮在一旁怪叫道：「霹靂子！這小子胡說，他在旋風島上，不過六年！」單窮這一叫，不但方敏見謊言被戳穿，陡地大吃一驚，在場衆人，全是武林人物，焉有不知崑崙派七大長老，號稱崙崑七子——七人的大名，這「霹靂子」的外號，正是崑崙七子中位居第二，性如烈火，嫉惡如仇，早年獨戰川邊五毒，被五毒以毒粉撒盲雙眼，而五毒也全被他一一抓死的石雷外號，武林中祇知崑崙派自從六年前，爲首的凌霄子方仙，突然在西崑崙飛雲嶺上自刎而死之後，尚餘六子，便遣散徒衆，睥睨武林的西域崑崙派，便從此烟消雲散，而崑崙六子，也從此音訊不聞。

當時，武林中盛傳崑崙派的劇變，是因爲一個婦人和一個小孩子而起，但是其中詳情究竟如何，卻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的，當然，崑崙六子自然心中有數，但是誰也未曾再在江湖上見過這六個人。事隔六年，江湖上幾乎已將「崑崙派」三字遺忘了，如今原在崑崙七子中位居第二，武功僅次於凌霄子方仙的霹靂子石雷，突然在此地出現，衆人心中如何不驚？

霹靂子石雷本來語音雖然嚴峻無比，但是對於方敏奮不顧身，要爲自己擋單窮一刀時，似頗爲激賞，一聽單窮叫破，立時暴怒，鬚髮蝟張，抓住方敏的五指，也一用力，方敏祇覺奇痛徹骨，幾乎連骨頭都被他抓斷，本身眞氣，竟衝不過他所抓的地方，變成毫無抵禦的可能，心內大駭，祇得道：「前輩怎聽她的話！」

霹靂子石雷一楞，暗忖此話有理，連忙一鬆手，道：「你剛才想代我擋她一刀，雖然我不要你出手相助，但你此舉，也甚是難得，剛才暴怒之餘，用力稍大，尚祈勿怪！」

方敏心想究竟是正派中人，那麽高的輩份和武功，卻一點也不恃強凌弱，忙道：「前輩講那話來！」

霹靂子石雷轉過身去，向單窮叱道：「單窮，你已十餘年未在江湖上作惡，將近百歲莫非尚不知悔改麽？不要以爲無人能制你，我們兄弟六人隨便那一個都能令你命歸西天，念在你一身武功，即使不能棄邪歸正，也要在深山野嶺之中不出世上害人，再給我撞到，還有命麽？快走！」

單窮諾諾連聲，拾起了玄鐵大刀，退了開去，一幌眼便隱入黑暗中不見。

霹靂子石雷又叫道：「尚兄。」

尚培忙道：「石老有何吩咐？」

石雷道：「此地武林人物你幾乎全能認識，可有一個姓方名敏的人在此麽？」

剛才小個子叫出「方敏」的名字之時，聲音甚低，大家又全在呼喝喧叫，看尚金花和單窮兩人動手，除了石雷內功已臻化境，聲音無論巨細皆能入耳，因此聽到以外，其餘誰也沒有聽到。尚培聞言，向衆人一一望去，雖然全是雲貴兩地人物，自己全皆認識，那有一個叫方敏的，看了一遍道：「石老，此處所有人中，除了剛才突然離去的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之徒以外，就祇有石老面前的那個年輕人我不認得。其餘人中，並無方敏這個人在內。」

石雷「哼」了一聲，道：「這倒奇了，莫非我剛才聽錯了不成？我們六人，六年來上窮碧落下窮黃泉，天涯海角，搜尋他的下落，如何會找不着？莫非已然死了？」他這句話喃喃自語，講得甚是低微，但方敏因爲恰好在他身邊，因此聽得清清楚楚，心中吃驚，恍然而悟，原來自己莫名其妙的大敵人，必欲置自己於死地然後甘心的，乃是崑崙六子！

想那崑崙六子，不但個個武藝超羣，而且行事極爲正派，得天下武林人物之崇仰，自己和他們有什麽怨仇，要令得他們這樣的憤恨？六年來天涯海角地搜尋自己？祇見霹靂子石雷又彎下了腰去，以杖點地，「叮叮」有聲，向外走了出去。

方敏心忖幸而剛才自己見義勇爲，撲向前去，代他擋單窮的那一刀，否則，他非疑心自己不可，而實則上，自己也確是他所找的人！方敏既明白了自己的切身大敵，竟是名震天下的崑崙首腦，想知道自己的身世的念頭，更是熱切，祇惜能知道他身世的，祇有紅掌祖師的徒弟棄映紅一人，而棄映紅此時，又不知道在什麽地方，無法尋找。

方敏心中，不覺悵然呆在當地，半晌未見動彈，才被尚金花的尖叫聲所猛地驚醒，祇聽得尚金花道：「爹，那不行，我可不管他的七禽大俠的徒弟，還是八禽大俠的徒弟，但搶走了我的金花，我絕不能便宜了他，你怕事，我可不怕。」

方敏一聽到尚金花的聲音心中更覺得莫名的安慰，祇見衆人已紛紛散去，祇有尚培的七八個門人，各帶損傷，圍住了尚金花和尚培兩人講話。方敏本來自己有要務在身，也應該離去，可是不知怎地，他心想不再生是非，兩脚卻向尚金花走去。

剛好尚金花轉過頭來，方敏見她杏腮帶怒，心中大是不忍，尚金花已然怒氣冲冲地走了過來，叱道：「全是你這小子不好，我說什麽也要追到那小賊，將那朵金花追回來，你還不効力？」

她原是想到自己不是小個子的敵手，而方敏的武功則遠在自己之上，若要奪回那朵金花，保全顏面，非求他幫助不可，但她又從來不肯求人，因此仍是聲勢洶洶，但方敏卻聽得大爲高興，道：「當然，祇要尚姑娘不見棄，那人想未走遠，我們就追過去如何？」

尚金花見自己如此聲氣，對方居然一口答應，心中高興，嫣然笑道：「你這人倒不錯，那小賊是向那一個方向去的？」

方敏依稀記得那小個子是向貴陽城的方向去的，便向南一指，道：「他是從那邊去的。」

尚金花走到她父親身邊，道：「爹，你的紫鬃借我一用。」

尚培一向也沒有違拗過女兒的意思，但此時不禁大爲躊躇，低聲道：「金花，此人是旋風島上的人物！」

尚金花嗔道：「旋風島又怎樣？我怕什麽？我難道不是千芥大師的門人麽？」

尚培心中想着一句話，那句話便是：「你雖是千芥大師的門人，但是得了大師的三分本領，眼看旋風島弟子，和北天山的門人，武功已全好過你了！」但是他卻沒有說出口，將自己手上的紫鬃，給了尚金花，又向方敏一拱手，道：「孔朋友，小女年輕不懂事，剛才多有得罪，尚望朋

友高抬貴手！」

他究竟是老江湖了，知道旋風島主的為人，祇要答應一句，絕不悔改，如果方敏語氣遲疑，他是絕不肯任尚金花和方敏一齊去追人的。方敏聽得如此講法，莫名其妙，祇得道：「尚老俠說那裏話，尚姑娘英俠過人，我敬佩還來不及呢！」

尚培聽他這話講得極是誠摯，心中暗奇，尋思這姓孔的手中七孔刀，分明是旋風島主唯一傳人，如何如此謙恭，一點也不像江湖上所傳說的那樣？既然已得了方敏肯定的答覆，他也就放心，又吩咐尚金花幾句道：「金花，七禽大俠的弟子，必不致於不講理，見面最好不要動手，要回物事，也就算了！」

尚金花不耐煩道：「我知道，你放心好了！」一足尖一點，已向外滑出丈許，一招手，道：「姓孔的，快來！」

方敏也已身形展動，兩人展開輕功，快疾無倫，幌眼之間已奔出里許，回望身後，已是一片黑暗。方敏一面向前疾馳，和尚金花相隔不過五尺，想要不看尚金花，但雙眼却總離不開尚金花的身上。

尚金花又不是傻子，焉有感覺不出之理，芳心小鹿亂撞，臉泛紅霞，心忖旋風島在江湖上名聲如此之壞，這年輕人對自己這樣好法，一定是對自己生了特別的好感，想到這裏不禁偷望了方敏一下，剛好與方敏神光烱烱相觸，臉上紅雲更濃，祇是趕路，不消個多時辰，已可望見貴陽城的城牆，像怪獸也似踞在黑暗之中，但是却未見那小個子的踪影。

方敏收慢了脚步，道：「尚姑娘，那人不知上那裏去了，區區一朵金花，就算了吧！」

尚金花一頓足，嗔道：「那不行，這朵金花，是我在南京找了好幾個巧手匠人，打造而成的，不但手工精絕，而且，而且……」

她那麼肆無忌憚的人講話也有吞吞吐吐的時候，方敏問道：「而且怎樣？」

尚金花道：「你這個人老是追問幹什麼？」

方敏又碰了一個釘子，但是却並不怪她，道：「那麼我再去找一找吧！」

尚金花向四面一看，夜色朦朧，那有人影？剛想講話，忽然聽得「嘿」地一聲冷笑，起自身旁一遠處路邊草叢之中，突然冒出一個人來。

尚金花和方敏兩人，全都認為得出那冷笑聲，是那小個子所發，但一見那從草叢中冉冉走出的人影，却不禁一呆，原來那人影却並不是男子，而是一個身材纖纖的女子，長髮披肩，雖看不清顏面，也給人以秀氣的感覺，尚金花一聲怒叱道：「你是什麼人？」

那女子冷笑一聲，道：「尚金花，這你管不着！」聲音宛若是那小個子的口吻，方敏心中恍然暗忖自己所料，果然不差，那小個子當眞是女扮男裝，難怪全無男子氣概。

尚金花也已認出那女子就是自己所要尋找的人，怒道：「忽男忽女，究竟是什麼東西！」身形一幌，欺近身去，那女子身形跟着幌動，却在她身邊穿過，站在方敏身前不過六七尺處，三人成了個鼎足之勢。

方敏藉着星月微光，仔細打量她，祇見她一變女裝之後，清麗之極，尤其是兩顆大眼睛，襯着瘦削的臉龐，更顯得明亮秀氣，向尚金花打了一個手式，不令她動手，道：「姑娘，你剛才自尚姑娘處得來的那朵金花，乃尚姑娘心愛之物，尚望姑娘見還。」

那少女雙眼一翻，道：「是她心愛的事物，和你有什麼關係？」

方敏一楞，那少女幽幽地道：「我也有心愛的東西給她搶去哩，問她肯不肯還給我？」

尚金花忍不住叱道：「胡說，我搶你什麼來着？」

那少女冷笑道：「你自己知道！」

尚金花怒氣勃發，道：「那朵金花你拿不拿出來？」

少女突然嘻嘻一笑道：「尚姑娘，你別發惡，我知道你曾揚言，誰能將你鬢邊金花摘下你就肯嫁給誰，如今那朵金花已被我搓成了一團金丸，你要，就拿去吧！」說罷，手一揚，一溜金光，激射而出。

方敏急叫道：「勿以手接！」

尚金花看出來勢如此之急，本來也不敢硬接，銀光揚起，「錚」一聲，格個正着，落在地下，拾起一看，一朵玲瓏已極的金花，自己還的確曾揚言，少年英雄，若能在自己鬢邊將金花摘下的，便可以嫁他，而此時那朵金花却已成了一個小金丸！眞是又怒又心痛，嬌叱一聲，道：「快亮兵刃！」

銀刀着地便捲，右手紫鬃，也當頭撤下，乃是一招「天網恢恢」，是家傳刀招紫鬃銀刀法中的殺着，那少女祇是身形閃動，並不還手，叱道：「憑你這兩三手功夫，也敢一再賣弄？」

尚金花連使三招，不能沾到對方分毫，心中怒極的嚷道：「孔七刀，你還不出手？」

若那少女仍是男裝，方敏此時，可能不等尚金花叫喚已然出手，但此時她已然恢復了女裝，兩人合攻一個少女，任是那少女本領極大，也是說不過去，而且剛才認為那個小子行為輕薄，如今她既然也是女子，便說不上輕薄兩字，而且看她情狀，竟像是心中有話，說不出來的苦，因此着實遲疑，但又不想違拗尚金花的意思，祇得一擺七孔刀，將尚金花攔住，道：「尚姑娘且勿動手，我來問她幾句話。」

那少女幽幽地向方敏看了一眼，道：「你還有什麼話和我說？」

方敏覺得她對自己的態度大是有異，却未想到那少女對自己情有獨鍾上頭，正色道：「姑娘，依我之見，你向姑娘陪個不是，也就算了！」

他話未講完，尚金花已經大叫道：「不行！太便宜她了！」

那少女回過頭來，冷冷地道：「那麼依尚姑娘的高見呢？」

尚金花原是一味驕妄，實則胸無城府，祇知道不依，當人家問她該如何時，她又無法回答，呆了一呆，道：「非叫你吃點苦頭不可！」

少女「哈哈」一笑，道：「別說你請來的幫手，也是我手下敗將，更何況人家還不願出手呢！」

尚金花道：「你怎知人家不出手？」

少女一揚臉，道：「還用說？如果他要出手不早就出了？」

方敏在一旁見這兩個年輕姑娘爭端不休，不禁大是為難，如果他是個不問是非的人，事情就變得極為簡單，他既然鍾愛尚金花，自然可以和尚金花一起夾攻那少女，但他却又不是這樣的人，因此聽了一陣，心頭大是不以為然，大聲道：「誰都別出聲！」

他這一聲大喝，兩人果然都靜了下來，方敏踏前一步，道：「尚姑娘，那位姑娘，你們一是峨嵋千芥大師之徒，一是北天山七禽大俠弟子，令師名滿天下，全是正派中頂尖兒人物，大家武林一脈，吵得天翻地覆，豈不被人家笑話？」

方敏這話本來講得極是有理，但尚金花見他果然不肯出手，怒道：「你別管，你動不動手？」

方敏見她全然無理可喻，嘆了一口氣，那少女却又立即接口道：「那還用說，當然是不動手的了！」

尚金花滿面通紅，罵道：「你算是什麼七禽大俠的弟子？祇怕和他是一路，旋風島上，老妖婆門下，還會有好人？」

少女冷笑道：「那倒不見得，旋風島老妖婆門下或許有個好人，得道高尼，如千芥大師門下，也可能會有武林敗類！」

尚金花本來就是一時嬌縱，口舌並不伶俐，平時她一發怒人家不是認錯，便是不敢出聲，由得她去罵個痛快，她過一會怒氣也會平息，如今碰到那少女牙尖嘴利，句句話都是詞鋒銳利，咄咄迫人，尚金花那裏還能回口？空自怒氣塡膺。那少女兀自不肯讓她，「哼」地一聲道：「我這個七禽大俠門下弟子可能是冒牌的，你是千芥大師的徒弟，大概假不了吧，眼前有旋風島上人物在，怎麼不去動手，為世除害，以揚俠風？却還要拉了他做同謀？」

尚金花氣得全身發抖，也不想想自己武功，比起眼前兩個人來，一個也不如，叫道：「好！我就先除了他，再和你算帳！」銀刀倒捲，自上而下，在夜色中看來，宛若一道爛銀打成的瀑布，直奔向方敏砍到。方敏急忙擧刀架住，一絆一絞，本來祇想將她來勢化去算數。怎知尚金花心中怒極，眞氣浮躁，本來她已然技不如人，這一浮躁，更犯了學武之人的大忌，功力又減了幾分，方敏見她那一刀來勢極為沉猛，用的力又大了些，幾方面的原因一湊，一絞之後，一溜銀光冲天而起，那柄銀刀竟被方敏絞脫，尚金花倏地向後退出，回頭一看，祇見那少女冷冷地看着她，大有不屑之色，而方敏則因為想不到會一下子便將她銀刀絞脫，心中大是後悔，站在當地發呆，而在尚金花的眼中看來，又像是他的臉色陰沉無比。

到這時候，尚金花心中才感到眞正地吃驚，念頭如電光火石也似，在心頭閃過，暗忖這一男一女兩人，男的手持七孔刀，是旋風島上人物，已然毫無疑問，而女的雖然自稱是七禽大俠之徒，究竟是不是，誰又知道呢？看這情形，倒好像是做就了圈套，令自己來上當的，如今祇得自己一人，他們要是合力下手，自己死無葬身之地！她一想到自己處身危險之極，不由得出一身冷汗，連跌在地面的銀刀，都顧不得撿，身形幌動，三個起伏，人已在四五丈開外，從此和那少女結下深仇不提。

跑出了四五丈以後，回頭一看又不見兩人追來，她怎知一個確是北天山老少神醫七禽大俠之徒，而另一個雖然在旋風島上學藝六年，却連旋風島主是什麼樣人物都不知道，而且天生俠義心腸，怎會害她？心中祇是欣慶，一溜烟地走了。方敏見自己一呆之間，尚金花已然閃電也似跑了開去，心中大急，叫道：「尚姑娘留步！」

一面說一面便追了過去，但祇追出幾步，眼前人影一幌便被那少女攔住，方敏見尚金花突然走去，心中比什麼都急，也顧不得與她理論，身子陡地向旁一移，移出丈許開外，但那少女武功和方敏不相上下，在三強莊附近時，與之比拚內力之時已然試過，而且她身子輕盈，在輕功上還有獨特的造詣，方敏雖然先發動，但是她接踵而至，仍是攔在方敏的前面，方敏一怔，後退一步，足尖一點，疾躍而起，一口眞氣提起，躍起丈許高下，正待使一式「雁落平沙」，向前落去之時，那少女一聲不響，也躍了起來，竟在空中，倏地轉了個圓圈，將方敏的去路完全攔住。

方敏心中雖然焦急無比，但是見她輕功身法如此美妙，也不禁喝了一聲采，猛地想起，她既然是七禽大俠之徒，絕頂輕功，「七禽身法」當然是獨步天下，一式「雁落平沙」既然使不出祇好落下地來。

他一站地，那少女仍是站在他的面前，方敏道：「姑娘，你就不對了，為何要攔住我的去路？」

那少女眼神幽鬱，道：「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我總不想你去追那姓尚的女子，你又為什麼一定要去追她？」

方敏呆了一呆，心想自己為什麼要去追尚金花？這豈是一言半語所講得明白的？祇得支吾道：「我也不知道。」

那少女苦笑一下道：「那就是了！」

方敏聽出她答話雖是簡單，但却有無限深意，又是一呆，向她看去，祇見她滿面幽怨之色，楚楚動人，也不忍太傷她的心，道：「姑娘是馬大俠的門人，輕功果然蓋世無雙。」

那少女面現喜色，道：「那裏。」

方敏翹頭向前去，祇見一片黑暗，尚金花不知那裏去了，心知追不上，好在紫鬃銀刀尚培在雲貴兩地名氣極大，祇要一打聽，便可打聽得到她的住處，等取到了崑崙聖書以後，再去看她，雖然忍受幾日相思之苦，但是却可以不致躭擱行程。

主意既定，也就不想再追趕，順口問道：「不知姑娘怎樣稱呼？上次在三強莊外，曾聽得馬大俠呼姑娘為阿瑩，芳名中可是有一個瑩字？」

那少女羞態畢呈，兩頰紅暈頓現，看她樣子，極是嫻靜文淑，絕想不到她會出言尖利，叫人下不了台，少女嬌羞，看來也很美麗，而且和尚金花的美麗，完全不同，尚金花明艷迫人，正像一叢盛放的牡丹，而她却像是深谷之中，懸崖上倒懸的素心蘭，低下了頭去，半晌才道：「不錯，我姓馮，單名就是一個瑩字！」

方敏本是因為她是七禽大俠弟子！對



之也心存敬佩，因此才請教了一下她的姓名，開言又道：「我叫——」祇講了兩個字，猛地想起，她是知道自己叫「方敏」的，這事情也透着奇怪，忙改口反問道：「馮姑娘你是如何知道我姓名的？」

馮瑩仰起頭來，道：「師傅和我說的，他說你雖在旋風島中，但人品極好，又說深知你的來歷，叫我沿途照顧你，不讓你遭受意外，他自己因爲不便出面，所以才沒有跟了來！」

方敏心中恍然，暗忖難怪她和尙金花口角時，曾有自己是歸她所管一語，原來其中還有一段淵源，忙說道：「這樣就多勞馮姑娘了，其實我一路上也不會出什麼事情，馮姑娘如自己有事，不妨請便。」

馮瑩伸了伸舌頭，道：「你倒說得輕鬆！旁的人你當然不怕，憑你這這柄七孔刀，已可壓服整個武林，祇要你不去惹人，人家絕不會惹你，但剛才我一不小心！叫出了你的名字，霹靂子石雷突然出現，你難道也不怕麼？」

說眞的，方敏心中，實在不怕，因爲他知道崑崙派是武林中的大派，門規之嚴，無出其右！門下弟子，除了行俠仗義之外，稍做一點錯事，便要受極嚴的裁判，自己一生，絕未行錯踏差半步，崑崙六子是派中長老，自然更應該遵守門規，怎可胡亂加害自己，笑道：「我當然不怕，我與他們全不相識，他們又不是無惡不作之徒，我爲什麼要怕他們？」

馮瑩手指在面上一劃，道：「吹大氣，爲什麼你剛才不敢認自己是方敏？」

方敏不禁答不出，暗忖這和自己的身世有關，究竟因爲什麼，連自己都不知道，難道她反而知道？事情既和崑崙派有關，七禽大俠所居的北天山和崑崙山同在西域，或許七禽大俠知道當時一切經過情形，而講給了馮瑩聽也說不定，便問道：「馮姑娘，可知道霹靂子爲什麼要找我？」

馮瑩道：「非但霹靂子要找你，龍吟子、三風子、度天子、摩雲子、青昊子五人，也要找你！」

方敏駭然道：「當眞？」

馮瑩正色道：「我騙你做甚？崑崙六子將崑崙派驅散，便是爲了不要崑崙門規，要取你性命而後甘心！他們六人，六年來尋遍了天涯海角要找到你，六年前，若不是你母親帶着你逃得巧妙，也早就被他們追上了，那時，我師傅和我在三强莊上，暗中保護你，你還記不記得？」

方敏點了點頭，大惑不解道：「馮姑娘，你可知道他們爲什麼那麼恨我？」

馮瑩道：「那我却不知道，師傅祇告訴這些，叫我跟着你，如果你一被崑崙六子圍住，我就要挺身而出，叫他們看在師傅面上，暫時勿將你殺害，由師傅出面，召集天下高手，來爲你說情，我師傅和崑崙六子！情同手足，他們一定肯聽的。」

方敏聽了，半晌，仍是莫名其妙，心忖崑崙六子也未免欺人太甚，他們名滿天下之時，自己可能尙未出世，就算有什麼仇恨，也一定是上代結下的，爲何要這樣迫害自己？悻悻然道：「多謝令師好意，其實崑崙六子若眞是不講理，也祇好和他們動一動手了。」

馮瑩急得跺足道：「你這人，當眞不知天高地厚，崑崙六子的武功，豈是你在旋風島上，躭了六年所學的那些本領能敵的？」

方敏祇是笑而不答，道：「馮姑娘，我此去有些事，是不想爲他人所知的，你如果不想令我爲難，最好還是不要跟住我的好！」

馮瑩一聽，面上喜色頓收，又浮上了幽怨之色，低下頭去，好半晌方道：「既然如此，也祇好由你了，」

方敏一揚手，道：「馮姑娘，咱們就此別過。」人已然跑出老遠。馮瑩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凄然，鼻子一酸，又掉下兩滴淚來。

她自小跟隨七禽大俠馬算子學藝，在少一輩武林人物中，武功允稱第一，方敏若不是服了崑崙三寶之一的千年雪參，絕比不上她，但是她雖然有上乘武功，氣量却極是窄小，個多月前，在濱江鎭上，本來要好好地將金羅漢嬉弄一番，但方敏突然平空插手，金羅漢嚇走，她見方敏年紀與自己相若，武功却也如此之高，便存了想與他鬥上一鬥的念頭。她想和方敏比試一下，本來絕無惡意，祇不過是由於氣量窄小，不服氣而已，但若不是馬算子及時趕到，兩人已在比拚內力，鬧得兩敗俱傷，馬算子將她帶開之後，便將方敏的來歷，約略私她說了，叫她跟在方敏後面。

一個多月來，她跟得極爲巧妙，而且也是亦步亦趨，往往相隔大半日的路程，因此方敏更是一點也不知道。時間一久，她發現方敏行事，極是正派，而且聽師傅說崑崙六子要尋他的晦氣，不禁又生了同情之心，人的感情，本來就是奇妙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日子一久，馮瑩竟對方敏生出了愛念，她既然是個氣量窄小的人，自然性格也不會開朗，而且就算她不是那樣的人，古時少女，要她向心上人表明愛念，也是一件極難的難事。方敏根本不知道馮瑩在跟隨自己，當然更不知道已有一位少女暗中愛上了自己。

那一晚，馮瑩和方敏先後到了這個小鎭上，方敏一見尙金花，便神魂錯亂的樣子，馮瑩全看在眼中，祇覺酸氣直衝，心中本已極不舒服，更何況尙金花爲了追方敏，還趕到了她的身邊，她便趁機發作，將尙金花盡情戲弄了一番，當時也祇是爲了出一口氣，怎麼也想不到從此尙金花便將她恨之切骨，以致日後生出無數事來！

馮瑩在霹靂子出現後不久，便離開了那個小鎭，一面走，一面抖散了頭髮，換成了女裝，心中本來已難過之極，不多久，尙金花又和方敏一起追到，心內更不是味兒，幸而方敏一直未曾出手，她才感到好過些，但是尙金花一走，馮瑩却看出方敏的心全在尙金花身上，又覺得幽怨無比，方敏叫她不要再在後尾隨，她竭力忍住，才未曾哭出來，方敏一走，她怎麼還能忍得住！

落了一會淚，天上月明皎潔！心內柔情如水，可是心上人却全然未能領會自己的心意，當眞是愁腸百結，不知如何是好，也沒有心思再趕路，上了一棵大樹，以臂作枕！睡在一枝横枝之上，眼睜睜地數着天上的繁星，心中思潮起伏，亂到了極點。

（未完・八）